前　言

浩繁的清代黑龙江的历史档案中，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有关黑龙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地理沿革等方面的满、汉文宝贵资料。选编和选译这些资料，无论对于编写黑龙江及至东北的史、志，还是进一步研究整个清代的通史或专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为了给编写地方史、志和专门从事清史研究的广大同志提供方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过协商，自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开始，正式投入了这一艰巨繁重的选编和选译工作。

参加本卷（光绪朝上、中）选编、选译的同志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夏家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的孟宪振、郭美兰。夏家骏同志负责主编并负责汉文部分的选编，孟宪振、郭美兰同志负责满文部分的选译。孟宪章、任世铎两同志进行了内容方面的审查。

本卷（光绪朝上、中）编、译的档案全宗有：光绪元年至光绪十五年的《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珲春副都统衙门档》虽经翻检，却很少选入。

本卷选译的满文原档三十二件，计三万七千余字；本卷选编的汉文原档四百一十件，计五十二万余字。合计五十五万余字，四百四十二件。每件档案的标题，为选译者、选编者所拟加；其年、月、日，亦系编、译者严格按照黑龙江将军衙门的发文或收文的准

确时间所注明。编辑的顺序，也完全依照原档时间的先后，未按原档阐述问题的内容进行分类。汉文档案：标点为编者所加；原件中的错别字，由编者在（ ）中纠正；漏字，亦由编者校阅它件后在□中补正；原件残缺、模糊而实在无法校补者，则以□□表示；为免烦琐，行文中的书名、摺名或条约名等，一律未加书名引号；行文重复之处，编者作了删节；为保持原档风貌，原件中少数文笔疏漏、语句不通处，编者勉就原文句读，敬希读者读时注意。

本卷的选编、选译，得到了中共黑龙江省委的领导同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在选编和选译的过程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的朱金甫同志、李鹏年同志、技术部的霍华同志以及保管部的许多同志，也对编者、译者给予了热情的帮助，谨在此向读者陈明。

编、译者

1984.12.26

目　录

兵司为嗣后京外各衙门奏折式样事移户司文……（1）
（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
将军衙门为俄人不得再行逼近江东旗屯添盖房屋事
札署黑龙江城副都统文……（2）
（光绪元年正月初十日）
署巴彦苏苏等处总辖官兵富隆阿为牢狱被劫等事呈
将军衙门文……（3）
（光绪元年正月十五日）
呼兰理事同知郁文为查明监狱被劫、劫犯去向事呈
将军衙门文……（6）
（光绪元年正月十五日）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呼兰厅监狱被劫事咨兵部、吉
林将军衙门文……（7）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四日）
呼兰厅劫狱案·左振邦供词……（9）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将军衙门为街市银行银价事移黑龙江等城文……（11）
（光绪元年二月初五日）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禁种禁吸鸦片事所颁谕令……（11）
（光绪元年二月十五日）
奉委办理行局开垦荒务委员富隆阿等为清丈巴彦苏

苏等八段地亩事呈将军衙门文……（13）
（光绪元年二月十九日）
署理呼兰城守尉成庆为验讫劫狱尸、伤事呈将军衙门文……（14）
（光绪元年二月二十八日）
左司为缉捕劫狱案犯、禁阻流民驰赴姓界札东山等卡及要隘各屯、乡长文……（15）
（光绪元年三月初一日）
呼伦贝尔地方总管为报本处无女奴嫁与商人为妻事呈将军衙门文（满文）……（18）
（光绪元年四月初五日）
署呼兰理事同知苏楞额为讯明脱狱后投归各犯事呈将军衙门文……（19）
（光绪元年四月初五日）
奉委办理行局开垦荒务委员诺蒙额等为将大木兰达等九段地亩造册事呈将军衙门文……（22）
（光绪元年四月十六日）
黑龙江将军丰绅为请解饷项事咨福建巡抚文……（23）
（光绪元年四月十八日）
户司为街市银行银价事移黑龙江等城文……（26）
（光绪元年五月初一日）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撤销搜取民人财物之保山证名防御事咨兵部文……（27）
（光绪元年五月初三日）
工司为齐齐哈尔官仓被风刮倒、柁梁变价银存库备用事移户司文……（28）
（光绪元年五月初八日）

户司为街市银行银价事移黑龙江等城文……（29）
（光绪元年五月二十日）
署呼兰理事同知苏楞额为查明劫狱案内被烧毁衙署房间数目等事呈将军衙门文……（30）
（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九日）
兵司为剿捕劫狱“马贼”、饬拿在逃诸犯事移文……（31）
（光绪元年六月初一日）
左司为窜扰呼兰“金匪”已被官军击败潜逃等事咨将军衙门等文……（33）
（光绪元年六月初二日）
齐齐哈尔副都统托克湍为督率官兵进驻呼兰等地等事咨将军衙门文……（35）
（光绪元年六月初四日）
左司为堵御“贼匪”、按名擒办事札拉林协领等文……（37）
（光绪元年六月初八日）
左司为赶紧查明“匪”情事札捕盗防御托林等文……（38）
（光绪元年六月初八日）
左司为饬官军务将“匪首”丛万金擒获事咨拉林协领等文……（40）
（光绪元年六月十八日）
署理呼兰河城守尉关防事务成庆为烧商课银册籍事呈将军衙门文……（42）
（光绪元年六月二十日）
左司为严密缉捕“匪首”丛万金事札拉林协领笃文……（43）
（光绪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黑龙江将军为收罗五路鄂伦春分布要隘以重操防事

咨署吉林将军文……（45）
（光绪元年七月初十日）
将军衙门为防止俄罗斯人入境抢掠事咨黑龙江各地方文（满文）……（46）
（光绪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兵司为严禁旗丁招垦等事移户司文……（47）
（光绪元年八月十四日）
署呼兰理事同知托蒙阿为办理教民、教堂租、课事咨将军衙门文（满文）……（48）
（光绪元年八月十七日）
齐齐哈尔副都统托克湍为严密防堵败窜“金匪”事咨将军衙门文（满文）……（50）
（光绪元年八月十七日）
左司为法国教士声言明年设立天主大堂，劝教学道等事咨将军衙门文……（52）
（光绪元年八月二十日）
阿勒楚喀、拉林等处副都统觉罗崇实为剿捕败“匪”并将“贼首”王怀有供词照录咨会江省副都统托克湍文……（56）
（光绪元年八月二十四日）
呼兰河城守尉集拉明阿为呼兰地区开垦地亩数目事呈将军衙门文……（60）
（光绪元年闰八月初七日）
将军衙门户司为街市银行银价移黑龙江等城文……（61）
（光绪元年九月初三日）
将军衙门为官兵合力剿捕“金匪”事札署呼兰城守尉成庆等文……（61）

（光绪元年九月初十日）
刑司为将盗卖官荒之巴克唐阿交旗严加管束等事移户司文……（62）
（光绪元年九月十六日）
左司为被获“贼首”从万金伤重身死等事札珲春协领文……（63）
（光绪元年十月初一日）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俄人越界，在额尔古纳河这岸种地事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文……（65）
（光绪元年十月初九日）
户部为题销齐齐哈尔等处同治十一年分征收牛马税课、房租等项银两事咨黑龙江将军文……（66）
（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将军衙门为查明地亩事札局员那斯珲文……（70）
（光绪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左司为严禁不肖外贩米面等事札覆委营总关泰文…（71）
（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盛京、吉林将军衙门为五城官军假猎捕“贼”、山场肃清、叩请汇保数员事奏折……（72）
（光绪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左司为迅速探明“伙匪”孔广才等粮米由何处接济等事札乜河等卡伦文……（74）
（光绪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将军衙门为查拿私纵挖金人在逃协领德胜事咨黑龙江各处地方文（满文）……（76）
（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叩请准销呼兰同知厅被劫银钱

事咨户部文……（77）
（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后）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将呼兰河、巴彦苏苏两处烧锅所征课银造册事咨户部文……（79）
（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五日）
署理呼兰副都统印务成庆为详查濛河旗屯、民界、官荒、私垦各屯陈、新户数事呈将军衙门文……（80）
（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吉林将军衙门为中俄交涉事札珲春协领文……（82）
（光绪二年二月十四日）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嗣后折报附驿事咨户部等衙门文……（82）
（光绪二年三月初三日）
黑龙江将军为已将劫囚“巨盗”“讯明正法”等事之奏折……（84）
（光绪二年四月十六日）
黑龙江将军为详报兵丁事咨兵部文……（87）
（光绪二年四月二十日）
呼兰城守尉惠安呈报年终税银文……（91）
（光绪二年四月二十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严禁流民入山事饬那斯珲等文……（93）
（光绪二年闰五月十一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天主堂干预地方事饬覆那斯珲文……（94）
（光绪二年六月十日）
左司为援免之犯省释事咨吉林将军衙门文……（95）

（光绪二年六月十三日）
吉林将军衙门为堵缉“马贼”事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97）
（光绪二年六月十九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丈地征租事扎托什纳等文……（99）
（光绪二年六月二十日）
吉林将军衙门为“剿除”“败匪”事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100）
（光绪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吉林将军衙门为奏明“剿匪”片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101）
（光绪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革去擅查地亩之骁骑校常春顶戴等事饬那斯珲文……（102）
（光绪二年七月初五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堵击“马、步贼匪”事饬惠安等文……（103）
（光绪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省城捐修竣工事奏折……（104）
（光绪二年七月十一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禁民私垦事札惠安文……（106）
（光绪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黑龙江将军丰等为在省城设局征税事札八旗协领等文……（108）
（光绪二年八月初五日）
黑龙江将军丰等为严禁小麦出境事札八旗协领等文……（110）

（光绪二年八月十日）
刑司为勘丈地亩官员被人砍伤等事移户司文……（111）
（光绪二年九月十四日）
呼兰城守尉惠安为大小铺户因税歇业罢市事呈将军衙门文……（113）
（光绪二年九月十六日）
吉林将军衙门为“追剿”堵击姜老道等咨黑龙江将军文……（114）
（光绪二年九月十七日）
呼兰城守尉惠安为劝谕大、小铺商开市交易事呈将军衙门文……（115）
（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黑龙江将军为劝捐军马事咨副都统依等文……（117）
（光绪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呼兰城守尉惠安等为勘丈地亩事呈将军衙门文……（119）
（光绪二年十月初三日）
垦荒委员廉忠等为查明呈报各段地亩事呈将军衙门文……（120）
（光绪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左司为晓谕旗民许迎舆呈控等事札饬街道厅官员文……（121）
（光绪二年十月十五日）
右司为详查可耕地亩拨放京旗事咨吉林将军文……（123）
（光绪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饬催假公济私丈地委员旋省究讯事札巡检文……（126）
（光绪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黑龙江将军丰等为严禁官绅借丈地 苛索 札廉 忠 等文……（127）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协领廉忠为黍、稷二界佃民地亩数目事呈将军衙门文……（128）
（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黑龙江将军丰等为汇奏俄人越界事奏折……（129）
（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右司为严禁贩运宁古塔小麦、白面出城事告示文……（130）
（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十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旗户地亩被民户报官升科事札惠安文……（131）
（光绪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催呈报油、酒等税事札惠安文……（132）
（光绪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左司为查获运往东山货物事呈报吉林将军文……（133）
（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盛京将军为练兵事务奏折会印事咨黑龙江将军文（附折）……（137）
（光绪三年二月初九日）
防御叶英额等呈报与朝鲜通商情形事（满文）……（140）
（光绪三年二月十五日）
呼兰城守尉惠安为查核地亩事呈 黑龙江 将军 衙 门文……（141）
（光绪三年二月十七日）

左、右司为严禁私垦事札各嘎山达文……（143）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查明增租修城等事札文夔文……（144）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酌拟章程呈报地亩事札惠安文……（145）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呼兰城守尉惠安为查明呼兰地亩事呈将军衙门文……（146）
（光绪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黑龙江将军等为核销呼兰、巴彦苏苏地租钱文事呈户部文……（147）
（光绪三年四月初一日）
三姓副都统长麟为截击“余匪”事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149）
（光绪三年四月初四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遵旨严禁鸦片事札惠安等文……（151）
（光绪三年五月初六日）
相验委员萨凌阿为验报冻毙丈地工人尸身事呈将军衙门文……（152）
（光绪三年五月十三日）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右司为报旗丁不能自立牛具耕田请求支借银两事（满文）……（154）
（光绪三年六月九日）
黑龙江将军丰为修理船只事咨工部文……（155）
（光绪三年七月初五日）
黑龙江将军丰绅，为挑选貂皮数目事咨户部文……（157）

（光绪三年七月十一日）
黑龙江将军为中俄交涉等事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附计册）……（158）
（光绪三年七月十七日）
署巴彦苏苏旗营委协事务阿奇郭勒为汇报“剿匪”获胜事呈将军衙门文……（163）
（光绪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拟结民妇张氏婚姻等事札惠安文……（165）
（光绪三年八月十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查禁垦荒事札惠安文……（167）
（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查丈地亩等事咨户部文……（168）
（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饬质讯事札孟古巴图等文……（170）
（光绪三年九月初一日）
奉派总办垦务蒙古巴图等为请饬严催欠租事呈将军衙门文……（171）
（光绪三年九月初十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再饬严催欠租事札德色勒布文……（172）
（光绪三年九月十一日）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本季办理与俄交涉事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174）
（光绪三年九月十五日）
左司为晓谕官兵勿再扰民事示吉林阖省官民文……（179）

（光绪三年十月初五日）
署巴彦苏苏旗营委协领事务阿奇郭勒为旗营户口事呈报将军衙门文……（180）
（光绪三年十月十四日）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俄人谢仪洋银事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182）
（光绪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呼兰城守尉惠安为呈报租赋完竣事呈将军衙门文……（184）
（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左、右司合为拟罪"匪犯"家属事呈吉林将军文……（185）
（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礼部为旗民童生定额事咨黑龙江将军文……（190）
（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黑龙江将军为查明本省岁需饷俸等事咨户部文……（192）
（光绪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发放条付、造报地册事札惠安文……（195）
（光绪四年三月初五日）
奉天府尹恩为禁种罂粟事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197）
（光绪四年三月十一日）
总统黑龙江马队官兵恩合为拿获'盗犯''法办'事咨将军衙门文……（199）
（光绪四年三月十五日）
呼兰城守尉惠安为驱逐封堆内外民户事呈将军衙门文……（200）
（光绪四年三月二十日）

墨尔根城协领纳孙达礼为遣回俘获幼子事呈将军衙门文（满文）……（202）
（光绪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呼兰城守尉惠安为呈报各官庄交纳官粮数目事呈文将军衙门……（205）
（光绪四年四月十六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添设水面巡查船只事咨吉林将军等衙门文……（206）
（光绪四年四月二十日）
左司为宁古塔存册官兵名数事咨吉林将军衙门文……（208）
（光绪四年五月初一日）
黑龙江城副都统为遣返俘获幼子事呈将军衙门文（满文）……（209）
（光绪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承办处为查报'俄酋'闯营等事移委员文……（211）
（光绪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查明税局丁役敲诈事札奎瑞文……（213）
（光绪四年八月初一日）
黑龙江将军等为查明遣返官兵私带征所幼丁事咨兵部等衙门文……（214）
（光绪四年八月初一日）
左司为开除孙百万、严禁挖金事晓谕旗民人等文……（217）
（光绪四年八月初五日）

礼部为议复黑龙江民籍学额等事知照黑龙江将军文……（219）
（光绪四年八月初九日）
丰绅等奏为奏闻光绪三年分征收课银、制钱数目事（满文）……（222）
（光绪四年八月十［原档残缺］日）
总统黑龙江马队官兵恩合为验明惠安伤情等事咨将军衙门文……（225）
（光绪四年九月十七日）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俄人仍越界垦地等事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228）
（光绪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省属各城兵丁收成事造具细册咨送户部文……（231）
（光绪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黑龙江将军丰绅为惠安被法国教士殴伤、气愤投井、失踪等事奏摺……（233）
（光绪四年十月初九日）
奉委查办京旗荒务委员博栋阿等为造册呈报事呈将军衙门文……（238）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日）
奉派清查流民口数委员所造清册中列胡家窝棚等屯流民数……（239）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黑龙江将军为本年俄人越界事宜循例汇奏文……（240）
（光绪四年十二月初二日）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俄船越界事呈总理各国事务

衙门文……（241）
（光绪四年十二月十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解送偷开烟馆罪犯事咨户部文……（242）
（光绪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户部为查丈留拨京旗地亩事咨黑龙江将军文……（244）
（光绪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户口册中所载巴彦苏苏流民户口数……（247）
（光绪五年正月二十五日）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所咨报光绪四年各行铺应纳日捐、厘捐钱文数目清册……（247）
（光绪五年正月）
奉派清查流民口数委员、苏勒布等造具津河、长林子二牌流民户数……（249）
（光绪五年三月初六日）
奉派清查厅属流民口数委员苏勒布等所造额依浑段流民口数……（250）
（光绪五年三月初六日）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查明呼兰教案起因等事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250）
（光绪五年三月二十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户口册所载回春岭流民户口数……（252）
（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户口册所载马山埠流民户口数……（252）
（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奉派清查厅属流民口数委员，苏勒布等所报尼尔告

段流民口数……（253）
（光绪五年闰三月初八日）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查照刑、兵等部议奏呼兰教案事咨镶蓝旗都统等衙门文……（253）
（光绪五年闰三月十五日）
吉林将军衙门为惠安之子已离吉返京咨令折回呼兰认尸事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266）
（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户口册载德胜等屯流民户口数……（268）
（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六日）
东三省军政首领为三省筹备边防情形奏稿……（268）
（光绪五年四月初一日）
奉派清查流民口数委员苏勒布等造具津河段（北团林、腰林子）流民户口数……（274）
（光绪五年四月十九日）
奉派清查流民户口委员苏勒布等所造津河段流民户口清册中所列北团林街居住商民及北团林牌流民数……（274）
（光绪五年四月十九日）
奉派清查红佃户口委员佛尔果春等所造清册中列巴彦中兴镇红佃等户口数……（277）
（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奉派清查流民户口数委员佛尔果春等所造户口清册中列各地流民数……（278）
（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黑龙江将军丰绅为拟将屯官春喜革职事咨吏部文……（279）

（光绪五年五月初一日）
光绪五年布特哈比丁数（满文）……（280）
（光绪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呈送户部清册中所列呼兰六界旗营屯站祖遗地亩数……（281）
（光绪五年六月二十日）
光绪五年布特哈鄂伦春户口数（满文）……（282）
（光绪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兵部为呼兰改设副都统并加添官兵事咨黑龙江将军文……（283）
（光绪五年七月十九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呼兰改设副都统、一切事件统归节制事咨呼兰副都统衙门文……（288）
（光绪五年九月初二日）
奉派办理垦局事务依兴阿等为征收租赋数目事呈将军衙门文……（289）
（光绪五年九月十三日）
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所报拉林地方街市村屯开设铺户商民籍贯姓名清册……（291）
（光绪五年十月初五日）
光绪五年黑龙江地区各驿大小丁口数（满文）……（295）
（光绪五年十月初十日）
墨尔根城副都统为已将隐姓之积年“盗首”“枭办”事速咨将军衙门文……（301）
（光绪五年十月十一日）
黑龙江将军为报该地区额设官员配甲等情形事咨兵部文（满文）……（303）

（光绪五年十月十九日）
黑龙江将军为齐齐哈尔地区八旗兵丁配甲情形事咨兵部文（满文）……（307）
（光绪五年十月十九日）
总统黑龙江马队官兵恩合为将斩枭'盗犯'供册详省，原供存厅事咨将军衙门文……（309）
（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供词（供者光绪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正法"）……（310）
（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总统黑龙江马队官兵恩合为咨缴关防事咨将军衙门文……（311）
（光绪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革职留任前黑龙江将军为俄商越界事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311）
（光绪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光绪五年齐齐哈尔下五旗比丁数（满文）……（312）
光绪五年黑龙江地区水师营及各驿新旧汉人户口册（满文）……（313）
奉派催征新租委员双兴等，为查明、呈报濠河南北租户事呈将军衙门文……（319）
（光绪六年二月初六日）
管理茂兴等站站官西凌阿，为断办旗丁、站丁债务事恳祈将军衙门讯办施行呈将军衙门文……（320）
（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将齐、呼两处光绪四、五年货物三分正税钱文数目册报户部文……（321）
（光绪六年四月十六日）

黑龙江城副都统为报知俄罗斯换防情形事咨将军衙门文（满文）……（325）
（光绪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呼兰副都统依，为呼兰旗、营、屯站丁户自垦祖遗生、熟地亩无力交纳额粮等事咨将军衙门文……（326）
（光绪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将军衙门为恭录、咨会三姓设厂造船寄谕事，咨黑龙江副都统等文……（328）
（光绪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右司为阿勒楚喀货厘钱文事造册咨报吉林将军衙门文……（330）
（光绪六年六月二十日）
将军衙门为严禁丧葬火化事饬各属一体遵照文……（333）
（光绪六年六月二十日）
将军衙门为万增福利滚民人田产，偷捏假契事咨呼兰副都统衙门就近核实判断文……（334）
（光绪六年七月初十日）
将军衙门为赶紧勘清、依限呈报呼兰、巴彦苏苏垦荒地亩事咨呼兰副都统衙门文……（335）
（光绪六年七月十六日）
吉林将军衙门为遵照部奏查明垦地、荒地事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339）
（光绪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黑龙江将军定等为请旨饬催措解各省久欠官兵整装银两事咨户部文……（345）
（光绪六年八月初一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据约与俄人划定段山子屯界址事

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347）
（光绪六年八月初一日）
黑龙江将军为发给卖马人等印票事咨吉林将军文
（满文）……（349）
（光绪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户部为咨令转饬呼兰烧商出具连保、遵章纳课事咨
黑龙江将军衙门文……（351）
（光绪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将违禁偷开烟馆人犯枷号、杖责、
押回原籍事咨江苏巡抚部院文……（352）
（光绪六年十月二十日）
水师营现有赏奴、人犯名册（满文）……（354）
（光绪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兵部为通行各省将现有兵丁额数及各营所辖各讯造
册送部事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357）
（光绪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奉派办理开垦行局事务佐领富尔逊布为征收租赋
事呈将军衙门文……（360）
（光绪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右司为造送宁古塔地方雇工民人姓名籍贯清册事呈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文（满文）……（361）
（光绪六年十月）
黑龙江将军定安为请添鄂伦春管官奏稿及所拟“抚
驭”五路鄂伦春章程……（364）
（光绪六年十一月初八日）
将军衙门为教民与外教人家婚姻事咨呼兰副都统与
法国管理教务司铎文……（369）

（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九日）
奉委接办呼兰垦务委员萨英额等为呈报呼兰咸丰十一年、同治元年地亩事报将军衙门文……（371）
（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黑龙江将军定安等为马队成军、起练事咨兵部、户部文……（375）
（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吉林将军衙门左司为出示晓谕兵丁、旗民、商贾事札各营统领营官与各嘎山达文……（377）
（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七日）
黑龙江将军定安等为请呼伦贝尔改设副都统事咨兵部户部文……（378）
（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九日）
黑龙江将军为造送兵丁、器匠数目册事咨兵部文（满文）……（380）
（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吉林将军铭安为奏请添设宾州、五常二厅等处民官、兴建学校事咨黑龙江将军文……（386）
（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右司为查收荒地租钱事咨吉林将军衙门文……（391）
（光绪七年正月初十日）
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右司为覆核大小租钱事咨吉林将军衙门文……（392）
（光绪七年正月十九日）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右司为发给斗行执照事呈吉林将军文……（393）

（光绪七年二月十五日）
署呼兰副都统成庆为覆讯伤死雇主之工人王幅事呈将军衙门文……（395）
（光绪七年二月二十日）
水师营总管托克托布为将添充役卒水手改拨归营事禀黑龙江将军文……（399）
（光绪七年三月十日）
署呼兰理事同知达崇阿为呼兰烧商课银事呈将军衙门文……（400）
（光绪七年四月初九日）
黑龙江将军定安等为省属各城银价事咨户部文……（407）
（光绪七年四月十五日）
署理呼兰副都统印务参领成庆为官庄庄丁交粮钱文事呈将军衙门文（满文）……（408）
（光绪七年四月二十日）
署理呼兰副都统印务参领成庆为销算光绪六年课银事呈将军衙门文（满文）……（409）
（光绪七年四月二十日）
署理呼兰副都统成庆为呈报烧商课银数目、册籍事呈将军衙门文……（410）
（光绪七年四月二十日）
黑龙江将军定安等，为银价事咨户部文……（411）
（光绪七年五月十九日）
黑龙江将军定安等，为银价事咨户部文……（412）
（光绪七年六月十五日）
盛京将军岐元等为黑龙江演练兵丹所需枪支给车拉运事咨黑龙江将军文……（413）

（光绪七年七月初十日）
将军衙门为悬赏捉拿“盗匪”事咨呼兰副都统衙门文……（414）
（光绪七年闰七月十五日）
呼兰副都统博，为接收禁押违例私招民户之站丁事咨将军衙门文……（415）
（光绪七年八月初五日）
管理茂兴等站站官西凌阿，为查报五台站内外私招民户及垦地数目等事呈将军衙门文……（416）
（光绪七年八月十四日）
将军衙门为饬差赍送新颁呼兰图记事咨呼兰副都统衙门文……（418）
（光绪七年九月十五日）
将军衙门为严缉“匪犯”事咨覆呼兰副都统衙门文……（419）
（光绪七年九月二十日）
将军衙门为将倚势诈财之乡约梁文广锁拿到案事咨呼兰副都统衙门文……（420）
（光绪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将军衙门为严质林营官兵有无扰民情形事咨呼兰副都统衙门文……（422）
（光绪七年十一月初一日）
总管托克托布为呈报八旗、水师营耕地收获情形事呈将军衙门文（满文）……（425）
（光绪七年十一月初五日）
黑龙江将军为估价出售旧木事咨工部文（满文）……（426）
（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署布特哈总管富勒庆阿等为呈请五路鄂伦春、毕拉尔人等齐集演练适中地事……（428）
（光绪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宁古塔属沙兰站北沟纳钱粮民曹文福为遵断事出具遵允文……（431）
（光绪七年十一月）
将军衙门为造报练军满汉细册事咨黑龙江等城……（432）
（光绪七年十二月十日）
户部为索伦等进贡貂皮虽足壮丁之数，但不及等第事原题……（434）
（光绪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户部为呼兰查出自垦祖遗地亩碍难免征租赋事咨黑龙江将军文……（436）
（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户部为催征呼兰及巴彦苏苏烧锅课银事咨黑龙江将军文……（439）
（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兵司为嗣后京外各衙门奏折式样事移户司文

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

兵司为移付事。光绪元年正月初一日，准兵部咨开，武选司案呈，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内阁交出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嗣后京外各衙门，遇有清字奏事折件，均用清、汉合璧式样，钦此。相应传知兵部，迅即转传京外各衙门，并旗营将军、都统及各路带兵办事大臣等，一体钦遵办理。等因交出，到部。相应由马上飞递，行文该处，转饬所属，一体遵照可也。等因前来。相应移付贵司遵照可也。须至移付者。右移户司。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俄人不得再行逼近江东旗屯添盖房屋事札署黑龙江城副都统文

光绪元年正月初十日

将军衙门为札饬遵照事。兵司案呈，去岁十二月二十八日，承准钦命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开，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准贵将军咨称，据黑龙江副都统倭和呈称：本年七月间，有俄人在江左旗属段奇发屯迤北二里许地方，欲盖房所。该副都统会晤俄官固毕尔那托尔，再三理论，俄官总以左岸系属俄界，坚执盖房四所。刻下虽与旗屯田园、坟牧（墓）尚无窒碍，诚恐将来愈盖愈多，有碍旗丁生计。查咸丰八年，前将军奕奏，奏请将黑龙江左岸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各按各屯永远居住，其余空旷之地，权许俄人安静存居。原立和约，注有：上所言，乃空旷之地，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照常渔猎一条。今俄人在江左附近旗屯盖房四所，核与约内所注不符，除饬令严密防范外，咨呈可否就近通知驻京公使。等因前来。

查咸丰八年，前将军奕，与俄国议定条约：黑龙江、松花江左岸作为俄罗斯国所属之地，右岸作为大清国所属之地；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精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

和好，不得侵犯。等语。牌文内，复经载明：中国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云云。是黑龙江左岸空旷之地，权许俄人安静存居；而中国人渔猎之地，俄人仍不得占。现在俄人在江左旗属地方盖房四所，既据声称与旗屯田园、坟牧（墓）尚无窒碍，仍希贵将军饬令该副都统等，随时查察，务使彼此相安，毋再令逼近旗屯添盖房屋，政生嫌隙，总期与旗丁生计无碍，方为妥善。至俄国驻京公使，此时可毋庸知照也。等因前来。相应照录原文，札饬黑龙江署副都统，遵照即饬各卡官兵，随时严密稽查，嗣后，不得俄人再行逼近旗屯添盖房屋。务须遵照总理衙门来咨，妥为办理，以免生嫌，总期与旗丁生计无碍，方为切要，等情。据此，合行札饬。札到，该署副都统即便遵照可也。须至札者。

右札署黑龙江副都统倭。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署巴彦苏苏等处总辖官兵富隆阿为牢狱被劫等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元年正月十五日

署理驻扎巴彦苏苏等处总辖官兵、委协领事务、升用协领佐领富隆阿，为飞速声明详报事。本年正月十四日夜晚，约有丑

刻，忽闻得衙内施枪之声，正欲派兵往查间，有同知厅刑书等，连次到营敲叫营门，喘吁报到（道）：现在不知甚么贼匪，闯入衙门四班抢械、抢犯，等情据报前来。职当即督同佐领等官，带领营伍兵丁，持械直扑该厅，与该同知巡检等会面，并无动静。但见狱西墙所设脱牢洞门砌堵之砖已被刨开，狱囚已经脱逃无踪。当同同知查验得，该厅银库未动，惟由帐房被匪犯抢去帖钱三百吊。除拨官兵多名护守厅库外，职亲带其余官兵复往沿街巷口，遍寻缉捕，追获骑兵狱犯汪汶海、衙役左振邦等二名，正在觅迹追赶间，约至五更余，又据巴彦苏苏南牌居住旗丁那永德等到营报称，现有马步贼匪数十名，闯入伊等院屋，抢去鞍马、衣服等物，向东南奔底达嘴子江沿大道逃跑去讫。等因。据此，除拣派委佐领图瓦强阿、骁骑校讷钦布带领兵丁三十余名，配齐军火，立即跟踪，星夜驰赴底达嘴子沿江一带地方，竭力追捕务获外，职即将已获匪犯汪汶海、左振邦等，提堂究讯。据汪汶海供：小的今年二十六岁，是府衙门盗案狱犯。今年正月十一日一更时，狱内雇的孙更夫，由外狱门拿进狱内铁大斧子一把，说是预备劈柴火的。至十四日清晨狱门上水时，有衙役左振邦进狱，向盗匪陈起湝悄悄说话。因小的在地上锁着，只听见左振邦说，大爷现要进省拜年，时下四班衙役甚少，又无许多器械等语。陈起湝瞅着小的说，像这个货又中何用。小的也未答话。左振邦就出狱去了。到当日天黑、狱门上封后，牢头胡添幅即在炕上端宝狱犯们大众团围押宝到一更多，小的睡着后忽听炕上打架。小的朦眬之时睁眼看时，见陈起湝并陈起湝的堂弟厚眼皮，及狱犯郭林、高中显、杨才等，所（手）持大斧子、劈柴拌子、大木棒，在炕上站着，将牢头胡添幅、杨玉，狱卒孟千山等打倒；将小的并别的狱犯们所带的锁铐、木狗，全行扭坏、开放了。陈起湝就说：谁也不许出声，快些跟我一起出狱。随将众狱（犯）领出监外。陈

起淮、厚眼皮，并盗案符潮武、郭林等数名、即执铁爷、木柈，将狱西墙除(出)人的小门刨劈坏了，符潮武就叫狱犯们一个个往外蹿(钻)，不走就打死此内。小的们闻听，就同狱犯们全都蹿(钻)出狱外。陈起淮又说：咱们伙众先到四班抢些器械，再到武营抢枪刀、火药，然后占街抢夺马匹、财物，再往北团林子掠劫钱财。说了，他们一齐闯入捕班，小的害怕未敢跟进屋去，就蹲在捕班门外马槽旁边想要逃跑，只听捕班封门吧吧乱响。不多时陈起淮由班房出来，手持大刀一把，别的狱犯们也执持枪刀等械。陈起淮等叫小的解马，小的即将四班门口拴的划马解开五、六匹，递给陈起淮们骑上了。小的也就骑着一匹划马，刚想要跑，有衙役左振邦拿着抬枪一杆，交于小的，叫给抗(扛)着，跟着他走无防。小的不敢不从，接过抬枪背上，就跟随左振邦骑马同进街里。走到街东头搭三官台的地方，左振邦又说：咱们二人往西街高衙役家去，陈起淮必在那里抢马呢，咱们找去。小的又同左振邦转回来，正往西街奔走间，就遇着武营官兵，小的们恐被拿获，撒马就跑，不意被官兵们追上，就把小的并左振邦一并拿获捆绑带到案下的。今蒙审讯，不敢撒谎，所供是实。等供。据此，质之左振邦，始终支吾、坚不吐实。容俟讯取确招再行呈报外，谨此具文先行飞速详报将军衙门鉴照，一俟该差员图瓦强阿等旋报时，有无弋获匪犯之处，再行随时详报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呼兰理事同知郁文为查明监狱被劫、劫犯去向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元年正月十五日

呼兰理事同知郁文，为遵札呈覆事。本年正月二十二日亥刻，蒙将军衙门札开，兵司案呈：据呼兰同知郁文呈报，有外来盗匪攻开监狱、班房，劫去狱囚、押犯，拒毙狱犯、差役，拒伤看役禁卒等情一案。惟此案，据该员等详报，情由各不相同，事关重大，未便轻忽，应饬该署委协领、同知等，各将此案原委，据实查明。该匪如果外来劫狱，即将共有若干，由何处所聚而来、今奔往何处，该厅督役往捕，致被拒伤差役多名，系在何处对敌，均系有无考查凭据，逐一详细声明飞速呈报。等因。蒙此，卑职查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准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因盗匪窜入站街，咨会一体堵缉，时值卑厅差役均在四外缉捕，署中衙役空虚，当经移会巴彦苏苏武营，选派弁兵，分作两起，一赴沿江一带实力防堵，一在本街昼夜巡查，一面呈报将军衙门在案。忽于本年正月十五日丑刻，约有盗匪三、四十人，突至厅署，攻开狱墙、班房，劫去狱犯、押犯，抢去马匹、枪械，在于监狱之东与差役对敌，致伤差役十一名，受伤最重之林德、刘振江先后殒命，禁卒孟干山、监犯杨玉均被殴受伤，减流人犯胡添幅当被殴毙。查：贼匪攻墙时，当经刑书王鹤年、户书王文林、更夫杜玉

和暨家人等，连络往武营请发官兵。约有一时之久，贼已携犯遁去，武营弁兵才到，人数甚属寥寥。卑职饬差跟踪往追，据原役回称，探得贼首自称从万金，由阿什河界而来，在途有抢夺爬犁情事，劫犯后复往江南，沿途在民间抢夺鞍马、衣服而去。等情在案。兹奉严札饬查，理合据实呈报将军衙门查核施行。再，卑职现已饬差拿获绞犯李年一名、流犯徐幅一名，并据未定罪名人犯高银一名，报案前来。合并声明。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呼兰厅监狱被劫事咨兵部、吉林将军衙门文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四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丰绅、齐齐哈尔副都统、头品顶戴、哈丰阿巴图鲁托克湍，为咨报事。兵司案呈，照得本衙门于光绪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恭折具奏呼兰厅监狱被劫、重犯脱逃、由省拨派官兵驰往协缉，并饬查疎防情形一折，除俟奉到谕旨另行恭录咨报外，合先抄稿呈请核转。前来等情。据此。理合抄粘折稿，备文咨报兵部，谨请查照，并咨吉林将军衙门查照，仍移刑司查照办理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都京兵部、吉林将军衙门。

计粘抄奏稿一件

奏为呼兰厅监狱被劫、重犯脱逃，经武营即时拿获二名，现由省派拨官兵驰往协缉余犯，并饬查踩防绿（缘）由，谨将大概情形先行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奴才等，于本年正月十八日，据呼兰理事同知郁文呈报：正月十五日丑时，有外来盗匪多名，突至厅署，攻开监狱、班房，劫去狱囚、押犯，拒毙狱犯、格伤看役、禁卒人等，当即督率管狱巡检沈增高，带领书役、弓兵前往捕拿，致差役十一名均各受伤，内有受伤最重三名；经武营署委协领富隆阿督兵协追，获有逸犯数名，现饬兵役分路严拿。除将其余逸犯姓名查明另报外，请委员勘验，派兵严缉。等情。同日，又据署呼兰武营委协领富隆阿报称：正月十四日夜，猝有该厅刑书来营喊报，不知何处贼匪，闯入衙门，抢械劫犯。该署委协领即带领官兵赴厅署，会同该管同知、巡检等查看，脱牢洞门已被刨开，狱犯均经逃脱。旋即督兵登时在本街捕获狱犯汪汶海、左振邦二名，讯据供称，在监盗犯陈起淮等，将牢头胡添幅等打倒，喝令同狱罪犯出逃。现饬追捕。等情。十九日，又据署呼兰河城守尉之参领成庆呈报：十七日，准呼兰理事厅咨开，现有盗匪劫狱，应缉逸犯，请就近先拨兵五十名，迅速来厅，以资防缉，已如数拨发。各等情前来。奴才等不胜诧异。查呼兰同知，系新设之缺，距省千余里，虽有文武衙门，并无城池，该处甫经开垦，五方杂处，每届封冻时，有外来游匪。奴才丰绅，于上年十月间到任，叠饬该管文武，不分畛域，认真防缉。冬三月尚属安静。嗣，准吉林将军奴才奕榕咨称，有被吉省击散穷蹙盗首从万金、李三达子等，恐窜赴呼兰一带藏匿，请饬地面文武，一体饬拿。即经密札加函谕令呼兰文武等官，选派兵役悬赏购线，务令又获惩办，毋使漏网，为害地方。旋据该厅呈报，拿获

与从万金同伙盗匪陈起淮，并其堂弟陈有，及窝家骆成才等三名，正饬解省讯办问。兹据报：劫狱陈起淮等，亦竟同逃，管狱官、巡检沈增高，罪有应得；有狱官、同知郁文失防重犯，非寻常疏忽可比；驻防武营亦有协缉之责，除勒限分饬各该文武赶紧缉拿，限满有无弋获再行分别照例严参，并拣派省城协领诺蒙额佐领苏楞额日即带兵五十名星夜驰往协拿，毋使纠伙劫掠乡屯、以靖地方，仍饬确查该文武所报，是否系外贼劫狱，抑系内犯越狱，提集刑禁人等研讯，有无贿纵、松刑等弊，彻底根究。并饬该厅营，即将捕获之监犯汪汶海、左振邦解省审办，其逸犯数目、姓名、事实造册送核，并飞咨吉省一体截拿外，所有呼兰厅营呈报监狱被劫、重犯同逃、拿获二名、赶拿余犯、由省派拨官兵星驰查勘、协缉大概情形，理合恭折先行具陈。伏祈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呼兰厅劫狱案·左振邦供词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左振邦供：小的今年二十四岁，原籍在八面城小塔子屯居住，父母早故，并无弟兄，亦无妻室。小的于同治十二年四月间只身来到江北，就在巴彦苏苏同知衙门充当衙役，至去年四月间，小的奉派下乡拘传佃民康纹珍伊家小孩死毙之案，将小的被

府革退除，邡收狱监禁。后将小的由狱提出枷号，于二月二十八日开放了，小的就在快班上来往浮住。今年正月初间，狱禁盗犯陈起淮、厚眼皮郭林、符朝式、高中显、杨才，并同监众犯友结拜大帮头后，于十四日清晨，小的乘狱内上水之便，见了巡检门公莫老二，央恳伴说：小的在狱里住过一回，想要进去给众案友叩拜年禧。莫老二允诺，小的就进狱去了，向陈起淮悄悄默语：府官太爷现要进省，时下四班衙役甚少，又无许多器械，际此元霄共乐之期，于今日夜晚你们由内反狱，可救你们逃命。又向陈起淮说：你得与众案友商量妥当，务要齐心，先将脱牢小门刨开好跑，我在外边，再邀求李刚、郭法他们好帮同接救。陈起淮就向小的说：你即有这样好意，那有不听从之理，可要雅密才好。小的说：只管放心，不能声张。小的就与陈起淮约定暗号：以狱里打架为令，说了小的就由狱出来了，即于是日夜晚半夜多时，小的去找李刚、郭法、侯幅，也未找着。小的手执夹靶刀一把，即在脱牢小门外边侯听狱里打架动静，陈起淮等即刨开脱牢洞门，众狱犯全都由内钻出，一齐拥挤闯入班房，强抢枪刀、马匹之间，小的就去总役李春家，将他的骑马抢出骑着。陈起淮他们已由各班抢出枪械，小的将抬抢一杆，叫狱犯汪汶海他背着，跟随小的走至大街东头三官台之处，复想往西街高姓衙役家找陈起淮们去。正走着，就被武营官兵将小的拿获，送到案下。今蒙讯问，不敢隐瞒，所供是实。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街市银行银价事移黑龙江等城文

光绪元年二月初五日

将军衙门为移付知照事。查：省城自二月初一日起，街市银行每两易换京钱四吊文。为此，移付贵衙门知可也。须至移付者。

右移黑龙江副都统衙门户司、墨尔根城副都统衙门户司、呼兰城守尉衙门、总办开垦行局、呼兰理事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禁种禁吸鸦片事所颁谕令

光绪元年二月十五日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丰、齐齐哈尔等处地方副都统、头品顶戴哈丰阿巴图鲁托，为据户司案呈，禁种罂粟花，并禁吸鸦片烟、以裕民食而除流毒事。照得民惟邦本，食为民天，欲五谷之丰登，必三农之善植。盖稼穑维宝，稼穑作

甘，古圣人开来耜之利，以教天下固千百年养人之嘉种也。罂粟花，前明始入中华，本为药料，维（继）则熬作烟膏，名为鸦片。我朝道光年间渐有窃食者，于是种罂粟花之风，始于四川、甘肃、陕西等省波及山西、东南各省，以致沃土良田，尽种罂粟。收卖烟土有妨民食，兼伤民命，此千古以来未有之奇害、可为流涕痛苦者，此也。内外大臣、将军、督抚奏请查禁，功令极严。黑龙江一省本属旗地，风俗向称朴实，先无吸烟之人，亦无种花之家，近则渐染恶习，多吸烟者；而外来谋生之民，暗将罂粟携来，相率偷种。其尤甚者，莫若巴彦苏苏、呼兰河一带。查此二处地土肥美，朝廷恩准开垦，十余年来岁岁丰收，取租既能养兵，产粮复能养民，大利归农，同乐王土。讵自种罂粟以后，向之沃野千里，今则妖花一片。推原其故，盖以种花利厚、种谷利薄，惟民有欲家家学坏、处处效尤，殊不知存粮为养命之源，多种一亩花即少种一亩谷；多一人务花，即少一人力农。人生一日不食则饥，一日不再食则饥。今不知耕三余一、耕九余三，只图目前种花得钱，不防日后失业乏食，一遇欠年毫无蓄藏，嗷嗷待哺。试问花可当饭乎？烟能充饥乎？此不待智者知之，即愚者亦能辨之！黑龙江等处为养兵旗地，种罂粟花及吸烟罪名，较他省为尤重。历经各前任出示严禁，而痼瘵日深，颓风未挽。本将军、副都统爱兵如子，恤民在心，欲为吾兵保身家，兼为吾民谋事畜，不忍不教而诛。为此，剀切晓谕、明定禁条，仰尔军民乘此春耕，专以稻、粱、麦、谷为本，毋得再种罂粟，致旷正业。自示之后倘再执迷不悟、怙恶不悛，仍敢栽种罂粟，直是劣兵、顽民，定将花苗概令拔毁，其地主、佃户均从重分别治罪。如地方文武、员弁查禁不力，致兵役、乡地人等贿纵包庇（庇）、借端讹索，一经查出，或别经发觉，除将该兵役乡地等治罪外，仍将该管官立予参革。本将军、副都统言出法随，决不姑宽，各宜懔

遵毋违。特示。

尔军民务各激发天良、痛加愧悔，即寻觅戒烟良方。瘾大者，限以半年；瘾小者，限以三月。倘逾限不改，则不知自爱、无足爱惜，惟有执法从事，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早也！切切特谕。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奉委办理行局开垦荒务委员富隆阿等为清丈巴彦苏苏等八段地亩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元年二月十九日

奉委办理行局开垦荒务委员、协领衔佐领富隆阿、年满屯官业普铿额，为查明呈请派员事。窃查：本年届限、应行请丈巴彦苏苏等八段，同治九年分出放毛夹余荒九千七百三十九晌三亩七分，加以上年交项、未经拨放夹荒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三晌九亩，共约二万四千五百余晌。现值春融，河冰开化在迩，理合呈请将军衙门鉴夺，派员丈拨施行。须至呈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署理呼兰城守尉成庆为验讫劫狱尸、伤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元年二月二十八日

署理呼兰河城守尉、参领成庆，为呈报事，右司案呈，于二月初二日，遵奉将军衙门札开，刑司案呈，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据呼兰理事同知郁文呈报：卑厅于正月十五日丑时，有外来盗匪多名，突至厅署，攻开监狱、班房，劫去狱囚、押犯，拒毙狱犯、差役，拒伤看役禁卒人等。等情。即经飞报，并请拨兵严缉、委员勘验在案。卑职查：督率巡检捕获时，黑暗中见骑马、步行盗匪约有三四十名，系凿开监狱西墙鬼门而出；卷查在监斩、绞、流以及未定罪名人犯共五十三名，除守法不动之贺富、杨玉、李希胜三名，因变逸出即行投回之刘六儿、王倍二名，被狱犯殴毙之胡添幅一名外，劫去人犯四十七名。四班房屋，系砍坏门窗而出劫去。提禁、看押，并未及收禁以及因事涉讼人证十五名；被贼拒伤差役十名，内有三名受伤最重，其刘振江一名，即于十六日丑刻因伤殒命。将该役尸身并狱犯胡添幅尸身分别培盖候验，卑职仍督率差役、觅顾眼线、乡勇，实力访拿，一经弋获，随有具文呈报。理合将在逃狱犯、押犯各姓名、开明案由粘单具文呈报查核前来。除飞咨邻省各衙门，饬属一体堵缉外，相应将在逃各犯姓名，照抄粘单，扎饬呼兰署城守尉事务、参领成

庆一体查缉，并刻即拣派司员，前诣该厅检验拒毙差役刘振江、狱犯胡添幅，暨拒伤之差役等尸伤，具结呈报可也。须至札者。等因前来。遵即选派右司行走、仓官德山，带同刑仵，于本月初四日起程赴厅勘验狱犯及差役等尸伤。去后，于十七日，据仓官德山呈递检验狱犯胡添幅及差役等尸伤结呈一分，并取具被伤人等生供九分，禁卒供情一分外，有投回狱犯高银自具供情一分，一并呈递，转详前来。据此，将仓官德山呈递验讫尸伤甘结、取具被伤人等供情十一分，附入封筒，一并详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左司为缉捕劫狱案犯、禁阻流民驰赴姓界札东山等卡及要隘各屯、乡长文

光绪元年三月初一日

左司呈，为飞行严札、禁止民一体前往事。于本月二十六日，据三姓副都统衙门咨开，左司案呈：兹查自今年正月以来，竟有西路流民东行赴姓者，渐又觉多。揆其来情，咸怀东山出金之利，来姓即如来抵东山。虽知东山封禁，仍欲暗奔金场，冀图偷挖。本衙门先已派有演练马队官兵百名在山驻扎、各沟巡禁，而东山体大，出金沟多，且兼山峰林密，恐有巡守难周之虞。而

西面来路原多，所来人内，难免不无窜匪混迹。是以于分布官兵封禁东山之水，又经分札西面所设乌斯浑、西芬、玛彦河等处守卡官兵遵照务将由西达姓之山路扼要，日以拒阻流民、使其西返为事；并札妙噶山至佛斯亨等站笔帖式等，遵照各着领催人等按日巡查，务将通衢群然来姓之流民拒阻使回，以免盗匪混入进山，聚集为患。嗣后再获偷山人犯，讯出经过来路，定以拒阻不力、失于察禁、该管官是问外，若仅本处日以东山复聚为患，其别境各处远近流民仍前远来，绕山密入，此处拒阻，则由彼处，一抵东山，依林藏避，虽有东山官兵巡查禁，一日即获百人，而阴入之人情必倍增。盖一处严禁，十路可来，徒步行人，甚难分矧。据呼兰缉匪官乌林布达称，伊界劫狱案犯，难免日山窜越姓属；又据本处前派西路堵缉官、骁骑校春喜报称，探闻巴彦苏等处伙匪，皆由江南玛彦川山路越姓。各等语。据此详核，赴姓流民相断不绝。又称：巴彦苏刼狱案犯窜入佛站山林，保无变装、混入民内、潜入东山，尤恐哨聚成患。来路既多，难以拒，若非详请转饬各城远近一体阻戒，日复一日，何所底止。本衙门除前派演练马队百名巡禁外，现又加派头品顶戴、花翎佐领依英阿等，管带步队官兵、民勇一百五十名，筹办粮饷，驰往东山，以助周查及分饬各站、各卡，拒阻西路流民，以免盗匪混入各缘由，除飞行咨请将军衙门查核外，相应咨会贵副都统衙门查照，一体出示禁阻居民东奔，及开江后该处赴姓商船，查其某客商船、工人姓名、人数、所载货物，先行知照，尤宜禁止希图脚利、载人来姓。似此水、陆一律拒阻，庶几稍资清理，是为公便可也。等因咨会前来。除呈请札饬珲春协领一体拒阻外，当奉宪批，即着左司刻急分行札饬各处，务须恪遵文内事理，一体禁止流民，不准私临姓境，以免邻封抵赖等。谕批交到，司查塔境近年以来，四屯周有流民，往姓城贸易者颇多，其内未免不无潜奔

金场、希图些须余利，不思将来为害何所底止。嗣后每遇流民驰赴姓界者，务须一体阻拦，断不准私行。倘遇开江商船赴姓之际，勿许脚带流民，致有途中下船、潜赴金场、聚伙偷挖之虞。实与塔城有碍。自札之后，尔村、乡，倘有任意纵往，若被查出，照以纵放盗匪之例，一律治罪，决不宽恕外，合亟飞札东山、乌札库等各卡，及要隘之各屯嘎山达，暨查街官员等，一体遵照办理可也。须至札者。

乌扎库卡伦佐领色克吞、

瑚布图河云骑尉德山、木楞河卡伦德连、

萨奇库常山、

玛勒瑚哩骁骑校达桑阿、

依徹卡伦达邦阿、

亮子河永奇、

乜河屯嘎山达多罗伦、

铁岭河屯嘎山达全福、

东京城屯嘎山达永兴、

玛莲河屯嘎山达苏尔芳阿、

二道河屯嘎山达巴彦布。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

呼伦贝尔地方总管为报本处无女奴嫁与商人为妻事呈将军衙门文（满文）

光绪元年四月初五日

呼伦贝尔地方总管索伦、巴尔虎兵丁副都统衔总管萨克欣呈文将军衙门：为呈报事。左司案呈：据左翼副都统衔总管遒明、右翼代理总管事务佐领萨都阿、新巴尔虎代理左翼总管事务副总管车登多尔济、右翼总管马尼达拉、厄鲁特副都统衔总管额尔德尼等呈称：查本年正月初一日至三月二十九日，各翼家奴之女有否嫁与商人为妻事，本季内，旗人家奴之女无嫁与商人为妻者。将此呈报将军衙门。为此呈文。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译者：孟宪振

署呼兰理事同知苏楞额为讯明脱狱后投归各犯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元年四月初五日

署呼兰理事同知事务、总管衔佐领苏楞额，为讯明定拟请示呈报事。光绪元年四月初一日，准将军衙门刑司移开，刻即照移查明本年正月十四日，盗匪左振邦劫囚反狱之时，该处监禁已未定罪、斩绞人犯，孰是守法不动、孰是因变逸出旋即投首，按名分别清楚，照例拟妥减等，作速呈报，立待覆核，专案具题，切勿仍前延岩，致干未便可也。等因。准此，卑职随即详查，原卷内开，监禁人犯贺富、杨玉、李希胜三名被逼出狱，趋至巡检衙门送信，系属守法。旋据监禁人犯王信、高银于正月十六、二十四等日先后投归。贺富奉文准其留养，现未完结；杨玉等四名，均因命案，尚未拟定罪名。前任同知未及查办，旋即卸事。卑职蒙饬接署兹准移催，当即监提各犯，逐一隔别严审。

据贺富供：小的年四十三岁，于同治七年间，因用夹靶刀砍毙刘忠安，犯案监禁。今年正月十四日三更时，有同监的盗犯符潮武等，忽然起意用坏木杠先把禁卒孟千山、狱犯杨玉打倒，又把炕头胡添幅立时打死，吓禁不许声张。盗犯们各把刑具砸坏。至四更时，郑裁、陈起潍将狱窗踹坏，不知何人把狱鬼门砌砖拆开，符潮武等吓令：监犯们一同出狱，谁要不走，立时打死。小

的害怕，也从鬼门钻出。月光下，只见狱墙西角，有骑马人二十余名、步行人不办（辨）其数。他们齐声喊嚷：先抢四班器械，然后再烧衙门。小的见势不好，随就乘空跑到巡检衙门送信，始行交班看管。今蒙审讯，小的委因盗犯符潮武等威吓、逼令出狱，并没随同他们抢夺；至左振邦有无进狱串通、勾引陈起潍等，小的实不知情，不敢隐瞒，只求恩典。所供是实。

据杨玉供：小的年二十六岁，于同治六年间，因访遇杀父仇人石建，小的用夹靶刀砍伤后、抛江淹毙，犯案收禁。今年正月十四日，有三更时，小的在炕闲坐，有同监的盗犯符潮武等，不知怎么起意，乘人不防，用坏木杻把禁卒孟千山，连小的一并打倒。小的就晕迷倒地、不省人事。以后苏醒过来；见炕头胡添幅也被他们打死；只厅(听)符潮武等吓令：监犯们一同出狱，谁要不走'立时打死，又奔小的来了。小的害怕一猛（猛一）起，也随他们爬出鬼门。月光之下，只见狱墙西角有骑马人二十余名、步行人不辨其数。他们齐声喊嚷：先抢四班器械，然后再烧衙门。小的见势凶恶，随就乘空爬到巡检衙门诉（诉）说前情，就把小的交班养伤。后来稍微见效，又把小的收禁的。今蒙审讯。小的委因被打昏迷倒地，苏醒过来实被盗犯符潮武等威吓逼令出狱。至左振邦有无进狱串通勾引陈起潍等，小的实不知情，不敢隐瞒，只求恩典。所供是实。

据李希胜供：小的年三十五岁，于今年正月初三日，因用小剥刀戮毙史万玉，犯案监禁。十四日三更时，有同监的盗犯符潮武等，不知怎么起意用坏木杻先把禁卒孟千山、狱犯杨玉打倒，又把炕头胡添幅立时打死，吓禁不许声张。盗犯们各把刑具砸坏，至四更时郑裁、陈起潍将狱窗踹坏，不知何人把狱鬼门砌砖拆开，符潮武等吓令：监犯们一同出狱，谁要不走，立时打死。小的害怕，也从鬼门跟随钻出。月光下，只见狱墙西角有骑马人二十

余名、步行人不记其数。他们齐声喊嚷：先抢四班器械，然后再烧衙门。小的见势不好，随就乘空跑到巡检衙门送信，就把小的交班看管，后来又把小的收禁的。今蒙审讯小的委因盗犯符潮武等威吓，逼令无奈，始才出狱，并没随同他们抢夺的事。至左振邦有无进狱串通勾引陈起潍等，小的也不知道，只求详情就是恩典了。是实。

据王信供：小的年三十二岁，于同治十三年间，因用铁锛砍毙曲甸奎犯案监禁。今年正月十四日三更时，有同监的盗犯符潮武等，不知怎么起意用坏木杻先把禁卒孟千山，狱犯杨玉打倒，又把炕头胡添幅立时打死，吓禁不许声张。盗犯们各把刑具砸坏。至四更时郑裁、陈起潍将狱窗踹坏，不知何人把狱鬼门砌砖拆开，符潮武等吓令监犯们一同出狱，谁要不走立时打死的话。小的听了害怕，随着他们也从鬼门钻出。月光下，只见狱墙西角有骑马人二十余名、步行人不记其数，他们齐声喊嚷：先抢四班器械，然后再烧衙门。小的见势甚恶，乘空躲避。当日小的投回案下来的。今蒙审讯，小的委因盗犯符潮武等威吓，逼令出狱后，并无随同抢夺情事。至左振邦有无进狱串通、勾引陈起潍等，小的实不知情，不敢隐瞒谎供是实。

据高银供：小的年五十一岁，于同治十年间，因用扎枪戮死表姪张恒，并将他伙来的方姓一并扔江溺毙，犯案监禁。今年正月十四日三更时，有同监的盗犯符潮武等，不知怎么起意用坏木杻先把禁卒孟千山、狱犯杨玉打倒，又把炕头胡添幅立时打死，吓禁不许声张。盗犯们各把刑具砸坏，至四更时，郑裁、陈起潍将狱窗踹坏，不知何人把狱鬼门砌砖拆开，符潮武等吓令监犯们一同出狱，谁要不走，立时打死的话。小的害怕，随着他们也从鬼门钻出。月光下，只见狱墙西角有骑马人二十余名，步行人不记其数。他们齐声喊嚷：先抢四班器械，然后再烧衙门。小的见势

凶恶就乘空逃至房身杠屯躲避，想要投案，因旧病复发，不能行走，到二十日才好，小的自已投案来的。今蒙审讯，小的委因盗犯符潮武等威吓、逼令，出狱后，并无随同抢夺不法的事。至左振邦有无进狱串通、勾引陈起湘等，小的实不知道，亦没知情容留之家处。不敢隐瞒谎供，只求恩典是实。各等供。……。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奉委办理行局开垦荒务委员诺蒙额等为将大木兰达等九段地亩造册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元年四月十六日

奉委办理行局开垦荒务委员协领诺蒙额、年满屯官业普铿额，为造册呈送事。谨将同治八年分出放大木兰达等九段（段）各佃原领毛、夹余荒一万八千二百四十九晌一亩四分，十三年届限清丈熟地二万三千四百零三晌八亩五分八厘，由原领数内，扣除三成地五千四百七十四晌七亩四分二厘，实以七成应行升科地一万二千七百七十四晌三亩九分八厘，查出浮多熟地五千一百五十四晌七亩一分八厘；十三年拨放阿力罕山等土段（段）佃民四百四十六户，承领夹荒二万零八百六十九晌三亩，逐一按段分晰各佃花名、晌数、联各互保、四至、发给印照数目、号头，造具毘连细册二本，理合备文呈送将军衙门鉴核施行。再，此文册系借

用武营图记，合并声明。须至呈者。四月十六日。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丰绅为请解饷项事咨福建巡抚文

光绪元年四月十八日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戴）丰、齐齐哈尔等地方副都统、头品顶戴(戴)哈丰阿巴图鲁托，为飞咨恭录请解饷项事。户司案呈，窃照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本将军、副都统奏为边防重要、兵因窘饿、沥陈实在情形，吁恳天恩，饬部催令欠饷，各省按年陆续筹解，以储士马而固边圉一折，于四月十一日准户部咨开，前事相应备咨照抄原奏恭录，钦奉上谕一道粘单知会。为此合咨贵抚部院，请烦查照，仍希见覆施行。右咨钦命福建巡抚王。

奏为边防重要、兵因穷饿，沥陈实在情形，吁恳天恩，饬部催令欠饷，各省按年陆续筹解，以储士马而固疆圉折，仰祈圣鉴事。窃查黑龙江一省，通辖五城、地处极边，西南距盛京二千二百余里、吉林一千三百余里，东北接让俄境，蔓草荒沙，苦寒甲于天下，旷远亦甲于天下。所由额兵一万二千余名，以资防守，自国初至今，有备无虞，良田饷足兵强，绥内、柔外二百余年来获保安。自东南、陕、甘等省不靖，征调频仍，帑金支绌，各省指拨日多，疆臣迫于供支，势不能不先期所急。于是黑龙江一

省，奉拔未解官兵俸饷，自咸丰四年甲寅至十三年甲戌，共积欠银一百九十三万余两；即有解到者，亦不过挪新于旧。目下陈饷始放至同治三年；至现在当差官兵，则一毫不能支领。上年奏请饬由部库暂借银十万两并各省解到甲戌年新饷五万四千余两，经奴才等奏请，新陈搭放，以供差操。然新、陈两项，亦祇能各得三、四个月，以致官兵苦累，衣不遮体、食不充食，鹄面鸠形，嗷嗷待哺，犹復枵腹荷戈、惨戚不堪卒述。他若节次出征与阵亡各官兵，家属数千名，匍匐叩辕苦求坐粮，哀请邮欵，应之无力，挥之不忍。即今甘肃嘉峪关内外，犹留黑龙江征兵数千名，亟须一时赡其家属，而库空如洗，点金乏术。矧连年盛京等省，马贼出汶无常，唇齿相依，在在宜防窜扰。重以省北黑龙江城，与俄国一水相隔；沿江达海，又与台湾一苇可通。边庭之士马羸弱，亦非所以势富强而大驭抚。是黑龙江虽朝发祥之盛京、吉林等省，亦即国家根本重地。大局收（攸）关，筹备不容稍懈。历经前将军等咨催现年与旧欠各饷，而杯水车薪，补救不及；十寒一曝，接济未能。奴才丰，于上年十月间到任受事，与奴才托和衷共济、练兵筹饷，责无旁贷。五月已来，目覩营困，心切边防，几乎寝食俱废。伏读上年十二月间上谕，我朝列圣御极以来俱颁诏旨、广开言路，内外大小臣工，均当竭诚枵悃，共济时艰。圣训煌煌，历精图治。凡属臣仆，无不激发振作。若奴才等于分内事，因循缄默，不以边防重要据实上达，则有辜简任，问心何以自安！

夫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黑龙江风气刚劲，素出名将，向来兵极精悍。故奉调他省，皆为劲旅。奴才半前署宁夏将军九年，当军务孔炽之时，稔知此间从戎各官兵，较勇如宁夏将。奴才穆图善督兵甘肃，屡战克捷，亦赖吉林、黑龙江马队之力，岂迁地能为壮士，而在地反为弱卒與（欤）？则馈饟不足故

也！方今各处军务肃清，祇留甘肃；关外徐孽，不难指日荡平。奴才等，蠢愚以东三省近在畿辅，亟宜加意。查奉、吉两省，饷无蒂欠，奉省与盛京户部同城，其饷一季不足，则截留他省解存。黑龙江之饷，尚有五万二千余两至今未还。固属部臣迫于供亿，权宜通挪。然一季不足，视十余年积欠，孰甘若（苦）？故侍即志和，有奏请由京都每年拨银十两，弥补截借未发，既切紧各项。亦深知黑龙江万分窘急也！夫瓜牙腹心，在朝廷一视同仁。即部臣奉催亦非不严，督抚臣筹解亦非不力，而时艰所在，有约拨应征而来能征者，有奉拨他省而先雇本省者，封疆大史（吏）亦有万不得已之苦衷。奴才等亦何敢不察时艰，以十余年之积欠作一日之迫求，上劳圣虑再四筹尽？惟有仰恳天恩饬部，咨催各省，将每年新饷二十余万两，于年终解齐；其陈饷乘解新饷之便，分别多寡按年搭解三分之一。则陆续设措，在各省不受迫促；黑龙江一省可资接济。如奉拨直隶旗租饷项，因连岁禾田被淹，半多蠲缓，本无库存，而奴才等切实告急，督臣李鸿章于万难中尚饬藩司筹给一半银一万二千五百两，并长庐盐课银五万三千六百两，如数解到。饥军得食，岂曰小补！若陈饷令一半，恐各省力不及；奴才等亦不敢为兵请命，但求每年能解三分之一，则一足当十二、三年间穷卒之褰帷。有出，挑补肯来，弱者必强，伏者皆起。使之有勇、知，方近守远备，可为东監（临）永固屏藩。奴才等为边防重要起见，所有兵因穷馁沥陈实在情形，吁恳天恩，饬部催令各省按年陆续筹解欠饷，以储士马而固疆圉各缘由，是否有当，谨具折上陈，并缮呈清单，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奴才等不胜激切待命之至。谨奏。谨将各省欠解黑龙江一省官兵俸饷银两数目，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以上，直隶、江苏、河南、山东等四省，共欠解银五十四万二千五百两，连前咸丰四年至同治八年各省欠解银一百三十九万

余两，共计历年欠解银一百九十三万二千五百余两。

户部为钦奉事。山东司案呈，军机处交出黑龙江将军丰绅等奏请饬催各省欠解兵饷银两一折、清单一件，光绪元年三月十一日，军机大臣奉上谕：丰绅等奏请饬催各省筹解欠饷开单呈览一折，黑龙江官兵俸饷，向由各省按年拨解，以资支放。历年以来，各省欠解甚多。直隶欠解银十八万二千五百两，江苏欠解银二万两，河南欠解银三十万两，山东欠解银四万两，合之各省前欠一百三十余万两共有一百九十三万二千余两之多。现在黑龙江官兵，俸饷支绌异常，亟应速行拨解，以资接济。著李鸿章、刘坤一、吴元炳、钱鼎铭、丁宝桢、嗣后将应解黑龙江本年饷银，务于年终解齐；其积年所欠，分别多寡，按年搭解三分之一，毋得视为具文，稍有迟误。原单均著抄给阅看，钦此。相应恭录谕旨，抄录原奏、清单，飞咨直隶、两江各总督，山东、河南、江苏各巡抚，于文到日，即将欠解银两，迅速解交盛京户部交纳，并咨盛京户部，俟各省解到时，即行知照黑龙江将军派员请领，毋任截留。既知照黑龙江将军可也。须至咨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户司为街市银行银价事移黑龙江等城文

光绪元年五月初一日

将军衙门户司，为移付知照事。查省城自五月初一日起，街

（街）市银行每两易换京钱三吊九百文，为此移付贵司、衙门、厅、局知照可也。须至移付者。五月初一日。

右移黑龙江副都统衙门户司、墨尔根副都统衙门户司、呼兰城守尉衙门、呼兰理事厅、总办开垦行局。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撤销搜取民人财物之保山证名防御事咨兵部文

光绪元年五月初三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丰绅、齐齐哈尔副都统头品顶戴哈丰阿巴图鲁托克湍、为咨革撤销事。兵司案呈，适据刑司移开：查前据民人孙平呈控，呼兰派出捕盗委员保山，带兵妄行搜取伊家财物、携回交官等情，当将该弁保山调省研鞫。据供：去岁十二月间，奉委带兵十名，在于各屯缉捕，风闻盗首丛万金往民人孙平之店逃逸，当经往查。未见贼踪，即令兵等入屋遍搜，由该民店内拿出衣服、首饰等项财物，携回交官，等语。查保山系四品花翎、记名防御，于奉委缉捕，但敢藉端妄取民人财物、携回交官，虽无入已，究属不晓事体、任意妄为。除将衣服、首饰、财物追出归还事主，并将该弁合依不应为重律，拟杖十八、革役文处，饬交该城守尉遵照外，惟该弁顶翎应否咨部撤

销，请由兵司核办。等因移付前来。查披甲、四品花翎、记名防御保山即已缘案革役，其顶翎、记名防御，应请咨部撤销，以肃功令，等情。据此，理合备文咨报大部，谨请查照，希将呼兰正黄旗勒尔克善佐领下披甲、四品花翎、记名防御保山，革去披甲、四品花翎，撤销记名防御，以示惩儆而免效尤，并札署呼兰城守尉成庆遵照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都京兵部右札仰署呼兰城守尉成庆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工司为齐齐哈尔官仓被风刮倒、柁樑变价银存库备用事移户司文

光绪元年五月初八日

工司为移付知照事。于本年四月初九日，准工部咨开，营缮司案呈，准黑龙江将军咨称，据仓官巴彦达尔济呈称：齐齐哈尔城现有备用仓三十六所、公仓十三所。内乾隆五年修公仓二所十间，乾隆十年修备用仓日字头厥一所五间，三所共十五间，年久朽往糟朽，本年被风刮倒，柁梁等大木已逾百年，将此项旧木变价银两存库，以俟明年修仓抵用，照例十分减七，三成交价银十九两七钱五分八厘，造册呈递。随派佐领托什讷查核具结。复查无异，将册结报部。等因前来。查：齐齐哈尔城仓房三所，计十

五间，据黑龙江将军咨报，系乾隆五年等年修过，年久糟朽，被风刮倒，将旧木变价，银十九两七钱五分八厘，其变价银两照数存库，以备来年修仓抵用，造具册结，咨部前来。本部按册查核相符，应准估变，相应移咨黑龙江将军查照可也。等因前来。相应移付贵司查照可也。须至移付者。光绪元年五月初八日。

右移户司。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户司为街市银行银价事移黑龙江等城文

光绪元年五月二十日

将军衙门户司，为移付知照事。查省城自五月二十日起，街市银行每两易换京钱四吊文，为此移付贵司衙局听知照可也。须至移付者。五月二十日。黑龙江副都统衙门户司、墨尔根城副都统衙门户司、呼兰城守尉衙门、总办开垦行局、呼兰理事（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署呼兰理事同知苏楞额为查明劫狱案内被烧毁衙署房间数目等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九日

署呼兰理事同知务事、总管衙佐领苏楞额，为查明详报事。窃卑职督同四班差役前与该匪等接仗，寡不敌众，以致烧毁衙署房屋四十七间、监狱囚笼七间、巡检衙署十五间；库房尚存，所有内贮银钱掳掠一空；六房案卷无存。其余未烧者，同知、巡检衙署、共计尚有三十九间。放出囚犯十名、四班押犯三十余名；杀死看库书差齐志善一名，登时阵亡差役刘万仓一名；对敌受伤总役石文、周玉山、衙役刘幅、唐凤、田克俭、张兆、苏占清七名，户书苏立彦一名，看堂差役赵廷瑞一名。卑职带领差役在于四外临近堵缉，弋获匪犯二名，已经就地正法，另文详报外，嗣因街市民心，惊惶莫定，卑职复带领差役等昼夜巡查弹压。幸于二十七日，呼兰署尉带领官兵抵苏，拨留官兵四十三名以资镇作，俟省兵到日再行撤回。惟署巡检色普贞布随兵打仗现已跟队带印回苏，同知关防于二十六日携回之处，理合逐一声明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兵司为剿捕劫狱“马贼”、饬拿在逃诸犯事移文

光绪元年六月初一日

一　兵司为移付事。照得本衙门于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恭折由驿驰奏，为呼兰厅突从松花江南窜来马贼四百余名，焚毁文武衙门、抢掠街市，现已派拨官兵，星夜前往命剿，先将大概情形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窃五月二十四日辰刻，据距巴彦苏苏百余里呼兰河署城守尉成庆详称，五月二十二日申刻，据巴彦苏苏武营甲兵满寿全有飞报：是日丑刻，突有贼匪四百余名，骑马持械直扑巴彦苏苏，拒敌官兵，焚毁武营，盘踞街市肆行掳掠，势甚猖獗。该署尉一面派兵侦探，一面扎委佐领克西克扎普带兵五十名迎头截击，并传在乡兵丁，两月赴紧进城，发给军火，保卫衙署街市，以兵单请由省发兵助剿等因。又同日丑刻，复据成庆详报，廿二日戌刻，据署理呼兰巡检笔帖式色普侦布飞报：二十二日丑刻，突有贼匪闯入巴彦苏苏，占街放火，势甚鸱张，请催兵应援等语。奴才等接报后复核，该厅文武，毫无防范，致贼阑入，扰害生灵，不胜愤懑焦灼之至，刻即由省拣派精兵四百一十员名，分为两起：头起饬交即补协领、花翎佐领胜德管带；二起饬交副都统衔佐领富克金布管带。均系久历戎行、晓畅营务之员。其头起即于据报之廿四日起程，二起蝉联前进。奴才丰在省调度。奴才托选带亲军六十余员名总统迎击，均于廿六日起程，密授机宜会合。该署尉取道便捷、包裹抄袭，务饬克期扑灭，免

成燎原之势。又查：该厅毗连吉林，辅车相依，应援较捷，即咨行吉林阿勒楚喀、伯都讷、双城堡等处，迅派官兵，不分畛域，一体兜击，计可挫此凶焰。嗣于二十五日亥刻，据署巴彦苏苏处协领德绷阿详报：五月二十一日据小木兰达民界乡约吴天一等报称，本月廿日午刻，邻境佛斯和恩站，突来贼匪三百余人，烧房裹人，意在窥伺巴彦苏苏，惟时兵适回屯务农，不及传齐，仅带在署应差之兵四十余名迎头截击，众寡不敌，阵亡兵十余名，该员督兵拚命冲击贼队，贼即进街，登时焚毁文武衙署，其库储军械，均被抢去。即差兵驰报呼兰河城守尉转请省兵等因，奴才等阅报益滋愤懑。查巴彦苏苏在省之东南，相距千余里。十余年前，扎设文武厅营，未建城池。面南二三十里，即系吉林所属之松花江，过江又系深山巨壑、丛林密箐，最易藏奸。同治五年间，即有绑官劫狱、踞街掳财巨案。本年正月十四日夜劫狱后，奴才等曾由省暨呼兰河先后派出官兵二百名，驰赴厅属，会同该营额设官兵二百员名，缉捕弹压。拿获劫狱贼匪并在逃监犯十余名，业将盗首奏明正法，仍饬拿在逃各犯。嗣据前派署武营之协领诺蒙额详报，贼已四散，地方安静如常，有本营存兵，足资巡缉弹压，请撤省兵，以节糜费。奴才等查：春初劫狱之贼只三四十名，既经四散，地方安静，且非江水结冻、堵御为难之时，亦即准其撤兵。诺蒙额即告病回省，另委佐领德绷阿接署该营，谆饬到任与该署同知佐领苏楞额督饬兵役，一面严密防范，一面切实侦探，毋得稍涉大意，致有踈虞。该厅事，前即毫无觉察，不将额兵二百名尽数留营操防，以备不虞，辙令回屯务农，以致调遣不及，该厅有差役数十名，竟亦束手乏策。该厅现尚不知下落，颟顸懦弱莫此为甚。除查明与该巡检一并严参，仍咨催托激励将士，迅除伏奔，收恤难民，不使流离失所，并确查阵亡兵丁姓名另报外，所有呼兰厅突来马贼，焚毁衙署，抢掳街市，现已派拨

官兵，星夜往剿，大概情形，理合驿驰陈。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等因具奏之处，相应移付贵司查明可也。须至移付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左司为窜扰呼兰“金匪”已被官军击败潜逃等事咨将军衙门等文

光绪元年六月初二日

左司案呈，为飞行咨报事。六月初一日，准黑龙江将军衙门飞咨内开，兵司案呈，五月二十六日，据署呼兰城守尉成庆详据探报：贼匪占踞苏镇，复又来扑兰城，当经该署尉亲身带兵迎敌，于二十四日，在距城四十余里罗家窝铺屯西南甸中遇贼排队三里余长，约有六、七百名，职即列队，枪、炮、弓箭齐发，其贼匪车载火药五箩，即被官兵抬枪烘焚，随督催官兵闯入贼阵，自申至戌，连接两仗，毙贼一百余名，擒生五名。讯，据供招：内有匪首孔广才即孔继林、杨十洛五、朱振江三人，籍隶海城朝阳义州等处，由三姓金场带出原股二百余人，至佛斯亨站裹胁百余人，复由该站窜出，闯入巴彦苏苏等语。当于讯明后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并于阵前夺获枪炮、刀矛、旗帜多件，车马、骡头、首饰等物。贼匪穷促，向东逃败，尾随追剿，直至昏黑，贼匪逃奔

丛林，遂在野甸扎营，防守天明。二十五日，起队前往西集厂、苏镇，搜捕其阵亡受伤弁兵十余名，容俟查明另行呈报。等因飞报前来。查前因盗匪率众拒敌武营官兵、占据苏镇，裹胁民夫、分扑兰邑等情，当经咨会邻近吉属各城派兵前来呼兰救援在案。兹经署兰尉成庆督兵迎敌，将该匪等击败，向东逃避。惟该处南与吉属阿勒楚喀等处唇齿相连，该匪等既已势败穷蹙，难免不无此拿彼窜之虞。相应飞咨阿勒楚喀派拨官兵迎头截击，以绝根株而弥后患。并咨吉林将军及伯都讷副都统、双城堡总管衙门一体查照，希将敝省前次请调官兵暂行停止，即在接界处所防守堵击，以杜窜越而免漏网。等情。据此，理合备文飞咨贵副都统衙门，请烦查办可也。等因。同日申刻，复准呼兰城守尉衙门咨同前因。据此，查所属北路沿江一带，现有佐领讷依绷阿带兵五十名、防御、衣尔抗阿带兵四十名，会令北路民牌已募壮勇，联络声息，节节严加防备此股余匪。其呼兰以西、哈尔滨烟炖　　等处，亦经双城堡总管、拉林协领衙门各出派官兵堵御。喀属东路新荒与三姓搭界之高力帽子山口南天门等处，檄饬前派防御托林带领所部官兵会合新荒各路界官、乡地所招马步民勇，合队设法防堵由三姓山里窜出金匪，务期一遇必获，不准稍有疏虞，仍访拿由三姓金厂窜出此股金匪二百名之匪首，系海城朝阳义州等处人孔广才即孔继林、杨十洛五、朱振江等三犯，务获解究，勿令窜脱之处，分扎各处遵照实力奉行。查本城现备马队一百三十余员名，步队西丹、义勇四百余名，均各配齐军火器械，筹给盐粮，派员逐日教演，护守地面，足资捍卫，不敢稍事松懈，致有疏虞。等情。除咨会贵带兵委管总金福查照核夺外，理合将复准江省咨明，窜扰呼兰金匪，已被兰城官兵击败潜逃，前调赴援官兵，咨令停往，并本衙门出派各队官兵在于沿江要口，布置防堵各缘由，备文飞速咨报将军衙门查核可也。

右咨将军衙门、委管总金。

（选自《阿拉楚喀副都统衙门档》）

齐齐哈尔副都统托克湍为督率官兵进驻呼兰等地等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元年六月初四日

督办呼兰剿匪事宜、齐齐哈尔副都统托克湍，为飞速咨行事。照得本副都统由省起程，督率官兵，星夜兼程前进，于六月初三日驰抵呼兰。于途次，接据呼兰署城守尉成庆呈报，将贼匪击败，余贼窜入黑山，酌拨官兵防捕。各情已经该署尉呈报省繁不叙外，本副都统于六月初三日，准将军衙门咨开，据吉林将军衙门咨称，查盗首丛万金，积年滑匪，久脱法网，自应明宣赏格，购线密缉，务期必获而除患萌。等因前来。复准咨开，据吉林将军衙门咨称，据北路驿站监督转据佛斯享站报称：突有由东窜来盗匪一百五十余名，闯入站内，盘踞肆扰；又有蚂蚁河由东窜来徒步金匪百数余名，盗首韩边外、吴凤鳌，欲往向阳川一带滋扰。又据甬子沟、拍（摆）渡河地方报称，不知由何处窜来匪逆百余名，将富勒珲佛斯亨站均行失陷，啸聚百姓甚多，咨请拨兵堵缉。等因。理合飞咨，希请转饬所部各军，侦探贼踪，追袭兜击。等因前来。查此次骚扰地方贼匪，虽经该署尉成庆率领官兵

击败，东窜余匪钻入山林，尚未净尽根株，自应设法搜捕，以期剪除余孽。兹飞饬头起委营总胜得，二起委参领巴克唐阿，各带所部精锐官兵各五十名，驰抵黑山，分路剿捕，务将窜入山林贼匪，按名搜获，悉数歼除。其著名盗首丛万金及韩边外、吴凤鳌，带领贼匪一百余名，务须加意侦探。倘有过江北窜消息，务即迎头截剿，毋令漏网。等因。飞饬遵行。并令该署尉成庆，仍拣派妥干官兵，前往沿江一带及城镇附近村屯搜捕匿匪，并严饬各路坐卡官兵，一体加意侦探，万不致疏虞，方期妥善。等因。谆谆面饬外，本副都统即于次日由兰起程，前往巴彦苏苏，查验该所文武两署被焚情形，并安抚被难旗民、商贾去讫。一俟查清，另文咨行。兹将抵兰布置大概情形，理合备文咨行。再，查现在河东地界间，被贼匪焚掠民户内，有远出避匿、尚未旋回，该丈地委员无从勘丈，兹已停绳。今饬丈地委员、巴彦孟库乌尔、滚巴雅尔一起，暂令跟随料理一切公务。一俟安靖、该界民户到齐，就近仍令勘丈地界。合并声明，希请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左司为堵御"贼匪"、按名擒办事扎拉林协领等文

光绪元年六月初八日

左司案呈，为扎饬严缉事。于本年六月初三日，准将军衙门咨开，兵司案呈，于六月初一日，奉宪谕，查前据三姓咨报，探由东山窜入属界盗首孔光才等三百余名，纠众抢掠，已抵小罗拉密，劫船掳人，渡过江北，窜逃崇古尔库站，抢劫该站图记、官马、绑拴头目，砍伤丁役西窜后，始经该衙门札调前派防御依常阿并顺福等各队跟踪追剿，所办甚属迟玩。惟此项贼匪，哨聚甚众。该副都统前此入山巡缉会哨时，曾经结报，姓属金盆各匪，委已驱剿就靖；惟日不远，何复竟有盗匪乌合突出，任意窜扰？足见前报竟成具文！且该匪等由山窜出时，该副都统衙门何以毫无闻问，并未随时派兵剿捕？先事既未能防范，临事既又未能剿办，任令该匪长驱窜扰，实属玩视，军务疏懈已极！着即行令该副都统逐层查明，据实声覆，以凭核办。再，现据喀城咨报：窜扰巴彦苏苏贼匪，已经该署尉督兵剿败，仅剩二百余名分窜。追缉所有本省官兵，自应在于沿江一带联络巡缉，严加堵御，毋任南窜，方为切要。等谕遵此。相应呈请飞咨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遵照严饬派出缉捕官兵，均各在于沿江一带，会合省兵，务期联络声势，来往梭逶，无论零星败逃余匪，以及另股贼匪，刻即按名擒获，解究惩办，以靖地方，毋得有名无实，致干查究可也。等因前来。准此，除严札防堵之防御托林、依尔杭阿等

遵照省文事理，在于沿江一带严加巡缉各股窜匪，不准稍懈，并飞札拉林协领一体恪遵严饬各该防堵官兵，务须认真守御，期无疏虞可也。

右扎拉林协领及捕盗防御依尔杭阿、托林

（选自《阿拉楚喀副都统衙门档》）

左司为赶紧查明"匪"情事札捕盗防御托林等文

光绪元年六月初八日

左司案呈，为札饬事。本月初八日，准督办呼兰剿匪事宜、齐齐哈尔副都统托咨开，照得本副都统奏明现在巴彦苏苏一带剿匪事宜，惟前经窜入本竟(境)贼匪，经呼兰官兵击败东窜，余匪四散，钻入山林，当经拨派官兵入山分路搜捕，一面拣派官兵前往沿江要隘一带堵截、严缉去讫。惟现由吉省各城挑派官兵，前赴呼兰、巴彦苏苏接界要隘一带，分路兜剿、迎头堵击，相应呈请飞咨阿勒楚喀、三姓副都统衙门，并双城堡副都统衔总管衙门。前由途次接准本省转咨贵省咨文，内开：前经蚂蚁河由东窜来金匪百数余名，盗首韩边外、吴凤鳌等，闯入富勒珲、伏斯亨站，在彼盘距（踞），啸聚百姓甚多；又，另股贼首从万金，及不知由何处窜来徒步金匪百余名，咨请一体派兵堵击等情。惟查此等贼匪，现经贵省拨派官兵陆续会合兜击，时下如何剿捕，抑或经官兵击败后奔往何处，希请飞速见覆，以便合力攻剿，殊为公便可也。等

因前来。准此，除飞札本属沿江一带防堵之防御依尔杭阿，遵照务带所部官兵，会合新荒各牌界官、民勇，在于属界松江南岸一带常川棱（逡）巡、实力堵缉，倘有被呼兰击败窜匪，务即督兵按名擒获，不准一名漏网，稍涉疏懈，致干查咎，该防御仍与沿江防堵江省等处官兵，不时会哨，合衷堵击外；案查，前据东荒防堵防御托林初报，蚂蚁河东傍代泡地方，突有匪首韩边外、吴凤鳌等，带领徒步金匪百余名在彼驻扎，欲奔向阳川窜扰之意；二次又报，摆渡河忽有金匪百数余名，滋扰富勒珲、伏斯亨等站，焚毁官房，盘踞站街，哨聚百姓并续报，此股盗贼，已奔巴彦苏苏，攻进苏镇，旋被呼兰官兵将伙盗匪击败四散，该处与江省官兵尾追寻缉，当即随特派兵详省。现奉省咨，暨接江省带兵官副都统托等先后咨，查该员初报，匪首韩边外、吴凤鳌，带领徒步金匪百余名，在傍代泡驻札，嗣后未据报。此股金匪，究系窜往何处，及或仍在彼处驻札，抑或攻陷苏镇、被呼兰击败之匪，即系该员初报由蚂蚁河东起首之韩边外、吴凤鳌一股，或属两伙，讫今并未据报。等情。据此，札仰该防御托林，遵将初报韩边外、吴凤鳌之匪，现在何往，并续报摆渡河之匪，或即系韩边外一股，仍原系两股，并傍代泡地方，现在有无匪踪，奔逃何处各情形，赶紧据实呈报，一凭转咨，勿延可也。

右札捕盗防御托林、依尔杭阿。

（选自《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

左司为饬官军务将“匪首”丛万金擒获事咨拉林协领等文

光绪元年六月十八日

左司案呈，为咨报事。于本年六月十五日，准将军衙门飞咨内开，兵司案呈，于本年六月十二日，据五常堡协领国祥呈报，左司案呈，光绪元年六月初八日，据剿匪骁骑校双喜禀称：奉派带兵剿捕金匪，并遵奉密札严缉着（著）匪首丛万金等，务获解究，等因。遵即带兵抵至阿城西北江沿一带，曾与省城官兵会面，探得金匪已被江省官兵击败、逃窜无踪。职带兵撤回，行抵拉林河沿，风闻盗匪丛万金等现在万丰泉烧锅盘踞。职于本日带领催兵等驰赴四合城街，复觅眼线行散医民人赵林有探听盗匪丛万金下落。旋据声称，现在二道荒撒台傅姓家抢掠帖钱一百余吊暂时盘踞，随领兵等急赴撒台差人探访。旋据声称，该匪现又赴往卡乂河北沿牛头山前怀杨廷绪家中隐藏。职复盘查，该处盗匪久居隐匿之地，周围柳树通稠密，三面靠河，北面小河，并无摆渡。职急速带兵由小河溏过进剿，临近喊号围住。盗匪甚觉猖狂，开放洋炮。职督饬兵等即行开放抬枪，将贼打败，俱已西窜。职即督领马队紧跟西山根下，贼人下马对面迎敌，当令兵等下马排队勇力攻敌，枪刀伤死贼匪一名，拿获受伤贼匪一名、得马二匹、洋炮一杆、扎枪一杆，首匪丛万金右膀受伤，并从匪受

伤三、四名不等，勇力西逃。随跟盗匪踪迹追至兰旗沟，天有戌初时，职视其天黑，恐有不测，即令回兵赴往剿贼处所，起获马二匹、大车一辆、骡子三头。当即饬差委官廷广等带兵探访贼匪下落再行剿捕外，合将打伤盗匪陈凤淋一名，连起获洋炮一杆、札枪一杆、袋（带）鞍骑马二匹，又大车一辆、马二匹、骡子三头，一并带案。等情前来。查验：该匪陈凤淋，左膀枪伤一处，血痂糊盖。刻即提犯研讯，据陈凤淋供：年二十六岁，是奉天府界邢家屯居民，父故，母亲袁氏，生小的一个，娶妻赫氏，别无亲人。小的不务正业，于早年只身各处赌耍。同治十一年间，小的因贫投入匪首丛万金伙内，在讷界抢劫财物分用。后与讷城常大人在抹山角打仗，同匪首丛万金们用抬枪将常大人打伤身死。经官兵缉捕甚紧，就与丛万金忽聚忽散，各处藏躲，遇便抢劫，得脏随时分劈花费，不记确数。今年五月里，小的又与匪首丛万金、伙匪韩洛疙疸、王洛疙疸、张洛疙疸、李洛疙疸、翟大、翟二，并记不准姓名共九人，乘马、各带洋炮，在江西十二马架子乱诈铺商市钱三百余吊、大房申讹诈市钱四百余吊，不到江东大岭讹诈铺商市钱一千余吊、澈台傅姓家讹诈钱一百余吊，也都随时俵分。到六月里，闻听各城俱都派去官兵剿捕盗匪，小的们未敢散伙，齐到讷界卡义河素识的杨廷绪家藏匿，不料被官兵探知住处，于六月初六日午后到去捕拿，小的们忽听官兵喊号、施放枪炮，小的齐向拥出拒敌、施放洋炮，两下对打多会，小的们不能敌搅（挡），乘马西逃，官兵尾追十余里，小的们下马列队，仍向迎敌，不意被官兵用枪放死伙匪一名，小的左膀受伤落马，丛万金们列队欲要救护，官兵枪炮齐发，丛万金右膀也被打伤，这才率众西逃，不知去向，官兵进前就把小的拴获，查起洋炮、马匹等物，一并带案的。今蒙审讯，小的投入丛万金伙内，拒伤讷城常大人身死，后与首犯丛万金，各据抢劫、讹诈得赃不记确

数，俵分花费，并向官兵拒敌是有的，不敢谎供是实。等供。据此，复经协领国祥督同司员提犯研鞫，据供认前情不讳，诘无另有抢劫别情。查陈凤淋与着（著）名盗匪从万金聚众拒敌官兵、枪毙统领大员、抢劫财物不记确数、讹诈铺商钱文实属，凶恶极矣，罪不容殊。现已审明，未便久羁，请将陈凤淋一犯，合依响马强盗例定拟斩立决、枭首示众起案；车辆、骡马可否充赏，原拿洋炮、札枪，存库备查；在逃各犯仍饬差缉，惟五常堡距省窎远，沿途恐有疏虞，可否将该犯解省覆审，恭请王命，抑或就地正法，该匪首级解送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示惩儆之处，正在详请示覆遵办间，忽闻逃匪从万金纠伙欲赴堡署、劫夺犯狱之音。协领国祥恐有不虞，即饬司员、佐领奎亮、带兵骁骑校保群、双喜将该匪陈凤淋于初十日卯刻由看管处提出，验系正身，绑赴市曹监视正法讫。

右咨将军衙门札、拉林协领、捕盗佐领常春。

（选自《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

署理呼兰河城守尉关防事务成庆为烧商课银册籍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元年六月二十日

署理呼兰河城守尉关防事务参领成庆为呈报烧商课银册籍

事。左司案呆：于同治十三年间呈报本处实存十二年分烧锅、小薰课银一千五百一十六两六钱七分二厘，于七月二十四日请领二、三、九年俸饷，已经如数扣留作为解省。查十三年分自正月起至二月底止，共计新收烧锅、小薰课银一千八百两，谨将征收烧锅、小薰课银数目分晰造具细册一套，一并附入封筒，呈请具文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六月二十日。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左司为严密缉捕"匪首"从万金事扎拉林协领笃文

光绪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左司案呈：为飞行剳饬事。光绪元年六月二十五日，准将军衙门由四百里飞咨内开，兵司案呈：于本月二十一日，据伯都讷副都统衙门咨开，左司案呈，于本月十六日，据缉匪花翎骁骑校德克德恩禀称：窃职遵奉剳委，带领兵役驰赴本属境内购觅服线，并一面差探，不时在各处设法缉拿盗首丛万金之际，于六月初八日行至孤榆树屯，因天晚住宿，职当与该巡捕晤面，告说缉拿丛万金之语。据该巡检向职声称，伊先已拣派王立，带领散役四五十名，亦缉拿访探该匪等去讫，俟有确信，伊与职同往剿捕。第二日已刻，该巡检亲躬至职寓所告称盗首丛万金，现有四名在治字十二号屯姜蒋明家藏匿，现被王立等围获之信。职闻，即刻带队由已至午刻抵至该处。正欲攻缉，据总役王立告称：丛万金

等已由北小便门逃走，仅被我拿获伊伙匪王姓一名。职当查蒋明房院，门户甚属坚固。再该役王立带领散役四、五十名，至将盗首丛万金等逃逸无踪，足见该役并未实力堵击，实属懈怠已极。续据署理事同知斌绶申称：兹于初九日巳刻，据王立差役禀称，遵限带线于黎明到治字十二号蒋姓们门，首贼目丛万金只四人，果在其家隐匿，现已围住设法攻打，唯蒋姓住房数十间，地方宽大，院墙高骏，恐有援贼，请速为接应。等情前来。是时，适本城统宪衙门派出捕盗委员德克德恩，带领兵役四十余名到榆，卑职遂即知会该委员赶紧起队助剿，一面立即亲督弓兵前往督捕。不意于官兵未到之先，该总役围攻数时之久，该贼等两次未能冲出，已将贼匪骑马打毙一匹，贼等亦各受伤，该总役王立，奋不顾身，迎头直入，被贼用洋炮打来，幸王立旁闪，从左大腿外边打过，致将接衫、套裤，单裤打过，透眼一十二处，沙子由腿擦过，尚未入内。该贼亦即退入屋内，仍彼此攻打。孰知，该贼和蒋家不知何人，由屋内窗眼施放枪炮诱敌，于巳刻跳出后窗，撬开后角门，往西北逃逸。王立等在前边闻知，赶紧骑马尾追，至五里许，拿获贼匪王泳一名，而众贼马快异常，追至三十余里，杳无踪形。追卑职赶到闻知，不胜诰叹。噫！八昼夜之辛苦，一番之心血，度公众贼此次必可拿获，不意仅成画饼，愧何可言！

右劄拉林协领捕盗佐领常春。

笔帖式松林。

值班章京全和。

（选自《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为收罗五路鄂伦春分布要隘以重操防事咨署吉林将军文

光绪元年七月初十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丰，齐齐哈尔等处地方副都统托，为咨商收罗五路鄂伦春，分布要隘，以重操防事。户、兵、工三司案呈，光绪元年七月初八日奉上谕，内有五路鄂伦春人等，素称趫健，技艺尤精，是否能收隶各营，筹给钱粮，编为队伍，著穆图善等审度机宜，妥议具奏一条。查：鄂伦春向以游猎为生，散处山野，衣革食肉，间以皮张易米度用。若令迁地方，惟有碍该族业。且其游猎地方，多与俄人接壤，倘防范稍疏，俄人乘机越界，转多不便，兹查得该族男丁共有一千余人，枪法之准，向为俄人所惮，其游猎山径，有可藉以防堵俄人者。唯黑龙江省北五百余里，内兴安岭附近北山一带，为该族适中之地。当饬布将哈总管诺们德勒和尔等，挑出精壮五百人造册编队，济以口粮，资其铅药，分布要隘。无事，则令猎生为足生计；有事，则令列阵以作响导。此辈不贪货财，即经平时收恤，为我作爪牙，备缓急，自可不受俄人牢宠。且仍居旧地，亦不至启猎嫌。刻已派官教导，令乘每年二月底不捕进贡貉皮之隙，自三月初一日起，操演连环排枪四十日，每名日给口食银一钱，并酌给铅药，等项。操演期满，仍照常猎牲安业，勿得远离指定地方专防，以备调遣。

其在场管带官官，风餐露宿，核与本城当差劳逸不同，拟防仿巴彦苏苏防兵章程，酌给口粮，以示体恤而资约束。由布特哈总管三员内，按年轮派一员为统领总管，日给口食京钱六百文；跟役四名，每名日给口食二百文。又派委营二员，每员日给口食四百文；每员跟役二名，每名日给口食二百文。又委派参领十员，每员日给口食京钱三百五十文；每员跟役一名，每名日给口食钱二百文。统计：操演鄂伦春四十日，每年共需钱二千两；管带员役，每年共需京钱三百四十吊。请照防兵章程，在于巴彦苏苏地租项下动用报销。

以上所拟，是否能合机宜，应请贵将军酌核。其中如有不妥之处，统希更正，即请联衔会奏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署吉林将军宁夏将军穆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防止俄罗斯人入境抢掠事咨黑龙江各地方文（满文）

光绪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将军衙门咨文黑龙江各处地方：为咨行事。兵司案呈：本年七月十七日，呈准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来文称，前有乌里雅苏台俄罗斯人强奸我黑龙江边一蒙古十岁少女，致使之遍体染血，几

濒于死。对此，理应咨晓边界各城卡。倘嗣后仍有俄罗斯人越界者，无论何处妇女，均应躲避，以防其恶习再现。倘大俄罗斯国果能秉公惩处此俄罗斯罪犯，再行咨晓。谨将此咨呈贵将军，祈请转咨瑷珲副都统查视，并交付各边卡官员，以满洲、蒙古、汉三体文书咨晓等情来文。将此情形，除咨文黑龙江各地方、巴彦苏苏委协领、同知等遵办外，亦应咨晓管理茂兴、墨尔根等驿站官等一体遵办等情呈报。为此咨文。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译者：孟宪振

兵司为严禁旗丁招垦等事移户司文

光绪元年八月十四日

兵司为移付查办事。照得本衙门于七月二十八日，由驿密奏，遵旨筹办黑龙江操防摺内，有：呼兰河，巴彦苏一带，自准开垦以来，历十余年，计户则有数千计口，已逾数万，若不予以限制，诚恐愈集愈多，流弊不可胜言。已于本年二月间，就原设稻，粱，菽，麦，黍，稷六界，分派委员三起，查丈地亩，按年升科充饷，严禁私垦，以杜迁徙。目下流民尚无私垦、隐种等弊，维旗丁任意招垦，辗转契典，争相营利，以致佃户良莠不齐。已严禁瞒官招垦，仍许旗丁自种，以裕生计，其远来无业流民，多从佃户佣工，现已责成地方官编入保甲，取具佃户甘结。如不安

分，除将流民惩处，解回原籍外，益将该佃户枷号示众。其佃户屯聚处所，已令呼兰河城守尉，呼兰厅同知绘图贴说到日谨陈一条。详核此件。事隶户司，相应摘录移付贵司，请烦查照可也。须至移付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署呼兰理事同知托蒙阿为办理教民、教堂租、课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元年八月十七日

署呼兰理事同知关防事务、骁骑校托蒙阿，呈请指示遵办事。窃于八月初六日，据差役访护获巴彦苏苏天竺堂教民刘士清一名漏税抗不交纳，即将该民带案。复据该教堂司铎讷依而然文称：该国各省传教凡有修理堂，屋，公所应用之地，大小官租，概不应纳，由来久矣。而今独出心裁，硬行追纳，兴例不合；则系牲畜之税，率有合约定章，不应格外苛取，只宜地方官按公办理。该教民如有不纳，本司铎自有责民之法，亦不应凌辱不堪。欺暗异国，实属不合；而刘士清，并无别罪，不准将其曲折，即刻释放。等情。卑职随提该教民刘士清，面讯从前有无交纳牲畜等税。据称：向来遵章，曾经纳税有案，惟本年从未纳过，今蒙查出，不敢抗违国课，情愿照章上税交纳。等情。即据此云，卑

职未敢拘泥深求偷漏，因念异国，宽其已往，遂即释放，饬令带赴税局照例上税；如数收纳，不准格外苛求，亦不准勒捐。等因。结办之处，移知该司铎查照，仍行严传各该教民等，嗣后如有价买牲畜者，务须照例纳税，不得再有偷漏，致干重究外，至大法国传教，凡有修堂、设屋之地，概不应收纳大、小租一节，查同知厅现无部颁定章，合约势难遽行，希请该司铎于何年从颁发定此修堂设屋之地，不准纳租之合约，或有何凭，一并查出见复，以便照办。等因去讫。旋据该教堂司铎剳开，接准理事厅覆文内，据牲畜纳税，房基纳租一案，除前文减繁不叙外，请贵司铎于何年从部颁发定此修堂设屋之地不准纳大，小官租之合约，有何凭据，一并查出见覆，以便照办，实为公便，等因准此。本司铎入境，各处均有明文，何应追凭逼据，况而形同木偶，免强多事，屡次将本司铎此等邀视，实属不晓事体，胆敢勒租徵税追逼何凭，现有将军衙门任凭自行申请再为照办可也。等因前来。卑职详查，该司铎讷依而然先以名片公文提要该教之民，呈称该教民如不纳税，该司铎自有责民之法等语，是以卑职示以大方，敦睦两国之好，因而漏税之情，未加深求，当即将该教民开释，令其照章交纳。后该教民诡计多端，藉词回归，次日似仍然抗不交税，而该司铎恃主教之势，不令纳税，反用扎文申斥，并加一切要挟，殊属形同鬼蜮出没无常。该司铎明知同知厅衙署原存条约卷宗已竟被焚，恃其无凭，而巧饰之情，亦可概见。且卑职系地方之官，该教自称司铎敢用札饬，殊非道理。若任其肆意横行，第恐日久，犬豕之性得步幸步，不识中华规法，同知理论，即已蚕食渔利，复欲虎视官长，其志无厌，将不知何所底止。兹卑职暗访巴彦苏苏居民内，该教之人原属无多，近来城村归化者，良民约有五、六十户，占据街基，以宰牛、屠猪之辈有之。如教民刘士清，现开牛店，以宰牛、马、驴、猪、羊卖肉为生，去岁该店仍有

纳税之案，本年从未纳税，未知居心。但苏城居民纷繁，若任其教民不租不税，不惟于事藉口而难免异说，俱各逡巡观望，国课将以何项交纳！卑职时下难以折众，若向该教主再加开导，虑恐不但遵犹，惧别生枝节。再查该教修堂之区，原系民人韩振清承领地基，于同治十二年间转卖与天玉堂。自修堂后，改称天竺堂之地，声言不纳地基之租，该所亦未取收。至牛、马、骡、驴、牲畜，事关税课正项，安敢缄默。合无仰恳将军衙门明鉴，所有此项教民设堂之地，应否徵收大、小租赋及卖牲畜可否交纳税课之处，卑职不敢专擅，且无底案，理合呈请将军衙门明定章程，或有部颁合约一并指示，以便遵循办理，不致狡执，俾遇事有所秉承，则戴恩赐实无即矣。谨将原禟贰分，一并呈送备核，为此呈报将军衙门鉴夺施行。须至呈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齐齐哈尔副都统托克湍为严密防堵败窜“金匪”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元年八月十七日

总统黑龙江官兵，齐齐哈尔副都统托，为具由飞速咨报事。八月十五日，准三姓副都统衙门咨开，兹查前经出派马队，在莲

花泡地方与呼兰败匪孔光才，并塔城败匪等打仗获胜，杀贼百余名及败匪西窜一股，往上江罗拉密地方窜去，当饬骁骑校富青带队跟追，并东窜一股败匪三十余名向东山窜奔，札饬协领德凌阿带队往山里寻探兜击，各等情。于八月初五日，飞报在案。兹于初九日，又据西追去之骁骑校富青报称，带兵不分星夜，于初三日追至大沟，尔吉力，傍头泡一带，该路山路崎岖，树木稠密，马队难行，当经部队步追，不及，以致该匪乘夜逃奔玛彦河西，职等带队于初四日，追至玛彦河岸，该匪业经渡河奔南天门阳川乡约王富家住歇；该处有捕盗官兵受伤，被贼抢去枪械、马匹；火药，该匪复聚百余名，扑奔统子沟，九千五地方去讫。当因乏粮，难再进追，随即带兵由沿江旋回，一路巡捕，至尔吉力深林内，搜出匿匪五名，讯系颗匪，被追甚紧，落后潜藏等语，当即枪毙等情，呈报前来。同日，又据乌斯珲合屯居人报呈：探得逆首孔光才，带领伙匪四十二名，内有乘马者三十九名，步匪三名，于本月初五日由小迎门右折回至胡什哈达屯住宿；初五日在是屯抢马七匹，驼载吃粮，由彼起程；逃跑马，步贼三名，孔光才带领余匪，全奔东山锅弓幽经径，转赴下江去讫。等情先后呈报前来。据此唯查，饬追西东窜匪，前经先行飞报在案；此次据报，东窜奔山之匪内，有孔光才系属匪目，一日不除，尤恐复聚。当饬协领春凌分拨所部马队驰往东山锅弓一带，务将孔光才股匪，无论窜抵何处，星速追击剿灭，勿使得脱；并饬前派东路缉匪之协领德凌阿，带兵就近迎头截击，仍将东山金场偷挖之辈，周为搜剿，究有若干并如何驱剿兼施情形，于驱净之后，逐一呈报前来，一凭核咨。倘觉兵单，速请添兵前往，切勿概指为寇，纵兵肆虐，致激变盗。合将现在分饬追击搜剿各情形，相应备文，飞行咨报将军衙门查核外，并咨会统带黑龙江官兵、齐齐哈尔副都统托克湍查照可也。等因前来。详核：姓城骁骑校富

青，追剿贼匪百余名，扑奔统子沟九干五地方，此股贼匪，已被吉省佐领金福等打败四散；惟逆首孔光才带领伙匪四十二名，奔窜东山锅弓幽经径，转赴下江去讫，现经该处协领春凌等追击甚严，难免不彼拿此窜之虞，自应严密堵御，一面严饬派出各路陬要、渡口防守官兵不时防堵，实力哨探，倘有形迹可疑者，即行拿获，盘诘明确，按法究办，断不准稍涉疎懈，致滋潜越。等因严饬去讫。合将准咨严防缘由，理合备文咨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左司为法国教士声言明年设立天主大堂，劝教学道等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元年八月廿日

左司案呈，为咨报事。于本年七月十九日准将军衙门咨开，承办处案呈。本年七月初七日，准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咨开，据署左翼协领事务佐领博庆额呈，据正兰旗佐领英林呈称，据海沟屯委嘎善达成元报称：现在身所管之屯，有早年随入天主教之苏拉满洲赵八海之孙、西丹双喜，家中有法国人何兰到此居住；而双喜复又修盖房屋、设立子女学馆，又由巴彦苏苏过来外国人鄂姓

来往，与何兰勾通私结，其情难测。等情呈报到旗。职堂即饬派领催常林往查，去后，旋据领催常林呈称：窃领催奉派驰赴本属海沟屯西丹双喜家查验，现有法国教主何兰在彼居住盖房，设立教馆，随教之子女念经属实。讯据双喜声称，伊系祖辈奉传入教，而今我之教主何兰来此设馆传教，分所应为。不应该旗管禁。等情呈报前来。据此详核何兰等，乃系外国人，入境本干禁例，况又盖房设教，意欲以居之计，虽系双喜先辈随教，不受本管之辖，而又勾窜外国人入境，混居难测，似于屯居旗民众积愤怒，关系非轻。若不先期报明惩办，尤恐将来遗患，于地面大有关碍。等情。当即呈蒙司谕，饬将该西丹双喜传拘，送署开导，欲其悔过自新。旋据传差去之正兰旗甲兵存发回称；奉派驰抵双喜家，见伊门首立有黑，红棍二条，当即传令双喜随同来署，彼经伊教主；何兰勃然大怒，横阻喝令，欲将存发用棍打出，幸有在旁求免。而何兰声言：传谕你衙门，嗣后凡系有传唤我教之人情事，必须预先妥备公馆，执持印文凭据来请；我教主何兰亲临面议，不许你们擅传奉教之人。不谓惟不遵传唤，返反要肇起衅端。存发见其实系凶顽，未敢分辩，是以据实回明。等情声报前来。据此，本衙门复核无异。

详查，近来每遇外国人，或赴江北巴彦苏苏，或折回长春厅，凡由本属经过，均已遵文饬属护送出境，从未停留，亦无交涉事件之处，届期咨报在案。第以阿勒楚喀系我朝根本重地，凡属旗仆俱以骑射国语为先，向无随入外教，以乱纲常。现据查出由京旗拨来正兰旗西丹双喜私自创立天主外教，胆敢擅为容留教主何兰等在旗屯修馆设教，来往私结莫测，倘引诱良家子女纷投学馆，以致干犯众怒，群起环攻，殊属大干国典。倘不现时严禁，任其咨意习结外国人，不惟与阿地旗民风化有碍，且恐此地旗民共相积怒成愤，势如酿成巨祸，不惟于地面大有不利，即于教主何

兰等亦关系不浅。是以伤经该旗遣差往传，双喜抗不遵传，而伊家竟有私立黑、红木棍，反欲辱殴官差，幸被劝免，复有指授多不法言词，实属悖逆已极。回忆前奉私约各条公文内，有云不准衅自我开等语，捧读之下不胜感佩，惟我朝放置外国之中，明寓怀柔远之人人之意。乃西丹双喜孤立邪途，擅修教馆，名为旗丁，而每逢公务差遣，辄敢倚仗教主，抗官喝吏，不服该管约束，藐视王章，以致激出公愤，众不能容。一旦败露，必致衅自我开，大有关于风化。将西丹双喜传讯开导，诱其天良，而双喜以旗仆苗裔执迷不悟，将双喜可否以左道惑众，藉邪教名色藐法抗官例，从重办理，以正风化而顺与情之处，本衙门原为弹压地面，整顿旗仆志向起见，应即咨请示覆遵办。等情据此，合备文飞速咨报将军衙门查核。希即速为示覆遵办可也。等因前来。查核和约第十条，内载大法国人按照第六款至通商各口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学房各项，地方官会同领事官酌议；又第六款并任法国传教士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又第八款内载，驻劄中国大法国官员，如给执照，惟不准前往暂有匪徒各省分。又，英国和约第九款内载，江宁等处有贼处所，俟城池克复之后，再行给照。各等语。第吉林属境，比年来盗贼出没靡常，戎马交驰，去岁突窜塔城，今岁又将阿属接壤之江省巴彦苏苏营房拐掠，劫牢犯狱，旋抢阿属崇左水库站马匹，虽经官军即时剿洗，仍恐未烬余氛，不免复燃，而搜捕官兵难以驻足。今法国教主欲在阿城设堂立教，倘遇冠至，猝难护卫，有伤和好之谊。且查阿属边隅蕞尔，驻防旗人性情鲁莽，究非内省通商各口可比，又非商贾辐辏之区，若任其肆行无忌，难免效尤成风，诚与旗仆民莫大有关系。核与不准前往暂有匪徒省分条约相背，相应咨覆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查照，迅速拣派明敏晓事之员，前往该处面见法士，将地方民情粗悍情形，婉婉言开导，逐一剖辩，虽系条约内载

准传教建堂、立学，各前因揔是指为通商各口而言，实非专指不准通商各省而言。然又载有土匪省分不准前往，务须相机劝导，令其迁移，尤不可肇起衅端，是为切要。至西丹双喜，即以传旗教演枪箭，备挑早缺当差等因，传其到署，严加管束，申明大义启其愚蒙，断不可执迷不悟，自干罪孽，仍将办理情形，随特时咨报，以凭核办，并将阿勒楚喀副都统咨报法国教士何兰在旗丁双喜家建房设教并咨令派员按约劝其迁移各缘由先行据情呈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谨请查核。等情。据此据俱合飞咨贵副都统衙门查照可也。等因前来。

准此，当即拣派托名协领花领英林、花翎骁骑校亮水、站务笔帖式明春等，前往西丹双喜家，遵照省文，指饬向该法国教士何兰善言劝导，揔期元协为善，等因去后，旋据该员等回称；窃职等于本月初三日，奉派前往正兰旗海沟屯于早年间由京随入天主教之苏拉满洲赵八海之孙西丹双喜家，面见法国教士何兰，将地方民情粗悍情形，并省文指饬条约各事理，相机婉言开导；据法国教士何兰答称，伊奉法国执照，到处建堂、立学，以传教道而传礼义，并非私行来此占居，现有吉林将军衙门照覆并法国执照可据。职等当即验看属实，职等以此地荒乱、民情粗悍、不可久居再四设法开导，劝令迁移，免伤两国和气；而何兰坚执不悟，并声言明年在彼设立天主大堂、劝教学道。职等实系碍难，擅逐恐起衅端。据此，合将该教士执持本省承办处照覆及法国执照照录各一分，粘连禀尾，并开导情形，理合禀请大人阁下核夺施行。等因呈禀前来。

本副都统仍恐不周，复经派员再四向该教士婉言慰谕，示以地方现当不宁，暂请免驻。等因。仍据该差员旋报：该教士何兰，坚以持有执照、文凭为辞，执不允从，实系难于兴言。等因。据此，查该教士何兰竟以执有照约为凭，并不权从劝谕，诚有无

可如何之处，理合将该教士所持本省承办处照覆并法国发给执照各一分照录文尾，备文声明，咨请将军衙门查核示遵可也。

右咨将军衙门

笔帖式常顺写

值班章京双禄对

（选自《阿勒楚喀衙门档》）

阿勒楚喀、拉林等处副都统觉罗崇实为剿捕败"匪"并将"贼首"王怀有供词照录咨会江省副都统托克湍文

光绪元年八月二十四日

阿勒楚喀、拉林等处副都统、奖赏花翎随带加二级、纪录十一次觉罗崇实为咨会事。左司案呈，本年八月二十日准将军衙门咨开，兵司案呈除全文省不繁不叙外，兹查前由姓界窜扰阿属色勒伏特库站苇子沟集镇、由山路三清宫窜扰拉林东八家子，旋被省委营总金福、吉升阿带队会合喀城官兵于初八日午后，跟踪追至七个顶子地方，将贼匪击败，大获全胜，夺获枪马、器械、车辆、旗帜，生擒盗匪顾连臣、张禄、林悦禄、谢泳详、金成五名；并据本城派出各山路防堵官兵先后报获败匪王怀有、周德、富成得、杜金发、刘中逢、张田福、黄凉、蔡得清、王泳、赵果玉、闰好有、董才、张保才、李清山、刘顺、贼探季得春、季（李）汶来、季（李）

发、石沅等二十五犯内，除王怀有一犯，讯系贼首，暂请固禁、听候指斥，其余二十四犯，于讯供后，随时就地正法，以资镇摄地方之处，于本月十四日咨报将军衙门去后，于二十日奉文著准就地正法，余匪严饬捕盗官兵上紧严缉。等因前来。遵此除严剳东山防堵各路缉匪官兵等一体实力搜缉败匪、勿留余孽外，于八月二十一日，拣派右司掌关防佐领承惠、左司行走佐领讷依绷阿，统带马、步队防御门中，余骁骑校成贵，带领马队官兵，监提匪犯王怀有、验系正身，绑赴市曹，就地正法，枭首悬杆示众。合将正法月、日、监刑衔名，拟合备文，飞速咨报将军衙门查核外，复据各路防堵官兵，续文搜获此案败匪巩澱才、邵克得、姜悦有、湛有、李文化、饶希武等六犯，起获鞍马、零赃送署前来。当即提犯，该犯等供与前已正法贼首王怀有等供同无异。除备文咨请本省就地正法，严剳南天门等处防堵去之记名副都统骁骑校关德、云骑尉成群等，督带兵勇拣要防堵常川侦探情形不时呈报备核之处外，合将贼首王怀有供情照录粘单备文咨会贵江省督带官兵副都统托克湍查核可也。须至咨会者。

右咨会江省副都统托克湍光绪元年八月二十四日

据白旗队头目王怀有供：年二十八岁，是吉林厅民，父母早故，并没弟兄、妻室。又据红旗队头目林悦碌（供）：年三十二岁，是宁古塔民，别无亲人。又据问供：情因于同治十一、二年间，小的们先后到了三姓东山桦皮沟、太平沟等处金场，各带金夫挖金。小的们以后都是挖金头目，各领数股挖。金，经小的们收存，一月分劈一次。因此合头目孔光才、李纯、闰肇任、尹十洛五白成详、刘幅、刘太和、李得春们认识，结文相契所有两沟挖金。今年三月里，先听说厂城官兵搜山、全（金）夫有陆续外逃时，经三姓官兵先去把住山口，将金夫[illegible]搜

拿甚是苛薄，不能妥（安）稳。挖金各股头目王成举、孔光才、李详、阎照任、白成详合小的们各股头目均不敢逃散；刘幅、杨幅、刘升、王成英、刘太和们，全都不（大）忿，把两股金夫邀聚一处，王成举们商说：现有官兵扎住山口，不容出入，又不能逃命，咱们莫若乘此官兵无多，会合各沟金夫，打出山去，先到塔城抢些马匹、器械，先攻塔城、攻三姓，好报连年杀害众人之仇。大家愿意，遂推举孔光才、阎照任、季（李）春们为总头目。小的合季（李）得春、林悦禄带队打仗头目定议：各金场头目先行各带本沟金夫打出山口、往佐近集镇抢夺枪械马匹、多裹人夫，然后合队攻城；孔光才、阎照任、尹十洛五们，带领数百队西窜巴彦苏苏抢夺站马。后，李春、王成举、白成详、小的王怀有、林悦禄同李详、杨幅、刘幅、刘升、王成英、刘太和、李得春们，带领各股伙匪，分作十队，出山抢夺马匹、器械，共有马步队四五百余人，分持枪械，由山路前往东南路奔攻塔城。于七月十八日，至塔城东与官兵接仗二次，被塔城官兵将我们打败，由山路回逃至三姓万鹿沟，见孔广才们逃回，带领各沟金夫，现在那里聚会千余人，都不挖金，到处抢夺。我们会遇，又合在一处向三姓官兵打仗，仍是马匹、器械不足，又无铅丸、火药。王成举合小的们大众商说：先拨各队出山，四外寻枪马匹、器械，多裹人口、火药等项，回齐再攻三姓城报仇、挖金太平。大众愿意。李春、阎照任、白成详令小的王怀有、林悦禄分为一股，就置造红、白、蓝旗三杆，分为三队，每队约有人五六十名。小的王怀有领白旗队催后，林悦禄领红旗队在前，李发、头目李春、阎照任、白成详领蓝旗带领。获案的李得春并白洛屋、刘升、刘幅、刘太和们前后督队。这前后获案的李汶来、顾臣、王泳、刘中奎、张田幅、黄亮等六人，是小的王怀有白旗队内伙匪；这蔡得青、金成、赵果鱼、杜金发、徐广发、传（傅）

常得、周得、阎好有、董才、张保才等十犯，是小的林悦禄红旗队内伙匪；李发、石沅、张禄、谢泳详、李青山、刘顺等六犯是蓝黄旗队内伙匪；前已拿获探子李得春，是蓝旗队催队头目。我们这一股，马、步队一百六七十人，分持枪棒等械，商酌先赴阿界寻抢，由三姓出山，探准三姓乌斯浑有官兵，我们连夜扑到官兵寓所，把官兵打败，得些枪炮、火药、军械、鞍马。于七月二十九日，小的们带队过了三姓小江；八月初二日夜，过了蚂蚁河西。我们大队将南天门、甬子沟那两处官兵打败，那官兵亦有受伤打死的。小的们抢夺马匹、器械，沿途裹人。初四日攻进来板站，将那站官马器械及搜抢铺户财物、焚烧房屋、杀人，由此连夜奔走；日将出时到苇子沟，那街铺户一概搜抢马匹财物。小的们查点伙匪，就有二百余人，均都有了枪马等械，又添做黄旗一杆，作四队。各用红色绸布缠头为号。李春、阎照任当派刘太和、李得春二人变装赴阿城探听动作，小的们遂将抢赃大炮、抬抢火药，用大车两（辆）四辆装载，步队跟护，不晚时由彼起队，顺山路南奔，到陡咀子川里。探子未回，我恐怕阿城官兵追赶，连夜南窜到三清宫二道河出山，西奔拉林，连夜行走，初七日夜，攻进拉林东八家子，将那街铺户枪炮、财物搜抢，将房屋焚烧，杀人。听闻阿城大兵赶来，小的们未敢亭（停）留，就带队向南五常堡东南奔窜。初八日午错（措）时，到乙个顶岭，北望见官兵随后赶来，小们迎向官兵、列开队伍，这官兵们也列开队伍，齐向阎来、枪炮齐发，先将我们左边红蓝旗、右边黄旗队伍打败。小的们人们，被枪放死无杀（数）；小的们抵敌不过，仍（乃）弃大旗，刚要撤队逃走，不意官兵都闯入队、四面追杀。官兵把林悦禄合顾连臣、张禄、金成、谢泳详捉获。小的王怀有害怕，逃入山林、改变衣服、抛弃枪械隐匿，不意又被海沟口防堵官兵遇，将小的合伙匪刘中奎、张田福、黄凉拿获，连骑马一并送案的。

令（今）蒙审讯，不敢谎供是实。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呼兰河城守尉集拉明阿为呼兰地区开垦地亩数目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元年闰八月初七日

呼兰河城守尉集拉明阿为声明恳恩事。左司案呈，准委员主事成山移咨内开：共查出私垦新、陈地亩一万八千九百五十余晌，内有河西熟地二千四百五十余晌、河东熟地二千二百六十余晌。等因移咨前来。职当即向主事商酌，惟河西、河东两项四千七百二十余晌熟地，均系旗营。官屯人等毫无过度之家，实属不能耕种，故此将其熟地租与民人耕种，赖租度日，若将其熟地归公，尔等致必饥毙等情，会衔恳恩可否？据主事回云：不知此处情形，碍难联衔。是以职单衔具文，恳请将军格外恩慈，将河西河东熟地量为拨赏旗营官屯人等，稍微糊口之资。职愚昧之见，可否之处，仰祈将军衙门裁夺。谨此呈请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户司为街市银行银价移黑龙江等城文

光绪元年九月初三日

将军衙门户司为移付知照事。查省城自九月初一日起，街市银，得每两易换京钱三吊六百文。为此移付贵司、衙门、厅知照可也。须至移付者。九月初三日。

右移黑龙江副都统衙门户司、璧尔根副都统衙门户司、呼兰理事厅、呼兰城守尉、总办开垦局。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官兵合力剿捕“金匪”事札署呼兰城守尉成庆等文

光绪元年九月初十日（发文）

将军衙门为飞饬钦遵照办事。兵司案呈，本年九月初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元年八月二十日奉上谕：穆图善等奏，官

军截剿窜匪获胜暨马队请俟休息再行调遣，并请饬吉林、黑龙江官兵穷追窜匪，济兵前往阿勒楚喀会剿各折片，览奏均悉。三姓地方突有窜来马贼二百余名，分扰宁古塔属之桦树林子、城子等处，经官军先后在铁领河、七河屯及锅盔顶子地方迎击，获胜。惟余匪逃逸尚多，前次败逃黑山之贼，仍恐四出纷窜。而东山金匪复有十余万众之多；三姓乌斯珲地方亦聚集贼匪四、五百名，有扑犯阿勒楚喀之信。此次败残窜匪如再勾结为患，其势又复蔓延。著穆图善、西蒙克什克严饬各路官兵勤加侦探，合力剿捕，务期就地歼除，毋令再有逃窜。……

右札仰呼兰署城守尉成庆、巴彦苏委协领那斯珲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刑司为将盗卖官荒之巴克唐阿交旗严加管束等事移户司文

光绪元年九月十六日

刑司为移付事。前准户司移据那忠江省控呼兰闲散、蓝翎巴克唐阿霸卖地亩一案，除应断给那忠江等归公纳租地亩，已饬委员托什纳等就近拨丈外，讯据巴克唐阿供称：自咸丰九年起，前后统计盗卖官荒三千四百一十晌，私收押契钱四千零一十五吊，俱已花费。所卖荒段，均蒙委员查勘，已经全数归公。所有使过

押契钱项，无力全数完交。等供。惟恐巴克唐阿原旗另有寄顿银钱情事，当即一面监追，一面饬查。去后，旋据该署尉详据（报）：署佐领海隆阿，眼（跟）同该族长将巴克唐阿宅园、房舍及牲畜、器具查明呈递外，访查实无在外寄顿银钱情弊，当将巴克唐阿一切产业封贮看守，呈请鉴核。等因前来。查前由巴克唐阿名下追出京钱四百吊，当即移交户司在案。兹复由巴克唐阿名下追出京钱二百吊，其余据供实系无力完交。等供。详核此案：巴克唐阿盗卖官荒三千余晌、私收押契钱四千余吊，实属不法。本应按例问拟，姑念巴克唐阿右腿业已残疾，应请从宽免其治罪。其不能交之私收押租钱项，亦应免追。即行饬驿递交呼兰署尉，饬旗严加管束，不准再生事端。至巴克唐阿之房产，仍交本人承领，毋庸折变，免致失所。等情。除札饬署呼兰城守尉成庆俟将巴克唐阿递到之日即行交旗严加管束，除将现由巴克唐阿名下追出京钱二百吊存司充公外，仍将户司移来原呈口供、地图，一并送回，贵司存案可也。须至移付者。

右移户司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左司为被获"贼首"丛万金伤重身死等事札珲春协领文

光绪元年十月初一日

左司呈为饬知事。于本年九月十九日，准将军衙门咨开，兵

司案呈，于九月初四日，据拉林协领德平阿报称：窃职到任，只闻贼匪肆起，亲身督带马、步队官兵，裹携关防，星驰属界，振摄贼氛，弹压地面。于八月二十七日呈报副都统衙门在案，当即蜜（密）派属民任太元踩访，于二十八日探明回报，著名逆首丛万金，领同贼众，在南河沿三家子柳通内王增家盘踞。下晚时天降大雨，我军不能捕击。于二十九日将天亮时，驰抵该处。柳通深密，小路弯曲，随弃马进剿，分为三队，饬令佐领台斐英阿、云骑尉德克精阿带领马队列西居右，记名佐领德胜、五品蓝翎领催三元带领步队在东居左，职带领文案、笔帖式、贴书、拨什库、果什哈等居中，一齐兜剿。行有四五里，将近障院，该匪等由屋窜出三十余名，均各施放洋枪洋炮，排队抗拒。我军乘机喊号，四面围攻。丛万金独自当先，手持洋炮、洋枪，冲突二十余次。自寅进队，战至辰刻，打毙贼首韩洛疙瘩、臧洛疙瘩二名，并不知姓名贼众二十来名。兵内受伤二名，贼势穷迫，回向入屋，冀隐遮身，不意贼众由门窗之隙向外施放枪炮，官兵只顾奋勇向前攻扑，以致伤兵阵亡一名，我军不能进前。德胜、三元二人，勇敢直前，将障院柴枝折毁燃火，径抵房后，将小窗打坏，使用长矛向里挑扔火把。孰讵屋内洋药口袋燃烘，致逼丛万金等势不能支，复行闯出迎敌。又打毙贼匪王淦、季万泳、孙振、董肖海、张泳、刘二等六名，将丛万金左腿打伤，并首匪周滨、肖洛疙瘩，伙匪张命椿、李永淦、杨得山、杨振绑、郑可幅、林弃并王增等九名一并拿获。查此股贼众，全数歼除净尽，委无一名潜逃。共查点：打毙贼匪二十六名、马二十八匹，生擒匪首九名。俟解到署时，讯明该犯供词，并查明阵亡官兵旗佐花名及在事出力弁兵，应请奖励，择尤开单，另文详报外，其所获洋枪五杆、马乌子十杆、刀矛三十一杆，一并交署充公备用。获马七匹，可否变价充赏原拿弁兵？理合声明，未敢擅便。是以将职带队踩访贼

匪，打获胜仗，剿击贼首，受伤甚重，不保朝夕，贼已全数歼尽，职拟星夜旋署各缘由，先行备文飞报将军衙门，查核示遵施行。……又于初六日，据该协领呈报，……于初三日辰刻旋署，正拟讯取首逆从万金亲供间，不意该逆因伤甚重毙命之处，一并备文呈报，将军衙门查核可也。

值班章京清恒对，
值班笔帖式永成写。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俄人越界，在额尔古纳河这岸种地事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文

光绪元年十月初九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丰绅、齐齐哈尔副都统头品顶戴哈丰阿巴图鲁托克湍为咨呈事。户、兵司案呈。光绪元年七月二十八日，据黑尔根副都统依克唐阿咨，据本年出派巡边佐领、委协领富英额回报；查有俄人越界，在于额尔固讷河这岸本属地方，种地约有二十余晌。当即会见该处波勒郭米克俄官，按约理论。该俄官答称，我们人越界种地，实属违约，应请将所种之地平毁等语。该委协领因其认错，姑不与校（较）.即带兵将所开地亩一概平毁。俄官复许将越界俄人收回惩办，随向俄官取具嗣后再不越界种地字据一纸，转报前来。查俄人越界种地，本有

不合，既据俄官知其违约认错，请即平毁地亩，且收回俄人，许为惩办，尚属依约近理，除将俄字在查，并令巡边官随时、随处认真查访，毋使重蹈故辙，以致漫无限制外，相应据情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谨请鉴核外，并咨行墨尔根副都统衙门遵照可也。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咨墨尔根副都统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户部为题销齐齐哈尔等处同治十一年分征收牛马税课、房租等项银两事咨黑龙江将军文

光绪元年十月廿七日

户部为题销事。山东司案呈：户科抄出黑龙江将军德英题，齐齐哈尔等处，同治十一年分征收牛马税课、房租等项银两一案，同治十二年八月初二日题，九月十一日奉旨该部察核具奏。钦此钦遵。于本日抄出到部，该臣等查得黑龙江将军德英，将齐齐哈尔等处同治十一年分征收牛马税课、房租等项银两，照例具题前来。谨将核复各款，开列于后：

一、旧管项下，据册开：齐齐哈尔旧管银六千一百五十两九钱六分三厘一毫六丝，呼兰旧管银二百一十两二钱九分二厘八毫，呼伦贝尔旧管银一千一百五十两七钱三厘二毫，呼兰同知旧管银一千二百七十九两五钱二分九厘。查前项旧管银两，核与上年

实存各数均属相符，应毋庸议。

一、新收项下，据册开：齐齐哈尔同治十一年征收牛马当税银一千一百八两一钱九分，房租银一百四十五两二钱，由呼伦贝尔领取银一千一百五十两七钱三厘二毫，由呼兰领取粮折银四百十八两；又领取税银二百十一两二钱九分二厘八毫，由呼兰同知领取税银一千二百七十九两五钱二分九厘，黑龙江征收牛马当税银一百六十六两八分，由同治十一年扣存六分平余银内移拨银一百八十五两二钱五分一厘四毫八丝。墨尔根征收牛马当税银一百二十二两九钱二分，由同治十一年扣存六分平余银内移拨银一百七十二两四钱九分二厘三毫四丝二忽四微。呼兰征收牛马当税银八十八两四钱四分，鱼网税银二百二十两。呼伦贝尔征收牛马税银二千三百两六钱四厘。呼兰同知征收牛马当税银三百五十二两八钱二分二厘，烟酒等税银二千二百二十四两一钱六分八厘。查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军机大臣议复前任黑龙江将军绰尔多奏：呼伦贝尔地方买卖牲畜，请照齐齐哈尔一体收税，所收税银以充公用。前据该将军题报，同治九、十等年，征收各税银数均属短少，当令该将军遵照即将短征之数迅速赔补足数。专案报部，查核在案。应令黑龙江将军即将同治九、十两年并此次造报十一年分短征各税银两，迅速赔补足额，一并造具细册，仍加具切实印结，专案送部，以凭查核，毋任再延。

一、开除项下，据册开：给过齐齐哈尔副都统衙门同治十一年纸硃笔墨并祭祀等项共银一千八百五十二两四钱六分六厘四毫八丝六忽，又给过孤寡口粮银一千八百四十四两三钱二分，共银三千六百九十六两七钱八分六厘四毫八丝六忽。内除动用税银二千六十一两七分原系制钱毋（毋）庸折扣外，其余银一千六百三十五两七钱一分六厘四毫八丝六忽，照章每两按八钱六钱扣除撙节银四百一两一钱四分三厘二毫九丝七忽二微，计折实银一千二

百三十四两五钱七分三厘一毫八丝八忽八微。又给过黑龙江副都统衙门纸硃笔墨并祭祀等项共银三百九十七两六钱四分四厘三毫五丝。内除动用税银一百六十六两八分原系制钱毋（毋）庸折扣外，其余银二百三十一两五钱六分四厘三毫五丝，照章每两按八钱扣除撙节银四十六两三钱一分二厘八毫七丝，计折实银一百八十五两二钱五分一厘四毫八丝。又给过墨尔根副都统衙门纸硃笔墨并祭祀等项共银三百三十八两五钱三分五厘四毫二丝八忽。内除动用税银一百二十二两九钱二分原系制钱毋（毋）庸折扣外，其余银二百十五两六钱一分五厘四毫二丝八忽，每两按八钱扣除撙节银四十三两一钱二分三厘八丝五忽六微，计折实银一百七十二两四钱九分二厘三毫四丝二忽四微。又，呼兰城守尉衙门移拨齐齐哈尔银二百十一两二钱九分二厘八毫。又给过纸硃笔墨并祭祀等项共银一百二两八钱二分四厘，内除动用税银八十八两四钱四分原系制钱毋庸折扣外，其余银十四两三钱八分四厘，每两按八钱扣除撙节银二两八钱七分六厘八毫，计折实银十一两五钱七厘二毫。又，呼伦贝尔总管衙门移拨齐齐哈尔银一千一百五十两七钱三厘二毫，又给过纸硃笔墨并祭祀等项共银一千一百二十九两五钱六分六厘，又给过孤寡口粮银二百九十七两六钱一分，共银一千四百二十七两一钱七分六厘，每两按八钱扣除撙节银二百八十五两四钱三分五厘二毫，计折实银一千一百四十一两七钱四分八毫。又呼兰同知衙门移拨齐齐哈尔银一千二百七十九两五钱二分九厘，又给过纸硃笔墨并祭祀等项共银九百八十四两七钱八分二厘，原系收税制钱，毋庸折扣。等语。查：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兰、呼伦贝尔等处衙门，一切公务，所需银两，先于咸丰四年闰七月，经臣部议复黑龙江将军宗室奕格奏，该省应放兵饷、廉俸、杂项银两，每两改放制钱二串。又，咸丰七年正月户部具奏，东三省银价低落，请将应放兵饷杂支银两，每两

改放制钱二串者折银八钱；一串五百文者，折银六钱。行知在案。今据黑龙江将军题报，给过齐齐哈尔等处各衙门纸张笔墨并祭祀以及孤寡口粮，移拨各项共银九千五百八十九两二钱七分三厘二毫六丝四忽；内除撙节银七百七十八两八钱九分一厘二毫五丝二忽八微，计实用银八千八百十两三钱八分二厘一丝一忽二微。臣部按册核算，应支各数均属相符，应准开销。至呼兰、呼伦贝尔并呼兰同知等衙门移拨齐齐哈尔共银二千六百四十一两五钱二分五厘，已据各该处造入本案新收项下，应毋庸议。

一、实存项下，据册开：齐齐哈尔实存银七千一百六十八两二钱三分四厘九毫七丝一忽二微，呼兰实存银二百八两四钱九分二厘八毫，呼伦贝尔实存银一千一百五十八两八钱六分三厘二毫，呼兰同知实存银一千五百九十二两二钱八厘。查前项实存共银一万零一百二十七两七钱九分八厘九毫七丝一忽二微。

钦差刑部侍郎瑚素通阿议奏：齐齐哈尔地方征收牛马税课，原无定额，每年造报总以五百数十两为率，查其实收之数约有千两，除报银五百三十两外，其余银四百余两，向系作为该处因公不能开销各项帮贴之用。嗣后，该处牛马税课，令其尽收、尽解。凡因公动用各项，准其一体报销。等因。同治四年三月，准黑龙江将军咨呼兰地方招民开垦，请添设牛马、烟酒、杂税，复经臣部核准。等因各在案。今据黑龙江将军德英题报册开：齐齐哈尔等处同治十一年分征收牛马等项税课，并由呼伦贝尔、呼兰领取，以及由扣存六分平余移拨，共银一万一百四十五两六钱九分二厘八毫二丝二忽四微。臣部按：该将军册造、核算、新收各项数目均属相符。至呼兰同知衙门征收牛马、当商、烟酒等税银二千五百七十六两九钱九分，臣部查：与同治八年征收之数，计短征银二千一百余两，难保无征多报少情弊。再查应令该将军一并造入下年报销案内题报查核，等因。同治十三年九

月二十九日题。十月初一日奉旨依议。钦此。相应行文黑龙江将军遵照可也。须至咨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查明地亩事札局员那斯珲文

光绪元年十月廿八日

将军衙门为严札查明呈报事。户司案呈，查同治九年分出放荒地九千七百三十九晌三亩七分，本年届限清丈。据报已丈过地九千一百六十余晌，仍剩未丈地五百七十余晌外，丈出浮多熟地二千五百七十余晌。本年应行丈拨夹荒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三晌九亩内，据报已丈过地二千余晌等情。计本年出派巴彦苏苏两起委员，每起应勘之地不过一万三四十晌。核：自三月起以至于今，已逾七个月之久，两起已丈过地不足一万五六百晌，尚有届限之地多未勘丈，何以征租！该委员等，不但未能依限竣事，且按该局员节次转据丈地委员呈报所勘地数，细核起止日期，诸多歧舛未符，实属草率，更不足以资斟核。将此严饬局员那斯珲，查明该两起已丈、未丈各项地亩及起止日期，逐一分晰开单，迅急一面呈报，一面转催该丈地委员等，务须趁时极力勘竣，并将所有札交争控地亩各案，上紧丈明，遵照前札一一禀复。勿得迟滞玩误，有干究劾，是为至要。等因呈请札行前来，据此合应札饬。札到，该局员那斯珲遵照可也。须至札者。

右札局员那斯珲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左司为严禁不肖外贩米面等事札覆委营总关泰文

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左司呈为札覆遵照事。适据委营总关泰报称，窃查东北一带各村屯农户，拉运油酒米面以及锹镐等货物，竟由铁岭河、磨刀石等处经过，络绎不绝并携带获身鸟枪，明称攻（供）济东山各营食用，暗往太平、桦皮等金厂消（销）售，希图渔利，各瞻身家，直似断垅，殊堪痛恨。并据有孙百万探报，太平、桦皮等沟，现有匪首孔广才、米金亮、赵明海、康洛屋等逆，在彼麇聚多人，偷挖金沙等情。兹值隆冬，江河封固，四无阻止，宵小最易窃发。该运户枪马倘有被劫，俾逆党生添羽翼爪牙，复结为患。无如该运户只图目前之渔利，一（不）顾日后之大局矣。若不预为斟酌，犹恐将来致遭茹荼之苦。是以请饬中外各卡，详细查验放行。职系遇（愚）昧之见，不敢壅于上闻。是否允行之处，理合具情呈报。大司案下鉴核可也。等情呈报前来。当即回奉宪谕，著将委营总关泰等所部官兵，撤回铁岭河一带驻扎，严防盗贼声息，遇不肖农户，私行往外运饭（贩）米、面、锹、镐等弊，著该营总严加查拿解送查核惩办勿稍循隐。等谕遵此，相应札覆委营总关泰，遵照文内事理，妥为查办可也。须至札者。

值班章京清恒对，
值班笔帖式阿礼翰写。

（选自《宁古塔将军衙门档》）

盛京、吉林将军衙门为五城官军假猎捕“贼”、山场肃清、叩请汇保数员事奏折

光绪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盛京、吉林将军衙门奏为假猎捕贼，山场一律肃清，凯撤归伍，恭折附驿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黑龙江省东南九百余里，呼兰厅所属之巴彦苏苏、密迩吉省三姓金厂等处，该厅迤北一百八十余里北团林子地方，为入黑山门户；黑山之东，又有青山，两山毗连，绵亘五六百里，深而且险，向为松花江南击败贼匪之逋逃薮。本年五月间，三姓等处逸贼窜扰呼兰万境，刻即商令副都统奴才托督兵截剿，在北团林子等处先后擒毙数十名，仍虑山内蓄有伙莽，而夏秋丛林密箐，雨潦积（积）泥，人马难行，是以暂缓。八月底，托由营回省密筹一切，当以声张入山，势必闻风远扬，拟假冬初围猎出其不意为穷搜计，先于九月间奏闻在案。嗣咨令署黑龙江副都统倭和，就近在该处围猎以符旧章；当调布特哈官兵及熟悉山径之精悍鄂伦春牲丁四百余员名，呼伦贝尔、墨尔根、呼兰河、齐齐哈尔等城官

兵共千余名。托督带省兵于十月十六日启行。兹于十一月十三、十五等日，先后由营来咨。据称：沿途择蔓草幽旷之地节，演猎官兵，杀牲尚属得手；骑射技艺亦俱娴熟。即以所获牲只，分别犒赏。其枪箭稍懈者，当场青（责）斥，以示劝惩，仍分路疾行。十月二十三、四等日，齐集巴彦苏苏。惟时署吉林将军穆，先由接壤之阿勒楚喀、三姓等城，派兵出探，预备迎击。二十六日，托等驰北抵团林子驻扎，此间距黑山中腰八十余里。二十七日拔营进队。以省城等处官兵留守山口，严防南窜；托督带官兵四百余员名，由东北绕入黑山之南；副都统衔协领那逊达赉分带官兵四百余员名，由西北绕入黑山之东，至青山界。托督兵复由东南路左旋查搜而出，那逊达赉带兵复由东北路右旋查搜而出，仍于北团林子收队。计：自十月二十七日进山，至十一月初八日出山，往还搜捕共杀毙拒捕悍贼四十余名，焚毁贼巢三十余处，生擒贼首周福等三十余名。供称：原籍直隶山东等省，令（今）年五月间，随盗首孔广才窜扰巴彦苏苏，被官兵打败，奔藏黑山，因闻（闻）松花江南北两岸防兵甚多，暂在山内架木为屋，苟图生活，万不料官兵到此等语。查该匪窝棚，并无牛具农器，只有肉干、米粮、刀矛等物，确是前咨逸盗，并历年积（积）匪，讯明后均即就地正法。又捉获被掳男女十余名，带出遣归。此托缕陈在山捕贼之实在情形也。

奴才复核托随咨绘具黑、青两山图说，峭峰巨壑，古木纷披，实为人迹罕到之区；而其中，素产熊、虎、麅、鹿等物，嗜利者相率偷处，贼来供其居食，贪其赃物，更恃有巢穴与贼结伙，在山则为窝主，出山则为巨盗，此拿彼窜，出没靡常。经此次痛搜后，山场肃清，既无豢贼之人，贼亦自不敢入。即已剳饬呼兰厅营，严禁游民入山潜住；并剴切晓谕附近居民，以后不时派兵查拿，有拒捕者格杀勿论。总期断其党与（羽）拔其根株，至正当

冬月，官兵履冰冒雪，越岭渡沟，马亦概不能骑，日则裹粮充饥，夜则倚树煨火，手脚冻裂，若（苦）楚十分，而卒能踊跃用命，迅速藏（蒇）事，尚属著有微劳。可否叩恳天恩，准奴才汇保数员名，以示鼓励而昭观感之处，出自高厚鸿施。所有五城官军，假猎捕贼，山场肃清，凯撤归伍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

再，奴才托尚未回省，故未列衔，合并声明。谨奏。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左司为迅速探明“伙匪”孔广才等粮米由何处接济等事札七河等卡伦文

光绪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左司呈为飞札确实探明迅速呈报事。适准将军衙门咨开，准三姓衙门报，据密探姚金升报称；匪首孔广才在太平沟、柳树河子一带，聚有马贼四、五百名，支搭帐房七十余架，分窜肆行抢劫过行驼运米粮驮马。又探得蜂密山子成子后居住浮民刘黑腿子、李三曼子、王老屋等，屡次进沟接济米粮、棉衣，皆系小民眼见最实。奈该匪以致始能得其饱暖而能生患，视其光景，势甚猖狂，仍有从前拒捕之势等情，飞咨转催，即行查明呈报，究系何人接济米粮之处，勿得任意草率一报了事等情，转催前

来。据此，当奉宪谕：此股盗首孔广才，乃系叠次滋事之大逆，现复据伙四、五百名，正值江河封固之际，更自容易举事，即著左司刻即飞札东北各要隘、路口卡官及各嘎山达等，务须不时先行严禁赴山驼运米粮驮马，及速派熟悉山路猎户远出据实密探，刘黑腿子、李三曼子、王老屋三犯，屡次赴山运送米粮、衣服，究系何人接济，系由何处癸（发）运？务令设法探明，刻即先行呈报，以凭转咨外，即致妥为着实添勇，不时朝夕远出侦探，以防夜间偷临境界；著尔等以(一)俟探有贼匪动作，务须刻即呈报，以备分击等谕。遵此合亟飞扎东北乜河、依彻穆楞河、霍珍必拉各卡官及十三屯嘎山达等，务遵宪谕，立即在于所辖，一面严密妥探刘黑腿子等，究系何人接济，该犯现在何处，急行呈报前来，一面派勇妥为远探孔广才，此股□□行井。事关江河封固之际，须要确切探明，断不准率行含混、风闻不实，一报了事。倘有漏探之弊，定将尔等严行责惩，决不怨（恕）宽。切切，特札。

右札：乜河卡伦云骑尉依凌阿，
依彻卡伦云骑尉博齐图，
穆楞河卡伦云骑尉德廉，
霍珍必拉卡伦云骑尉庆林，
东京城屯嘎山达永兴，
二道河子屯嘎山达巴彦布，
新卡伦屯嘎山达宁金亮，
铁岭河屯嘎山达全福，
乜河屯嘎山达色克色恩，
团山子屯嘎山达常春，
密占屯嘎山达春凌德，
南石屯嘎山达七十，

旧街屯嘎山达常喜，
萨尔虎屯嘎山达保寿，
南腰岭子屯嘎山达顺德，
冈无窑沟屯嘎山达业普清额，
唐头沟屯嘎山达吞多等遵此，
值班章京保成对。
值班笔帖式博尔卓浑写。

（选自《宁古塔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查拿私纵挖金人在逃协领德胜事咨黑龙江各处地方文（满文）

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将军衙门咨文黑龙江各处地方：为咨行事。兵司案呈：光绪元年十月十四日，接准钦差署理吉林将军穆图善来文称，为一体查拿事，刑司案呈，光绪元年十月初九日，本衙门题称：为将畏罪脱逃之在职官员，请旨先行革职查拿，恭折伏乞圣鉴事。查得：奴才到任后，于光绪元年七月十八日，接据总带马步官兵、副都统记名、花翎、协领全福呈称：职等遵命率兵往卓齐河地方，尽行催赶淘金人，且又查视山场，有被伐树木数百。据该地方民人崇鲁告称：有驻马范塔卡伦云骑尉德胜，私纵车辆、马驮经卡

进山，并向每辆车勒银三千钱，每驮勒银三百钱等语。全福我于往返途中，巧遇德胜，询此情由，德胜出言不逊，破口大骂等情呈报。又七月十九日，据花翎、协领、云骑尉德胜呈文告发协领全福率兵至卡，私纵淘金人，致胡鲁里、马拉里逃匿。后经暂署将军印务、前任副都统奕艾传召中证人，尚未解审结间，奴才亦召之，然其仍不从，竟然逃匿。查：该在职官，竟因此而逃，实系违法之举，荒唐之极。除将此咨文各处地方查拿外，理应请旨将在逃之云骑尉德胜先行革职，严加查拿。再因德胜有告发全福之举，俟德胜被拿后，再行分别惩处等语具题外，理应咨文贵将军衙门一体查拿等情呈文。将此咨文黑龙江各处地方及代理巴彦苏苏委协领，同知等，严行查拿吉林在逃犯云骑尉德胜等语咨文外，仍咨晓齐齐哈尔左、右二翼协领、水师营总管、管理茂兴、官庄各官等，一体查拿等语呈文。为此咨文。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译者：孟宪振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叩请准销呼兰同知厅被劫银钱事咨户部文

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后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丰、齐齐哈尔等处地

方副都统头品顶戴哈丰阿巴图鲁托，为咨报事。户司案呈，本衙门于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片奏呼兰同知厅库被劫银钱，叩恳天恩，饬部准销，以清充饷抵款等因，附片一件，除俟奉到谕旨再行咨报外，相应先行抄录原片呈请转咨。为此，咨呈大部查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都京户部

附粘原片一件

再，奴才等所辖呼兰厅征收地租钱文，每年分三批解省：烧锅课银，亦按春秋二季解省，同充饷需。其同治十三年分地租课银，前据署呼兰同知、佐领苏楞额报称，除依期征解外，库存京钱四万二百余吊、课银三千二百三十余两。正觅脚力挽运间，五月间，猝有松花江南逸贼窜入厅境，焚毁文武衙署，劫掠库狱，所存银钱，仓卒被掳一空等语。

当查：前次贼扰呼兰，经奴才等将调兵进剿、并库储被劫各情形，随时奏闻在案；嗣查：匪党不过数百人，盘据不过三、两日，劫银虽不能免，而钱为粗重之物，未必尽数劫去，恐有不实，不尽暨吏胥偷运，借口掩饰情弊，即一面严扎已革前署同知苏楞额与接署同知骁骑校托蒙阿彻底根究，并委佐领凌善前赴该处明查暗访，以防隐遁。兹据苏楞额覆呈：当日闻警，即一面封锁库门，派丁看守，一面会营督带兵役，出署堵击，而无城可守，众寡不敌，贼至杀毙库丁，掘门先搜银两；其被裹男妇五、六百人，又有协从老弱为之造饭，喂马数百人。经贼掸掷听取，竟将存钱四万二百余吊，存银三千二百余两，概行失去，委无吏胥偷盗及别项隐遁情弊。与署同知托蒙阿、委员凌善查访大略相同，具结呈覆前来。奴才等覆核，所查尚属实在情形。该厅营均已参革，追赔无力，相应叩恳天恩，饬部准销，以清充饷抵款。除咨户部外，所有呼兰厅库被劫银钱数目，理合附片其陈。伏乞圣鉴，

谨奏。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将呼兰河、巴彦苏苏两处烧锅所征课银造册事咨户部文

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五日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丰、齐齐哈尔等处地方副都统头品顶戴哈丰阿巴图鲁托，为咨报事。

户司案呈：据署呼兰河城守尉巴彦苏苏署同知等报称，各将各属界内开设新旧烧锅遵照向章应征同治十二、十三两年课银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三两三钱三分二厘三毫分晰造册，呈递前来。查呼兰河应征同治十二年分课银一千五百一十六两六钱七分二厘，十三年分课银一千七百九十九两九钱九分四厘四毫；同知厅应征十二年分课银七千一百八十三两三钱三分二厘五毫，十三年分课银六千二百八十三两三钱三分三厘四毫。两处所有开设新旧烧锅、商家甑筒、起止日期、征收银两各数目，合与历报之案相符，应即汇造总册一本呈请咨报外，并将此项课银如数抵充本省官兵俸饷之需。一俟题销俸饷案内再行分年声叙等情，造册呈请核转前来。据此，合将照造清册一本，备文咨送。为此咨呈大部，谨请查核施行。须至咨者。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为造送清册事。谨将呼兰河、巴彦苏苏所有开设新旧烧锅应征同治十二、十三等年课银数目，分晰造具清册，呈送大部，备核施行。须至咨者。

计　开

呼兰河……烧锅小薰共十一家，照章征纳课银三千三百一十六两六钱六分六厘四毫。

巴彦苏苏……，烧锅四十家，照章征纳课银一万三千四百六十六两六钱六分五厘九毫。

以上统计：呼兰河、巴彦苏苏两处，共征收课银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三两三钱三分三厘三毫，容俟抵放俸饷时，再行分年核销、合并声明。须至册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署理呼兰副都统印务成庆为详查濛河旗屯、民界、官荒、私垦各屯陈、新户数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署理呼兰副都统印务、副都统衔、花翎参领成庆，为声明呈报事。

左司案呈：适据驻防巴彦苏苏协领阿奇郭勒呈称，窃查职城由林营分拨濛河迤南，奏准编入旗佐陈户四百九十六户，并前经省

员查明、未经入奏新户九百五十三户，统计一千四百五十六户，并无一定旗界，所有旗屯、民界、官荒、私垦各村屯，均有杂居。此项旗户，惟查陈户旗丁内，有二百余户，向无房产，至有锄青租种人家地亩，在此住一年、在彼住一年者；亦有佣做散工，这屯住一月，那屯住两月者。再，又有因无屯田栖止，携眷返回双城堡等处者。职虽经派员斟查，因该丁等并无一定住所，又无亲族邻佑代报，一时未能查清，故按原册先行入报。窃维苏营，初拨旗户，如不即时清厘户口，将来牵混日久，更难清厘矣。容俟赶紧详查明确，另行造册呈报，以清旗籍而昭核实。今将仅据林营分户口原册，陈、新户口原籍，旗佐部落三代姓名，造具汉字印册各一本，白册各一本，附封呈送宪台衙门鉴核施行。等因前来。查：该营所辖旗丁，均由奉省、堡城等处，自行搬移兰，苏属界租种地亩，后经奏准，编入旗籍充差。今据该营所报，竟无坐落、亦有携眷返回者，并未查清，仅以林营原拨户口缮录册籍详报前来。详查所报，虽属实情，惟事关旗籍，必须查清，方可详省。兹将原册驳回，差该营赶紧派员，按以林营所移册籍，详细斟查，究系现有陈，新户各若干，现无下落之户各若干，据实查明，将现有之户造具细册，声明呈报，以备详省。其实不在兰、苏各界住址者，从实查明，另册呈报，以凭核办。等因。除札饬该协领照办外，兹将该协领所报各户，向无一定居址，一时未能查清，并饬令赶紧查办各缘由，呈请详报前来。据此，亟应呈报，伏请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吉林将军衙门为中俄交涉事札珲春协领文

光绪二年二月十四日

将军衙门为飞札遵办事。承办处案呈，光绪二年二月十二日奉宪谕：嗣后，遇有交涉俄人事件，及俄国来往一切文信，均关重要，务须钉封，由六百里星速驰递，以昭慎密而期迅速。著由承办处通行各城恪遵，毋（勿）得迟误。等谕。遵此，相应呈请札饬珲春协领遵照，慎勿视为具文，稍涉疏泄延缓，致于未便可也。须至札者。

札珲春协领遵此。

（选自《珲春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嗣后折报附驿事咨户部等衙门文

光绪二年三月初三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丰，齐齐哈尔副都统、头品顶戴哈丰阿巴图鲁托，为咨报事。兵户司案呈，照得本衙门于

光绪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恭折具奏，请将黑龙江省嗣后待办折报附驿具陈一折，当经照抄原折，咨报在案，兹于本年三月初一日接到回折，军机大臣奉旨：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前来。相应恭录谕旨，呈请核转，等情。据此，理合备文咨报户、兵部，谨请查核施行；并抄原折，咨行盛京将军兵部，并吉林将军衙门，直隶总督，请烦查照可也。

右咨都京户、兵部、盛京、吉林将军衙门，直隶总督，盛京兵部。

计粘单一纸

奏为边疆专弁折报既乏经费、兼多迟延，拟请附驿具陈，以节饷需而纾兵力恭折奏祈圣鉴事。窃查黑龙江省折报向遇征调等事，由省南四百余里之茂兴站转由吉、奉两省及山海关内各驿驰递到京，计程三千六百里，往返只二十日内外；其地方公事，则专弁兵各骑底马从省西一百二十里之蒙古站入草地至喜峰口，出蒙古界、由直隶蓟州驿路贵京，计程亦将及三千里，往返须三十五、六日。该弁兵，虽相沿借用蒙古引路站丁，而一切刍粮俱系自备，嗣因底马昼夜奔驰、疲倒稽程，不得已雇用蒙古站马更替趱行。早年，蒙古蕃富，马壮价廉，通融较易，近则赢瘦不堪，值更加多，每次一弁一兵，人马须费约在百金。此项，先年准该弁兵由库存额设备借银一万三千两项下借支，仍以奉饷按季扣还，奉饷足时，有款可扣，备款也随扣，从无亏欠；近二十余年来，奉饷不能应期如数，弁兵有借无还。原额备款，十余年前已早告罄，而专弁折报不能不给路资。该前任权提解到正饷，借发差费。事简时，每月具折不过一、两次，每年需费已属不赀。自上年春等备海防已(以)来，议奏月多数倍，仍照旧专弁，计一年之中，借用正饷四、五千两，积至两年有余，则少放正饷万两；且借出之饷，征论饷缺莫扣，既勉强勒扣，而弁兵出差一次已耗满

年钱粮，则平日因穷误操，势所必至。又况遇有事故，追缴借项，则波及子孙，累及亲族、延及本期挨次摊赔，往往以一差拖累多人，辏辐多年，殊非体恤弁兵存备军储之善政，追溯查初年由草地递折，一因事少路远，可骑底马，按站缓行；一吉奉等省，驿站窎远，爱惜底马，不肯加程。今筹备边防，事倍往昔，而吉奉一路驿站或五、六十里，或七、八十里，较前加密，视蒙古台站之一百数十里，二百余里，则迟速迥殊。若拘泥旧章，不惟需费日增，更恐贻误事机。如附驿改走内地，夫马不加，接递亦速，似为因时制宜之要务。奴才等再四熟商，拟请将嗣后折报，除恭报到任及谢贺各折仍循例专弁外，所有关系边防及升调、需人、参革、待办、请旨各奏章，可否仰恳天恩，准奴才等附驮具奏，以节饷而需（饷需而）纾兵力；容俟日后奉饷充裕、察看行走草地无虞迟滞，再行随时请复旧章之处，出自高厚宏施。奴才等为慎重边防折报兼撙节饷需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为已将劫囚“巨盗”“讯明正法”等事之奏折

光绪二年四月十六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为咨报事。刑司案呈，光绪二年四月十六日本衙门恭折由驿具奏，为续获劫囚并骑马持械、拒

捕焚掠之巨盗共十一名，讯明正法，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窃查上年正月十四日夜呼兰厅监狱被劫一案，其主谋劫囚之从万金、预谋通线之左振邦、同谋反狱之陈起湘均已明正典刑，又捕获逸犯汪汶海，亦拟以斩决，分别奏咨各在案；兹据戍员、已革总兵罗洪德等奉札擎获劫囚巨盗张得翔、刘泳二名，又据呼兰城守尉惠安拿获巨盗邓淋沅一名，又准吉省咨送前次从万金劫囚案内在逃被获之盗匪杨才、周花二名，先后招解前来。奴才等督饬司员隔别研鞫，绿（缘）：张得翔，籍隶吉林，同治四年前间来巴彦苏苏游荡为生。十三年正月间，盗首从万金纠邀劫囚，该犯兄从，预谋前往助劫；刘泳向在拉林一带结伙，抢掠不止一次，又在末角山抗拒官军，杀毙弁兵；邓淋沅在伯都讷界内，与盗首从万金、李三达子等抢夺铺家骡、银两，并在韩家店地方索诈钱财；杨才曾与李万才等骑马持械到处纠抢财物；周花听从盗匪郭林等持械劫财、伤毙事主，经呼兰厅拿获，监禁，乘盗首从万金劫囚逃出，复拒捕抢夺，先后被获送案各等供。除刘泳一犯，取供后，在监病毙，提讯刑禁人等，并无凌虐情弊，应免置议外，所有张得翔等，或预谋劫囚，或拒杀弁兵，或伙抢财物，或伤毙事主，种种不法，实属穷凶极恶。而张得翔一犯，复诬攀多人，希图拖延，情罪尤重。奴才等亲提究诘，各供前情不讳，除将牵率无辜概予省释外，复核该犯等所供、与委员暨城守尉招解并吉省咨照各情形，均属相符，案无遁饰（饰），自应依律问拟。张得翔等四犯，合依纠众行劫，在狱囚杀死役卒者，为首并预谋助殴之伙犯，暨响马强盗斩决枭示例，均拟斩决枭示。奴才等，于审明后，当既恭请王命，派拨官兵，将该犯张得翔、邓　沅、杨才、周花绑赴市曹，监视处斩枭首示众，仍将监毙之刘泳一犯，照例戮尸枭示，以昭惩戒；又在呼兰厅境，拿获盗匪唐文利、刘泳宣、明宽、柳复、张才、柴万春等六犯，均系上年五月间闯入呼兰厅拒捕抗

官，焚署劫库并聚迭抢行旅车马、财物、法无可贷之重犯，该署同知托蒙阿、文夔等，同该处讵（距）省千余里，招解恐有疏虞，既于讯明后就地正法，先后录供详报前来。奴才等核其情罪，尚属兄协，除仍饬该文武严缉逸犯、务获究办外，所有续获劫囚并骑马持械、拒捕焚掠之巨盗十一名讯明正法缘由，理合附驿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等因具奏之处，相应咨报大部备核施行，并请移咨吉林将军、伯都讷副都统衙门查照。

再查：呼兰解送之周长宜一名，讯无为匪实迹，当将该民由省交站逐出境外之处，扎呼兰城守尉惠安备案，仍扎饬署同知文夔、署巴彦苏苏武营委协领倭升额备查外；

再查：已经正法之盗匪张洛疙疸即张得翔供扳之民人符潮双、刘洛疙疸、魏元发既魏大麻子并在逃之高秀等四名，讯系该犯张得翔既张洛疙疸挟仇诬攀，自应开释，令其谋生，请将符潮双、刘洛疙疸、魏元发既魏大麻子等，散行交站，递回呼兰厅斟查该民等夙昔有无不法别案恶迹，如系良民，著即就彼全行释放、声明呈报，以凭存案。其在逃之高秀一名，亦著勿庸缉拿。等因。据此，相应一并扎饬署呼兰理事同知文夔遵办，并移照兵司备查可也。须至咨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为详报兵丁事咨兵部文

光绪二年四月二十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丰、齐齐哈尔副都统、头品顶戴哈丰阿巴鲁托，为遵咨查明造册飞速咨报事。兵司案呈，本年三月初二日准兵部咨开，武库司案呈：所有前事一案相应刷单咨行各该处遵照可也。计单开：为再行通行事，前经大学士瑞等奏，遵议续修会典事宜内开，自嘉庆十八年以后，一切案件，按一事之始末、年分之后先，逐细检查、编次成帙，毋（毋）得遗漏，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当经通行各处，将更改营制年分、添裁移拨兵丁，详细造册、迅速送部，以便续修会典在案。旋据直隶等省陆续造送前来，其贵州等省尚未造送到部，本部检查送到各处册籍，除安徽、江西、湖北、四川、广东等省与例载定式相符、可凭办理外，其余各省造送册籍，仅将督抚提镇各标协营兵数笼统开报，并未分晰所辖营汛散数，且未将有无更改营制、添裁移拨之案一律声叙，殊未画一，碍难办理。相应按照《中枢政考》各处例定兵额款式开明，再行通行各省督抚、将军、都统、副都统等，将实在现存兵丁数目，遵照定例，详晰查明，于本部现行册内各营汛之下，逐一详细注明；其有添裁移拨更改营制之处，一并分注。统自接到部文之日，限两月内查注清晰，同原册一并送回，以凭核对、纂修。事关编辑会典，幸勿耽延遗漏可也。等因前来。遵查：嘉庆十八年以后、咸丰九年间，署

河南巡抚英棨，因黑龙江马队剿贼得力，奏请添设披甲一千名，分隶各城，并其余零星添裁移拨各项兵数、年分，均于大部送到册内，按城分晰注明，并将本属巴彦苏苏、北团林子地方添设营制年分、兵数，分晰另造汉字清册一本，一并咨送备查。除此，别无更改营制之处。再查，本省额兵一万一千八十一名，去岁遵旨筹办海防事宜、奏明：除出征正兵三千五百余名之外，于通省各城在伍正兵七千五百余名之内，抽练六千名；又由八旗未补甲西丹内，挑练四千人，以补出征兵额，每年春秋二季，各在本处演习枪箭六十日；又布时哈挑选鄂伦春五百名，按年自三月初一日起，聚集山场，编队操演排枪四十日之处，相应声明咨报备核等情，呈请核转前来。据此，理合造册备文，飞速咨送大部，谨请查核施行，并将兵部送到原册照造一分，粘钉稿尾，存案备查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都京兵部

计 册 二 本

谨将黑龙江省所属巴彦苏苏、北团林子地方添设营制年分、兵丁数目开列于后：

同治九年间，因呼兰所属巴彦苏苏地方节年招垦、烟户日增、深恐流匪窜扰，奏请增立武营、添设领催十六名，由齐齐哈尔城裁拨甲缺四十八分；由墨尔根城拨甲缺五十二分；又由呼兰裁拨副甲二百名，改为正兵一百名。嗣于十年间，复因驾敏等处相距巴彦苏苏窎远、稽查难周，将此项兵丁移驻北团林子一半。迨至十二年间，又因兵力单薄、不敷差遣，奏请添设副甲一百名，分隶该二营巡防之处。节经咨报在案。

巴彦苏苏武营：现存领催八名，披甲一百名，副甲五十名。

北团林子武营：现存领催八名，披甲一百名，副甲五十名。

今将《中枢政考》内载原额兵数开明，通行各该省并有水师省分及新设长江水师各营查照，即将实在现存兵丁各数目分别注明，其有营制添裁更改、兵丁挪移增汰应隶何标镇协之处，查明更正，并将某年奏改原案，于各营之下注明。至于练兵一节，如系由各营兵丁内抽练者，仍将抽练兵丁名数，填注各原营内，以免重复，并于册内后尾，添注现练几军，每军兵若干名，由何营兵内抽练、驻扎何处地方，详细声叙，幸勿遗漏可也。

黑龙江城。原额：领催一百四名，前锋四十名，披甲一千二百九名；现存：查原额领催、前锋，并无挪移增汰，均各如数存营；查原额披甲一千二百九名，咸丰九年间添设一百五十名，现在共计披甲一千三百五十九名。原额：鸟枪匠二名，铁匠二十四名，弓匠十六名；现存：查原额鸟枪匠、铁匠、弓匠，并无挪移增汰，均各如数存营。原额：鞍匠二名，养育兵二百七十名；现存：查原额鞍匠、养育兵，并无挪移增汰，均各如数存营。原额：水手领催八名，水手四百十九名；现存：查水手领催、水手，并无挪移增汰，均各如数存营。原额：催粮领催四名；现存：查原额催粮领催，并无挪移增汰，如数存营。

齐齐哈尔城。原额：领催一百六十名，前锋八十名，披甲一千九百三十三名；现存：查原额领催、前锋，并无挪移增汰，均各如数存营；查原额披甲一千九百三十三名，咸丰九年间添设二百五十名，同治四年裁撤一名，改为新安台领催，又九年裁撤四十八名，移拨新设巴彦苏苏武营，现在共计披甲二千一百三十四名。原额：鸟枪匠三名，铁匠三十二名，弓匠二十四名；现存：查原额鸟枪匠、铁匠、弓匠，并无挪移增汰，均各如数存营。原额：鞍匠二名，养育兵三百二十名，水手领催十五名；现存：查原额鞍匠、养育兵、水手领催，并无挪移增汰，均各如数存营。原额：水手五百六十八名，台站领催二十八名，催粮领催三名；现

存：查原额水手，并无挪移增汰，如数存营；查原额台站领催二十八名，同治四年间，因新设同知厅署距呼兰城之台站窎远，中间添设新安一台、领催一名，现在共计台站领催二十九名；查原额催粮领催三名，咸丰二年间，因拨了种地，添设一名，现在共计催粮领催四名。

墨尔根城。原额：领催六十八名，前锋四十名，披甲七百六十八名；现存：查原额领催、前锋，并无挪移增汰，均各如数存营；查原额披甲七百六十八名，咸丰九年间添设一百名，同治九年裁撤五十二名移拨新设巴彦苏苏武营，现在共计披甲八百一十六名。原额：鸟枪匠一名，铁匠十五名，弓匠十五名；现存：查原额鸟枪匠、铁匠、弓匠，并无挪移增汰，均各如数存营。原额：养育兵一百八十名，水手领催一名，水手四十三名，催粮领催一名；现存：查原额养育兵、水手领催、水手、催粮领催，并无挪移增汰，均各如数存营。

呼兰城。原额：领催三十二名，披甲四百五十二名，铁匠八名；现存：查原额领催、披甲、铁匠，并无挪移增汰，均各如数存营。原额：弓匠八名，水手领催一名，水手三十九名，催粮领催五名；现存：查原额弓匠、水手领催、水手，并无挪移增汰，均各如数存营；查原额催粮领催五名，道光十八年间，因增添屯丁、开垦纳粮，添设二名，现在共计催粮领催七名。

呼伦贝尔。原额：领催二百四名，前锋二十六名，披甲二千二百六十六名；现存：查原额领催、前锋，并无挪移增汰，均各如数存营；查原额披甲二千二百六十六名，咸丰九年间添设二百名，现在共计披甲二千四百六十六名。

布特哈。原额：领催一百八十四名，披甲一千八百名；现存：查原额领催，并无挪移增汰，如数存营；查原额披甲一千八百名，咸丰九年间添设三百名，同治十二年因捕貂，无恤牲丁与正

兵一体充差，实属困苦，奏请将牲丁五百名，改为披甲五百名，现在共计披甲二千六百名。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呼兰城守尉惠安呈报年终税银文

光绪二年四月二十日

呼兰河记名副都统、副都统衔、城守尉惠安为汇报税银年终册籍事。旧管：光绪元年三月间呈报将军衙门，存税银一百零五两九钱三分二厘八毫。新收：光绪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止，凡买卖马一百三十二匹、牛七十九条、骡六头、驴七头、羊二十一支（只）、猪四十五口，计价银二千三百八十八两，每两按三分，收税银七十一两六钱四分；当铺六所，照例交纳税银十六两八钱；遵奉将军衙门札饬、遵奉部文，同治二年新添设捕鱼网场十一处，征收税银二百二十两。以上旧管、新收税课银四百一十四两三钱七分二厘八毫。

销出：遵户部奏准，呼兰城守尉衙门年用新红、笔墨等项，银三十一两二钱；操演官兵，做箭把用白布八尺，计银一钱七分五厘；马箭把用马皮一张，计银七钱；折造运船五只，用拉钻牛皮一张，计银八钱。致祭先农坛：用猪一口，计银二两七钱四分；羊一支（只），计银二两九钱四分；香一子，计银二分；烛一封，计银一钱；菜等项，计银五钱。春、中、秋三季祭文昌帝君：用牛三条，

计银三十三两；羊三支(只)，计银七两一钱；猪三口，计银八两五钱五分；果品十五碗，计银一两五钱；馒首十五碗，计银四钱五分；菜十五碗，计银七钱五分；白绷三托，计银六钱九分；金银箔六百张，计银一钱二分；黄纸三十张，计银一钱五分；香六子，计银一钱二分；红烛六斤，计银五钱四分；黄酒六斤，计银六分。春、秋二季祭祠堂：所用银四两。贴糊先农坛衙门窗户：用高丽纸一百一十五张，每张按四分，计银四两六钱；浆糊白面十四斤，每斤按二分，计银二钱八分；喷窗油六斤，每斤按四分，计银二钱四分。贡物：所用麻绳二十七斤，每斤按三分，计银八钱一分；造旗黄布三尺，计银六分四厘；嘉顺皇后大事，各官员等穿孝衣，用过布一百七十九匹，每匹计银七钱，共核价银一百二十五两三钱。呈送将军衙门：银一百零五两九钱三分二厘八毫。以上费用银三百三十三两五钱三分一厘八毫。内除呈送将军衙门银一百零五两九钱三分二厘八毫外，余应用银二百二十七两五钱九分九厘，内收税银八十八两四钱四分，原照制钱征收全行用尽，仍应给银一百三十九两一钱五分九厘，每两按八钱核计，需用实银一百一十一两三钱二分七厘二毫。

实有：库存税银一百零八两六钱七分二厘八毫，须至呈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严禁流民入山事饬那斯珲等文

光绪二年闰五月十一日

将军衙门为饬覆遵办事。兵司案呈，昨据武营委协领那斯珲、委营总富色讷等详称：现在各路探报，实无贼匪窜越信息，惟查黑山之阳，去冬大人搜山，查出石灰窑五处，当将住房、灰窑全行焚烧，民人逐出山外；现令（今）仍有民人吕占山、谢万福、张然起、杜世滨、李姓等五户，在彼搭盖房间、开设灰窑五处，随向斟询，据称已经具情报明同知厅，蒙准开窑烧灰生理等情。可否驱逐之处，详请指示前来。查黑山一带，林深路险，最易藏奸，前经官军入山搜查，擒斩匿匪多名、焚毁巢多处，山场一律肃清，曾饬该厅营等，将黑、青两山，按委派差稽查，严禁游民入山潜住，以免窝藏而净冠踪。等因劄行在案。兹该民等，竟敢违禁，复入黑山盖房、开窑，实属罔知法纪。如果专为开窑烧灰，则何处不可，必在禁地？其意何居！应饬武营及委营总富色讷等，拣派弁兵，即将黑山之阳房屋、灰窑，概行拆毁，民户驱逐。倘敢强横抗违，即行拘拿重惩，以儆刁健而靖地面。何日办结之处，随时详省查核。等情呈请饬覆前来。据此，合行扎饬。劄到巴彦苏苏，委协领那斯珲、委营总富色讷遵办外，并劄署呼兰同知文夔查照可也，

右扎仰巴彦苏苏委协领那斯珲、委营总富色讷、呼兰理事同

知文褒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天主堂干预地方事饬覆那斯珲文

光绪二年六月十日

将军衙门为饬覆遵办事。兵司案呈，适据武营委协领详称：巡夜官兵清查永兴店店薄（簿），有教民嗔怒，似觉不应，并口出不逊。等因。正将该店执事人传唤到营斟核间，讵天主堂使人持片来营求见，因兵等回禀稍迟，该民胆敢恣意喧嚷，因将来人逐出，并未接片；无如天主堂续又使人执持信片来营，职仍未与见，亦未接留。查：天主堂，近年以来，凡遇地方事件，勿论事之大小，频向干预；更兼奸民犯事，即规求入教，觊觎袒护。嗣后，如遇教民犯法，应宜照清例格外加重惩办，方足炯戒。等因详报前来。查：习教民人，与不习教者，同条中国亦（赤）子，如果安分守己，自应一视同仁；遇有作奸犯科者，亦应一体惩治，未便稍事姑容。至该教士原为传教而已，本不应干预地方事件、偏袒习教之人，应饬该委协领：此后，凡有交涉习教事件，务当斟核轻重可结，如关罪名，该营即刻送厅按例科断，不得傍生枝节，一面详省查核；其有零星细故，该教士送片求结，果系理直之事，即着受理完结，不可拒绝太甚，致伤和睦。倘该教士有违约行事情形，则随时、随事开导、劝阻，以息争端，是为至要。并抄英法两国和约一本，咨交该营，以便遵循。等情呈请饬

遵前来。据此，合行劄饬。劄到巴彦苏苏，委协领那斯珲即便遵照可也。

右劄仰巴彦苏苏委协领那斯珲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左司为援免之犯省释事咨吉林将军衙门文

光绪二年六月十三日

左司案呈，为咨报事。于本年四月二十一日准将军衙门咨开，刑司案呈，光绪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准刑部咨开，奉天司案呈：所有前事等因相应抄单行文该将军可也。计单开，本部会同都察院、大理寺会看得：据吉林将军宗室奕咨称，阿勒楚喀副都统审解傅添湘殴伤刘松身死一案，缘傅添湘，系阿勒楚喀民，与已死刘松素无嫌怨。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刘松借使傅添湘市钱二百三十文，屡讨未偿。五月初十日日暮时，傅添湘至新发砖瓦窑刘松佣工处，我向刘松索欠，刘松仍前支吾，傅添湘逼讨，刘松嗔斥傅添湘苛薄，用言村（相）詈；傅添湘还骂，互相争斗，经人劝息。傅添湘回走至李耀章船房，向李耀章告悉前情，李耀章用言劝慰，傅添湘以为无事。回走至中途，撞遇刘松手持木棒，奔向傅添湘寻殴。傅添湘用手搪格，致被伤削左胳肘，傅添湘负痛情急，极力将棒夺下还殴，伤刘松左额角左太阳，声喊倒地。时经李耀章并傅添湘、刘松各雇主刘得秀、刘景扬等先后踵至，

问悉前由，因见刘松伤重未便移动，在彼看守，延至第二日早，刘松因伤身死，鸣约获犯，委验讯供。兹复提犯覆鞫，据供前情不讳。将傅添湝依律拟绞监候。等因咨达前来。查律载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监候等语，此案傅添湝因向刘松索欠，口角争斗，经劝散后，复被刘松持棒追及殴伤，该犯夺棒殴伤刘松，越日身死，自应按例问拟，应如该将军所咨，傅添湝合依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律拟绞监候，事犯到官在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恩旨以前，系斗杀拟绞、死先寻衅、棒由夺获，秋审应入缓决，应准减为杖一百流三千里，复逢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恩诏：所减流罪应准援免，后再有犯，加一等治罪，仍追埋葬银两给付尸亲具领，以资垄葬。该将军咨称刘松业已身死。负欠钱文，照律勿征；傅添湝所受各伤，均已平复，无干省释，尸棺饬属领埋等语，均应如所咨办理。等因。光绪元年十一月十七日题，十九日奉旨：依议，钦此。等因。准此，理合呈请知会等情。据此，相应咨行贵副都统衙门遵照办理可也。等因前来。遵即劄据管屯界云骑尉阿察绸阿称：遵饬查得减流援免之犯傅添湝家属，现在仅有伊妻傅李氏，只身在外给人佣做针黹糊口，此处别无兄弟、子嗣可追，亦无产折变，实系赤贫如洗，无力完缴埋银，取具乡邻、犯亲切结，该管加具押结，一并呈递前来。据此，本衙门覆核无异，除将各押结存查外，理合加具关防切结附封，当将无项追埋援免之犯傅添湝省释、交管安业之处，理合备文咨报将军衙门查核可也。

右咨将军衙门。值班章京富常阿对，笔帖式富明阿写。

（选自《阿勒楚喀衙门档》）

吉林将军衙门为堵缉"马贼"事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

光绪二年六月十九日

镇守吉林等处将军衙门为咨行事。兵司案呈，于本年六月十八日，据署理北路驻站监督、花翎协领奎亮等呈报，据盟温站笔帖式英林等报呈：兹有马贼之首陈起桂、王老七、李瑶福等，由距站十五里远、江西岔路口，窜至站西老牛道乘船过江，意贲职站。当探该匪实有三百余名，各持洋枪、大炮并有拉炮、大车一（十）余辆，竟奔职站而来。幸有榆屯役总刘颜带有役勇三十余名，并职站丁等共四十余名，由老牛道上山片（岸）接，由午时对敌至戌，抵敌不住；次有讷城德克德恩带兵官弁五十名帮同接应。不曦（意）马贼由两路兜围，官兵不能御敌，溃窜而逃，官兵役勇阵亡二十余名。职站站丁王廷瑞当时阵亡，该官兵不知败向何往，仅探明马贼三百余名，全行窜至五棵树、三棵树一带盘踞，声言定欲奔向职站报仇等语。职等探明，不敢妄报。等情。又据登伊勒哲库笔帖式富永阿等，报同前因。各等情呈报前来。正在校办间，又据委参领额特布禀呈：窃布于十七日酉刻，带西所总役王银等，由江北岔路口追贼至讷界卡路河地方，实因天晚，条林丛杂、路途生疏，难以前进，虽（随）即住队，暂歇适于榆屯。巡检董慈阴以致（已至）该处缉捕。随即会面。兹据各探报称，该贼头目陈起桂、耿把什、王洛七等步队三百余人，已于是日未刻，由江西老牛道抢掠盘（船）只，窜至讷界五棵树

地方，并闻得讷所同知斌绶在彼经过，因探有贼匪窜至，当派总役刘怀等前往江口堵拿，不意该贼已竟（经）远道偷渡过江，共应距敌多时。时役刘怀，因众寡不敌、兼有伤亡，该匪已时(至)五棵树东西头站住，将同知斌绶困（困）于五棵树东盛当内，扬言窜往榆屯抢掠等语，职等问（闻）知，十八（分）焦约（灼）。且贼匪已得大炮数遵（尊）、抬枪十数杆，更以到处裹胁、日不（有）加增，若不即时扑灭，实恐将成大患。令（今）职等，督带所步兵役共约七十余人，立即起身，先往闵家屯地方迎头拦截，相机设法进剿。唯贼众兵单，力不相应，据实禀报，伏乞宪台案下，远派精兵飞行统剿，是为恳切。各等情呈报前来。

查：此股盗首陈起桂等，胆敢纠邀伙众，聚集马步贼三百余名，距（拒）伤官兵，盘距五棵树，困围同知，意取榆屯等情，实属目无法纪、罪不可遣（宽），老不立予剪除，诚恐蔓延为患。除由省遴派二品顶戴花翎统领金福管带洋枪步队一百名，连续调庆禄、全英各军共计官兵五百余员，尅（刻）即启程，驰赴五棵树地方一带，不分两（雨）、夜，星速扑贼，所向迎头截击，务将此股贼匪，悉数歼除，勿留余孽，不准窜延为患；若兵力劣(略)较单徵（微），即由该统领经（径）行调拨附近各城应援官兵相机剿捕，所有调到各处官兵，该统领总统节制，听候指挥，勿得遗误；并扎覆委参领额特布、巡检董慈阴等，遵即带领兵役，迎头截击，跟踪追捕，勿得往托空言塞责外，既咨行伯都讷付都统衙门，严饬派出各处官兵，迎头兜击，勿稍玩懈，仍将打仗阵亡官兵、勇役、旗佐花名，查明咨报，以凭核办外，相应呈请咨行贵将军衙门查照，希即一体饬属堵缉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丈地征租事扎托什纳等文

光绪二年六月二十日

将军衙门为札催赶丈事。户司案呈：查前据呼兰三起丈地委员报称，本年共丈归公升科熟地三万一千六百八十余晌，各移兰尉衙门征租去讫；又共丈出生荒三万二千七百三十余晌，等因各先后呈报前来。

查：此六界之地，去岁已经丈过大半，今岁又复接丈，自当赶紧竣事，以重祖赋，是为至要。应请札饬该委员等：务须上紧勘丈完毕，迅速呈报，以备核办；一面将民户花名、所丈地数，随时移送呼兰衙门，以凭征租，勿得延悞，致干查咎；仍饬该尉，将三起委员所丈之地，赶紧征租，所收若干，亦著按十日呈报，以备稽核，等因呈请扎行前来。据此，合应札饬。札到，该委员托什纳、海昌、富明阿、色勒春、巴彦孟库、乌勒兴额、城守尉惠安等，一体遵照可也。须至扎者。

右札委员佐领托什纳、富明阿、巴彦孟库、城守尉惠安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吉林将军衙门为"剿除""败匪"事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

光绪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镇守吉林等处将军衙门为咨行严缉事。兵司案呈，于本年六月二十日，据委营总全福禀称：窃职遵札由宽城子防所，于本月十五日申刻，据长春厅属界木德乡七甲乡约候永卿报称，本月十一日，突有逆首陈起淮等，带领伙匪七八十余名，在大家沟靠山屯、太平庄等处、抢掳财物、鞍马等物等情。即于十六日卯刻，职带领官兵及宽城子回民乡约沙振邦所管回民十余名，又崔福广所管民勇三十来名，共官兵、民勇百数名出队，于十七日子刻，由大房身起程，十八日寅刻行抵广兴隆地方，听得窜匪在江东与官兵打仗。卯刻，职见马贼百余名、步贼七八十余名，由广兴隆迤东窜来，职带领官兵、民勇迎头截击，两向攻打，贼势不支，大获胜仗，追贼四十余里，杀贼三十余名、生擒九名，复欲追击，贼已走远，又兼天气炎热、人马乏困，未能穷追向西逃窜，得获三套骡马、炮车二辆、马四十余匹、大旗四杆、小旗二杆（大旗上注写汉字"义聚强勇，杀富济贫"）、车轴炮三尊、过山鸟枪八杆、马鸟子十一杆、火枪三十杆、札枪七杆、火药二百余斤。查点队兵：倭克精额与贼打仗，右腿根受枪子伤一处；甲兵苟子，左手背受枪砂子伤一处；崔福广所管民勇张振山，左手受札枪伤一处。合将打仗获胜之处，应宜公文呈报，惟职出队，未能携带图记，道路遥远，合先肃禀报闻。为此谨禀。等情禀报前

来。

查此股盗匪，虽经官兵击毙多名，究未大受惩创，亟应迅饬剿捕，以靖余氛。除扎覆委营总全福，仍即跟踪追剿，务将此股败匪悉数剿除、勿留余孽外，相应呈请咨行贵将军衙门，请烦查照，希即一体饬属堵缉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吉林将军衙门为奏明"剿匪"片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

光绪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镇守吉林等处将军衙门为咨行事。兵司案呈，于本年六月二十一日，本衙门具奏；再，奴才正在封折拜发间，据派驻长春厅缉匪之客队、黑龙江委营总全福报称：本月十五日，探得突有逆首陈起湘等，聚匪甚众，在沿江一带滋扰，该员即领全队向东追剿。十八日，行抵广兴隆地方，探得该匪在五棵树与官兵接仗，该员赶紧前进，贼已渡江西来，迎头截杀，贼即排队抵敌，我兵奋勇兜击，贼势不支，随即败溃，追杀四十余里，枪毙贼匪三余名，生擒九名，夺获炮车二辆、马四十余匹，大小旗帜、枪械多件，火药二百余斤，时已昏黑，未敢穷追。查照队内受伤兵勇数名，探得败匪向西北逃窜。等情前来。奴才查：该匪等虽经官丘（兵）击毙多名，究未大受惩创；并查贼首陈起湘，前经江省拿

获，刼狱脱逃，实为著名巨寇，若不追捕歼擒，恐贻大患。除飞檄统领金福、委营总全福、海明阿等，督饬各军，上紧追剿，务将陈起滩等首伙各匪，悉数歼除、勿留余孽，并咨行邻省将军既各副都统等一体严剿堵击外，合再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等因具奏之处，除俟奉到谕旨、恭录另咨外，合先照抄原片，呈请咨行黑龙江将军查照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革去擅查地亩之骁骑校常春顶戴等事饬那斯珲文

光绪二年七月初五日

将军衙门为饬覆遵办事。兵司案呈，适据武营委协领详据骁骑校常春报称，遵饬带兵赴姓探贼，查得佛斯享等四站，私招民人三百余户，开垦熟地四、五千晌，每晌收使押契钱三、四百丈不等。伏思吉、江两省，原以松花江为界，姓城设站地面，究系何省属境，武营初创，无案可查，现值搜缉窜匪吃紧之际，如何酌拟之处，详请指示前来。卷查：乾隆二十七年，吉林将军因阿勒楚喀、三姓递送公文窎远，奏请在松花江北、布雅密河以东，设站五处，即以布雅密河为界；嗣于五十三年，复以三姓地方狭

窄，奏明在松花江北、西博河以东，至博河长一百五十余里宽，自松花江岸以北三四十里不等，由色和哩哈达至固木讷古城等处，设立封堆十二处，以南为三姓交界，以北仍为本省界址。今据该营详请，相应札覆，以凭遵办。再，骁骑校常春，奉委带兵缉贼，如有奸究（充）藏匿之处，准其不分畛域，趣界兜缉；此次探贼，并未接奉该营扎示，擅自查勘地亩，警（惊）扰佃民，实属不晓事体，著即摘去顶戴，以警将来而免效尤。等情呈请扎覆前来。据此，合行札饬。札到，巴彦苏苏委协领那斯珲即便遵照可也。须至扎者。

右扎仰巴彦苏苏委协领那斯珲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堵击"马步贼匪"事饬惠安等文

光绪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将军衙门为飞饬严防堵击事。兵司案呈，六月二十三日，准贵将军衙门咨开：盗首陈起桂、耿把什、王洛七、李瑶福等，纠约马、步贼匪三百余人，自江西扑犯盟温站，拒伤官兵，现在盘踞五棵树，意取榆屯。除由省城调派官兵五百余员名，剋（刻）即启程扑贼，所向迎头截击，并令伯都讷严饬派出各起官兵兜剿外，相应咨照饬属堵缉。等因前来。查：现在吉属讷界五树地方，竟有马、步贼匪三百余名乌合滋扰、抗拒官兵，势甚猖獗，

该省已派官兵跟踪追剿，惟讷城与本省仅隔一江，难免不无彼击此窜之虞，应请飞饬呼兰所营及驻扎委营总等，一面严饬派出各路巡哨守卡官兵，务于沿江一带要隘去处实力侦探、加意严防，一面整齐队伍，一有北窜信息，即行加派官兵，不分畛域，过界兜击，务将此股贼匪及早扑灭，以免蔓延而除后患，并将各路官兵侦探防剿情形，随时详省，以凭查核。等情呈请核转前来。据此，除分饬遵照外，理合备文咨覆贵将军、副都统衙门，请烦查照施行，并扎呼兰城守尉惠安、巴彦苏苏委协领那斯珲、署同知文夔、委营总富克金布、富色讷等即便遵照外，仍著署茂兴等站站官乌尔滚布，严饬沿江各站、台出派卡伦壮丁，一体探报、严防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吉林将军、伯都纳副都统衙门。

右扎仰呼兰城守尉惠安、巴彦苏苏委协领那斯珲、署呼兰理事同知文夔、驻扎呼兰委营总富克金布、驻扎巴彦苏苏委营总富色讷、署茂兴等站站官乌尔滚布，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省城捐修竣工事奏折

光绪二年七月十一日

奏为省会城垣年久坍塌、率属捐修、一律完固、拟请立案，嗣后及时整理、以期久远而资防守，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窃

查：黑龙江省初设木城，因规模狭隘，康熙年间，用兵力外□□，每名日给饭食银六分，用匠役添建午门，每名日给饭食银二钱，所费不赀，俱动帑金；雍正十三年照章重修，迄今一百七十余年，坍塌不堪，祇五门前于道光二十九年略加补葺，余因工大未动。同治十三年冬初，奴才丰到任，阅城之余，目击木城疏落歪斜，祇虚设，乃急置关键，分内外土城，则四面就墟，仅存基址，询之奴才托，何以彫敝如此，始知久欲重修而无款可筹，辍中止，为之同忧且虑。窃以东土为朝廷根本省会，尤六城表率，士马刍粮，均屯于内，军械铅药，亦在其中，而不具箴离，设有紧急，何以为守？况壤接邻疆，城郭不完、兵甲不多，亦非所以示富强而杜窥伺，急谋所以保固者。适奉筹备海防、寄谕储饷练兵，在在已请帑金，当经费支绌之际，各工停缓，奴力等又何敢不察时艰，上渎宸聪，乃属八旗官兵而告以捐修之奉，聚议终日，颇有难词，复晓以驻防旗仆，受皇家豢养二百余年，今欲修城，固欲为朝廷守疆土，亦欲为众庶保身家，捍御足资公私兼顾，远虑无有切于此者。旋有明大义者，原遵所示而从事，尚未踊跃。及上年五月间，松花江南大股马贼窜入巴彦苏苏、呼兰河一带，兼有扑省消息，奴才丰驻省布置，奴才托督兵截击，而合城文武、老幼、男女，以及远近商买，则惊惶走告，谓贼如猝来，一无屏蔽，何以为计？当示：大兵所到，一鼓可擒；今日闾警力守，当凭众志成城；他日思恩预防，须资众力为城。急而相求，一呼百诺。寇退，正值农忙，约于秋间，谋始兴工。奴才等，劝令在省官、商、殷实大家捐资供饭，零星小户派丁助工，晓以众拿易奉之义，坚其一篑必进之心，使知官事无非家事，劳兵即是爱兵。逐日往来躬亲督率，官兵亦皆乐从。计依旧址。八旗水师营分为九段，各修各界，各管各事，拉连江边于土潦泥，搀和杂草，堆砌成墙，周围一千六百二十丈，高一丈，底宽四尺

五寸，顶宽二尺五寸，工铺苇枕蔽风雨以防鼓裂；五门脊瓦腰钉损者益之，旧者新之，仍于五门内仿内地营制，照旧各设堆房二间，每门派拨官兵，稽查出入以防奸宄。计兴工于光绪元年七月十三日，竣事于二年闰五月初十日。委员结报，奴才等复亲诣勘验，委系工坚料实，并无偷减情弊，一切俱系捐办，请免造册报销，以省案牍。奴才等，为保重省会起见，所有率属捐修城垣、一律完固、拟请饬部立案、请免造销缘由，理合恭折附驿奏闻，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禁民私垦事札惠安文

光绪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将军衙门为严札照办事。户司案呈，适据该尉呈报：备设京旗地方，本经该尉并委员等查过之后，竟有该界之民孙镇等二十六户，仍复在此展开二百零五晌，并盖草房三间、马架三处，开单一并呈请示办前来。正在核办间，又据京旗界内民人周德福省控：伊之夹荒，被李殿阳开地、盖房；并控张连、张花等，将委员饬令抛弃之地，又复展开。等情。

第查：备设京旗荒场，乃系奏明封禁之区，前因该尉禀有偷占之处，故由省指派委员会同该尉，前赴该界斟查，有民人董文成等，盗卖禁荒一万余晌，私使地价钱三万余吊，实系任意妄

为，当已复饬该尉，务将私收荒价，即由该民等名下如数追出呈报，并将该段地界严行封禁，勿许再有偷占之虞。等因在案。兹该民孙镇等，胆敢在此禁荒内，复又擅行偷开地亩、搭盖房间，实属藐法已极，若不从严查禁惩治，则将来如斯效尤，无所底止。应请严饬该尉：刻将孙镇等二十六户偷开地二百余晌、草房三间、马架三处，著赶紧派员将房拆毁、地亩概令抛弃，不准再复偷种加开；仍将孙镇等，按名从重各枷号十日，满日严行责惩，以示儆戒，不准一名脱漏、瞻狥情面，致干未便。至该段民户等所有偷开之地，今经该尉查出，呈请惩办，实属周查认真、办理妥善。著饬该尉，嗣后尤当严加稽查，以清界限而杜侵占之弊。其该民等私收荒价，仍遵前札，赶紧比追，勿得延缓。再，民人周德福所控各节，均在禁界，开地、盖房，更属不应。亦请著饬该尉，将此两造，即照孙镇等一体办理；所有加开地亩，均令抛弃；续盖房间，拆毁；枷号重责，以归画一而免效尤。并将此案人犯，遵札办结发落之处，随时呈报，以备查核。今令周德福自行回兰听办。等因呈请核转前来。据此，合应札饬。札到，该城守尉惠安遵照赶办、呈覆可也。须至劄者。

右札城守尉惠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丰等为在省城设局征税事札八旗协领等文

光绪二年八月初五日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丰、齐齐哈尔等处地方副都统、头品顶戴哈丰阿巴图鲁托，为遵照部咨，征收货税，以裕国课而充兵饷事。户司案呈，光绪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准户部咨开：呼兰地方自奏明开垦以来，人烟渐广，所产牛马牲畜以及烟酒等项，自应日见丰旺，现在该省整顿地方，用款日增，前项税课，亟应认真整顿，明定科则，庶多收一分税款，即可多抵一分用项。应咨该将军，将如何酌增定拟之处，迅行妥筹，报部核办，勿任延玩。等因奉此。查税课一项，上充朝廷经费，关内外俱有定章。近年奉、吉两省，亦各设局征收。黑龙江省产物不多，只巴彦苏苏同知衙门，向于牛、马、牲畜之外，征收烟、酒、油、麻等税，每吊京钱令买主按三分交纳，历经照办在案。此外各城，虽牛、马、牲畜之外，有土产、山货，而因地方窎远，向未收税。近查省城商贩之烟、酒、油、麻暨土产木耳、蘑菇、鱼骨、鹿茸、皮张、榛子等物，较前加多，当库款之绌，军饷紧急之时，既奉部咨，由本将军、副都统酌增定拟，自应就地设法，因货推广，以济时艰而充国用。今定：自本年八月初一日起，在省城设立总局，查收烟、酒、油、麻、木耳、蘑菇、鱼骨、鹿茸、皮张、榛子等税，除将酌增情形另行奏报外，所有征收章程开列于后，仰该商贾一体照章交纳。倘有隐匿偷漏等

弊，一经查出，或别经发觉，除责令该买主交税、仍照例罚半价入官外，并将该店户及卖主各予罚处。各宜懔遵毋违。特示。并札传旗、营、屯、站以及查街处、税课司等官，一体查照奉行可也。须至札传者。

右札八旗协领、水师营总管、查街处、税课司、站官、屯官等准此。

计开收税章程于后

一、在省设立总局，派员查收。货到，先由店家、货客，报局查验。原买货物，照所带发单、底帐核计应纳税钱，登记号簿；出卖后，扯给买主印票，准赴各处贸易；如无印票出境，即以漏税私货，照章罚处。

一、烟、酒、油、麻、木耳、蘑菇、鱼骨、鹿茸、皮张、榛子等物，统以卖价每吊京钱纳税三十文为定，由买主交纳。

一、每吊京钱纳税三十文之外，照章随交课程钱六文，以充局员薪水、纸张等费。

一、省城大、小铺户，或自由他城办买烟、酒、油、麻等物载至本号零星出售者，著即报明税局，核计原价若干，即令本铺代为包纳，方准出售，以昭核实而免隐漏。

一、土产木耳、蘑菇、鱼骨、榛子、皮张、鹿茸等项，不论军民，自行采捕到省，不售本街商贾，愿以自载他城贩卖者，著即报明税局，按项查验，随时估价，仍按三分收纳，发给税票，方准出境。

一、外来货客入店，先由店家、货客报局查验登记号簿，前条已经载明；仍令税局，当时查验，随发给货客税票一纸，内将何项货物注明，俟出售完竣，货客持票赴局，验克明确缴销，庶免偷漏之弊。

一、省城军民、商贾，自将本地土产、木耳等六项，如载往

他城贩卖者，如何纳课、领票，前条备载明晰；此外，如本城铺户，购买土产、木耳等六项，就在本柜零星出售者，著即随买何物，即以随时赴局报明，按照定章纳课，即领税票，准许出售，以杜偷漏。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丰等为严禁小麦出境事札八旗协领等文

光绪二年八月十日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丰、齐齐哈尔等处地方副都统、头品顶戴、哈丰阿巴图鲁托，为出示严禁小麦、不准出境事。户司案呈，照得省城今岁收成，小麦本属无多，尤关贡面以及本地人等食用，尚恐不敷，近闻城乡各处，致有牟利商贾，将小麦装运出境贩卖，以为得获重利，甚至省城麦价日渐增昂，若不预为从严禁止出境，不但寒苦旗丁购食维艰，且与地方进贡尤为窒碍。合亟饬仰八旗营站、官屯、前锋营、查街处等官，各出派兵役等，实力严查，断不准将小麦以及麦面私载出境，有碍地方。自此次晓谕后，倘有不肖奸商、牟利之徒影射夹带出境者，致被官人查出，或别人访获报官者，务将贩运之人照例治罪，其所运之麦，全数归公，并将访获人等，从优奖励外，倘有知情不举者，查出一律治罪，即将失查该管各官分别咎处，并将出派巡查兵役亦即重惩，决不姑贷。为此，晓谕尔军民、商

贾人等，一体凛（懔）遵勿违。特示。等因据此。札传八旗营站官屯、前锋营、查街处等官，一体查禁可也。须至札传者。

右札八旗协领、水师营总管、查街处、前锋营、站官、屯官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刑司为勘丈地亩官员被人砍伤等事移户司文

光绪二年九月十四日

刑司为移付查照事。于本年九月初八日，据办理开垦行局委员、副都统衔协领廉忠等详：据阿力罕段丈地委员富庆额报称，该段于八月十六日夜间，被贼抢去地图等物，并砍伤委笔帖式奇祥，以及使役人张玉生等；凶犯逃逸无踪。等情呈报前来。除分咨通缉外，相应将原详、照抄粘单一并移付贵司查照可也。须至移付者。

右移户司。

粘　单

奉委办理行局开垦荒务委员、副都统衔协领廉忠、年满屯官业普铿额，为呈报被抢受伤事。适于八月二十九日，据阿力罕段丈地委员、防御富庆额报称：于本月二十六日，本起在该段佃民子（于）瀛滨寓处勘丈地亩，是日晚归，饭后清算地亩，迨至三更后时，地数算清，本起人等，亦将就寝，陡然从外闯进三、五之

人，涂抹赤黑脸面，手持刀械，口呼杀声，乱砍不止，将灯扑灭，黑暗之间，实难藏躲，无法抵敌，以此致伤委笔帖式奇祥：右手食指骨损；脊膂偏右被刀砍伤一处，长二寸、宽寸余、深浅难计分寸；脊膂正中被刀砍伤一处，长三寸、宽二分余、深一分余；再右臂膊近上被木棒打伤一处，余无别伤。又将使役之人张玉生左额角近上被刀砍伤一处，长寸余、宽二分余、深至骨，其余亦无别伤。当时受伤与未受伤者，皆行掩息藏躲后，被贼将木箱一个，内盛地图毗连册，又有所领口分、衣服等物，全行抢去。迨至天明二十七日，遣人四外寻找，相离住处北边约有一里多远，找回原失空木箱一个，虽有地册几本，亦皆残烂不全。所有受伤被抢情形，飞速移报前来。职等当即移请该厅，迅即亲临地所，务将该员奇祥并使役民人张玉生等所受伤痕，相验明确，仍移营厅一体严缉逃凶，务获究办外，一面差派在局监生阿尔彬仓，前赴该段查验委员奇祥被抢受伤情形。旋据该监生阿尔彬仓回称：验看该委员奇祥等，身受伤痕，与该防御富庆额原报无异。职等详核委员奇祥，系奉差之员，该犯等胆敢纠众涂面夤夜持刀入室，砍伤官长，身受多伤，实属凶暴异常。若不即时勒限严缉，惟恐日久远飏，除由职局严移营所，速将逃凶获案等情外，所有丈地委员被抢受伤查验情形，理合备文先行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呼兰城守尉惠安为大小铺户因税歇业罢市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二年九月十六日

呼兰河记名副都统、副都统衔城守尉惠安，为飞速声明缘由、呈请指示事。左司案呈，兹因呼兰街市大、小铺户，因税局传谕征收烟、酒、油、麻、鹿茸、鱼骨、榛子、木耳、皮张等税讷（纳）课条款章程，概行闭门歇业、齐心罢市，业已飞报在案。职思：维街市铺商，系农民通功易事之便，若人停止，买卖不通，恐激别虞。昼夜焦灼、悚惶倍切。除一面详请指示外，一面向商户等开导劝谕，抚驭众心，复以婉言劝谕该商户：尔等不可一时误会执谬，现时，尔大、小铺户等务须开门贸易，以免竭蹶穷民。以此劝传示，该商户等，于十五日应允售卖零星货物、食物，仍不全开铺板。职虽力极开导，其铺商等仅允零卖货物，仍不广门贸易之处，理合飞速具文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指示遵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吉林将军衙门为“追剿”堵击

姜老道等咨黑龙江将军文

光绪二年九月十七日

镇守吉林等处将军衙门为咨行事。兵司案呈，九月十六日，据统领、前任协领、记名副都统富尔丹禀称：窃职前将督队行抵黑林子、连夜追贼等情禀报后，拿获贼探范永海一名，供出贼首姜老道即姜永海、康百万等五名，贼匪连裹带二百余名等语。职于是夜丑刻，当即带队进剿，行抵六道荒茔草顶子，该匪见官兵，逃窜北官街铺房院内。职排队、先用抬砲击之，乃该匪胆敢列队对击抗拒。自辰至酉，打死盗匪四十余名、生擒一名，夺获大炮一杆、枪一杆。剝刀一把、马六匹；枪炮齐施，贼逆且退且逃，剩有余匪七、八十名，迅退河南。天黑，职在官街整队，离贼十里。乌拉营总丁喜等，带兵一百名，早刻到队。职次日分路追剿，足可调用。此次打仗，阵亡抬枪西丹一名、受伤二名，其各队现有先行撤队官兵，俟职查明再行禀报外，合将追贼胜仗、跟踪追剿大概情形，先行禀闻（闻）。等因前来。查：该匪等，现经统领富尔丹督兵击毙多名，办里（理）尚属迅速，惟在逃余匪尚多，亟应严饬各军，实刀（力）兜剿，无论该逆等窜至何处，务当悉数歼除，毋令侮脱。除咨覆统领三四起马队官兵、前任协领富尔丹，遵即督饬，上紧追剿外，相应呈请咨行贵将军衙门查核饬属堵击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呼兰城守尉惠安为劝谕大、小铺商开市交易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呼兰河记名副都统、副都统衔城守尉惠安，为遵劄传示劝谕铺商开市交易日期飞速呈报事。左司案呈，于九月二十日遵奉将军衙门劄开，户司案呈，光绪二年九月十七日，准呼兰城守尉惠安呈报：奉将军衙门劄饬，推广税务，令呼兰除牛马、牲畜之外，仿照巴彦苏苏章程，添收烟、酒、油，麻等税，拟由省派委笔帖式额哲斯珲、监生瑞祥加派该处，副管倭升额在呼兰设局征收，并发到条款告示张贴晓谕，嗣经委笔帖式额哲斯珲等到兰，会同副管倭升额设局，于九月十三日起照章收税。施（旋）据理民厅总管倭升额等禀称，本街大、小铺户，因添收税务概行闭门，经该城守尉传集铺达程显刚、王秀等，当堂开导，据称税务上关国课，现奉将军衙门指示，仿照巴彦苏苏章程征收，小民等不敢抗违，惟时下生意萧疏乏资，不能贸易，只求恩施等语，复经该城守尉再四开导，仍坚不开市，只求详报等语。该城守尉以该商户等，既称不敢抗违，复以乏本歇业为词，其中必有别情，合将商民等聚议罢市、阻挠税务缘由，呈报请示前来。据此，查呼兰地

方，令（今）照巴彦苏苏征收烟、酒、油、麻课税，系本衙门遵照部咨，奏准推广，以充饷需，业经奉旨允准，是以派员经收。兹称该商户聚议阻挠、闭门罢市，实属大干法纪。查：近因经费支绌，关内货物各收厘金，即奉天、吉林，亦各收货税；江省巴彦苏苏，向收牛马、牲畜、烟、酒、油、麻等税，令（今）于省城常税之外，添设烟、酒、油、麻及土产木耳、蘑菇、鱼骨、鹿茸、皮张、榛子等税，现已一律征收，商民帖服，并无异言；何以呼兰于牛马、牲畜之外，添收烟、酒、油、麻等税，该商民等竟敢聚议阻挠、闭市，是否别有情节？抑或该委员等未能剴切晓谕，致有不协舆情之处，切应底根究！除即日将委笔帖式额哲斯珲、监生瑞祥摘去顶戴，撤回查办，并将副管倭升额一并摘顶，以示薄惩外，仰该城守尉传集该商民等，遵照定章，各纳税课，即日开市交易，勿得意存阻挠，有误国课。查定例，聚众罢市，例禁綦严。该商民等远来贸易，各有（自）本有身家，何敢藐法犯罪！是必有造言惑众、为首指使之人！该商民等偶受欺罔，本将军、副都统姑从宽免究。该城守尉系旗民兼辖之地方官，抚驭弹压，职有专属，责无旁贷；所有呼兰添收烟、酒、油、麻等税，即责成该城守尉检派妥员，照章查收，勿任奸商、吏胥隐饰、偷漏。其新添税课，著城守尉按照四季，仅收仅报。其委员额哲斯珲、瑞祥，即由该城守尉饬知回省，并将副管倭升额摘顶之处，一并饬遵。仍将商民等照章纳税、开市交易日期，飞报查考可也。切切此劄。等因劄饬前来。职遵即以省劄剴□晓谕传示阖城大、小铺子等务须遵照外，并随将铺商等传集衙署，职当堂复以省劄示谕，逐节开导：尔商民等，感念军宪恩施格外，姑念尔商民等偶受欺罔，从宽免究，油、酒、烟、麻等税，令照定章交纳。以此剴切晓谕，大小铺商等，感激军宪鸿慈，舆情爱戴、俯首允眼、开市贸易、照章纳税。等情。商民等，因二十一日干不

吉，择于二十二日，大、小铺户等，概已开市，照常交易外，并遵劄移知委员额哲斯珲、瑞祥等回省，即饬副管倭升额摘顶之处，以观后效。谨此，合将铺商帖服、开市交易日期，理合具文先行飞速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为劝捐军马事咨副都统依等文

光绪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将军衙门为劝捐军马，以实营伍事。兵、户司案呈，照得本衙门遵旨筹办海防事宜，奏请添练西丹四千名，二人合给马一匹，并请马价银二万四千两，俱蒙恩准指拨；而各省库款支绌，迄今尚未解到。嗣准神机营奏拨昭乌达盟巴林扎萨克、多罗郡王捐马六百匹，约计今夏水草畅发时，方可解到。此外，尚短一千四百匹。若拘泥株待，诚恐有误事机。查呼伦贝尔向系产马之区，亦多牧马之家；其余各城家道殷实、力能捐马者，量亦不少。至各城商贾，较前增盛，二百余年来，食毛践土、同受国恩，当更情殷报効。兹因保卫地方，需马甚殷，仿照同治八、九年捐马成案，奏明劝捐。除抄发章程、俟捐有成数汇案请奖外，应咨黑龙江等城，转饬所属官兵、商贾，効义输诚，各相努力，上为朝廷固根本，下为桑梓保身家，固不抑勒从事，亦不准匿有

报元、徇情免捐，致干查究。所捐马匹，均须齿轻膘壮，不得以老疲，羸瘦者充数。各处情形不同，其买马不便地方，每马准依奏定章程，交价银十二两，以便委员转由呼伦贝尔采买。所有各城报捐马数并马价，务于三月二十五日以前报交省城，以便汇奏请奖。至外来居民，毋庸劝捐，以防惊扰而示体恤。为此，合咨黑龙江副都统依查照，并劄行署墨尔根副都统倭协布、呼兰城守尉惠安、呼伦贝尔副都统衔总管萨克慎、布特哈副都统衔总管诺们德勒和尔、署巴彦苏苏委协领倭升额、署呼兰同知文夔、齐齐哈尔左右翼协领、水师营番役处总管、茂兴、墨尔根等站站官、官屯屯官等，一体遵办可也。须至咨劄者。

右咨黑龙江副都统依。

右劄仰署墨尔根副都统倭协布、呼兰城守尉惠安、呼伦贝尔副都统衔总管萨克慎、布特哈副都统衔总管诺门德勒和尔、署巴彦苏苏委协领倭升额、署呼兰同知文夔、齐齐哈尔左右翼协领、水师营总管托克托布、番役处总管廉忠、署墨尔根等站站官年满站官富清阿、署茂兴等站站官笔帖式连双等准此。

今将上年准神机营核覆照办捐马给奖章程开列于后：

一、捐马二匹者，给予七品虚衔顶戴；

一、捐马四匹者，给予六品虚衔顶戴；

一、捐马十四匹者，给予五品虚衔顶戴；

一、由七品顶戴捐马二匹者，给予六品虚衔顶戴；

一、由七品顶戴捐马十、二匹者，给予五品虚衔顶戴；

一、由六品顶戴捐马十匹者，给予五品虚衔顶戴；

一、由马甲捐马三十匹，暨由领催前锋捐马二十匹者，俱准以实缺骁骑校升用；

一、由闲散西丹人等捐马五十匹者，准以实缺骁骑校升用。

以上指捐骁骑校人等考验弓马堪用者，如准呈捐。

今将上年捐马，由本处酌拟奖励章程，开列于后。

一、由监生暨六、七品虚衔顶戴之披甲、领催、前锋等捐马二十匹者，以本处无品级笔帖式之缺，考验奖励；

一、由披甲、领催、前锋、帖写捐马十五匹者，以本处额委笔帖式之缺，考验奖励；

一、由披甲捐马十匹者，遇有应升领催之缺考验奖励；

一、从前指缺报捐、尚未实授，今复此照前次减半捐马者，遇缺尽先奖励；

一、引见记名候补人员捐马一十、二十、三十匹者，尽先奖励；

一、佐领副管捐马一百匹者，奏请以总管升用；

一、总管捐马一百匹者，奏请赏给副都统衔；

一、职官捐马一十、二十、三十匹者，遇有应升之缺，考验技艺，分别奖励。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呼兰城守尉惠安等为勘丈地亩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二年十月初三日

呼兰河城守尉、记名副都统、副都统衔惠安，奉派勘丈菽麦两界地亩委员、佐领富明阿，为丈竣私垦荒地晌数、查明造具细册呈报事。窃职等前奉将军衙门劄开，饬将去岁未及丈竣荒地，

著赶紧查勘、绘图造册呈报。等因。遵即赴至呼兰所属麦字界段竭力勘丈，今将各佃契写私垦荒地均已丈毕。查该界佃民六百二十户，共丈升科熟地一万五千五百一十六晌四亩九分八厘，内有上年升科熟地四千三百二十六晌七亩一分八厘，未开生荒三千一百三十晌零一亩七分七厘。又查出旗营官屯自耕熟地六千零九十九晌八亩、生荒二千二百七十六晌五亩。职等随将所勘荒地晌数，并各佃地段乡村坐落、四至毗连、联名互保，以及旗丁自耕荒地数目，逐一查明，造具细册，一并呈报外，仍移送城守尉衙门一分，以凭征租。且职等曾由城守尉衙门钤押关防条付九百张，现已发用六百二十张，余剩二百八十张，一俟携回时，再行缴销。惟职等兹将所有旗民相争地亩案件，已经会同城守尉衙门查办完结，未便久侯，随一面起程旋省，而免虚耗工食等情，理合具文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垦荒委员廉忠等为查明呈报各段地亩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奉委办理行局开垦荒务委员、副都统衔协领廉忠，年满屯官业普铿额，为查明［呈］报事。窃职局本年遵扎统行请丈各段地亩，现据该十六起委员，共请丈巴彦苏苏等段原领毛荒三十四

万一千二百七十三晌三亩六分二厘四毫，原浮多地四万一千二百一十六晌七亩四分九厘零四丝，现年丈出浮多熟地四万四千二百四十五晌八亩零七厘五毫，拨放夹荒三万一千六百三十八晌三亩四分八厘，拨放上年交项地二千一百五十一晌四亩。又丈呼兰就（熟）地升科地一千九百六十五晌三亩三分。统计清丈地四十六万二千四百九十晌零九亩九分六厘九毫四丝，未丈原领地一万九千四百四十六晌九亩八分，浮多地一千七百七十七晌四亩四分一厘，并有无地勘丈亏短原领地二百五十晌零一亩八分二厘，亏原浮多地一百二十七晌一亩八分零七毫五丝。按项逐一核清外，惟有亏短地亩晌数、各佃花名造具清册，合并声明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指示遵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左司为晓谕旗民许迎舆呈控等事札饬街道厅官员文

光绪二年十月十五日

右司案呈，为出示剴切晓谕旗民人等一体遵照事。兹奉宪谕，窃照本副都统每奉（逢）出署，竟有旗民人等因争地亩、钱债、婚姻不明情事迎舆呈控者甚多，讯究其故，多有民人不晓律例、典买旗地、逾年久远或因白契，而旗人向其回赎，多有减价，以致互相狡展，即至鸣官，或贪缘取巧、颠倒是非，或官府受其愚

弄、不辩曲直，甚至徇情袒护、数月不结，百弊丛生，似此官箴，不能秉公判断，以至小民负屈，纷纷上控，殊堪痛恨。若不予为严行惩斥，将何以正官方而敬民心！本副都统莅任斯土，昼夜焦思，现在人心不古，刁风日炽，皆缘治理不善之所致，岂忍坐视古（无）辜之编民受此不白之冤、无处可告乎！尔等亦当知与其为顽梗之徒，莫如为循良之民，有等闲荡之辈，出外营运求财，养赡身家，及至稍不获利，别生枝节，为匪抢劫，被官缉拿，身罗法网，那时悔之晚矣！为此，示仰阖郡旗民、商贾人等，一体知悉：自示之后，勿论旗、民、遇有交涉词讼事件经官讯断不能分晰曲直、负冤莫伸，或差役下乡仍前徇情勒索钱财、压案不结，许尔等旗民迎舆呈控，本副都统必舆（与）尔等除冤安良、秉公究讯；尔等无知旗民，亦勿得因此多生事端、身陷訾戾。从此革薄从忠，迁善改过，风俗必致纯厚，共享升平之福，实有厚望。等谕。各宜凛（懔）遵勿违特示外，相应呈请札饬街道厅官员等遵照，嗣后遇有受授呈词，务须随时讯断，不准徇情受贿。倘再仍前不能秉公确断，积压案件，若被查出，或被告发，定必究办，决不姑宽可也。须至札者。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

右司为详查可耕地亩拨放京旗事咨吉林将军文

光绪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右司案呈，为迅速咨覆事。准将军衙门咨开，户司案呈，案查本衙门前于本年四月二十四日，接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刑部尚书、署盛京将军兼管奉天府府尹崇，署吉林将军、宁夏将军穆，黑龙江将军丰，光绪二年四月十七日奉上谕：近闻东三省所属各域，尚有可耕地亩，现在京旗户口愈增，生计愈促，如将入旗官兵愿往者分次拨往，简派大员督办屯田事务，会同该将军经理是否可行，著崇实、穆图善、丰绅查明。除系本省旗人产业，及流民认种、业经开科，并前系隐种、现办开科外，其余可耕之地，确查地方顷数、绘图呈览，并体察情形有无窒碍之处，据实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当经本衙门咨札各该处，确切查明属界有无闲荒，若有可耕之地，即行派员查明，有无窒碍禁山、围场、能否久远耕种，以便拨驻京旗，并将宽长里数，内除山岗、水甸外，堪以开垦者若干，逐一查明、绘图报省。等因咨札去后。现在各处均已先后呈报，除所报实无可垦闲荒者不计外，惟查宁古塔报称：遵文勘查，得塔属杨木顶前阳至小人□等处地方，约有可垦闲荒十余处。并据珲春报称：所属和西赫路、鸟郎阿哈达等处，山场辽阔、地面平坦，堪以开垦。又据伯都讷报称：前于道光五年间，经将军富奏准调剂京旗生计，将伯都讷围场招民开垦，发给盖房、打井银两，每户拨地三

十大垧。俟移拨京旗到日，交京旗闲散地二十晌，其余十垧作为己产，按照纳租，建立新城局，拟立二百屯，每屯各设三十户，以「治本于农，务兹稼穑」八个字，每字各编二十五号，因井水维艰，改一百二十屯，每屯三十户，每一字改编十五号，分作八旗，依字分拨地界，其余各处，均已陆续出放升科，别无可垦闲荒。又据双城堡报称：道光九年间，经前任将军公博奏请，改驻京旗一千户，先后移拨京旗六百九十八户，共用地二万四千四百三十垧，仍余存未拨京旗地一万五百七十垧，再请由京拨驻京旗三百二户。各等因先后咨报前来。详查：宁古塔所报，虽有可垦余荒，捡核图载，均系隔山越岭、零星不成片段；并珲春所报图内可垦余荒，据称平坦，文内虽各签注宽、长、里数，究未将（报）斯荒土脉沃、瘠。且该二处，地处边疆，孤悬东隅，以东又与俄国搭界，俱系星散不成片段，距城百余里、数百里不等。地气迟早，收成攸关。并所报之荒是否碍与俄界，究能开出可垦成地若干，将来堪否永保京旗生计，各均未据详细叙明。此系奉旨查勘、备拨京旗久远生计之件，非本地招垦者可比。若不预为确切查明，将来京旗拨到，地不保租，别无可拨，将何以为安置？岂不临时棘手！亟应咨行该副都统、协领等，务将前报可垦荒地确切查明，如果与俄界无碍、实堪垦种、能资久远、实能开垦成地若干，相距该城程途里数，将来京旗移到不致掣肘，诸无窒碍，急行出具切结报省，以凭汇核具奏，免致掣肘之虞。其伯都讷所报十万八千晌，虽系备拨京旗之地，无如前任将军富奏明，招佃开垦输租已历多年，抑且佃民盖房、打井、承领工本银两，现在查办移驻京旗事件，该副都统仅将原奏调设新城局大概情形查报，并未将原奏如何调奏，请拨若干户，每户应需治装等项银若干各原案查明抄录报省，亦未加具切结。应行令该副都统，务将原备地亩相距该城若干里数，如何垦种纳租，如将京旗

拨到能否拨给地亩，现在京旗房间有无，原办预备京旗盖房、打井、耕种地亩各项器物需用银两数目，每户实需若干，如何发给，现若移拨京旗是否符合，有无窒碍之处；逐一详细查明，加具切结，抄录原奏，各案咨报，以凭核办外，并查双城堡报有余存地一万五百七十晌、清拨京旗三百二户、每户应需盖房、打井、牛粮、籽种、由京前往需用盘费各项银两数目若干，此荒相距该城若干，逐一查明，加具切结，并将原奏各案抄录送省，以凭酌核汇奏。惟事关奉旨拨驻京旗之件，不容稍涉草率。乃各该衙门前报，仅以大概情形，多有含混据报，恐有不尽，碍难草率汇奏。必须咨查妥切、勘明加结，声覆到日，再行核办，方无疏虞。合亟飞行各该处，遵照文内咨查事理，速即查明结报，立待汇奏。等因。于九月初三日飞催在案。仅据双城堡报到不计外，其余各处迄今月余之久，仍未据查报来省，殊属玩延。第事关奉旨移驻京旗之件，自难任尔经久不即查覆，亟应再行飞咨各该处，予限十日内查覆报省，以凭覆奏之处，相应呈请再行飞催。等情据此，拟合咨照宁古塔副都统衙门遵照前咨事理，作速查报，勿得仍前迟延可也。等因咨催前来。遵查宁古塔、珲春地方前报余荒，将来京旗移到有无窒碍，殊难悬拟，并未加结等情，业于十月十五日咨报在案。今奉咨催，理合呈清咨覆。等情据此，拟合咨覆。为此咨报将军衙门查核可也。须至咨者。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饬催假公济私丈地委员旋省究讯事札巡检文

光绪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将军衙门为札饬催令作速旋省事。户司案呈，适据巴彦苏苏所属拉三泰佃民周吉有、李慎菴等来省控称：本年丈地委员到界，有乡约刘福，勾串委员，假公济私；该乡约藉预备公馆，苛派钱一千余吊，并各要毗连钱五吊；该乡约随带打杂人五名，一日工钱每人五百丈（文）；称该委员将水泡、山林不堪开垦地亩，全行丈出报局，并随绳设赌。等情。当经讯，据供称与原呈相同。查该民所控，虽系词出一面，但事关苛派，若不调省面同质讯，殊难核办。除将该原告取供留省候质外，应饬巡检白宪章，刻即出派妥实差役，务将拉三泰段乡约刘福拿获，飞速押解送省，勿得先事疎脱。一面并饬局员廉忠，即令该段丈地委员、笔帖式塔克绅布迅急旋省，以便究讯。等因呈请前来。据此严札。札到，局员廉忠、巡检白宪章一体遵照勿违可也。须至札者。

右札局员廉忠、巡检白宪章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丰等为严禁官绅藉丈地苛索札廉忠等文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钦命镇宁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丰，齐齐哈尔等处地方副都统、头品顶戴、哈丰阿巴图鲁托，为出示剴切晓谕遵照事。照得巴彦苏苏官荒佃民两次，赴省控诉本年丈地委员与乡约勾窜、苛派奇出、索要毗连以及厨夫各项杂用钱文等情，除将被控乡约、委员等提省照例重办外，复查：出派委员丈地，按日均有官领口食，以及办公纸笔等费，况经本将军、副都统叠次谆嘱。该员等何以如此额外擅索民财？拨度情形，总系各该乡地，藉跟委员丈地为名，影射午弊，百般诈索，按户苛派，该民等乡愚无知，未免信为应官之项即行付给。该民终岁血汗之膏脂，入委员乡地之私囊。此等情形，殊堪痛恨！合应出示剴切晓谕：尔佃民等一体知悉，嗣后凡有丈地委员到界，概不准出给毗连以及厨夫等项钱文，如该乡地委员仍前诈索，许尔等指名控告，必为从重查咎；倘尔等如有贿求、清讬，巧谋肥己，查出亦即从严法办，决不宽恕。尔等各宜懔遵，勿谓诰诫之不先也。切切特示。遵此，相应札饬。饬到，局员廉忠、巡检白宪章等，接奉告示，务须分发各段实贴，勿得违误可也。须至札者。

右札局员廉忠、巡检白宪章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协领廉忠为黍、稷二界佃民地亩数目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奉派查勘兰厅两处各段荒地、副都统衔协领廉忠，为查勘地亩各数汇总呈报事。窃职前经抵至呼兰，随令防御依兴阿、云骑尉郭多诃、笔帖式倭西布、色成阿等，分为两起，赶紧前赶该处六界，认真兴绳勘丈。等因呈报在案。前据该委员等先后报称，时下天寒，落雪甚大，地界难分，实系不能勘丈。业已声明在案。惟思该员等所报各情，系属实在，若不令其收绳，势必多耗经费。于是未敢拘泥，当即移饬速将所勘地数，按项分晰，移覆立待详省。令（今）据该两起报称：现已丈得黍、稷二界，佃民共一千二百二十三户，计地二万二千零一十七晌零五分九厘；内除原升科地三千一百八十一晌一亩一分，元、二两年查出滋垦地一万五千四百七十一晌二亩八分四厘，夹荒三千二百四十八晌六亩七分五厘，此次续经丈出浮多熟地一百一十五晌九亩九分。详核详(该)界，仍有未经丈量地亩，客俟明春融化再行派员查勘。等情移报前来。职随即按照文内详加斟核，一面汇总详报，一面饬令该员等仍行归司充差。是以职等拟于十一月二十六日由兰起程旋省之处，一并备文声明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丰等为汇奏俄人越界事奏折

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奴才丰、托跪奏，为遵将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接壤卡伦处所，本年查办事件，循例汇案，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查，乾隆二十九年间，前将军奏定：嗣后遇有俄罗斯鼎玛尔等偷越疆界行走、偷窃马匹之事。将该犯追获随时具奏，仍将互相交递偷窃牛马踪迹事务，咨行办理俄罗斯疆界事务大臣等照例办理，至年终汇案奏闻。等因历经遵办在案。奴才等，伏查上年十月至本年夏、秋，屡有不听拦阻持照越界、前往呼伦贝尔贸易之飘斐拉克塔等十起俄人五十名，又往鄂尔顺河博木地方换之拉琶郎奇等两起俄人十四名，又往巴尔虎游牧界内寿宁寺聚集地方贸易之阿哩克三达尔等七起俄人三十名，俱经该管地面，按起拨派官兵，照料遣回，交明俄卡玛两尔接收，沿途均属安静。又有那木萨赖等十二起俄人七十三名，赶带牛马驼只，路经墨尔根城前赴黑龙江，亦经派员送交海兰泡俄酋。又有俄人越界种地，经巡边委员查出，会同俄官办结，将地全行平毁。等情俱已随时咨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考在案。此外，本年与俄国接壤卡伦地方，并无别案事件，现届冬令，额尔固纳河封冻，各项牛马最易蓦越，仍当加意防范。除札饬该副都统衔总管萨克慎，严谕游牧人等务将牲畜经心看守，并着坐卡官兵昼夜巡查、不准稍涉疎懈外，所有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接壤卡伦处所本年查办事件，理合循例报案，附驿

奏闻，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右司为严禁贩运宁古塔小麦、白面出城事告示文

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十日

右司案呈，为严禁小麦不准贩运出城售卖、以裕地方事。兹奉宪谕，查宁古塔本年所收小麦将敷本处需用，近查竟有奸商人等，来塔购买小麦面，往运别城售卖，以图取利，致令本处将有不敷，需用均受高价之累。著刻即严行出示，晓谕查禁，如有犯者，照例治罪。等谕饬交到司。遵此，合亟示仰合属族民、商贾人等知悉，务遵宪谕。自示之后，本副都统仍不时明查暗访。倘有不肖奸商不遵谕令，胆敢将小麦、白面贩运出城者，若被查出，或经告发，定将所贩粮石入官、充赏兵役外，并将运贩奸商人等，照例严行治罪，决不宽宥，勿谓言之不早。各宜禀（懔）遵勿违。特示。并录告示六张，一并呈请钤印张贴可也。

值班章京玉庆对，值班笔帖式永青写。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旗户地亩被民户报官升科事札惠安文

光绪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将军衙门为札饬酌拨安业事。户司案呈，适据呼兰旗妇关李氏来省控称：该氏自有毛荒十八晌，因无力开垦，于十三年租与民人张洛五耕种，言明俟五年后，地归本主；并未收过押契牛具烂价；再欲种时，每晌纳租粮两石，并未使过钱文。该民于今年报官升科。等因。又另呈控称：于同治十三年间，将自己熟地五晌、毛荒四晌，租与民人崔广惠耕种，言明每年租粮十石，其毛荒白开、白种，五年后地归本主，亦经该民报官升科。等因。又另控称：于同治十二年间，该氏借到赵发京钱一百八十二吊，指熟地作当，言明钱无息利、地每晌纳租粮五斗外，又借给草房两间，房身六丈，钱到回赎。今赵发令伊镑青之户李守仁报官升科。等因。又据旗人关赵氏控称：于同治十一年间，将已之毛荒三十五晌、熟地一晌，租与田禄耕种，言明入年秋后纳租粮一石五斗；有房两间，借给居住，房身一处，许其自盖房间，言明每间作钱三十吊，至限满房东将钱交于地户，房、地皆归本主。今该民已报官升科。等情各控诉前来。详核此项地亩，既经清丈，入册升科，殊难更改。应饬该尉惠安，除查明该氏等原有房间不准给民升科外，其余生、熟之地，究竟丈归升科者若干，内除熟

地着该尉酌量回找牛具，并将从前拖欠租粮如数追出。惟据该孀妇等恳称贫苦，今将此地经官升科，别无养赡等情，并着该尉查明，该氏等如果实系赤贫无依，即由本年丈出旗荒内，酌量拨给，以作养赡，庶免失所流离，妥拟判结呈报，以凭查核。兹令该民等自行旋里。等因呈请札行前来。拟此札饬。札到，该尉惠安遵照可也。须至札者。

右札呼兰城守尉惠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催呈报油、酒等税事札惠安文

光绪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将军衙门为札催赶紧查明呈报事。户司案呈，查前饬该尉遵照奏定章程，将该处添征烟、酒、油、麻各税，查照省章，自本年八月初一日起一律收纳，至庄户、商户、油榨若干盘，烧锅若干家，著即先行查明详省。等因札饬在案。迄今多日，未据申详，尤属延玩。再，自八月初一日起，届至年终，所征各税，该尉亦必收有成效，迅速遵札按季详细造报，以凭汇核咨部，勿致隐漏、延宕。至前奉部咨，着令酌增油、酒等税，当饬覆同知厅遵照，一俟该厅如何增定详报到日，再饬该尉将该处油、酒两项，一律仿照厅属章程补征，以归画一。等因呈请札行前来。据此，合应札饬。札到，该尉惠安遵照呈报可也。须至札者。

右札呼兰城守尉惠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左司为查获运往东山货物事呈报吉林将军文

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左司呈，为将审拟完结缘由呈堂备核事。兹据查街、管番役官员等，饬派兵役在北陡沟子地方，拿获前往东山私贩米、面、杂货等物官庄委领催孙世发及商民李佩年、谢成等三犯；续据委参领舒成等，带兵在界内四道岭子地方，拿获往赴东山私运米、面、杂货等物之商民吕永发、张凯，与车户、旗人何永发、民人韩殿奎等四犯，并将车马、货物等件先后解送来城，呈请核办，并将货物车马饬交查街处逐一点验明确，开列货单，呈递前来。随即按名提堂鞫讯。

据孙世发供：小的年五十五岁，系官庄纳钱粮民，充当官庄委领催之差小的。素养马匹，赖以拉脚营运度日，按年搭帮雷风河顶营捡菜民人周景安、康万春、王化山、刘海等四家。菜营米、面等物，系属春放秋还，因此欠下小的账目，意欲赴山讨账，以便运菜。现值年期，买得杂货等物；又有贸易商民李佩年，雇小的车辆藉便亦往东山雷风河二道沟菜营拉运，将车装妥因闻东山道路不靖，未敢起程。不意于十一月初十日，忽有镳夫十八名，到在小的家中借宿。询系前往东山接护省城二合号驮

于；于十一日，有官兵到去追撵镳夫，连小的及车辆、货物一并拿获，解送到案的。今蒙审讯，除此并无私运金场，亦无雇觅镳夫情事。只求恩典，不治重咎。所供是实。

据李佩年供：小的年三十四岁，系山东登州府栖霞县民。于同治九年间，由籍出来到至塔城合和号佣工，于十年正月间辞工。有小的族兄李德年，向在东山雷风河二道沟地方顶营生理，小的因即到彼捡拾木耳营运，因无食、粮缺乏，于今年八月二十四日来街。因道途不宁，迫至十月间，始才备办菜营口粮、杂货等物，雇得孙世发牛车三辆，装妥货物，未及起程。不意官兵到彼追撵镳夫，连小的及货物一并送案的。今蒙审讯，除此并无别项生计，亦无私贩金场、雇觅镳夫情事，只求恩典。不治重咎，即是恩典，所供是实。

据谢成供：小的年二十七岁，系奉天府开原县民。于上年九月间，来到塔城，在三发永油房佣工。于今年三月间，跟随三发永素识主顾李德年，到至伊地营佣工；后因李德年之族弟李佩年赴街备买菜营需用口粮，一月有余未回，经李德年令小的赴街来找李佩年。于十月初间到街，找见李佩年，询悉业将货物办妥，雇得孙世发牛车三辆，以备挽运回山。因路途不宁，未敢启程。不意于十一月十一日，官兵到彼追撵镳夫，将小的与李佩年一并送案的。今蒙审讯，小的实因来街催找李佩年备办口粮是有的。除此不知别情。所供是实。

据张凯兴供：小的年三十三岁，系山东莱州府平都县民。于同治七年间，由籍来到宁古塔，在东关新街张香油房佣工。于今年十一月间买办杂货等物，雇得韩殿奎车四辆，欲往东山荒沟王家菜营换运木耳，由街起身到至头道岭子地方，因闻官兵追赶往赴外山驮子，小的将货物运往头道岭子南沟李家藏匿。不意遇见官兵盘获，连货物、车辆一并送案的。今蒙审讯，除此并无私运

金场情事。所供是实。

据韩殿奎供：小的年四十三岁，系三姓纳钱粮民，于早年由籍来至塔北小桥子屯耕种。因小的素养马匹，赖以营运、耕种度日。于本年十月间，雇与商民张凯兴拉脚，前赴东山荒沟王家菜营运送米粮。不意到至头道岭子地方，因闻官兵追禁东山粮运，小的与张凯兴即将货物藏匿在头道岭子南沟。不意被官兵到彼搜获送案的。今蒙审讯，小的实与张凯兴拉脚，赚租是有的，除此并无私运金场情事。所供是实。

据吕永发供：小的年四十九岁，系山东登州府温栋县民，于早年间由籍出来，到在各处佣做零工，于同治七年间到至塔属东山雷风河菜营，寻找小的长孙。在彼佣工九年，于今年十月间，小的赴街办买菜营口粮，在西关路北隆家油房存住，购买立(粒)盐、油、酒、烟土杂货等物，雇得四道岭子旗人何永发车辆装载。将及拉运到家，即闻官处断运，车户就不敢走了，即将货物卸下，另觅营运。不意官兵到去，将车辆、货物翻出，连小的一并送案的。今蒙审讯，委因往赴菜营拉运食粮，除此并无私运金场贩卖情事。所供是实。

据何永发供：小的年二十九岁，系正红旗保成佐领下闲散，在乜河南沟四道岭子屯居住。小的素养马匹，赖以耕种、拉脚，营运度日。于今年十月间，将庄稼收割完竣，因无营运，有素不相识东山雷风河菜营民人吕姓尹姓二人，有货雇车，小的欲他拉脚赠(挣)租，后闻官处断禁驼运之信，因此未敢起程，随将客货卸下，小的改业与德顺烧锅拉送烧柴。至冬月二十三日五更余时，有官兵到去，先将客货翻出，次将尹姓拿获，并令引拿吕姓及小的车辆一并送城的。今蒙审讯，实因闻断禁不敢私行，改业与德顺烧锅拉送烧材是有的，除此并无私运金场情事。所供是实。

据王俭供：小的年三十八岁，系吉林长春厅民，于早年间由

籍到至塔城佣工。因不获利，又到东山捡菜营运。于今年十月间，小的在东山菜营讨得账目及贩卖货物共积蓄金砂八两九钱，小的打伴进边到街，将金砂卖与南关义顺永换钱三百余吊，购买杂货四包；小的有驮马二匹，欲想运往东山柳树河菜营贩卖，因闻官处查禁运往外山货物，未敢启程，在街北山东会素交王丘兴家闲住，不意被官兵到彼盘获，连马匹、货物一并送案的。今蒙审讯，除此并无私往金场运贩情事。所供是实。

各等供历历如绘，实无私运金场情事，众口一词。详查此案，自本宪莅任以来，叠谆告诫，不准私运东山，已曾晓谕至再，无如商民李配年、谢成、吕永发、张凯兴、王减等，竟敢与车户孙世发、何永发、韩殿奎等八名通同私行购买如许杂货，满载东山，希图重利，虽无例禁之物，查其所运者，究与运往金场之货无所区别，令人殊难策度。况其车在数十余辆之多，又有伙与镳夫同行之状，其中未必无因。如果属实，甚与前辙大有关碍。似此不肖之徒，希图目前之微利，遗害将来之大灾。又兼金、盗各匪未息之际，若不严行责惩，更自纷纷效尤，自未便轻纵。姑无论其是否运往金场，本干例禁，自应从严分晰惩罚，以杜积习。但此无识愚民，均因惟利是趋，又未便不稍示区别。是以拟将商民李配年、谢成、吕永发、张凯兴、王减等五名所贩货物，按照原单开载之数，拟以量减半折价存公，其余一半悉予饬交原主，具结承领外，仍拟按名均照违制例，杖一百折责发落；车户孙世发、何永发、韩殿魁等三名，惟孙世发一名，本有载运货物，应照商民李配年等合并科罪，货物量减半折价入官存公，仍照违制律杖一百、系属官庄旗人鞭责发落；其车户何永发、韩殿奎，系无货物，无可罚办，应照违制例律杖一百，不足示惩，仍酌每名着加枷号二十日，满日释放，以惩将来，车马均予赏回原主；在逃尹姓缉获另结外，并将无主货物仅（尽）行入官，饬

交查街管番役官员等秉公核办，按以时价折变，如数呈交归公，断不准稍有徇情回护，致干查究。除将疎脱官兵另行审办外，合将遵拟完结缘由，理合立案，呈请宪鉴核夺备稽外，札饬查街处官员等遵照可也。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

盛京将军为练兵事务奏折会印事咨黑龙江将军文（附折）

光绪三年二月初九日

太子少保、署盛京将军、管理兵、刑两部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务、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奉天旗民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大堂崇，为咨会事。照得本署军督部堂，于光绪三年正月初六日，遵旨议覆侍郎袁保恒条奏特简知兵重臣、专办东三省练兵事务一折，当即飞函咨会，旋准贵将军将本省情形详细拟覆前来，兹本署军督部堂，按照各省原情，拟就据实覆陈会衔奏稿三件，包封完固，由驿五百里驰递贵将军查照，希即会印，昼行飞速递回，以凭会衔缮发，望速切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

计　开

奏为遵旨会议侍郎袁保恒条奏特简知兵重臣、专办东三省练兵事务，谨将三省情形会同据实覆陈，恭折仰祈圣鉴事。窃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侍郎袁保恒奏，东三省骑兵，素称精劲，亟须选其骁健，勤力训练，请特简知兵重臣专办练兵事务，凡属兵马饷糈，悉归经理等语，所奏是否可行？著崇、古、丰、察看情形，悉心会商妥议具奏。等因钦此。仰见朝廷周谘博采、不厌精详，等跪聆之下，钦感莫名，当经崇以三省往返函商、有需时日，先行据实覆陈，并声明候吉林、黑龙江会商到日，再行详细具奏在案。旋据古、丰将各该省情形会商覆奏前来，敬为我皇太后、皇上详陈之。

古查：吉林一省，自三姓至乌苏哩口，由北而南，不下二千余里，直至珲春之土们江口，均与俄国毗连，而珲春距俄界近在咫尺，曾经前任将军奕榕（榕）奏明：吉林额兵一万六百余名，自军兴以来，各省征调，存营仅有七千余名，除轮流守卡、巡查围场等差外，统计额兵不过三千余名，且难一律精壮。酌拟于原设演练马队一千二百名外，再行添练马队二千八百名、步队一千名，共成五千名之数。以马队三千名驻省操防，以马、步队各一千名分驻塔、姓两城。旋准部议，指拨山东、河南、安徽（徽）三省，按月各协解银五千两，专为练队饷需。嗣以各省协饷未到，不克一律起练。复经穆图善于奏带来吉客队一千名外，又于塔、姓两城添练马队二百名。古到任后，复于内外城添练马、步队一千七百名；并因东路一带山深箐密、马队不易驰骤，改练马队三千名、步队二千名；并奏请拨给洋枪、奏调协领依克津布来吉，教演其未练兵丹一千九百名；咨催各省协饷，解到后即可挑练成队，以成劲旅。此吉林之情形也。

丰查：黑龙江一省，邻境之马贼宜防、北界之强邻逼处。同治十三年丰到任之时，额兵万余名，除出征外，存营不过七千余名，欠饷积至一百八十余万两，当经奏请正兵每年的饷二十六、七万两；新添西丹四千名，年饷八万四千两。每西丹二人，合给马一匹。并请欠饷按年搭解三分之一，以便添备军械。正兵及西丹，春秋两季调集进城，各操六十余日，归屯各旗，就近教演，仍按月分旗调考，周而复始。现在西丹进城听操一百二十日，每人给银一十二两，每马日给干银五分，岁给一十八两，二人分领饷干均系实银，尚不十分亏累；惟正兵每名年额饷二十四两，每两减扣二钱六分，共减扣五两九钱五分二厘，实支银十八两四分八厘，马干亦在其中，一年之中有例操，一月之中有调考，衣履蓝缕、马匹羸疲，实不堪言。上年二月，经丰　奏请，正兵俸饷，发给实银，免其折扣。统计每年共需银九万一千两，部议未经照准，目下与其特简重臣，不如仍复旧饷。果能士饱马滕（腾），无难力加训练。拟请再于洋税项下发银二十万两，专款存储，以备边防缓急，即可壮声威而资战守。此黑龙江之情形也。

至于奉省情形，崇　查：目下各城，缉捕、边外巡防，在在均关紧要。虽有三盟、吉林、黑龙江及天津、古北口各客队填扎各要隘，而地面辽阔，兵力仍觉单薄。前数年所练之捷胜营马、步各队，兵数本属无多，现由神机营调来参领祥顺、达崇阿等派令按队查考，生疏、老弱者革退，精壮得力者挑选。惟各队分扎各城及边隘要地，非特加整顿不可。现拟派祥顺等分路查考，并随时调省训练，庶令带兵各员，不敢偷安、咸思振作。惟饷款未充，难免时形竭蹶。查奉省正饷。历年以来，积欠累累，即上年户部议准东三省的饷七十万两，其指拨奉省二十六万两，至今解到，尚不及半。此次练军的饷，经户部指拨山东、江苏、两准（淮）、广东协济银二十四万两，现在尚无报解日其（期）。业经崇

奏派广东候补道高从望，前往各省催提饷款，并到上海选解军械。原冀练饷可以早到，练兵即可成军，并拟于本省之船规、盐厘、货厘各捐项，极力整顿，饷源有著，方可随时挑练、次第举办，以副朝廷巩固根本之至意。总之，三省情形，虽不必尽同，而练兵不难、筹饷为难，如出一辙。该侍郎所奏于三省选其骁健，勤加训练，实为当务之急。至所称特简知兵重臣、专办东三省练兵事务等，查三省将军，本系统兵大员，但使饷可宽筹，则选将、练兵，责无旁贷（贷），不难遇事请求，力加整顿；若饷源未裕，纵有知兵重臣，势亦无从为力，且其中不无窒碍难行之处，窃恐徒事更张，仍无实济。所有遵旨会议缘由，谨合词恭折覆陈。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防御叶英额等呈报与朝鲜通商情形事（满文）

光绪三年二月十五日

防御叶英额、委笔帖式兴禄等呈文大臣：为呈报通商事。去岁十二月间，遣派我等与吉林八品通事官德春等，并率吉林、宁古塔、珲春商人，前往朝鲜会宁、庆源城，并照例携带官牛一百一十四，盐八百五十五屡，如数换回二千二百五十 ①等情形是实。为此呈文。

（译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

注：①据译者推断：所换回的物品，原文漏抄，只有数字，未有实物，而携往朝鲜的物品，如官牛以及盐等却很清楚。

译者：孟宪振

呼兰城守尉惠安为查核地亩事呈黑龙江将军衙门文

光绪三年二月十七日

呼兰河记名副都统、副都统衔城守尉惠安，为遵劄查明呈报事。左司案呈，于本月十三日，遵奉将军衙门劄文内开，户司案呈，查据该尉详报：该处六界地亩，经三起委员连年所丈，旧有升科并浮多、熟地、生荒各数目，按界分晰汇总，开单呈报前来。当核其所详数目，不但辏辐，且与各该起丈地委员所报毗连地数多属参差未符。再查，上年该尉旧管已征租额地四万六千三百九十五晌四亩四分六厘，元年经委员新查出归公熟地七万八千九百二十四晌二亩零九厘，该尉前次仅报征租元年新查出归公熟地七万八千八百三十五晌；今核较该处所报，比此短地八十九晌二亩零九厘。况该处均有各起底册可查，因何悞写？尤属草率！著将此项地亩租项，仍由元年起课而免遗漏。至二年、三起又新查出归公熟地四万六千零一十三晌九亩九分四厘，又于去岁据委员富明阿移报补查出菽字界一户升科地二十二晌五亩，又据该尉册报二年间在附近城基与旗民各户升科地八十晌零二亩七分四厘，连元年征租额地统有一十七万一千四百三十六晌四亩二分三

厘。兹核与该尉所报，比此多地六千三百九十余晌，何又数目不符？兹将原文驳回。今由省按各起册报各界总数，按项开单，应请飞饬该尉惠安查照单开数目是否符合之处，逐一认真澈底核清。限文到三日内，另行火速详报，现待查核咨部，断不得含混稽延塞责，尤干重处，是为至要。等因呈请札行前来。据此，合应札饬，札到，城守尉惠安立即查明、依限呈覆，勿猜违悞可也。须至劄者。等因扎饬前来。当查各起移过地册总数，按项核兑，均属相符之处，相应开单，粘连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计　开

以上旧有升科额地四万六千三百九十五晌四亩四分六厘，元年查出归公熟地七万八千九百二十四晌二亩零九厘，二年查出归公熟地四万六千零一十三晌九亩九分四厘；又据呈报查出归公熟地一百零二晌七亩七分四厘。统计四项征地租一十七万一千四百三十六晌四亩二分三厘。再，元、二两年，查出在民夹荒一十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九晌六亩零九厘内，据委员托什纳，巴彦孟库裁撤梁字界六十晌零六亩，稷字界三十九晌二亩八分八厘外，实有一十一万五千三百三十九晌七亩二分一厘。又元、二两年查出在旗营屯站名下熟地七万零七百八十晌零五亩、夹荒三万四千一百九十四晌二亩五分。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左、右司为严禁私垦事札各嘎山达文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左、右司呈，为再行出示晓谕查禁界限、封堆之外私垦、搭房旗民人等一体知悉，以归旧业而靖山场事。兹查：自设立宁古塔以来，先分边界，次安旗民，不许私离边界之外偷垦、盖房，不料其内仍有不肖旗民私离边外，拣地偷垦者，诚复不少，是以委派妥员，前往逐撵，将房地弃毁，各立封堆，以为界址、杂绳，以归根本而重生命。等因历办有年矣。惟咸丰二年，自军兴以来，征调频多，官兵不敷分遣，所有旗民人等，不知故习，相率效尤，仍赴边界之外偷垦、盖房，至有一二百里不等，每逢傅叫，致有道途崎岖、山险之虞；又兼塔属远近山场，盗匪肆起，迭次纠邀协众，出没糜常，甚至抢掠、酿命重情。虽经即时派兵常川跟踪搜剿，奈缘山场辽阔、树木丛杂，奸宄易于潜匿，该匪闻兵往剿，远遁山林别往他窜，兵至则散、兵撤则聚，贼氛仍未泯息，若还设法驱撵，而盗风将来何所底止，地方何日肃清：是以公同酌拟，将远近山场、封堆之外，恐不教而杀为之虐，拟自本年二月初一日起，至四月底止，仍给限三个月，一概搬移边里。如有至期抗违不搬者，指派大员带兵驱逐，务将房屋一概平弃，旗民人等均归业，而山场以可望肃清矣。等情业于二月初十日斟饬出示在案。无如现闻各界之外，仍无搬移动作，似属置若罔闻，各屯嘎山达竟然自行观望，毫无觅察，实属不成事体。合亟

再行遍行晓谕告示八张，界外旗民人等，一体懔遵。如有置之闻，定以尔各管界嘎山达是问，决不宽宥，勿谓言之不早也。凛之慎之。

右劄付塔密嘎山达宁金亮、石河嘎山达七十、窦占嘎山达德顺、旧街嘎山达常喜、萨尔虎嘎山达保寿、二道河子嘎山达巴彦布、腰岭子嘎山顺德、玛连河嘎山达苏尔芳阿等遵此。

光绪三年二月值班章京常兴对，值班笔帖式阿礼翰写。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查明增租修城等事札文夔文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将军衙门为劄饬查明呈报事。户司案呈：适据民人王荣控诉巴彦苏苏收大租，每晌地格外加钱三十六文，请示是否应出等语。提司讯，据声称：三文系修城壕之费，六文系狱墙荆棘之用。当即开导：客岁厅属修壕围，系为保卫衙署、地方；即内地修理城池、亦属捐办，众民尽悉。所需资费，本属浩繁，即便巴彦苏苏铺商，虽有捐项，亦属无多，不敷修理，不能向民佃稍捐资助；又非该佃一户，各段亦皆如是，乃系急公取义之举。除令该佃归里听办，仍劄饬署同知文夔，将现在酌拟如何修法；所需钱文若干、应如何摊助；其内，书役人等有无妄勒等弊，查明造报。到日覆核。倘有藉此多欵钱文，一面追出缴还各佃抵领，一

面定即严惩。至捐用狱墙荆棘一层，现在尚无大狱，捐之无名，著不准行。兹将原呈抄粘劄尾，予限文到半月详覆。等因并请劄行前来。据此，劄饬。劄到，署同知文夔遵照可也。须至劄者。

右劄署同知文夔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酌拟章程呈报地亩事札惠安文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将军衙门为劄饬酌拟章程呈报事。户司案呈，查，据三起委员呈报：查出在旗丁名下自垦熟地七万余晌、生荒三万余晌；兹查光绪二年分该尉呈报户口册载旗营屯站，计户共三千四百八十四户，该委员等册报，有地者约二千九百余户，按户比较无地者，不过六百来户，除有地者不议外，其无地之户，以现有生荒三万余晌内，除酌留牧、厂之外，其余之荒，仅（尽）数核计，每户应酌拨若干，以资将来之养赡，应请复饬该城守尉确实酌拟妥章，迅速详省，以便覆核办理。等因呈请行劄前来。据此，劄到，该尉惠安遵照可也。须至劄者。

右劄城守尉惠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呼兰城守尉惠安为查明呼兰地亩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呼兰河记名副都统、副都统衔城守尉惠安，为遵札绘图飞速呈报事。左司案呈，于本月十四日，遵奉将军衙门札文，内开：户司案呈，查准户部咨开，今将巴彦苏苏、呼兰河两处地亩拨放若干、交过押租若干、增收租课若干，限两个月分别造册绘图，送部查核，勿得迟延。等因。准此，查巴彦苏苏地亩，尚在未经清厘完竣，一俟查竣，再行造册绘图咨部外，惟查呼兰一处，自元、二两年派员所勘地亩，业已丈竣造册报省有案，今由省照此另造咨部外，其绘图一节，虽经该尉呈送，然核之所绘六界，系上年旧有户数、地数，其新查出元、二两年在民名下生熟地亩数户数，均未备载明晰，且按段四至、方向、村落，多系含混不清，今将原图驳回，现由省按其所报各界四至，开写粘单，一并札饬照办，是否符合之处，仍令参酌妥确，限文到十日内复行绘图贴说，注妥里数，星速详省，现待查核咨部，勿得草率，混淆不清、迟延时日，致干查劾不贷。等因呈请札行前来。据此，合应札饬。札到该尉惠安遵照起办呈覆可也。须至札者。等因札饬前来。

遵将呼兰界址四至、方向、村落、地数，逐一按札查明。共查明、共查得：旗民联络村、屯九百三十二庄，内杂居旧有升科红户共二千四百八十户，升科地四万六千三百九十五晌四亩四分

六厘；自光绪元、二两年省员查丈新佃四千六百九十户，升科地一十二万五千零四十晌零九亩七分七厘、升科荒一十一万五千三百三十九晌七亩二分一厘；统计旧有、新佃七千一百七十户，旧有新丈升科地一十七万一千四百三十六晌四亩二分三厘，荒一十一万五千三百三十九晌七亩三分一厘；并将六界以及大荒沟等处四至、方向、形势、山河、道路、村屯坐落，按界分晰，复行绘画地势图式一分，粘签贴说附封，相应飞速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等为核销呼兰、巴彦苏苏地租钱文事呈户部文

光绪三年四月初一日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丰，齐齐哈尔等处地方副都统、头品顶戴、哈丰阿巴图鲁托，为造送核销清册事。户司案呈，查本衙门前将呼兰河、巴彦苏苏两处同治十三年征收地租钱文除照章核销外、仍剩钱六万八千八百六十九吊八百三十文，分款造册，于光绪二年五月初十日咨报核销在案。兹据呼兰河城守尉衙门呈报，应征光绪元年分大荒沟北等处旧管报部升科地四万六千三百九十五晌四亩四分六厘，每晌应征现租钱六百

文，计钱二万七千八百三十七吊二百六十六文；又据巴彦苏苏地局委员呈报，自同治五年起至十三年止，旧管报部升科地共二十万零六千七百三十七晌四亩七分九厘三毫，又同治九年出放毛荒九千七百三十九晌三亩七分，至光绪元年届限升科照章扣除三成、实按七成清丈地六千八百一十七晌五亩五分九厘，又丈浮多熟地二千七百七十四晌五亩三（分）。共实地二十一万六千三百二十九晌五亩三分八厘三毫，每晌应征现租钱六百文，计钱一十二万九千七百九十七吊七百二十二文。又据行局委员等呈报，光绪元年分出放各段夹荒四千一百九十一晌四亩四分，内除扣（扣除）三成、实以七成可垦地二千九百三十四晌零八厘，每晌应征大租钱二吊，计钱五千八百六十八吊零一十六文。以上统计征收呼兰河、巴彦苏苏等段大租钱共一十六万三千五百零三吊零四文，连前旧管二共钱二十三万二千三百七十二吊八百三十四文，内照章搭放各城官兵俸饷及驿站牛马草豆京钱二十三万三千零四十九吊五百三十四文，内将所存大租钱全行动支外，仍不敷钱六百七十六吊七百文，已由二年分征收大租钱内如数发放讫，俟核报二年大租案内再行声明。再查：呼兰升科熟地四万六千三百九十五晌四亩四分六厘，每晌应征小租钱六十文，计钱二千七百八十三吊七百二十六文；巴彦苏苏升科熟地共二十一万六千三百二十九晌五亩三分八厘三毫，每晌应征小租钱六十文，计钱一万二千九百七十九吊七百七十二文；至出放七成夹荒二千九百三十四晌零八厘，每晌应征小租钱一百文，计钱二百九十三吊四百文。三共小租钱一万六千零五十六吊八百九十八文。查前此核销十三年分地租案内，因小租不敷支发，由光绪元年征收小租内开放钱七千五百四十八吊零四十六文外，仍剩钱八千五百零八吊八百五十二文。按照新定撙节章程，全数发放地局催租、丈地各起官兵工食、心红等项之需。合将照造清册二本、毗连册一本呈请核转前

来。等情。据此，理合备文咨送。为此咨呈大部，谨请核销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都京户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三姓副都统长麟为截击"余匪"事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

光绪三年四月初四日

三姓副都统、世袭骑都尉、花翎、随带、加一级、纪录十五次长麟，为飞行咨报事。左司案呈，于四月初三日，据驻扎驿站客队委营总德栋阿、管带、演练西丹步队委统领、协领、花翎富兴报，据云骑尉委参领全安等报称：窃职等遵饬各带所部马步兵丹，合驰往伊军通沿江一带探剿贼匪，等谕遵此，当即各带马步兵丹于三月二十八日齐抵崇古尔库站住宿，于次日寅刻会合各带所部兵丹，由站起队，探贼所向，行至站南、距站三里许，突遇由江岸船上下来马步贼匪一百余人，各持枪矛等械，执旗，中间步贼、两哨马贼，列成队伍，齐拥奔站。职等督率各部兵丹，列队迎头攻打，该匪枪炮刀矛齐施勇战。职等督队，我兵奋力攻打，自寅至午，环绕冲冲夹击，始将贼匪打退站北三十余里，枪毙贼匪八十余名、生擒干贼五名。该匪势穷，力不能支，即向北山逃窜。我军乘胜追至北山，当被河水阻止。我军多有徒步，尘战多时，又兼无渡，未及穷追，随即收队。查点黑龙江马队内：

阵亡西丹兵平德一名，西丹步队披甲、蓝翎委官恩胜受伤，并受伤马二匹、受伤兵丹十数名，俟验明等第，再行报查（呈）。两队生擒贼匪五名，夺获贼匪黑、白、蓝、红大旗五杆，小旗二杆（上写'杀富济贫'、'将'、'帅'、'令'等字），鸟枪十九杆，马鸟枪一杆，洋炮一杆，小洋枪一杆，长矛枪二十二杆，夹把刀九把，贼马九匹，一并派员解署。同日，又据崇古尔库站笔贴式依勒达蒙阿、委官王秉政等报同前因。各等情呈报前来。

据此，本衙门详核据报，此股贼匪由上江乘船下来，沿江登岸抢劫，当即札饬分派水陆两途夹攻，并进期免兔脱蔓延等情，曾经咨报在案。兹据该员等遵饬合队督兵截击贼匪、擒斩多名、夺获贼旗马匹器械多件，尚属用命，奋勉可加。除扎覆客队营总德栋阿、管带演练西丹步队委统领花翎协领富兴，遵照转饬云骑尉、委参领全安，遵照会合所部官兵，务将在逃余匪实力追击，不时逃（巡）探侦剿，务期绝尽根株，勿遗余患；其受伤官兵迅即查明、分别等第声报，以凭请奖；至夺获贼马，准其充赏在事出力官兵；仍将所获活匪旗帜、器械送署讯办理存库外，惟核此次尤为出力及打仗阵亡、受伤官兵，可否并请奖邮，应请示覆遵办，仍恐击败余匪，远飏邻城，合将出派驻扎兵丹与贼打仗获胜各缘由，拟合备文飞行咨会阿勒楚喀副都统、巴彦苏苏委协领、呼兰城守尉等衙门一体截击外，相应飞报将军衙门查核，暨咨报黑龙江将军衙门查核堵缉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遵旨严禁鸦片事札惠安等文

光绪三年五月初六日

将军衙门为咨会、札饬遵奉谕旨严行查禁事。户司案呈，于本年四月十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三年四月初二日奉上谕：郭嵩焘等奏，鸦片烟为害中国，拟请设法禁止一折，官员、士子、兵丁等吸食鸦片烟，例禁极严，近来视为具文，吸食日众，为害愈深，该侍郎等请以三年为期，设法禁止，著各该将军、府尹、各直省督、抚，斟酌情形，妥筹具奏。钦此钦遵前来。

查黑龙江，地处极边，居处尽属旗仆，原鲜吸食鸦片之人，亦无栽种罂粟之户，近因属界呼兰河、巴彦苏苏等处招垦佃民以来，良莠不齐，其间不肖渔利之徒，吸食鸦片者有之，栽种罂粟者有之，国家养兵根本重地，染此恶习，日浸月盛，其害何所底止！是以本将军莅任后，叠经剴切出示晓谕，饬属严行查禁在案。兹复钦奉谕旨，以鸦片烟为中国之害，著各将军、督、抚、府尹妥筹具奏，等因。除现已奏明、咨札各城，由协、佐领、防御、骁骑校及袭职荫监、营站屯厅文武各官，以次递查，凡有吸食鸦片、栽种罂粟者，一体认真查禁，以文到之日起，示限三年，多制戒烟方药施散，以期积害尽除，倘三年期满，仍有吸食、栽种，不知悛改者，即将违犯之人拿获，由本将军衙门按律治罪；查禁不力之该管官从严参劾外，理合备文咨会、相应札饬。札到，该贵黑龙江、墨尔根副都统衙门烦请查照来文事理，呼兰、

呼伦贝尔、布特哈武营，同知厅旗营屯站各衙门，遵照来文事理，概限三年期内，按春、秋季，取据派出查禁官押结，具印结呈报将军衙门，本将军仍派员前往抽查，慎勿视为具文焉。兹将原折照录粘单，一体查照奉行可也。须至咨会、札饬者。

右咨黑龙江、墨尔根副都统衙门。

右札呼兰城守尉惠安、武营署委协领阿奇郭勒、署同知德色勒布、八旗营站官屯番役处等官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相验委员萨凌阿为验报冻毙丈地工人尸身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三年五月十三日

奉派呼兰河相验委员、骑都尉萨凌阿，为声明呈报事。适据呼兰城守尉惠安详据京旗界界官富色布等呈称：省员勘丈京旗地基，雇觅民夫挖立封堆，乃于三月二十九日午后骤起大风，饬令夫役各归其家，不意民人郑九荣之子，以及民人刘常有工人果（郭）姓，均各未归，当即派人寻获两尸，系被雨雪交加冻毙等情，呈请派员相验。该尉现因呼兰仵作常安在省，除此之外，别无仵作，具文呈请将军衙门出派官仵前往检验。等情前来。

萨凌阿当即遵宪饬派，与监生松山，带领司催那丹珠、仵作

雅凌阿等，于五月初三日抵兰，守候该处，传集尸亲人证，以备检验。旋据该尉拣派弹压苦主之协领衔富逊保声称，伊现将已死郭广春之胞兄郭喜春、族兄郭一林等传到，惟已死郑万成之尸亲，经伊等叠次拘传，尚未到案。伊等复又带领设差，亲往该屯，拘传伊尸父郑九荣赴案。即据郑九荣言称：伊子郑万成之母，并伊母舅二人，现已赴省呈控，俟有回信，再行前往。等语声称。职等随即先行，带领司催、仵作等，前诣呼兰所属京旗界地方、距兰东北一百二十里之遥荒甸。内有已死民人郭广春尸身一躯，用木板、浮土遮盖，撤去木板、浮土，见该尸头南脚北、合面躺卧、头光、身穿大蓝布小棉袄、蓝布汗衫、腰束蓝棉线带、腿穿蓝布裱套裤、中穿蓝布单裤、脚穿牛皮吼喇、怀揣石嘴烟袋一支，余无别物。将尸移放平明之地，脱去在身衣服，用酒、醋、皂角水洗净，随会同该尉拣派之仓官连双、无顶戴笔帖式巴彦坤等，复又眼（跟）同该界界官富色布、乡约潘廷思、张洪喜、地方马英，与已死郭广春同处挖立封堆之徐万发等六名，暨郭广春之胞兄郭喜春、族兄郭一林等，饬令仵作雅凌阿如法详细检验。据仵作雅凌阿当场喝报，验得已死民人郭广春，问生年二十二岁，量身长四尺四寸，膀宽一尺一寸，验得面色发变青黑色，两眼闭，口征（微）开，牙齿硬，两手弯曲、紧抱胸前，十指征（微）握，胸膛高，肚腹胖胀，两腿直伸，两贤子溃烂，皰胗起，片片皮脱，合面发辫脱落，项颈缩，沿身发变青黑色，均被蛆虫咂食，并无伤痕，委系冻饥身死是实。职等复亲加细验，与仵作验报无异，当伤取具仵作雅凌阿甘结一纸，暨尸亲乡地各押结，并应讯人证，一并移交该尉核拟详报外，其已死郑万成之尸亲，即据该处声称，现在进省呈控，并未到案，其中难免不无别故：职等未敢擅自检验，应请移付该尉着核，赶紧拘传伊亲属到案，以备速为相验完竣，回省销差，而免在兰久候。等情。理合具文先行

合并声明，呈报将军衙门鉴夺施行。须至呈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右司为报旗丁不能自立牛犋耕田请求支借银两事（满文）

光绪三年六月九日

右司案呈：为支借银两事。据署理左翼协领事务佐领华梁阿、署理右翼协领事务佐领讷木金等案呈：本左、右两翼十二牛录案呈：对镶黄旗讷木金佐领下领催双奎、披甲庆林、喜林、全湘、瑞湘、长顺、德生、永昌、长成、伊隆阿、功讷楚克、本旗关泰佐领下先锋林和、常顺、披甲春寿、全太、宋常、荣和、春喜、全明、常德；正白旗恩凌佐领下披甲长春、永德、魏欣、富海、双喜、明利、成顺、春喜、德喜；镶白旗常珅佐领下先锋常山、披甲常湘、常青、阿林保、玉福、永喜、苏立范；本旗英禄佐领下披甲德奎、庆生、玉幹、明泰、托恩铎；正兰旗偌木混佐领下领催永林、先锋福寿、披甲永庆、英海、永德、常明、常生、托罗木布、德林、庆全、隆海、隆喜、常禄、克秀；正黄旗常英佐领下先锋常春、披甲德顺、德连、常泰、庆福；本旗华梁阿佐领下先锋达巴库里、披甲庆德、色布哲额、常庆、德禄、春贵；正红旗常奎佐领下披甲德福、德噶、春寿、海林；本旗保成佐领下先锋玉保、金友、披甲常禄、德全、明生、顺泰；镶红旗巴图里佐领下领催德喜、喜成、披甲博尔卓混（原件不清）常

山、双喜、永清、文京、常德；镶兰旗曾屯佐领下先锋富牛、德曾、郭尔民、披甲富永、寿连、玉福、恩喜、德喜等无力购置牛犁者，请支借银两购置牛犁等情铃印保呈。

查得：乾隆五十四年呈准将军衙门咨行大部来文稿：对东三省无力耕田之兵丁，每人借给银四两等情在案。今有十二牛录呈请对无力添置牛犁之领催双奎等九十三人，每人支给四两银一事，既然附合定例，即应移文银库，由八季银内支借三百七十二两发给之。除将该项银两做为八季银，算为本年秋初季发放外，再将支借银两兵丁、旗佐，开列文后，以备查核。照例发放支借银两票证。

（译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

译者：孟宪振

黑龙江将军丰为修理船只事咨工部文

光绪三年七月初五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丰，为咨报事。工司案呈，本衙门于光绪四年六月初一日恭折附驿具奏，为墨尔根本年届限大小船五只，于明年照例修理，请旨饬部发给物料，如蒙俞允，再行照例造册具题差员赴部请领，至官兵、匠役、水手应借盘费等银，请俟届期辗转支发，庶于运防无悞一折，于光绪三年七月初二日接到回折，军机大臣奉旨：工部知道。钦此钦遵前

来。相应抄录原奏，并恭录谕旨，呈请咨报前来。等情据此，合行备文咨报大部谨请查核外，并知照墨尔根副都统衙门查照外，暨札饬齐齐哈尔水师营副都统衔总管托克托布遵照可也。须至咨、札者。

右咨都京工部。

附粘原奏一件

奏为请将现用届限船只，照例修理，以重运防而供差操，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查黑龙江通省，额设大小船一百二十只内，除前因库款支绌、兵力拮据，并应用南省物料多未解京，曾将已届例限船四十二只节经声明，奏请展缓停修各在案。兹据各属报称，本年届限，齐齐哈尔例应新修塔哈尔河渡船一只，前于同治五年新修、十二年补修；又例应补修次船九只、渡船二只，均于同治十二年新修；墨尔根例应补修江船二只，前于同治十一年新修，均逾例限，糟朽渗漏，不堪应用，请于明年修造，以备运防差操。等因详报前来。奴才详核无异。除上年展缓修理各项船四十二只仍照旧章，俟库款充裕、兵力稍纾、南省物料解京、奉到部咨准领之日，再请修造补足原额外，现在各城仅存大小船六十四只，如再停缓，实不敷备运防差操之用，请将齐齐哈尔、墨尔根二城届限大小船十四只，于明年照例修理，请旨饬部发给物料，以资应用。如蒙俞允，再行照例造册具题差员赴部请领。至官兵、匠役、水手应借盘费等银，请俟届期辗转筹款支发，庶于运防差操无悞。所有酌拟修理船只缘由，理合恭折附驿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丰绅，为挑选貂皮数目事咨户部文

光绪三年七月十一日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丰，为咨报事。户司案呈，本衙门于光绪三年七月十一日附驿具奏为挑选貂皮数目一折，除俟奉到谕旨再行咨报外，相应先行抄录原奏清单，呈请核转前来。据此，合亟咨报大部查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都京户部。

清　单

谨将布特哈处索伦、达呼尔、墨凌阿鄂伦春、稚法罕鄂伦春、毕喇尔等捕获貂皮内，按丁挑选等第数目，分别敬缮清单，恭呈御览：

一、布特哈处索伦、达呼尔共丁二千八百九十二名，捕获貂皮三千一百四十张；内挑选得头等貂皮三张，二等貂皮二十五张，好三等貂皮一百八十六张（内有秋板貂皮二十一张），寻常三等貂皮二千六百七十八张。

一、墨凌阿鄂伦春共丁一百一十七名，捕获貂皮一百二十三张；内选得寻常三等貂皮一百一十七张。

一、雅法罕鄂伦春、毕喇尔共丁六百一十九名，捕获貂皮六百二十四张；内选得头等貂皮六十七张，二等貂皮一百四十八张，好三等貂皮二百一十七张，寻常三等貂皮一百八十七张。

以上按照丁数选得貂皮三千六百二十八张；内头等貂皮七十

张，二等貂皮一百七十三张，好三等貂皮四百三张（内秋板貂皮二十一张），寻常三等貂皮二千九百八十二张。

谨查奏定布特哈索伦、达呼尔、墨凌阿鄂伦春额丁三千四百二十八名；暨新袭官二百八十九名，已到年岁官一百六名，由都京旋回官一名，共三千八百二十四名（内除上年升授职任并承袭世职告退、病故官五十一名，又除去空缺职官二十名）；往河南等处出征官三十九名。兵丁八百四十三名，净剩丁二千八百七十一名，又加由军营撤回官兵一百名，由军营送回之缺挑补丁数三十八名。现在实有官兵、牲丁三千九名，并雅法罕鄂伦春、毕喇尔丁六百一十九名。共计应交貂皮丁三千六百二十八名，按照丁数共挑选得貂皮三千六百二十八张。谨查照成案，敬缮清单，恭呈御览。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为中俄交涉等事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附计册）

光绪三年七月十七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丰绅，为咨呈事。兵司案呈，照得同治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承准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开：所有办理交涉各国事件，嗣后每届三个月，各将应办外国

之事，造具已结、未结清册，咨送本衙门存案，不至互有乖舛，是为至要。等因前来。本衙门当经遵咨，按照三个月将所有办理与俄国交涉奏咨，及由本处办理已结、未结各案，分别造册呈送备核在案。

兹自本年四月十二日起，至七月十二日止，又届三个月。查此一季，本衙门办理与俄国交涉事务内，除上年俄人在夹心滩耕种一案，前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开，接据俄使照覆，俄人在滩上空旷地面可比者，即峻词阻止；如不听从，亟应预为言明，于设立后，无论如何损坏、丢失，中国一概不管，以免将来狡赖。暨前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文，咨行黑龙江副都统：仍照原议，准其俄人与（于）边界百里内承买旗民用剩有余之草；若实系缺乏，俄人自亦不能强买。并严防边界，勿任越界私垦外，相应将此三个月内办理与俄国交涉、俄商鄂依吞等赶马越界前往阿穆尔省等情咨案一件，又俄人在本属江岔守冻船只挽回等情咨案一件，又遵旨分属认真讲求条约等情奏案一件，又日本国人岛宏毅、英人很德前来本省游历、先后旋回出境去讫等情咨案一件，统计奏、咨案四件，钞录清册一本，呈请核转前来。等情。据此，理合备文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谨请鉴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计　册　一　本

谨将本年四月十二日起，至七月十二日止，此三个月内，由本衙门办理与俄国交涉奏咨案四件，查明钞录于后：

一、本衙门于光绪三年五月十一日咨呈卷查：去岁九月间，据黑龙江副都统依克唐阿咨报，俄夷轮船八只，拴练大船六只，驶至黑龙江属界——停泊官船之霍勒钦江岔守冻等情，当于上年十一月初二日咨呈在案；兹据该副都统依克唐阿奏称，俄人将前在该处江岔守冻轮船八只、大船六只，已于本年四月初九、十四

等日全行挽运上驶去讫。等因咨报前来。合将俄人守冻船只挽回之处，呈请核转前来。等情。据此，理合备文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谨请鉴核。等因在案。

一、本衙门于光绪三年五月十一日咨呈：本年四月十四日，据呼伦贝尔副都统衔总管萨克慎清文详称，是月初三日，有俄商鄂依吞等四人，持照赶马十匹、牛一百三十三条、车一辆；本月初七日，又有俄商依里雅等五人，持照赶马一百二十三匹、车一辆，俱各装载零星货物，不听拦阻，硬行闯越库克多博卡伦，由草道前往阿穆尔省贸易去讫。当派官兵尾随照料，并知会经过各城，一体拨派官兵护送，等因呈报前来。除将鄂依吞等行抵黑龙江城，派员送交海兰泡之处，一俟据报到日再行咨呈外，合将俄人闯越边卡、假道赶马缘由，呈请核转前来。等情。据此，理合备文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谨请查核。等因在案。

一、体（本）衙门于光绪三年六月初九日恭折由驿具奏，为遵旨分属，讲求条约、详研熟识、以期深明窾要、俾资遇事办理妥协，恭折覆陈，仰祈圣鉴事。窃奴才于本年五月二十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三年五月初七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分各省讲求条约一折，中外交涉事件，关系大局，全在坚持条约，庶不至措置乖方。前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行各省，将条约刊刻、发给各地方官详细检阅；惟恐条约虽经颁发，该地方官平时不能详阅，临时仍无准则，著各该将军、督抚、府尹，再行严分所属，务将条约详研熟识、融会贯通，以期深明窾要、遇事办理妥协，并著于考试各官及接见属员，随时询问，观其办难，试其才识，分别举劾，俾知劝惩。原折均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奴才跪聆之下，钦佩难名，仰见我皇上圣虑周详、无微不至。伏查黑龙江省，东、北二面均与俄国接壤，恃条约而免侵越肇衅；东南之巴彦苏苏地方，则有法国教士设堂传

教，恃条约而免干预地方；近来又有英国、日本国人前来江历，亦恃条约而免淹留馈事。条约所在，即事理之准绳。是以去岁接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颁发条约十四本，奴才当即披阅，无不详审精密。奴才统属各城，办理通省事宜，一面分交在署员弁，将奉到条约认真讲求、详阅熟识，一面照录分发各城，一体寻绎，遇有外国交涉事件，以办理得当而免舛错。等因在案。兹恭奉谕旨，奴才分咨各城副都统、总管、城守尉，各率所属，务将奉到条约详细讲求，使其深明緊要、俾资遇事办理允协。等情。除咨行钦遵外，至奴才所属城、厅、旗营及在署员弁，以奉到条约能否讲求熟识、融会贯通，于交涉事件能否体察緊要、办理得宜之处，自当随时考查，分其优劣，甄别举劾，俾知劝惩，庶遇中外交涉之件，不致措置乖方，以期仰付圣主慎重边防之至意。所有奴才钦遵分属认真讲求条约缘由，理合恭折附驿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嗣于七月初二日由驿递到回折，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钦遵前来。相应备文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备核。等因在案。

一、本衙门于光绪三年六月十五日咨呈，本年三月十九日准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开，据日本公使森函称：今有本府所属闲散陆军中尉岛宏毅者一员名，随带跟仆吴桥县人张云祥一名，于本月二十五日即三月十二日出都，由山海关经过奉省并吉林、宁古塔等处到黑龙江遍游东三省地；回京途中，遇不得已事故，随处逗留数日，期程约需四个月多，请给护照一纸，以便沿路验放。等因。发给护照交闲散陆军中尉岛宏毅收持。该岛宏毅等所过地方，务望转分各属，密派妥员，随时查察，妥为保护，毋（毋）令别滋事端，是为至要。所有本处给发护照，专为游历而设。凡游历之处，不过数日间即行他适。此次森公使函开，岛宏毅等前往东三省，途中遇不得已事故，随处逗留数日等语，为期

稍宽，更须密为稽查，毋（毋）致别生枝节。等因前来。四月初五日，又准吉林将军衙门咨开，承办处案呈，本年三月二十九日，据吉林理事同知恩喜报称：是月二十八日未刻，有英人很德，带领通事一名（韩寅恭）、小车二辆、车夫二名，进城在北街德发店存寓。询据通事韩寅恭声称：由营口来省，持有印照，并言二十九日辰刻起程赴黑龙江等处游历。等情呈报前来。除咨扎各处，务须预派兵役，在于所属界址守候，一俟英人很德抵到，妥为照料、护送，仍将出境日期呈报备核外，相应呈请咨行贵将军衙门查照可也。等因。又准山海关副都统来咨，日本国闲散陆军中尉岛宏毅，亦于三月二十一日出关，前赴奉省，各等因前来。当由本衙门咨扎本属各城，一体遵照，密查保护。等因去后。嗣，日本国闲散陆军中尉岛宏毅，随带跟仆张云祥一名，持照乘马前来，于五月初九日到省住寓旅店，于十三日由省起程前往本属巴彦苏苏。去后，旋据该处署委协领报称：岛宏毅于二十一日到苏，二十三日由苏起程，过江出境，前往阿勒楚喀属界去讫。又英人很德，带领通事韩寅恭一名，小车二辆、车夫二名，持照前来，于五月初三日到省，初四日起程，前往本属呼伦贝尔游历，于十五日行抵该处，十六日返回，二十四日抵省，二十五日起程。询据告称由草路前赴奉省等语，续于六月初一日，由本属吴兰诺尔站出境南行去讫。所有经过地方，皆派官兵沿途保护、密为稽查，均属安静。等因各报前来。合日本国岛宏毅、英国很德等，前来本省游历，安静旋回、出境缘由，呈请核转。等情。据此，理合备文飞速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谨请查核。等因在案。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署巴彦苏苏旗营委协事务阿奇郭勒为汇报"剿匪"获胜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署理巴彦苏苏旗营委协事务、副都统衔升补协领副管阿奇郭勒，为据报捷获胜仗情形飞速呈报事。于本月二十一日，据驻防北团林子旗营委佐领吉拉春等报称：于七月十一日，据呼兰河北双河镇商民谷青韶来营飞报，突有马贼于初十日巳刻抵镇抢掠等情，当即商著骁骑校色普清阿，会同省队官兵，分为四队，于本月十二日子刻星夜起队，于十四日寅刻撞见贼匪在片尔屯乡民垣内施放枪炮，督兵围困，两面对击。困至十五日寅刻，该匪抵敌不住，欲要逃窜，诚巩难闯重围；又兼由十四日寅刻接仗至十五日寅刻止，铅药实不符用，并无接应兵，后至夜间枪药皆无，停枪围守。该匪闻枪炮声止，即整队闯出；督催各队追剿，赶过迷尔吉河，追杀五十余里，复至藕根河。该匪钻入密林一股，一股逃奔青山去讫，一股复往骆驼砬子窜去，分为三股逃窜，每股均有十数余名，共四十余名。督队乘马实以难进，又兼大雨连绵，十数余日马未停蹄疲乏者甚多，兼道路泥泞，故此撤队回防。查点：共杀毙贼二十余名、生擒贼首吴保林等二名；其余一名，讯明确供，再行声明；夺获大旗三面、小旗一面（一面上写'官逼民反'、'炮打五城'、'马到成功'，并写'帅'字等语）、抬枪二杆、小枪一

杆、腰刀一把，夺获贼马九匹，暨前在女儿城获胜，夺获贼马十匹，共马十九匹。职会同省队营总富，商议并犒赏出力弁兵，以暨拿获贼首吴保、林善晓著名贼匪。省队营总富暂留该匪以作眼线。迎敌接仗、受伤官兵，查验明确、列为等次造册再呈报。又探差领催喜住，十八日来营报称，探至福合隆烧锅言说：十五日午刻，忽有马贼三十余名，由南路闯入小铺抢去财物、奔入南林去讫。等情飞报前来。随询，据来苏递送文报之披甲书里布声称：该营骁骑校色普清阿，带领马队兵丹六十五名，会同省城富委营总全队官兵，前往扑贼，所向迎头截剿，并称生擒贼首吴保林等二名，吴保林富委营总暂留以作眼线，不知姓名一名，在省队处看压(押)取供，其余所言各情，均与该委佐领禀报相同。据此，详核该匪，势甚鸱张，情实叵测，每经官兵追剿，力穷无可支持，随即钻山入林，是其久惯常行。此次击败盗匪，钻入密林一股，一股逃奔青山，一股复往骆驼砬子窜去，分为三股，每股均有十数余名。若不乘此军威，痛加剿洗，诚恐蔓延成患，为害匪轻。除飞札北团林子委佐领等会合省队富委营总妥为熟商、刻急督带兵丁，驰赴福合隆、聚源泡、青山一带扑贼，往向跟踪追剿，务期扫数殄除，绝尽根株，勿留余孽，以安闾阎为要。其骆驼砬子一股，由苏镇武营会合省军迎头堵击。并飞扎派往门面北山一带堵剿去之委营总来德，督带所部兵丁，就近探贼，往向迎头痛加剿洗，勿得一名漏网；暨沿江卡所，以及要隘各路一带前派剿捕贼匪哨探弁兵，务须合力巡捕、认真截击。仍咨会呼兰城守尉衙门一体防范外，谨此将据报捷（接）仗获胜、并询据披甲书里布声言，与该委佐领所报相同情形，拟合声明备文，飞速呈将军衙门鉴照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拟结民妇张氏婚姻等事札惠安文

光绪三年八月十日

将军衙门为拟结扎饬照办事。户司案呈：查呼兰民妇冯王氏喊控伊孀媳张氏被郑家接去与郑太拜堂成亲一案，堂（当）经该尉将案内人证遵扎派员解省查办前来。

堂讯，据张氏声称：氏现年三十四岁。氏于十九岁时，聘与冯王氏之子冯万年为妻。现生有二男、二女，并有婆母一同度日。不想去岁四月间，氏夫病故，抛下婆母以及氏之子女，实无过度。彼时，我婆母就往伊闺女郑家住着，令氏并子女到伊侄刘珍家暂居，想着混过三年、五载，氏儿长大就可雇工度活，不致一家流离。讵料在刘珍家住了两月，后来伊即起不良之意，想要沾污氏身。因此无奈，氏就领着子女奔往氏夫胞妹郑家一同氏之婆母过度。过了两月之间，时值年底，氏之胞妹随郑祥已回太平沟老屯去了，止剩氏之婆母及氏子女住着，刘珍乘机复又携来面粉、高粮等物，到氏之住处。晚间，刘珍就要行奸，氏彼时与伊吵闹未从，又经我婆母与他顺说，方才罢手。以后，房东听见，立即逐撵，氏无法，令氏之长子往氏夫胞妹郑家，去告诉来车将我母子接至伊家过年。刘珍因而怀忿，就调唆婆母，欲将氏以钱二百五十吊卖给沈家窝铺烧锅韩姓为妻。氏所恋二男、二女，实系情意难舍，而且婆母年迈，不忍分离，氏抵死不从，决未应

允。后来，闻听韩姓会聚多人，执械，就要赴郑家抢氏，我婆母听见惧怕，曾与伊女儿向氏商酌，欲令氏改适与郑祥之堂弟郑泰为妻，作为招夫养子，一则同伊闺女居住，再则守着氏及氏之子女度日，两全其事。当经商妥，写立婚书，有婆母、中人刘珍、李永发均皆画押。比时，要地七晌、马一匹、房两间，并氏夫在时曾短郑家京钱一百二十五吊七百文，作为无事。已于今正二十八日拜堂成亲。以后，氏之婆母被刘珍复又驾唆，反复控至呼兰衙门。经大人判断，著令郑家再添地三晌、又添京钱三十吊，交与氏婆母养老完案，将氏仍归郑泰为妻。因此，未随刘珍之意，煽惑我婆母赴省，控的房地等物均不愿要，意欲折钱，令我婆母将氏之所生子女同要领回，意图绝我母子情肠而泄氏未随其意之忿。氏恐我婆母年迈，将来故后，我子女全行失散，流落无归，氏实系不忍，惟求仍照呼当判断完案，以免氏一家流离之苦，就是恩典。等语。

讯，据冯王氏诉称：伊孀媳张氏与郑泰为妻，委系该氏自行主婚。但蒙判断：令将郑家给氏房地、马匹，钱项只求均行折钱三百吊，除前欠郑家钱一百二十五吊七百文外，仍剩钱一百七十四吊三百文，并之孙女、孙子一并交其领回；再，刘珍并未驾唆该氏将伊孀媳卖与韩姓为妻。其余所诉，以及郑太、郑祥、学发、李永发等，均与张氏所诉大略相同。讯，据刘珍核与冯王氏所诉相合。

详核此案，张氏所诉刘珍屡次意欲沾污张氏，而张氏始终未从，而刘珍显有挟张氏未随之嫌，煽惑冯王氏毁婚要媳、不愿于郑太为妻，继而经李永发等当堂以婚书质证，该氏又认自行主婚，但房地、马匹、钱项，伊愿折钱，并其孙子、孙女，均要一并领回。揆度情形，其为刘珍挑唆，欲割婆媳之笃爱，并绝母子之恩情，种种忍心灭理、欺寡凌孤，藐法已极。若任冯王氏听信其

言，一味狡展，不但案无结期，而且伊已年迈，岁月无多，一朝弃世，则伊孙子、孙女又无所归，殊为可悯。惟查前次既经该尉判断，令郑太出地十晌、马一匹、房两间、京钱三十吊，均给该氏养老，其张氏仍归郑太为妻，剖断尚属公允。应即扎饬该尉，仍照前断，令冯王氏与伊媳并其子、女同在郑太家一处度日，不准该氏将所要之物折钱，致使一家流离。兹将冯王氏、张氏、郑太，一并交站递解该尉衙门。著令郑太，将所要之物均给该氏完案外，其刘珍一名，本系游手之徒，除由省另行责惩、逐境，以免惑乱是非外，相应呈请扎行前来。据此，合亟扎饬。扎到，该尉惠安并署站官承恩，一体照办可也。

右扎城守尉惠安、署站官承恩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查禁垦荒事札惠安文

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将军衙门为复行严饬、实力查禁、加结呈报事。户司案呈：查前饬该尉加派官兵，将此次省员查勘留备安置京旗公所地方，及屯基地亩，挖堆、埋橛标记，着令按月派员调查，具结、加结详报，倘民、佃等，如有不遵，硬行偷占窃开、平毁堆记者，着即拿获治罪，并将京旗地界外余荒，一律查禁。等因于五月十八日扎饬在案。惟核该尉虽属遵扎派员往查、按月结报，恐各该员

等久而懈生、不能亲诣地所，仅止虚应故事，一报塞责，致附近不肖之徒，乘隙私行盗卖，或搭铺开种、平毁堆记者，皆所不免。查留备京旗荒饬界外四面荒地，均系奏明特拨之地，现未奉到部覆，合应再请严饬该尉，于此次奉扎，即指派该处佐领乌尔乡额，带兵赶紧亲临京旗荒场并四围荒界，认真实力周查。倘有上项私占、盗卖、搭铺、平堆等弊，即将民及户驱逐、房间拆毁、地亩抛弃，丝毫不准展开其间。如有不遵之辈，著该佐领乌尔乡额按名缉拿，解交该尉衙门，从重究治，以警效尤而清禁界。一俟该佐领乌尔乡额查竣，旋回出具切结，并著该尉加结，专文呈报备核，以昭慎重。至去岁经省员查出挨靠京旗界边各佃展开地亩应输租赋，如已征收者，暂行存储，其未收者，即著暂行停征，统俟部覆到日作何办理，再行指饬照办；并将该佐领于何日启程往查之处，先行呈报备查。等因呈请札行前来。据此，合应札饬。札到，该尉惠安遵照可也。

右札呼兰城守尉惠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查丈地亩等事咨户部文

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为先行声明咨报事。户司案呈：于光绪三年五月十二日，准大部咨开，山东司案呈，内阁抄出

黑龙江将军丰等奏请将留拨京旗荒厂地亩，量加变通，旗民兼招代垦，俟地熟丁到，再请领款安插一折，光绪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钦遵抄出到部，相应恭录谕旨，行文黑龙江将军遵照。查原奏内称：留拨京旗之地，设有封堆，而利之所在，有查禁不住之势。与其为民侵占，曷若变通旗民兼招代垦，旗丁、民应招者，每户各准领地七十晌，以三十五晌缓限五年后升科，以二十晌照章每晌先交官租钱六百六十文，其余十五晌作为该丁、民恒产。惟限五年垦熟，未免迫促，拟俟七年后交京旗管业；倘七年不到，即令按晌交租，不交押租，亦不助给牛具、房井等费。如蒙俞允，遵即委员查丈此项荒厂，旗民兼招，安设二十屯，为久远计。至京旗盖房等费，应俟地熟丁到再请领款安插。等语。应领（令）该将军赶紧查丈，将招垦丁民、应领地亩若干晌，先行造具清册，专案报部。其每年应交租钱数目，及升科年限，一并分晰注明，以凭查核。至此项地亩，除留备京旗外，尚有余剩若干晌，亦令委员确查，分晰造册报部核办可也。等因前来。

当经前派委员、协领博栋阿等详称，遵照奏章勘丈出代垦丁、民三百户，屯田地亩计二万一千晌，至房、围、井、道、牧场俱留备在外，复查有水澈（撤）现出可垦地二万余晌等语。本衙门拟将此项余荒一体出放，亦当旗民兼招，以免侵占而广租赋。至丁、民各领若干晌，大小租钱共计若干数，亦俟放竣造报。等情业于五月二十七日咨报在案。讵本省六月间马贼扰乱，不时聚伙，窜入乡屯劫掠，现集兵分头剿捕正当吃紧，复兼秋雨连绵、河水涨发、丁民迁移躲避，一时查传无着，实难派员拨放。拟请代垦屯田地亩，并查出水澈现出地亩，统俟明年春融、丁民复业，再行派员赶紧招安代垦、分拨认领，仍俟事竣分晰造报。今将京旗荒段现被贼扰，兼之河水涨发，地亩不能拨放情形，现

合先行备文声报大部，谨请查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都京户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饬质讯事札孟古巴图等文

光绪三年九月初一日

将军衙门为札饬遵照事。户司案呈，适据民人宋天宝控称：周嘉会窜通丈地委员，硬将小的界内浮多地四晌霸为己有；又逼十年花利钱八十吊，声称已给委员作为孝敬；所丈浮多，与小的升科后，于交租时，其地并未与小的升科。等情控告前来。查该民所控，是否真伪，殊难凭信。应请札饬署同知、局员等，于奉札之次，即将被告周嘉会传案面同质讯。倘该民果有从中贿窜委员、霸地情事，一面将该民从重责惩，一面将钱追出，偿还该民结领。其地仍归宋天宝为业呈报，不准仍前霸占。等因呈请札行前来。据此，合亟札饬。札到，该局员孟古巴图、署同知德色勒布等遵照可也。须至札者。

右札局员孟古巴图、署同知德色勒布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奉派总办垦务蒙古巴图等为请饬严催欠租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三年九月初十日

奉派总办开垦行局事务云骑尉蒙古巴图、云骑尉乌勒兴额，为具情声（明）呈请扎催事。窃查：去岁出放夹荒三万一千余晌，应征押租京钱四万六千余吊。内经前局已收租钱二万九千余吊，除各项开除外，移交职等钱八千余吊，嗣经职等接理，续收钱九千余吊。内遵扎发给武营春饷钱九千余吊，支发本年五起丈地以及职局官兵工食钱三千吊，其余五千余吊，前因贼匪滋扰，觅寻船便，扫数运省。其欠租之户，叠经职等催令各牌乡地，严传来局交纳，无如各佃抗玩任性，终不踊跃。职等恐延时日，押租久悬，难免拖欠，当即详叙情形，按段开写花名粘单，移厅传拘送局追交。查此款，理应随收随解、年清年款，孰料该厅先以农忙为辞，继推匪扰延缓，至今仅据甘沐林子段乡约禀送抗租不交、反行豪霸之佃民史裕如、孔继利二名，曾经送厅押比，以示抗玩。不知该厅因何竟将史裕如等放归乡里。从此，各户效尤，更无一名交纳。现值本年委员，又复随绳丈放夹荒八千余晌，计租钱一万二千余吊，陈租不齐，新租又欠，逾积逾重，益缓益延，不惟拖欠赋课分所应完，而且日久案牍必致混淆，查较诸多掣肘，兼之各起委员前领工食已逾多日，糜费罄尽，告贷无门，迭次移请筹款发

给，以资接济。等情。职等伏思，各起委员，全赖工食费用，现无收项支发，各该员等势甚难支，当将此项移厅，先由厅库大租项下提领，并将欠交新、陈押租各户，按段造册十一本，复移该厅，赶紧派差严催。去后，迟延半月始准移称，库款无存，委员工食，开征后再发，欠交押租各户，另案核办。等因移覆前来。职等伏查，委员工食，最关紧要项支发；欠租各佃，亦应严加差催，何得另案核办？似此疏懈，将来租赋，必致新、陈观望，竣事无期。职等理荒务、收押租，是为专责。现届大兵入境、贼灭民安，合无仰恳将军衙门转饬该署同知，迅速派役，分段下乡，勒限严催，庶免贻误，且与公事大有裨益。职等因慎重租赋，需项孔殷起见，谨此具情声明，恳请饬催缘由，是否可行，伏乞将军衙门电鉴，迅赐指示遵行。须至呈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再饬严催欠租事札德色勒布文

光绪三年九月十一日

将军衙门为再复严催解省事。户司案呈，查该厅欠征光绪元年分街基租钱一千九百六十九吊三百文，欠征二年分街基租钱一千九百九十三吊七百文，以及拖欠同治十一、十二、十三等年共租钱四千六百余吊。事关赋课急需，虽迭经饬催至再，终属罔应。似此拖欠相沿，何期了局！惟省库支发各项，藉资该厅征收

解省，方充要需。而近因该厅催追不齐，以致年复一年，屡致拖欠，成何事体！与（于）省库不无支发拮据。若不早为清洁，更属辏辐。应请再复饬催该署同知，于奉文之次，刻将上项欠征各年租赋，究系某段、何佃名下应输何年租赋各若干，限十日内，赶紧交齐；倘再不能完交，著即按名退佃，造册详省，听候指示，断不得因循，尤干未便。再，应征光绪三年分街基租钱五千八百二十五吊九百三十文，亦著出派干役，于征收大租便中，一律极力设法严催，务于年底扫数完纳，如有狡抗不遵者，即行严押追比，勿任效尤。至吕永德应缴侵亏钱文，准该所册报除已收外，现欠三百七十二吊，吕永德各保人亏欠钱四千九百吊，前次既将该革书产业均分代缴，迄今半载因何未据呈缴分文？而该所如何催追，亦未申详。应再著饬该所，立将吕永德及保人拘传严押，追比齐楚呈报。如再延玩，定行从严惩办，决不姑贷。等因呈请札行前来。据此，合应札饬。札到，该署同知德色勒布遵照可也。须至札者。

右札署同知德色勒布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本季办理与俄交涉事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

光绪三年九月十五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丰绅、齐齐哈尔副都统头品顶戴哈丰阿巴图鲁托克湍，为咨呈事。兵司案呈，照得同治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承准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开：所有办理交涉各国事件，嗣后每届三个月，各将应办外国之事，造具已结、未结清册咨送本衙门存案，不至互相乖舛，是为至要。等因前来。本衙门当经遵咨，按照三个月，将所有办理与俄国交涉奏咨，及由本处办理已结、未结各案，分别造册呈送备核在案。兹自本年七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十二日止，又届三个月。查此一季，本衙门办理与俄国交涉事务内，除上年俄人在夹心滩耕种一案，前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开，接据俄使照覆：俄人在滩上居住，不再开垦新地；已种之田，限十年后全行退卸。其中有无窒碍未开之地，如何稽查防范等情，当即咨行黑龙江副都统详查筹议速报。去后。旋据黑龙江副都统报称：俄人在夹心滩上已种之田，限十年后退卸等情，现在尚无窒碍旗人生计；其新开之地，每年责令该查边协佐等官查勘。等情。当已据情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鉴核在案。又，俄人在江左挖坑、埋柱，欲设铁线一事，前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文，饬行黑龙江副都统详查：挖坑等处究归何国管辖，该

夷究否设立；除江左已与俄人占居之处置之无论外，若与该旗屯居住渔猎耕种有碍、并非空旷地面可比者，即峻词阻止；如不听从，亟应预为言明，于设立后，无论如何损坏丢失，中国一概不管，以免将来狡赖。暨前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文咨行黑龙江副都统：仍照原议，准其俄人与边里百里内承买旗民用剩有余之草，若实系缺乏，俄人自亦不能强买，并严防边界勿任越界私垦外，相应将此三个月内，办理与俄国交涉卡官骁骑校那木济勒收受越界俄人谢仪拟即革职，咨请枷号等情咨案一件；又，俄商鄂依吞等两起人马，先后行抵黑龙江城，派员送交海兰泡俄官等情咨案一件；又，阿哩克三达尔等两起俄商，前来呼伦贝尔地方换买食物；并格里郭哩等两起俄商，前往阿穆尔省赶送牛马等咨案一件，统计咨案三件，钞录清册一本，呈请核转前来。等情。据此，理合备文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谨请鉴核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计清一册

谨将本年七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十二日止，此三个月内，由本衙门办理与俄国交涉咨案三件，查明钞录于后：

一，本衙门于光绪三年八月十、十八日咨呈：卷查，去岁十一月初三日，承准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准俄国布使照复，内开：前因贵王大臣照会本国武官带有百余人由阿普该图卡私越边界一事，现据本国官在中国边界官面前审讯其事，讯得阿普该图卡兵十四人，因得中国边界厩长官所准，曾到鄂尔顺河以皮张及零物与该处渔人换渔(鱼)，因厩长准其前往，相商以洋银十四元谢讫。此后，该卡兵亦得贵国边界卡官所准，又集数小起人到鄂尔顺河数次，系因买鱼，决非打鱼，并未带有捕鱼器具及兵器：迨贵国官嘱其归去，伊等即无言而返。审讯之时，为证兵丁口供，本国

问官曾请在塞之乌和里达及章京，将人证传到，以证兵丁之带有捕鱼器具及捕去鱼，而该员等以为无庸传其人证。等因。相应钞录原照会咨行贵将军查照办理。查事关边界要务，俄国布使照会所称各节，并视所受陋规，准其前往等语，果如所言，将得钱即准前往，一经按约拦阻，彼必不以为按约而以为索钱，尚复何事体！急宜确切查明有无此项情弊，认真核办，俾众共晓，并希饬知边卡各官：嗣后，如有俄国官兵越界而来，务当照约阻止，如有向俄国官兵索取银钱、任便放行、致失中国体面，定当重究，俾昭炯戒，是为至要。等因前来。本衙门当即札饬呼伦贝尔副都统衔总管萨克慎认真究查、详覆。去后。旋据该总管报称：遵查，该处并无厥长名目之官，惟查出骁骑校那木济勒等，曾经收受俄人谢仪，当即斟讯。据骁骑校那木济勒、甲兵乌察拉尔图、萨音保等佥称：上年，在阿普该图卡伦值班之时，有俄人多名，前来卡所，意欲过界前往鄂尔顺河捕鱼，当经职等再三开导、竭力拦阻，无如该俄人并不听从、硬行越界，嗣，其旋回，查看，车上载有鱼尾，是以复又开导、概令抛弃。伊等告说，此鱼并非捕获，皆系买得，实难抛弃。等情。因而去见俄卡头目阿塔满叙说前情。据伊声称，依照本国之例，由依等名下攒凑洋银十四个，馈送与你们。等语。职等当以不受之情辞却答复，而该俄目总以两国和好、些微之礼来往馈送常有之事再三央说，职等一时糊涂，接收洋票十四张，因而坠计，罪无可逭。然其馈送洋票，每张可换中国砖茶值银三钱，共计银四两二钱。职收留四张，分给甲兵乌察拉尔图、萨音保等各五张。现在此项洋票均已花尽。等供。并查，前经俄官将越界捕鱼称为购买，当已据理开垦俄人，并无传唤兵丁以证捕鱼器具情事。等因合并声报前来。本衙门详核骁骑校那木济勒供称收受洋票十四张、仅止折银四两二钱是否属实，巩系词出一面，是以覆饬该总管遴派妥员往会俄官、斟酌

洋票折银数目、赶紧如数追出缴还、取具收回字据呈报。等因去后。兹据该总管详覆：遵札派员往见边界俄下卡头目阿塔满，斟酌饷送那木济勒洋票折银数目，均与那木济勒所供相符，当将银两如数追出、交与接收，而该俄卡头目声言‘此银票，原因两国和好，伊等竭诚酬送谢仪，并非你们卡官有意索取；现在虽经由官追出，我们实难收回’。等情呈报前来。本衙门详核：该处所报，卡官与俄人旋回之时，查有鱼尾，令其抛弃，因而俄人饷送谢仪，核与俄使照会因卡官准其前往酬谢情形稍有未符；然骁骑校那木济勒奉委巡守边卡，即遇俄人越界自当按约竭力拦阻，不应擅受谢仪滋彼口实，查其所饷洋票，虽合银无几，但事关中外边卡约款。擅受陋规，实属不晓事体、贪鄙不职。相应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兵部：请将骁骑校那木济勒即行革职，其分受谢仪之甲兵乌察拉尔图、萨音保等一并革退；仍拟将该三人派员解赴阿普该图卡伦处所，各枷号一个月以烟戒而儆效尤。办理是否得宜，未敢擅便，相应咨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兵部鉴核示覆，以便遵办。再，现在追出谢仪，送交边界，俄目坚不收留，仰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或可就近照会俄国驻京公使转饬边界俄官收回，抑或如何办理之处，希即一并赐覆、遵照施行。等因在案。

一、本衙门于光绪三年十月初一日咨呈：兹据呼伦贝尔副都统衔总管萨克慎清文详称，本年七月十五日，有俄商阿哩克三达尔等七人执持票照，赶驾马车七辆，装载零星货物，不听拦阻，由库克多博卡伦过界，前来呼伦贝尔地方，意欲贸易，当经该总管等按约剖辩，晓以‘该处并非通商之区’，该商人等仅止买办零星物件，歇宿数日，即于二十七日起程径赴本属寿宁寺地方，又住数日、换买食物，于八月十二日由彼起程旋回；随派官兵尾随照料，于十八日送至阿普该图卡伦，面交俄目讫。又于八月二十五日，有俄商格里郭哩等四人，持照赶马六匹、牛一百二十二条、

车一辆，装载柜等物，意欲过界，并有同名格里郭哩俄商一名，持照赶马七匹、牛五十一条，携带枪一杆，声言两起会同前往阿穆尔省贸易等情。当经拦阻，均不听从，即于是日由库克多博卡伦过界，当派官兵尾随照料护送去讫。续于是月二十七日，复有俄商密提哩等四（人），持照赶马九匹、车六辆，装载零星货物，亦由库克多博卡伦过界，前来呼伦贝尔换买零星食物，于九月初二日起程、仍由原路旋回。等因呈报前来。除将俄商格里郭哩等两起人马，一俟抵至海兰泡，送交该酋之处，据报到日再行另文咨呈处，合将（阿）哩克三达尔等二起俄商，过界前来呼伦贝尔地方换买食物，均已旋回缘由，呈请核转前来。等情。据此，理合备文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谨请查核，等因在案。

一、本衙门于光绪三年九月初四日咨呈：卷查，前有俄商鄂依吞、依里雅等两起，不听拦阻，先后持照闯越库克多博边卡，假道前往阿省(穆)尔省夷城赶送马、牛等情，曾于本年五月十一日咨呈在案。兹据黑龙江副都统依克唐阿咨称，该俄商鄂依吞等，于五月初二、十一等日，先后行抵黑龙江城，查得该两起俄商除沿途遗失马十匹，牛一条，其余牛、马、车辆、物件，均与执照数目相符，随将两起俄商，出派官兵，先后送交海兰泡俄官，当据该酋声称'多劳贵处派员护送，实系感戴'等因咨报前来。合将越界俄商鄂依吞等派员送交海兰泡俄官缘由，呈请核转前来。等情。据此，理合备文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谨请查核，等因在案。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左司为晓谕官兵勿再扰民事示

吉林阖省官民文

光绪三年十月初五日

左司呈，为出示晓谕事。适奉本省署将军、副都统示谕内开：照得设兵所以卫民，岂容反行骚扰，使民怨痛、疾苦，与兵为仇。吉林近年以来，盗贼肆扰。各处派兵驻扎，非借寓民房，即存住客店。每日饮食，只给中钱二百文；马匹之喂养，亦在其中。且日需索酒肉，必求饜饱而后止。民间小本经营，何堪如此苦累！是以一闻兵到，均欲歇业、走避不敢招留。然推原其故，虽属兵丁恃势妄为，亦实由于饷干之不足有所藉口。本署将军、副都统勤求民隐，体念兵艰，据情奏请加增饷银，以期邮兵安民，共相保卫。现奉恩旨：吉林马兵，每月准给饷干银七两；步兵准给盐粮银四两。朝廷念切疴瘝、加惠，士卒自应同深感戴，共沐皇仁。诚怨（恐）各该兵丁等，狃于积习，所到之处，仍复如前扰累，致苦吾民。除不时派员蜜（密）查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阖省官兵、客队、居民、店户人等知悉。嗣后，遇往兵丁存住店铺，无论尖宿、饭食钱文，均应公平开付；草料价值，则照时价给发，不得短少、克扣，倘敢故违法令，如前扰累，许店户指名赴辕控究，本署将军、副都统定将带队官弁及犯法兵丁从严惩办，不稍宽贷。各该兵丁，饷需已足，事畜有资，无虞匮乏，当为国家效命，毋得以身试法；店户人等，亦不得高抬价值，勒掯居奇，致干并咎。各宜禀遵毋违。等谕。遵此，合亟出示晓谕

演练马、步各队官兵及居民、店户人等，遵照毋违特示外，照录告示三十张，呈堂钤印外，合亟札饬沙兰必尔罕等站及四屯嘎山达等，遵照一体张贴晓谕外，札饬马队统领、花翎协领瑚图哩，步队统领、头品顶戴、记名副都统法福凌阿巴图鲁，花翎佐领花良阿等，遵照可也。须至札者。

值班章京多斯浑对，值班笔帖式成贵写。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

署巴彦苏苏旗营委协领事务阿奇郭勒为旗营户口事呈报将军衙门文

光绪三年十月十四日

署理巴彦苏苏旗营委协领事务、副都统衔升补协领副总管、摘去顶翎阿奇郭勒，为呈报户口册籍事。兹将已经编入武营册籍共计九百四十七户，按户查明新增随时入册、病故者删除外，核计现在实有：

镶黄旗：头牛录双成佐领下：满洲九十九户（内甲兵十二名、副兵六名、闲散三百一十二名、妇女二百四十四口、幼丁一百一十二名），蒙古十三名（户）（内甲兵一名、闲散三十八名、妇女三十四口、幼丁十八名），西伯十八户（内副甲一名、闲散五十七名、妇女五十二口、幼丁二十七名），汉军一百零八户（内甲兵

六名、副甲四名、闲散三百四十八名、妇女三百二十五口、幼丁一百四十九名)；二牛录乌善佐领下：满洲一百零二户（内甲兵四名、闲散三百一十三名、妇女二百二十三口、幼丁六十一名)，蒙古十四户（内甲兵一名、闲散三十三名、妇女三十一口、幼丁十名)，西伯十七户（内甲兵一名、闲散六十三名、妇女三十八口、幼丁六名)，汉军一百一十五户（内甲兵十三名、副甲十一名、闲散三百五十八名、妇女三百二十九口、幼丁一百一十三名)。

正黄旗，头牛录吉拉春佐领下：满洲九十九户（内甲兵五名、副甲三名、闲散三百一十九名、妇女三百三十口、幼丁九十一名)，蒙古十五户（内副甲一名、闲散三十三名、妇女二十八口、幼丁十三名)，西伯二十一户（内甲兵三名、副甲二名、闲散八十四名、妇女六十四口、幼丁三十二名)，汉军九十五户（内甲兵八名、副甲三名、闲散三百二十七名、妇女二百三十三口、幼丁九十四名)；二牛录双成佐领下：满洲九十八户（内甲兵八名、副甲四名、闲散三百三十六名、妇女二百四十二口、幼丁六十五名)，蒙古十六户（内闲散三十七名、妇女三十六口、幼丁二十一名)，西伯二十二户（内甲兵一名、副甲一名、闲散七十三名、妇女四十七口、幼丁十七名)，汉军九十五户（内甲兵五名、副甲五名、闲散三百四十五名、妇女二百四十六口、幼丁八十三名)。

造具户口册一本，理合备文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俄人谢仪洋银事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

光绪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咨复事。光绪三年十月初二日，接准来文，内称，边卡收受陋规一案，据呼伦贝尔总管萨克慎查覆呈报：该处并无厥长名目，惟查出骁骑校那木济勒等，曾经收受俄人谢仪洋银十四个，分给甲兵乌察拉尔图、萨音保等分用，业经询明确情，将那木济勒等三人革惩在案，惟追出所受洋银退还，俄目不肯收留，请由本衙门照会俄国公使转饬边界官收回。等因。本衙门当即照会驻京大臣。去后，兹于十月二十八日，接准照复，内称：查得俄国兵因得中国边界官所允，方前往鄂尔顺河贸易，而商议送洋票十四张，并无硬行越界之事，惟因该兵等并未执有按章应有之执照，则不应将曾馈送之洋票给还，似可别设如何办理之法。等因前来。相应抄录往来照会，咨行贵将军查照办理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

计 粘 抄

照录俄国照会：

贵王大臣因光绪元年有俄国兵数人，由阿普图卡越边界一事，将黑龙江将军覆文撮要示知，并称愿将该兵等所馈送中国边界官

谢仪洋票十四张，派查此事之中国官所不能劝俄国卡头目收回者，由本大臣转饬俄国边界有（官）收回。等因。查此次黑龙江将军覆称此事情节，与本国边界官当中国边界官面前所查得情形、上年曾经本处照覆贵署者，不甚相符。当时查得：系俄国兵因得中国边界官所允，方前往鄂尔顺河贸易，而因准其前往，商议送洋票十四张，并无如该将军所称硬行越界之事。惟因该兵等并未执有按章程应有之执照，则不应将曾馈送之洋票还给。故自本大臣思之，该将军似可别设应如何办理此项洋票之法，比如分给贫人等类是也。顺至照会者。

照录给俄国照会：

为照会事。去岁十月间，接准照称：本国武官带有百余人，由阿普图卡私越边界一事，据本国官在中国边界官面前审讯其事，讯得阿普图卡兵十四人，因得中国厥长官所准，曾到鄂尔顺河以皮张及零物与该处渔人换鱼，因厥长准其前往，相商以洋银十四元谢讫。此后，该卡兵亦得边界卡官所准，又集数小起人到鄂尔顺河数次。等因。本衙门当即行知黑龙江将军查照办理。去后。兹据该将军详查复称，该处并无厥长名目之官，惟讯，据骁骑校那木济勒等称：上年有俄人多名来卡，欲过捕鱼，职等竭力拦阻，不从，硬行越界捕鱼而去，因往见俄卡头目阿塔满叙说前情，据伊声称，依本国之例，由伊等名下攒凑洋银十四个，馈送你们。等语。职等再三辞却，该俄目总以两国和好，微礼馈送，常有之事，再三央说。职等始引接收洋票十四张，计每张可换中国砖茶一块，每块砖茶值银三钱，共合银四两二钱。职收留四张，分给甲兵十张；并查俄人并无传唤兵丁以证捕鱼器具情事。各等因。复经派员往会俄官，斟酌洋票折银数目、追出缴还。等因。旋据派往之员复称，往见俄卡头目阿塔满称：馈送洋票折银数目与那木

济勒所供相符，当将银两分与接收，而俄卡头目声言‘伊等竭诚酬送谢仪，并非你们卡官有意来取，俄（我）们实难收回’。等因。查骁骑校那木济勒巡守边卡，遇俄人越界，自当按约拦阻，不宜擅受谢仪，实属不晓事体，贪鄙不职。应请将骁骑校那木济勒即行革职，并将分受谢仪之甲兵二名，一并革（革）退，仍拟将该三人解赴阿普该图卡伦处所，各枷号一个月，以昭炯戒。惟现在追出谢仪，俄官坚不收留，请照会俄国驻京大臣转饬边界官收回，抑或如何办理之处，咨请核办示复。等因前来。相应照会贵大臣，务即转饬边界官，将此馈送谢议（仪）银两如数收回，以消积案可也。须至照会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呼兰城守尉惠安为呈报租赋完竣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呼兰河记名副都统、副都统衔城守尉惠安，为呈报租赋完竣事。左司案呈，兹据总理租赋事宜副管倭升额、佐领勒尔克善、乌尔清额等移开：查本局自光绪二年七月开征起，至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止，共收得光绪二年分私垦各界，并大荒沟等处旧有升科大租钱二万七千八百三十七吊二百六十八文，小租钱二千七百八十三吊七百二十六文，元年分查出滋垦应收二年分大租钱四万六千一百三十一吊九百三十六文、小租钱四千六百一十三吊一百九

十四文，二年分查出兹垦应收二年大租钱三万一千二百六十四吊六百二十二文、小租钱三千一百二十六吊四百六十二文；又找征元年分大租钱三万零零九十六吊零九十文、小租钱三千零零九吊六百一十文。统计旧有升科并元、二两年省员查出滋垦升科大、小租钱一十四万八千八百六十二吊九百零八文。已于十一月二十日已经陆续征收告竣，并将租钱随时移送左司收存。等因移付前来。当将租钱已经随时如数收存外，相应备文呈请、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左、右司合为拟罪"匪犯"家属事呈吉林将军文

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左、右合呈为将拟议完结缘由，呈堂立案备核事。案据捕盗之四品顶戴云骑尉委参领喜寿报称，遵饬率领练兵，协同东京城练总姜公善等，由光棍屯、南岗子一带，搜获为盗随伙抢掠、得财隐遁之松音沟居民徐甸青、徐甸明、徐供明，并光棍屯浮住旗人吴成僖，及该犯等家属徐中来、徐小库、徐姜氏、姜成良、张全喜等，一并解案究办前来。据此，除将所获盗犯徐甸青、徐甸明、徐供明、吴成僖等四犯，按名讯明，均纠邀贼匪，照乡马强盗例，拟已正法枭首示众讫，所有拿获该犯家属徐中来、徐小库、

姜成良、张全喜、徐姜氏等，有无知情隐匿，自应逐一按名提审，方成信谳。当讯，据：

徐中来供：小的年六十五岁，系本地纳钱粮民。原在松音沟居住，于前年搬移光棍屯居住。娶妻刘氏，年五十八岁，生有二子，上年分居。长子徐甸青，娶妻姜氏；次子徐甸明，娶妻张氏。素务耕种为业，与养孙小库，朝耕暮暗，闲事不知。后听次子徐甸明，亦由松音沟代(带)领伊妻于上年搬移牛场南岗子屯，与伊岳父张全喜家同居共炊。今年夏秋，总未见伊到小的家中瞧看。小的长子徐甸青，于今年六月间言赴松音沟答对欠债，去了多日旋回，拿回蓝、白布七、八匹，穿新蓝布衫一件。随即向其究问，据说，系得账用钱所买，以此不的信以为实。后又见拿回布匹当钱化用，小的亦未在意。后于九、十等月，又见其屡屡外出，其终日所干何事，并不向小的告诉。后又闻听松音沟一带贼匪连次抢乱之信，正直徐甸青未在家中，小的渺芒(茫)：'逆子在外，必系不作好事'。至十月十七日徐甸青回家，小的又看见拿回马咬子一付、马夹嘴子一付，穿新呱拉一双，未见别的衣物。小的当向究讯，徐甸青并不告诉实情，混行推搪遮饰。小的正欲严加盘诘、送官究问间，不意于十八日，经官人到去，将徐甸青连小的一并拿获时，又见次子徐甸明亦被拿获。小的才知长、次二逆子皆随贼匪抢掠被获送案的。今蒙审讯，小的两个子嗣为盗，以先实不知情，不敢隐瞒，亦未隐匿赃物使费。惟小的生此逆子既经为盗，即是小的平素管教不严，就是罪过，只求恩宽。所供是实。

徐小库供：小的年十七岁，是朝鲜人。因同治九年间，小国年景荒歉，逃至大国投生。后经通事领过高力江北，经小的父母，将小的以米子二斗，换与大国民人徐甸明，带在松音沟他家，转与他胞兄徐甸青为嗣，在家耕作。于上年，经我养父与小的二叔徐甸明分居，搬移光棍屯居住，仍是租种地亩为业。小的养父徐

甸青，于今年六、九、十等月内时常外出，或十余日或月余才回家。□□实□知向何往，仅在家随小的祖父徐中来诸日农忙，朝耕暮歇，不得闲暇。至十□十七日，见小的养父徐甸青回家，拿有马咬子及马夹嘴子各一付至家，听小的祖父徐中来向其查问，亦未听得系如何得来的。至次日清晨，经官人到去，不知因何，将小的养父徐甸青及祖父徐中来，连小的一并拿获时，又见小的二叔徐甸明亦被拿获。小的询知，他兄弟二人皆随贼匪抢掠被获送案的。今蒙审讯，小的养父徐甸青等为盗抢掠，小的实不知情，不敢隐瞒，所供是实。

张全喜供：小的年四十三岁，系镶兰旗色克吞佐领下披甲，在牛场南岗子屯居住。娶妻关氏，生有一子、三女，子名富连，年八岁；长女年二十一岁，于早年娉与松音沟居住民人徐甸明为妻，至十七岁迎娶过门。于上年间，小的女婿徐甸明领伊妻因松音沟荒乱害怕，就搬移与小的同居、伙种地亩。今年春间，蒙本旗将小的派随萨奇库卡官德占爷赴卡传送公文之差五个多月，后于八月二十间告假回家，瞧看见小的女婿徐甸明在家佣作农活，小的帮打几日柴薪，仍赴卡应差去了一个多月。至十月十二日，因闻贼匪在松音沟及城南各屯抢掠之信甚紧，小的又由卡官手告假，于十四日回至家中探瞧。时见小的女婚（婿）徐甸明并未在家，即向我妻、女等究问。据言出外多日，不知何往，并未向家告诉去址；复听小的女儿告说，伊夫夏、秋之间时常外出，多日才回，亦不知作些□□。小的存意就在家中歇住三日，于十七日，徐甸明回家，小的向伊查问'这些日子往何处去来'的话，伊回言赴光棍屯与伊兄前往松音沟讨债，住了多日，因是沟贼抢甚紧，故此回家。小的听闻虽系半信半疑，且关门婿骄客，又未见拿回甚么东西，未便深究。至十八日早晨，我二人喝酒，再再套诱真情，欲为送官究治，未及说出，即经官人到去，将徐甸明拿获。时小的

一时愚昧，顶撞官人，连小的一并拿获送案的。小的才知徐甸明与伊胞兄徐甸青二人，皆随贼匪抢掠被获的。今蒙审讯，徐甸明如何随贼抢掠，小的久在差遣，实不知情，亦不敢隐瞒、希图赃物；其徐甸明既与小的同居，现因为盗被获，即是小的失于查报，咎所难辞，只求恩典。所供是实。

姜成良供：小的年四十五岁，系本地纳钱粮民，在光棍屯居住。父故，母在，只生小的兄妹二人。小的胞妹，于早年间娉与松音沟屯民人徐中任为妻，娶过多年，因道途遥远，阻其往来。至今年十月初间，因闻松音沟贼匪抢掠、扰乱甚紧，又闻有纷纷搬家之信，我母令小的将我胞妹接回，小的遵命。及至到彼，徐中任并未在家中。随即询问，据胞妹声言：自从今夏出外打围，至今并未回家，亦有说被贼匪裹去，亦有说上海参崴去的。等语。小的念系同胞姊妹，于次日将伊接回家中，母女见面。住了几日后，于十七日，有妹弟徐供明到去瞧看伊嫂，留住，不意于次日早晨经官人到去，将徐供明连我妹妹及小的一并拿获送案的。今蒙审讯，小的才知我妹夫徐中任、其弟徐供明，与光棍屯居住之徐甸青、徐甸明弟兄二人合伙为匪抢劫之事。小的虽与徐中任弟兄二人系属至亲，并不时常往来，伊如何纠伙抢劫，小的实不知情。不敢隐瞒，所供是实。

徐姜氏供：小妇人年三十二岁，自幼娉给本地纳钱粮民徐中任为妻，早年过门，即随夫在于松音沟居住，耕种为业，我夫居长，夫弟徐供明居次，未娶妻室，自幼许庙为僧，后因不守本分，还俗逐出，特常在外游荡，不在家中。于今年八月间，有光棍屯居住之眷亲徐甸青等，常到小妇人家去，背着小妇人，不知说些甚话。这上，我夫随伊等出外打围，多日未回，抛小妇人在家无度。后于十月初间，小妇人在家，听闻是沟出有贼匪、各处抢掠之信。小妇人心疑，恐怕我夫行出随伙抢劫之事，又无处打听我男人信

息，亦有说被匪裹入伙内的。实未询明，即于是日，有小妇人胞兄姜成良到去，说小妇人母亲令伊接小妇人回光棍屯躲乱。小妇人因我男人不在家中，当此屯中迭有扰乱，这上害怕，即跟随胞兄回到光棍屯见我母亲，备述一遍。我夫弟徐供明亦去瞧看住歇。至十八日早晨，经官人到去，将小妇人并胞兄姜成良、夫弟徐供明一并拿获，解送到案时，始知我男人弟兄二人随入徐甸青等伙内抢掠被获送案的。今蒙审讯，我男人弟兄二人如何随同伙抢，小妇人实不知情。所供是实。

各等供。再四严鞫，据供前情不讳，诘无知情窝留寄赃、销售分使、隐瞒不首各情，案无遁饰，即应拟结。查例载，凡强盗同居，父、兄、伯、叔与弟其有知情而又分赃者，如强盗问拟斩决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如问拟发遣亦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其虽经得财而实系不知情者，照本犯之罪减二等发落、父兄不能禁约子弟为盗者，杖一百。各等语。详查此案，徐中来所生二子均为盗伙抢劫，其父虽不知情又未分赃，足见素失觉查，平日有违严教之道已可概见，究与平素父兄不能禁约者无异。披甲张全喜，既渺茫伊婿徐甸明不作好事，即当斟酌确底报官，往拿返（反）干遮饰。顶撞，虽非父子，亦有服制名分相关，似与父兄不能禁约子弟稍有区别，请将徐中来、张全喜二犯均依父兄不能禁约子弟为盗者杖一百例，拟杖一百。张全喜系属在官人役，应加一等，拟以杖六十、徒一年革役，系旗人照例折枷二十日，满日鞭责，分别发落。民人姜成良既听伊妹传诉其夫徐中任为匪抢乱之言，乃与伊妹徐姜氏并行隐匿，及至拿获始行供出，究与始终隐报者有间，请将二犯依乡地知有强盗、隐匿不报例拟杖一百罪上减一等杖九十例，拟杖九十，折责发落。徐姜氏乃系妇人犯轻罪，照例收赎，与讯不知情之徐小库均无干省释外，再查盗匪徐甸青、徐甸明弟兄二人，私用小米货换朝鲜讨（逃）难

小儿容留为嗣，本干例禁，业将该二犯正法枭示、应勿庸议；所有朝鲜民人徐小库一名，应交南路各台卡轮替解至珲春，就近转交该国严加管束，庶免逃越混杂外，所有拟议完结缘由，是否允协，理合呈请宪鉴核夺指示遵行。为此特呈。

值班章京春庆对，值班笔帖式常玉写。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

礼部为旗民童生定额事咨黑龙江将军文

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礼部为知照事。本部议复奉天学政王奏黑龙江满蒙旗童酌量取进、并民籍童生酌定进额等因一折，于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具奏，本日奉旨：依议。钦此。相应抄录原奏，知照黑龙江将军可也。须至咨者。

礼部谨奏，为遵旨议奏事。内阁抄出奉天学政王家璧奏黑龙江满、蒙旗童酌量取进等因一片，于光绪三年十月十七日，军机大臣奉旨：礼部议奏。钦此钦遵到部。臣等查原奏内称：同治六年，部议加东三省满、蒙文、武学定额各十名案内，划拨黑龙江定额二名；同治九年，议复吉林将军富明阿奏吉林建立考棚案内，亦称黑龙江旗、民士子亦准就近附考。惟自定额以后，至今始准该省将军咨送合号文童七名应试，满、蒙及民籍均无送到应试之人，定额虚悬。盖前奉部议，黑龙江童试每五、六名取进一

名。无如满、蒙旗童，以隔省路远，赍斧不济，每不及五名之数，恐不敷取进，徒劳往返，裹足不前；民籍各童，又以住地未设抚民官，莫由（由）册送，向隅观望，可否量为变通？如满、蒙应试人数，不及五名，于定额内酌量取进；数过五名，每五、六名取进一名外，再照所加定额取进，抑或将所加定额二名作为满、蒙、汉公额，合计取进。民籍各童，除设有抚民官、地方照例办理外，如由附近旗员管辖，即由附近旗员造送转发吉林厅、府，考后一体院试，照满、合号每五六名取进一名，俟人数至五、六十名再议给定额。等语。

臣等查，黑龙江旗童，向未设立学额。自同治六年划拨东三省加额案内，经臣部议复：嗣后黑龙江如有应试文童，即仿照吉林文学之例，每五、六名取进一名。所有东三省加满、蒙定额十名，应先拨给黑龙江二名。俟童试有人，除每五、六名取进一名外，再照所加定额取进；倘届期佳卷不敷录取，任缺无滥。其满、蒙童生，编为满字号；汉军童生，编为合字号。等因奏准在案。今该学政以黑龙江自定额后，至今始准该将军咨送合号童生七名应试，满蒙旗童以隔省路远、赍斧不齐、每不及五名之数，恐不敷取进，裹足不前，请量为变通：如满、蒙应试人数不及五名，于定额内酌量取进。等因。自系为体恤旗童起见。惟是黑龙江学额，臣部前议每五、六名取进一名，原属从宽定限；若如该学政所奏，应试不及五名，亦准酌量取进，恐士子易于侥悻，转不足于拔取真才。臣等公同商酌，拟请仍照前议：每五、六名取进一名，所加定额二名，俟满、蒙应试有人，除每五、六名取进一名外，再照所加定额取进。如无佳卷，任缺毋滥，不必务求足额，庶不失慎重抡才之意。至所加定额二名，本系拨给满、蒙旗童，自应专归满、蒙童生取进。若令汉军童生一体考取，恐启各该旗争竞之端。该学政所请满、蒙应试不及五名，酌量取进，暨

加额二名作为满、蒙、汉公额合计取进之处，应均毋庸议。又所请将民籍各童向由附近旗员管辖者，即由旗员册送照满、合号每五、六名取进。等因。查原奏内并未声明：该民籍内是否实有读书肄业、有志进取之人。且既属民籍，则旗档无名，若由附近旗员册送，其于民籍各童身家是否周知，臣部难以悬揣。所有该省民籍应否酌设学额，并如何保结送考、始无流弊之处，拟请旨饬下黑龙江将军会同该学政体察情形详晰奏明，再行核办。所有臣部遵议缘由，是否有当，伏候钦定。为此谨奏请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为查明本省岁需饷俸等事咨户部文

光绪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丰，齐齐哈尔副都统、头品顶戴哈丰阿巴图鲁托，为遵咨查明黑龙江省岁需的饷、练饷，约就本省征收租税备抵俸饷，并请分省划拨协济各数目，先行咨报事。户司案呈：于光绪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承准大部咨开，山东司案呈，本部具奏东三省兵饷日增，请旨饬下盛京、吉林、黑龙江各将军等，赶紧通盘筹划，查明各该省每年应征额税实数若干，督饬旗民应征各官照额征足，并将先经臣部奏准按年协解之的饷等款实数若干，一并核算明确，由各该将军转饬各省开列详细清单送部，以凭稽考，再将前练各军汰弱留使，一兵实

得一兵之用，毋（毋）任充数滥竽，其各营员并练兵所增饷干盐粮及军火等费，暨常年官兵俸饷等款，均就各本省额征租税，同部定岁拨的饷、协饷内，核实支发，无稍浮滥，营务中一切用项，并令力求撙节，俾涓滴皆归实济，以期量入为出、相抵无亏，为经久自强之计。等因。于光绪三年十月十五日具奏，本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咨照前来。

本衙门详查：黑龙江省，地处极边、统属六城，除呼兰、巴彦苏苏两处地土可垦、能获一季稼穑外，其余各城，非附近多山，即地尽沙碛硗瘠，兼之终岁多寒，不利农事。是以本省旗丁，仅以游牧打牲为业，于未经招垦荒地之前，本省原无筹项，虽有旧征牛马牲畜税课，按年所收，除公署照章一切用项外，核计所余无几。于是官兵岁需额饷，全赖外省协济。溯自军兴以来，内地拨款维艰，于咸丰十一年前，将军特因呼兰一带地土肥沃，且又访闻该处旗、站人丁，有瞒官招垦情事，是以因特制宜，据情奏准招垦征租，藉充饷糈以来，核计历年所征呼兰、巴彦苏苏两处正租内，曾经大部于本省声请约需岁饷案内，指令提钱十万吊，照章以二吊五百文作银一两支放，计抵银四万两。嗣因该二处既经招垦，烟户日众、产粮较多，不堪充食者，难以消售，复经请立烧锅，藉消粮石，亦经咨明每筒按年纳课银二百两，每年计收银约七、八千两上下，当奉部咨常年令提银三千两同抵饷糈。除此，每年仍请大部指拨协济银二十四、五万两。虽经指拨有名，实则各省按年报解不及三分之一，是以官兵俸饷积欠不下二百万两之多，大部有案可稽。本省租税仅抵四万三千两，尚不足支放两月之饷。本将军前于十三年冬初蒞任，当见营困兵艰苦累情形，不堪言状，亟与副都统筹商，仍须因地之利而思补救之方，于是奏明：复派委员多起，前往呼兰、巴彦苏苏二处，周遍履勘、详细清丈，总期多收一分租赋即多备一分支发。刻下综

核两处，以本年计之可收新、陈租钱三十万吊余，迨至光绪六、七两年届限升科租赋愈广，将来约计岁可收钱三十五、六万吊，请俟届期再行列抵。但地方水旱无常，例有缓征、蠲免，盗匪不靖，尤须防剿粮干；况巴彦苏苏等四段，本年即被偏灾，其应征租赋照例缓征，计数尚有五万余吊，具折声明，分限带征，除另行奏报外，于是地，方征款岁入多寡无常，而每年额需俸饷各项，自必一定之数。兹复通盘核计、左右顾筹，寓宽展经费之中约定无虞之计，请以三十万之正租，作本省之额需。内除本省照章支发武营官兵俸饷，同知、巡检廉俸，城守尉、总管等薪水，驿站津贴、练兵军火口食，并防剿官兵粮干外，余钱一十七万五千吊，全数拟请抵饷银七万两。再查新、陈杂税，除照章支销外，其余约抵饷银一万两。以上租、税两款，请抵饷银八万两，较前已增一倍。此遵咨查明黑龙江本省近年筹划租税抵充饷需之实在情形也。

再，本衙门另有议覆：遵旨筹划整顿兵力、培养劲旅折内声明，本省岁需俸饷，拟请免扣成数，并计每年约需俸饷杂款银三十七万五千两，内除本省租税请抵银八万两，并经大部指拨常年的饷银二十七万两外，核计每年亏银仅在二万五千两，暂请由京部库协济划拨，一面咨仰大部各在案。第本将军、副都统身任边疆，练兵筹饷，责无旁贷，当此帑币支绌，曷敢不共体时艰！比年以来，本省除官兵岁需的饷外，惟前此遵旨筹办海防，因黑龙江省额兵一万一千余名，除征调外，现在存营七千余名，是以拟请添练西丹四千名、鄂伦春五百名，岁需马干口粮八万六千两，系由大部指省常年额拨在案。此外，本省虽十余年饷需积欠，营困兵艰，至此已极，未敢遽请加给饷干盐粮。至营中一切用项，更无事不力求撙节，以副大部综核度支、为朝廷节俭、共济时艰之至意。兹奉前咨，相应查明本省征收租税、请抵饷需，

并请协拨的饷、练饷各实在数目，呈请核转前来。为此，备文咨覆，谨请大部鉴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都京户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发放条付、造报地册事札惠安文

光绪四年三月初五日

将军衙门为再复严催造报事。户司案呈，查该处应发各段升科大照，除梁、黍两界印照已经放竣造报，毗连其余别段应发执照是否完竣，虽经札催至再，迄未据详，尤属延玩。今屡奉部催，无凭核造，应再严催该尉，赶紧督饬各段委员，克急散放。何界完竣，即著先报何界；所余各段，依次核妥、造竣，陆续申详，以凭咨部，勿再延宕。再，查该处于元、二两年查出生荒十一万五千三百余晌，应宜按户发给条付，以凭众民收执，永远遵守。今由省刷印生荒空白条付二百二十八张，钤盖户司关防，包固，交站递交该尉衙门照数点查，即饬委员分界照依原造毗连册内，分晰旗民名目、晌数，填注妥确，赶紧按户散放。并著另行造具四至生荒毗连细册。今予限三月，应一准报省，急待复核咨部。但事关部催要案，限期已迫，倘该尉如再任听属员一味迁延、逾限迟详，定即分别严劾不贷。至该处现应核造熟地、生荒、四至、毗连名目地数，著均照前次与省较（校）对底册挨名

核造，以备由省斟对较（校）易，勿致名目间隔、地数岐舛，是为切要。并将各界应发条付数目开单，一并呈请由四百理（里）札饬前来。据此札催。札到，该尉惠安尊（遵）照可也。须至札者。

右札城守尉惠安准此。

计　开

查应发呼兰各界生荒条付列后：

一、元年菽字界二十八户；

一、元年黍字界一十四户；

一、元年稷字界一十五户；

此年共发五十七张。

一、二年梁字界一百一十九户；

一、二年麦字界六户；

一、二年稷字界四十六户；

此年共发一百七十一张。

以上共发条付二百二十八张，计夹荒地一十一万五千三百三十二晌六亩一分三厘。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奉天府尹恩为禁种罂粟事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

光绪四年三月十一日

钦加二品衔都察院右副都御吏（史）、行巡抚事奉天府府尹、随带加三级纪录十次恩，为咨会事。据海关道景福详称，光绪四年二月初二日，据营口洋药厘捐局董事陈承甲等禀称：为边土充斥、洋药乏消，以致国课有亏，商业窒碍，恳请转详军督、抚尹，宪严禁奉天及咨明里（黑）、吉等省，止种罂粟，以期洋药通畅、厘税充盈事，窃董事等，在奉天、营口开设洋药生理，历有年矣。自创营口以来，每年洋药通消约有二千箱上下，极旺消时至有三千箱；迨至近来奉省、边外各处罂粟多种、遍消本土、偷漏税厘，而洋药渐渐日刑（形）减色。至去岁一年，止消一千二百箱，仿前减去三分之二，实为从来所未有。不但各商土（士）业若（苦），况而直、奉两省军饷难于措济。此时若不严禁整顿，将来奉省地亩，小民嗜食贪重利，致禾苗而全变为罂粟，于国计民生两有妨碍。应请迅将边外及吉、黑二省并辽、沈、海、盖所属一带，严饬各府、厅、州、县即行设法永远禁止，绝种罂粟，毋（毋）得视为具文；差役倘敢受贿欺瞒官长，从重治罪。夫国家兴利必革其弊，剔弊必究其源。弊苟不革，利由何兴？若使此种断息，俾于国课充裕、饷需赖有接济、商贩流通、民食不致短缺。董事等，先后奉委办理捐务，乃因公起见，为此叩恳恩准施行。等情。据此，职道查核董事等所禀，系属实在情刑（形），自

应准如所请。伏查奉省，素产米谷，关税以此为大宗。近来吉、奉各省，民贪重利，鲜栽禾苗，遍种罂粟，是以本土愈种愈多，米谷恐因而愈少，洋药滞消，商人裹足，税厘减色，饷源日亏。所惜者，以有用之田，尽种无用之物，为害实非浅鲜。此种罂粟，若不严行禁止，实于国课民食大有妨碍，关系匪轻。如上年晋、豫，灾歉赈粜，全赖奉省之粮；设使奉省若无此丰收，或为罂粟所误，势将自顾不遑，又何能接济他省也。况直、东两省遇有凶荒，向赖奉省协济。职道其所以请禁罂粟而植嘉禾者，一可以裕国课，一可以固本源。应请宪台迅赐饬属，并请吉、黑二省一体设法禁止栽种罂粟、广种禾稼，庶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益）。所有请饬禁种罂粟缘由，除详请军督宪外，理合具文详请查核奏咨，实为公便。等情。据此，查罂粟有妨民食，节经奉旨饬禁有案。兹据前情，除通饬各属，并移咨吉林将军查禁外，相应咨会。为此，合咨贵将军衙门，请烦查照，一体申明例章，饬属查禁施行。须至咨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总统黑龙江马队官兵恩合为拿获“盗犯”“法办”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四年三月十五日

总统黑龙江马队官兵、墨尔根城副都统恩合，为咨报挈（拏）获盗犯，讯明就地法办事。照得本副都统前于去岁将续获盗匪均经随时讯办咨报在卷，兹又据各起员弁暨乡团、练勇等先后访明、擒获节次聚党为匪劫抢著名巨盗六十余名，现经本副都统率同营员昼夜提犯、隔别研鞫，其供、供明确者共五十四名。内有一犯，原名曹振江，供系金陵长毛发贼，从李开芳于山东与大军接仗，败逃在关东，于咸丰年间，与朝阳县之叛逆柴宝善，及吉林聚众滋事之绰号滚地雷王五等几帮大股贼匪同伙为首者。后隐迹改名曹彬，于北团林子出家为道士多年。又复于去年五、六月间，同盗僧本亮，勾串大股盗匪郜万才等进街，向商民勒说得财分使。盗僧本亮，当即同众盗出街，到处掠去讫。各等情不讳。并有于讯明录供后在押病毙者二名，有因挈（拏）拒捕、打伤押解、在途以病而毙、未及取供者一名，均行随时饬厅检验戮尸在卷。其余五十一犯，于本月初八日复勘明确，即派员监视，将各犯斩枭示众外，余审无干概行省释之处，合并声明备文咨报将军衙门查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呼兰城守尉惠安为驱逐封堆内外民户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四年三月二十日

呼兰河记名副都统、副都统衔城守尉惠安，为呈报事。左司案呈，于二月二十三日遵奉将军衙门札文，内开，户司案呈：查前据兰尉报称，留备京旗界段封堆内、外，有红、黑民户除升科之外，盖房、占荒、开地者六十六户，等情。当即于去岁十二月间札饬该尉，务将备设京旗界内封堆内、外盖房、开地之户，着自本年正月十六日起，至月底止，予限半月内，赶紧驱逐。等因在案。迄今逾限多日，究系有无驱逐，未据该尉申详，实属延玩已极。应再严饬该尉惠安，于奉札之次，将备设京旗荒厂私行开地民户，严行催令佐领乌尔卿额按名赶紧逐撵，勿得容留；仍将逐出界外之处，作速详省，立待核办，如再延玩，定行参劾。切切为要。等因呈请札行前来。据此，合亟严札。札到，该尉惠安遵照可也。须至札者。等因前来。

遵奉前札，出派八品监生逢升布，带兵驰赴备设京旗禁界，将从前查报红、黑户续盖房间，严令折逐。等因去后。旋据逢升布呈称：职遵派抵至京旗地面，协同界官、乡、地等，挨户督

催，饬令务遵省札，赶限迁移他处，据该民户总以现时冰雪在地、是系无处迁移为词，殊形抗违。等情。职督兵丁催令拆毁房间，而民户或有妇女均不出屋，或全户躲避、抛弃空屋、产物不动。职详查该民户等，互相狡辗，推诿顽抗，若以官法烟（炯）迫，恐滋他虞。是以将黑、红户开单指名送城查办外，又有西南封堆以内挖井一眼，均下敖木，搭盖秫稭马架一处，无人看守。访闻今年正月初六日，有井沿窝甫居住梁小仓招之民户打的井眼。梁小仓系正红旗西丹，相应一并呈递备文呈报城守尉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等因呈递前来。

除将梁小仓拘案羁禁、枷号责惩法办外，职亲提民户劝谕。据各该民户声称，亦有原旧升科红户就地盖房，亦有自苏遭匪避难，现在春雪浩大，化冻为泥，又且濠河水势洋溢，暂时无所置足投奔。等情。职当因省札极严，未敢稍涉迁缓姑息，亦未分晰原户、续来，凡属搭盖房间，当堂饬责，勒限取结，令其迁移，以杜籍口；另饬佐领托克吞保力疾驱逐。客俟搬出随时呈报之处，相应将奉札驱逐大概情形，呈请备文详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墨尔根城协领纳孙达礼为遣回俘获幼子事呈将军衙门文（满文）

光绪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署墨尔根城副都统印务副都统衔协领纳孙达礼咨呈将军衙门，为造册速送事。兵司案呈，二月二十六日将军衙门劄开，适据墨尔根呈文询称：战获携来幼童内，其不知姓氏原籍、府州县村庄、何部，年尚幼者，或送省备查，或交原主养育等语。查得，此乃遵旨询明遣返原籍之事，理应核实此等幼童所属籍贯、府州县村庄，究竟回否原籍等情，飞咨署墨尔根城副都统，饬照前文核实此等由军营俘获幼童之姓氏，倘有自愿不回原籍者，取其供词，各令画押，将该管官员并未强留之处，相应出具印结呈报，照示办理。断不可徇情偏袒，以致被究办。倘有愿回原籍者，即照前示送省办理等情前来。

经遍布本属八旗、官庄复查，署八旗协领讷勒亨格旗事务佐领博硕泰、希勒兴阿、富勒明阿，署官庄事务八品笔帖式程缓等呈称，据署理镶黄旗额勒布佐领事务防御耿进等呈，兹照衙门布告，按姓氏逐一查核本八旗诸佐领下所有官兵自军中俘获携来幼童，愿回原籍者十人，其原籍府州县村庄、何部、所到年月日，已造册注明。再，不愿返回原籍者六十九人，彼等所供供词，亦已造册各令画押，出具甘结等语。经旗署核实，与各该佐

领所呈无异。故将所有俘获幼童口供，再次造册，各令画押，加钤印章，出具甘结，一并具呈等语。后与众俘获幼童一一核对，供称与各属旗、佐领、庄屯所呈并无差异。是以，将自愿返回原籍俘获幼童之籍贯府州县村庄、何部，所到年月日，逐项注明，造册一份。再，不愿返回原籍俘获幼童六十九人之口供，亦造册一份，各令画押，将各该管官员所具甘结二十份，一并装入封套，即送将军衙门。其愿回原籍俘获幼童十人，业交云骑尉帅寿，并派兵丁，于三月二十八日启程外，其不愿返回原籍者，暂交各携来原主，好生养育，俟将军衙门有令，再将照办情形一并具呈。为此呈文。

册详：

墨尔根城自各军营撤回出征官兵携来俘获幼童，其愿回原籍者之姓氏，籍贯府州县村庄，何部，所到年月日，俱详各自名下，排列如下：

正白旗希勒兴阿佐领下闲散华良阿携来之俘获男童小二供称：本人年三十，姓顾，河南彰德府顾家庄民人，同治元年二月二十日至此。本人父母早亡，亦无兄弟，沿途乞讨，及遇华良阿，经屡诉无以为生等情相求，获准随之而来情实，并未裹胁之处。本人自愿返回原籍等语。

正红旗玛提善佐领下原披甲穆清阿携来之俘获男童张振武供称：本人年三十一，姓张，河南汝宁府正阳县民人，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至此。本人父母早亡，亦无兄弟，於该县境内沿途乞讨，及遇穆清阿，供其秣马使唤，随行年余。及至撤军，告之以无以为生等情，为谋生路，随之而来情实，并无裹胁之处。本人自愿返回原籍等语。

……

镶兰旗伊精阿佐领下披甲富朔木保携来俘获男童德四供称：

本人年十四，姓张，山西太原府平定州盂县民人，光绪元年十二月初七日至此。本人年十岁时，沿途乞讨，闻大军驻守本定州，吾叔之言：尔随大军去谋生可也，倘若不去，终归一死，俟尔年长，再行返回，烧纸祭尔叔则已。遂一路找寻，及遇富朔木保，央之与之生路，不允，经吾叔再三叩请，方携而同来。吾父富头儿，母姓张，不知叔名。本人自愿返归原籍。

……

所有返回原籍之俘获幼童计十人。

另册详

墨尔根城自各军营撤回出征官兵携来俘获幼童，其不愿返回原籍者之画押存册：

镶黄旗额勒布佐领下原云骑尉衔章京保福携来之俘获男童李子供称：本人年三十四，姓韩，江南六合县民人，同治元年正月十八日至此。本人父母早亡，亦无兄弟，大军路经该县时，本乞讨为生，及遇保福，特陈只身无靠，难谋生计，自愿随行等情，屡屡相求，方准随之而来情实，并无裹胁之处。现自愿不回原籍。李子。

……

拔甲富叶木保携来俘获男童来水供称：本人年二十八，姓覃，河南怀庆府齐家庄民人，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至此，不知父名，母早亡，弟名二水。抚该庄时，本人被掳，随行月余，遇大军残败，突围未成被获。现不知父弟去向，故地亦无亲眷，自愿不回原籍。来水。

……

官庄白丁赖索儿携来俘获男童金德供称：本人年三十一，姓李，江南泾县民人，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至此。贱经该县时，父母被杀，没有兄弟。本人遁之，往投大军，乞讨途中，与赖索

儿相遇，央求为之秣马，遂随行数年，及至赖索儿回撤，因无生计，随之而来情实，并无裹胁之处。现故地已无亲眷，自愿不回原籍。金德。

所有不回原籍之俘获幼童计六十九人。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译者：郭美兰

呼兰城守尉惠安为呈报各官庄交纳官粮数目事呈文将军衙门

光绪四年四月十六日

呼兰城记名副都统、副都统衔、城守尉惠安呈文将军衙门：为呈报各官庄交纳官粮数目事。左司案呈：光绪三年，呼兰地方五十一官庄，五百一十庄丁，额交仓石一万一千二百二十，新增设十九官庄，额丁一百九十，交纳仓石四千一百八十，其中遵部行文，将一半作价之粮除外，余粮二千九百仓石，共交官粮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仓石。另有自损粮三百九十九仓石三斗。计本年先农坛收粮五仓石八斗，共交一万三千七百一十五仓石一斗，除四年四月十三日，收缴入库之粮，载入粮册呈报外。再，新设官庄庄丁名下所留一半作价粮二千零九十仓石，已照上年办法，按时出卖，所得银两，可用于本年五月所遇之另事，并遣官呈送等情

一并呈报将军衙门等语。为此呈文。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译者：孟宪振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添设水面巡查船只事咨吉林将军等衙门文

光绪四年四月二十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为咨行事。兵、户司案呈，本年四月初七日接据伯都讷副都统咨称：据理事同知贵璋案呈，卷查所属船户在于沿江上下运行，上年在三姓界址江中，多被乘船贼匪抢掠货船，札饬严缉在案。以自搜山以来，盗贼更无容身之地，因而散布于江东以及三姓、巴彦苏苏沿江一带各乡村(村)集镇，觑便辄乘船行劫。虽经官兵在于陆路缉捕，无奈贼亦乘船在于沿中，往来冒为商船，鱼目混珠，良莠莫辨。不但官兵无凭稽查，而商船亦皆误认为一行贸易之船不加防范，因而多被其害。即有呈报往拿，则江船如蚁，又不能认准究系某船所劫，兵役欲行缉拿，盗匪早已潜趴，则地方官、民受累无极，为害甚剧。顷奉军宪札饬，沿江上下，仍着巡江之兵，乘船节节护守，可保无虞，固属御道之法；第贼船与商船泾渭莫辨，而官兵之稽查皂白难分。卑职再回筹思，是以出示晓谕所属船户，查验给

照，并将该船水手以及客商各姓名、籍贯暨往何处贸易统行填注照尾，以为前路稽查之据；其外来船只入境，查验卦号，以免贼匪乘船抢掠，而地方可亦肃清。并严饬书役，毋得藉端勒索。合将各属船只，在该管地方，官衙门给领印照，以备藉查缘由，呈请俯赐可否转咨。等情。据此，本衙门覆查无异，是非彼此互相稽查，难期安堵，相应转咨贵将军衙门，请烦查照。希将各属船只，入境时认真查验，有印照者，始准前进；无印照者，立即驱逐解办可也。等因前来。

详核该副都统所咨各节，系为分辨船户良莠、以靖盗源起见，然本省南面与吉界一江可通，省城与呼兰、巴彦苏苏一带，商船议给票照，到处查验放行，所办节节实系周妥。查本处于江南各要隘处所，若不酌设官兵严蜜（密）稽查，何以辨其良莠，且无以遏其游行。自应妥议章呈，互相严蜜（密）周查，各清各界，以靖盗源。是以酌拟在于本省茂兴站八家子江口、呼兰河口、布雅密河口三处隘要处所，各添设巡查水面江船一只，每只各派官一员、兵十名，携带器械，每年自四月初一日起，夏令六个月，饬令派出巡查水面官兵，在于各隘要江口，昼夜实力稽查。如有外来船只，查验照票，挂号，始准放行；如无照票、形迹可拟（疑）者，立即拿获，呈送究办。勿得藉端勒索，致干查究。在（再）由本省返回商船，如有携带商人出境者，即由本衙门发给票照，以为彼此查验之据。其东（冬）令，系江河封冻之际，即将各渡口船只停伯（泊），所有官兵，概令撤回归伍，以节靡费。等情呈请核转前来。据此，相应备文咨行吉林将军衙门、伯都讷副都统衙门，请烦查照，希即转饬所属，一体知照施行。

右咨吉林将军衙门、伯都讷副都统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左司为宁古塔存册官兵名数事咨吉林将军衙门文

光绪四年五月初一日

左司呈为造册咨送事。准将军衙门咨开，准户部咨取：各处额设官兵若干，自军兴以来奉调出征官兵、西丹及存营各若干名，按月造报一次，如有升、降、病故、阵亡及由军营撤回，均以详细更正、查明造册，务于初十日以前送省，以凭奏报。等因前来。遵查：宁古塔官一百二十四员，额兵一千三百十五名。前月造报，出征官三员、兵二百四十九名，调赴神机营西丹十四名，调赴山东官庄壮丁三十七名、西丹三十八名，存营官一百二十一员、兵一千六十六名。业于上月造报在案。兹查前月造报：撤回未到籍披甲春德、成禄二名，现已抵旗，应由出征册内删除、入于存营册内；其余未到旗领催永庆、披甲业普肯、多伦布、托吉、德成、富勒浑、富尼雅罕、富升阿、庆寿、青山、庆升、富有、富顺、全禄、德凌阿、常有等十六名，及前经造报去岁九月分撤回未到旗之领催永亮，并前奉文由军营撤回因未到籍业于光绪二年七月二十日咨请转查在案之前锋永庆等二名，共计前后撤回仍未到旗之兵十八名，以俟各该旗呈报抵籍，再行删入存营册内。理合声明外，合将光绪四年四月分出征官三员、兵二百四十七名，调赴神机营西丹十四名，调赴山东官庄壮丁三十七名、西丹三十八名，存营官一百二十一员、兵一千六十八名，造具印白册九本，夹板夹护，饬驿径行飞递，投交兵司分发之处，理合咨报

将军衙门查核可也。须至咨者。

值班章京全山对，值班笔帖式哲克栋额写。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

黑龙江城副都统为遣返俘获幼子事呈将军衙门文（满文）

光绪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黑龙江城副都统衙门咨行将军衙门：为火速咨报事。

兵司案呈，本年五月二十九日准将军衙门咨文内开，为从速咨行事。兵司案呈，查得，所有出征撤回官兵自征所携来俘获幼童，业经查明分别愿回原籍及不愿返回原籍者，由将军衙门恭折具奏，奉上谕：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钦遵。于本年五月十七日等因前来。前已查明俘获幼童内愿回故地者，齐齐哈尔十四人、黑龙江十二人、墨尔根十一人、呼兰二人、呼伦贝尔四人、布特哈十八人。此项人等，理应遣返。是以，将此飞咨黑龙江等地，将所有询明遣返俘获幼童，由各管地方照前文所示，给以盘费，派遣官兵看管，于六月二十五日前送至省城外，其已有家眷者，须一并送省，以备编队遣返原籍。无论如何，不可强留，致被究办。再，现供称不回原籍者内，嗣后若请返回，随时送省，以备遣返等情咨文外，仍将各地每年遣留人等数目，分别具明，

于每年十月报来，以备年终汇总奏报，不可稍有差错遗漏。等因咨文。

准此，查得，经将军衙门询明回籍之十二人内，本属镶兰旗吉拉春佐领下云骑尉富克吉善携来俘获男童江小儿，由省城祥盛馆饭铺具保留之；镶红旗聂车布佐领下闲散充吉携来俘获男童小猴子，自省城逃遁；正黄旗希林巴图佐领下披甲德保携来俘获男童小程，由省城返回时，行至宁年驿逃遁。除此之外，现有理应遣返回籍之俘获男童杨灵洲等九人，经晓谕遣返情由，彼等呈请：我等均系四川、江宁、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民人，因贼匪掳掠，幼年即离父母，无依无靠，幸遇黑龙江省出征军士等，为之收养。及自军营撤回，乘便携至本地后，均以亲子相待，好生养育，并无视同奴婢、任意侮辱使唤之处。今奉恩旨，遣回所有俘获幼童，蒙圣上视民如赤子之仁念至意，我等不胜感激。被俘人等抵省由将军衙门查询时，我等十二人供称愿回故地。今闻将军大人格外施恩，将俘获幼童内愿留此地加入民籍者，概加允准。我等思虑再三，即便重返故地，亦不知有无亲属，实无所望，但求恩准我等仍居此地，加入民籍谋生等语。稽察得，该俘获所呈之情尚属实，故将其原呈状一份一并装入封套送交，谨请将军衙门裁定杨灵洲等九人之去从，照会办理。

再，其不回故地愿随本主留居之俘获幼童，即交本主，严饬不得视同奴婢、妄加役使；愿入民籍者，亦概准其请编入民籍，严加管理。至俘获幼童已回原籍及未回原籍者之数目，于每年十月咨报。嗣后，凡有请回者，随时送省，以备遣发等情咨报外，仍将自愿留居之杨灵洲等九人姓氏、原主旗佐姓氏，附以粘单呈送，以备查办等情一并咨报将军衙门等因前来。

为此，副都统法什尚阿巴图鲁加二级记录二次伊克唐阿咨行。

六月二十五日

粘单：

正红旗富色布佐领下原披甲萨秉阿携来俘获男童希勒。

镶白旗程纳佐领下革职佐领寿昌携来俘获男童杨灵洲。

同佐领下披甲赫灵阿携来俘获男童玉伟勒。

镶红旗伯泰佐领下闲散穆克东阿携来俘获男童拉彦举。

同旗阿荣阿佐领下年满原驿站官希喇木保携来俘获男童小芽。

德冬阿佐领下原云骑尉贵清携来俘获男童金希。

同佐领下披甲佛尔和善携来俘获男童吉芍。

聂车布佐领下西丹徐成梁携来俘获男童永。

正蓝旗穆特布佐领下披甲吴尔青阿携来俘获男童赵叶勒。

以上自愿不回原籍之俘获男童九人。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译者：郭美兰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承办处为查报‘俄酋’闯营等事移委员文

光绪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承办处为呈移事。兹准贵委员余、恩面

语，着将马队统领永海带队前在石头岭地方与贼接仗获胜所得鞍马、旗帜、枪刀等件若干，继经俄酋扑闯营盘失去若干，现有若干，并与贼接仗后俄酋闯营砍伤、阵亡、受伤官兵、西丹、驮夫及谋生渔採人民各若干名，再将击败此股贼匪究系窜向何处，速即一并查明，移送前来，以备核查。等因。

准此，详查：统领永海，带队前在石头岭与贼接获胜仗，得获马匹、器械、旗帜若干，并有阵亡受伤兵丹、炮手多名，当因天黑撤队扎营。及至黎明，突被俄夷误闯营盘，杀伤官兵、西丹、炮勇、驮夫、谋生渔采人民若干，并惊失战马及得获贼马、枪刀、器械等件无算，并探报贼匪逃窜无踪，各等情逐经据报在案。惟俄兵砍伤一项随行谋生渔采好民，因系异姓他乡，难知确据。本衙门一面饬催，一面咨报，亦在案。该统领现未查报前来。

兹准来因，理合将该统领带队在石头岭与贼接仗、得获鞍马等物各若干，继经俄兵闯营惊失战马、贼马、枪刀等物各若干，并砍伤阵亡官兵、西丹、炮勇、驮夫各若干名，均以（已）分晰抄录粘单备详外，并查：此股贼匪，现在窜往何处，是否盘踞等情，前据步队统领巴图哩报称，前于六月初一日带队进山，初四日抵至石头岭前次扎营地面查验，带队复以石头岭迤北接仗处所四外侦探，击败余匪，约行六十余里，查探得：该匪形迹，业被统领永海攻击溃散，刻下冥无踪迹；其俄酋因何起衅戕害官兵情由，途遇炮手张才、陶永升、刘洛三等，向其侦讯，据伊等声报，探听该国通事系属朝鲜之人，不甚通大国话语，因三岔口居住高丽，前被股匪扰害、抢夺马匹、器械多件，因此该国出派俄兵，并无照会，私行越界搜寻贼匪，趁雾以官兵当作股匪误伤等语。惟思该酋性情，诡诈实属难测。各等情转报前来。理合一并声明备文呈移贵委员余、恩，希为查核可也。须至移呈者。

粘　单

谨将在石头岭与贼接仗，阵亡官兵、炮勇花名列后：

……

又被俄酋闯营砍伤阵亡官三员、西丹二名，炮勇一名，驮夫二名、共八员名，受伤官五员、兵二十五名、西丹十一名、炮勇四名、驮夫四名，共四十九员名。

……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查明税局丁役敲诈事札奎瑞文

光绪四年八月初一日

将军衙门为严札迅速查明呈覆事。户司案呈：适据民人王德全控称，伊于今春借得民人李显之马一匹使用，被西集厂税局查知，经巡役杨姓、郭姓传到税局，总办张贯川私立公堂，喝逼漏税，要钱三百吊，伊即不认，晚间锁在柱上，逼去钱二十吊，伊因受刑不过，又花钱一百五十吊，有高明声过付，而张贯川尚不足意，把伊送到衙门。有门丁戴祥，朦官饬令严押壮班，著伊手下人胡二、王二查对，要灯笼杆钱三十吊，因伊无钱，种种非刑拷逼。伊母哀求戚友、借物，典钱三十吊交付，始免非刑。有壮役吴芳过付。严押四十余日，有地方乔姓查明，伊借李显之马是实，禀覆衙门，始行释放。无故受此拷逼，花钱二百余吊，因此

负屈。等因呈控究办前来。详核该民所控，虽系词出一面，未必尽属无因。应请札饬署同知奎瑞，必须亲提案内人证，务即秉公斟讯。倘该丁等果有勒索该民钱项等弊，著令克急追出，如数偿还该民祇领，一面将该巡役、门丁按名录供详省，听候示办，勿得稍涉迴护丁役，尤干严议。是为至要。并饬原告王德全自行归理（里）候断，等因呈请札行前来。据此，合亟札饬。札到，署同知奎瑞遵照可也。须至札者。

右札署同知奎瑞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等为查明遣返官兵私带征所幼丁事咨兵部等衙门文

光绪四年八月初一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丰，齐齐哈尔副都统、头品顶戴哈丰阿巴图鲁托，为咨行查照事。兵司案呈，上年十一月间，钦遵谕旨，饬属查明遣撤官兵私带征所幼丁、责令酌给川资、呈明带回年、月、地方，出给路照，遣令回籍。等因。钦遵饬属详查去后。旋据所属各城查报，询得该丁等内，有被贼裹协、经官兵救出，或有家属被贼扰害、逃散未知存否、是以投奔官兵服役就生，亦有年景荒欠、随就食，彼时官兵遣撤，该丁等

无所归依，皆愿随带，在原带之家，或服役，或在外营生，兼或娶有家室，今奉恩旨遣令回籍，该丁等有情愿还乡者四十余名，并有因不知家乡原籍、兼之无亲可依，不愿回归者五百余名。惟甘愿回籍之丁，其原籍相距黑龙江省程途窵远，虽责令酌给川资，长途不无若（苦）累难行。是以拟请援照嘉庆十九年办过成案，发给印票，各驿站，每六名给车一辆，每名日给口粮银四分，出派官兵，分起解送伯都讷城，按省由驿接替递送，交各该原籍亲属认领，俾使均沾慈惠，庶免长途苦累。等因据情覆奏。旋奉谕旨：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前来。除将头起递送回籍之幼丁十八名，造具花名清册，饬令起程，业经分咨查照外，现将二起送回原籍之幼丁等，由本衙门出给票照，已于八月初二日由省起程，派员由驿解交伯都讷城，按省接替递送去讫。并将该幼丁等年岁、籍贯、带来年、月，晰造具清册，咨报兵部暨各该省备核。等情呈请核转前来。据此，除将回籍幼丁等造具花名清册分咨查照外，相应备文咨送，为此合咨大总督、贵巡抚衙门，请烦查照，一俟该丁等由驿递到时，希即饬传该原籍各亲属一体认领，免致流离，实为德便，并咨会伯都讷、吉林、盛京奉天府、山海关、直隶各衙门，一体查照接替递送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都京兵部、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山东巡抚、安徽巡抚、江苏巡抚、湖北巡抚、陕甘总督、河南巡抚、盛京将军、直隶总督、奉天府府尹、吉林将军、山海关副都统、伯都讷副都统。

附录：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丰，齐齐哈尔副都统、头品顶戴哈丰阿巴图鲁托，为造送清册事。谨将遵旨遣令、甘愿各回原籍之二起征所幼丁年岁、籍贯暨带回年、月，分晰造具清册，咨送大部暨各该省备核施行。须至咨者。

计　开

杨凌，周年二十四岁，系陕西西安府人，于同治五年十二月间带来。金喜，年二十九岁，系陕西西安府人，于同治四年八月间带来。李有，年二十九岁，系陕西西安府长安县人，于光绪元年正月间带来。马常蕉，年二十七岁，系陕西同州府人，于同治二年三月间带来。元茂，年二十八岁，系陕西直隶绥德州米脂县人，于同治七年十一月间带来。吴来，年五十岁，系陕西西安府高凌县人，于同治二年三月间带来。赵一即双喜，年二十岁，系山西蒲州府猗氏县人，于同治九年二月间带来。德四，年四十岁，系山西直隶平定州盂县人，于光绪元年十二月间带来。陈永福，年十九岁，系山西汾州府临县人，于光绪二年六月间带来。小郎，年二十五岁，系山东东昌府恩县人，于同治九年十一月间带来。赵林子，年二十六岁，系山东东昌府恩县人，于同治七年十二月间带来。薛廉举，年三十三岁，系安徽凤阳府怀远县人，于咸丰十一年五月间带来。陈绕头，年二十八岁，系江苏徐州府睢宁县人，于同治四年四月间带来。张德胜，年二十四岁，系江苏常州府无锡县人，于同治元年六月间带来。钱喜，年二十七岁，系湖北德安府安陆县人，于同治五年十一月间带来。连生，年二十八岁，系甘肃宁夏府灵州人，于同治四年三月间带来。小鸭，年三十四岁，系河南汝宁府确山县人，于咸丰八年五月间带来。斗依顺，年三十五岁，系安徽桐城县人，于同治二年十一月间带来。周顺胜，年三十岁，系陕西西安府三原县人，于咸丰十一年五月间带来。

以上二起回籍幼丁共十九名。

右册咨都京兵部、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山东巡抚、安徽巡抚、江苏巡抚、湖北巡抚、陕甘总督、河南巡抚。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左司为歼除孙百万、严禁挖金事晓谕旗民人等文

光绪四年八月初五日

左司呈为出示晓谕事。于本月初二日，准钦命署理吉林等处地方将军、盛京刑部大堂铭，头品顶戴、吉林副都统、斐英阿巴图鲁玉咨开：案照前准三姓副都统咨报，宁古塔练勇孙百万、柏青云，带队招集人夫，复进东山、太平沟等处挖金敛财，先经饬派委营总恩祥、委参领阿林图驰往搜逐出山，将水弦、溜槽拆毁，嗣闻孙百万仍行率众进沟大开水道、广敛金砂，复派恩祥督军进山驱逐，旋据该营总以（报）：行至南浅毛沟，查孙百万营内有勇三四十名，又闻太平沟内有勇五六十名，称系奉札前往张光采岭驻扎，因捕匪到此等语，显系阳奉阴违，难以凭信，将队暂扎桦皮沟，视其出沟后再行呈报。等情呈报前来。查所属东山、太平各沟金匪，几经官兵搜逐，及孙百万叠次带众进沟，招引挖敛，为患何所底止！除咨会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外，理合飞行咨报查核。等因准此。

查孙百万本系金匪，前经投效，准予自新之路，发给口粮，令其练勇五十名，以备调遣巡防。该勇目辄敢潜往金厂，招聚多人，在彼偷挖，迨经官军驱逐，犹复任意逗遛，不遵约束，实属大干军律。若不及早剪除，诚恐养痈成患，当经密札塔城马步队营总双胜、巴图哩，设法将孙百万调回，无论行抵何处，即行就地

正法；其所带之队，亦即一并歼除，以免后患。等因去后。兹据营总双胜、巴图哩以（报），于本月十三日行抵桦树林子，正值该匪孙百万带队由沟折回，当以点勇为名，将该匪及其勇五十名，一并拿获，在于桦树林子小河子以东就地正法，得获洋枪十四杆、抱炮五杆、鸟枪二杆、长矛五根、腰刀一把、九道箍刀一把、剽刀十八把、马三十二匹、金砂二百八十两。等情禀报前来。查孙百万聚匪挖金，扰害有年，前次准予投效，正欲藉此笼络，化莠为良，乃该匪怙恶不悛，又复率众进沟偷挖，官军驱逐，任意逗留，是其杰骜不驯，久必酿成巨患。该营总等，接奉密札，不动声色，将该匪及其党羽悉数歼除，办理尚为妥速。除饬将金砂、马匹悉数变价充赏，枪刀等械留营备用外，相应备文咨会。为此，合咨贵副都统，请烦查照，诚恐该匪余党未净，尚复有潜匿沟中偷挖金砂者。希即出示晓谕驱逐，并饬各队严缉施行。等谕。

遵此，合亟出示晓谕旗民人等：如有不知悛改，再行偷挖者，务遵军宪札谕即行遣散，各归生业；倘再恋财集众，抗拒不法，难免大兵云集、一体驱逐，临时良莠莫辨、玉石俱焚，勿谓言之不早。凛之、慎之，毋违。特示外，照录告示五张，呈堂钤印外，合亟札饬铁岭河、乜河嘎山达等，遵照一体张贴晓谕；札饬马、步队统领，一体遵照文内事理外，相应移付右司查照可也。须至札、移者。

值班章京春庆对，值班笔帖式阿楚浑写。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

礼部为议复黑龙江民籍学额等事知照黑龙江将军文

光绪四年八月初九日

礼部为知照事。所有本部议复黑龙江将军丰绅等奏黑龙江民籍设立学额，并王家璧奏满、合号学额曲与变通等因一折，于光绪四年八月初九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到部。相应钞录原奏，知照黑龙江将军可也。须至咨者。

礼部谨奏，为遵旨议奏事。内阁抄出黑龙江将军丰绅、奉天学政王家璧等奏，黑龙江民籍，请酌定学额，又王家璧另片奏，满、合号进额请量为变通，各等因，均于光绪四年七月初五日，军机大臣奉旨礼部议奏，钦此钦遵到部。

据该将军等原奏内称：准礼部议复黑龙江旗民学政一折，抄录知照前来，比即会查民籍有无读书应考之人，应否酌设学额，并如何保结送考。据呼兰厅禀报，现在民籍读书肄业者五六百名，因学校未设，附考吉林，往返为艰，仅有附近文童一百四十二名应试，由该署同知取结，迳送吉林附考。又据呼兰城守尉查得所属界内，有情愿应试民籍文童十五名。查呼兰地方附近厅署所有应试文童，应归该厅汇送，以归简易。嗣后，每届试期，民籍如有赴考者，其身家是否清白，及年貌、籍贯、三代，取具业师、邻右、乡地互结，责令该同知查验造册，加结送省复核、转送、附考。该厅，因该省尚未设有廪保，饬令公举游学江省多年之伯都讷厅生员刘丙南权充认保，俟取进多名，再请设立廪额，其非呼

兰所属读书者，尚不乏人，应俟投考有人，可否由该同知册送咨商另议。所有黑龙江民籍，可否仿照吉林、长春、伯都讷厅，酌定学额，抑或视送考人数，照满、合号每五、六名取进一名；人数过五十名，仍不得过十名。又据该学政另片内称，黑龙江满、蒙各童，并无一名应试，定额虚悬，岁考送到合号童生七名，取进二名，所余五名，科考亦未送到。盖五名之中，一有事故，即不及五名，不敷取进，故不敢投考。前奏请满、蒙旗童，不及五名，于定额内酌量取进，数过五名，每五、六名取进一名外，再照定额取进，或将定额二名，作为满、蒙、汉公额，合计取进，系因满、蒙不及五名变通办理，如满、蒙人、文日盛，仍专取满、蒙足额，亦不至有争竞。若听其一名不至，定额虚悬，不但阻其上进之心，且无以牖其本心之明。悬曲与变通。各等语。

臣等查：黑龙江民籍，向未设立学额。上年该学政请将民籍各童，照满、合号，每五、六名取进一名；人数至五十名，再议给定额。并声明除设有抚民官地方照例办理外，如由附近旗员管辖，即由附近旗员造送转发吉林厅、府，考后一体院试。等因。经臣部以‘该省民籍内是否实有读书肄业之人，原奏未经声叙；且既属民籍，则旗档无名，若由附近旗员册送，其于民籍各童身家，是否周知，碍难悬揣。所有黑龙江民籍应否设立学额，及如何保结送考，如无流弊，应由该将军等会同体察情形奏明办理，等因议复在案。

今据该将军等查明，呼兰厅属民籍现在读书肄业者约五六百人，先后咨送附考者一百五十七名，请仿照吉林、长春、伯都讷厅，酌定学额，或视送考人数，照满合号每五六名取进一名，人数过五、六十名，仍不得过十名。等因。是该省民籍，不乏有志进取之人，自应量予登进，以资观感。惟所请照满合号每五、六名取进一名，人数过多，亦不得过十名之处，未免太优。查：吉

林、长春厅学额三名，伯都讷厅学额四名。今黑龙江民籍应试童生，既据查明，实有一百五十余名，拟请比照学额较多之伯都讷厅，定为额进四名，归黑龙江所属民籍统同取进。至认保之设，原以防枪（抢）冒、顶替诸弊。原奏令游学江省之伯都讷厅生员权充认保，其于江省民籍，岂能灼见真知，殊非核实杜弊之道。应照初设学校尚无廪生，饬取地邻保结之例，令该厅查明送考。其寄居江省年例未符之童，不得滥行册送；仍令五童互结，如有刑、丧、过、犯、枪（抢）替、冒籍情弊，容隐者，五人连坐。俟取进有人，再由取进之附生认保。以昭慎重。其廪增各缺，应如所奏，俟取进人数较多，再行设立。至另片所称定额虚悬、请曲与变通等语，查：同治六年划拨东三省加满、蒙定额案内，臣部议准：嗣后，黑龙江如有应试文童，即仿照吉林厅之例，每五、六名取进一名；所有东三省加满、蒙定额十名，先拨给黑龙江二名。俟满蒙童试有人，除每五、六名取进一名外，再照所加定额取进。如无佳卷，任缺无滥。其满蒙童生编为满字号，汉军童生编为合字号。嗣于上年十月，该学政以黑龙江满、蒙均无应试之人，请量为变通，如应试人数不及五名，于定额内酌量取进；数过五名，于五、六名取进一名外，再照所加定额取进，或将所加定额作为满、蒙、汉公额。等因。当经臣部以'五六名取进一名，本属从宽定限，若应试不及五名，亦准酌量取进，则士子易于佼悻，不足以拔取真才。至所加定额，原系拨给满、蒙旗童，倘令汉军童生一体考取，恐启各该旗争竞之端，等因议驳。诚以抡才大典，未可侥邀，若徒虑学额之虚悬，务求足额，势必滥竽充数，转不足以鼓励人才。所有黑龙江满、合号拟请，仍照前议：每五、六名取进一名；所有定额二名，应俟满、蒙应试人数足额，再行取进。如佳卷不敷，仍任缺无滥，毋庸令合号童生一体考取，以防冒滥而杜争端。该学政所请曲与变通之处，应无庸

议。所有臣等遵议缘由，是否有当，伏候钦定。为此，谨奏请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丰绅等奏为奏闻光绪三年分征收课银、制钱数目事 （满文）

光绪四年八月十〔原档残缺〕日

奴才丰绅、托克湍跪奏：为照例奏闻一年收支课银、制钱数目事。

臣等所辖齐齐哈尔城光绪三年分征收课制钱一千一百零八串七百六十文、官房租制钱一百四十五串二百文、光绪二年分旧管课制钱六千一百六十六串四百四十三文、呼伦贝尔地方移来课银一千零七十九两五钱七分五厘二毫、呼兰移来十九官庄壮丁应交粮食之半折制钱五百七十四吊七百五十文、移来课银二百一十四两五钱九分二厘八毫，计呼兰同知厅移来课制钱一千八百五十串八百八十文在内，共课银一千二百九十四两一钱六分八厘、制钱九千八百四十六串三十三文。内扣除齐齐哈尔地方一年所有公费及布特哈地方得给鳏寡孤独银两折制钱二千二百五十九串八百四十五文、移解黑龙江城制钱三百串、移解墨尔根城制钱三百串、齐齐哈尔、布特哈两处照部文所取则例原价银二十四两、又每两折

八钱实用银一千二百四十九两六钱八分四厘五丝二忽八微，所余课银二十两四钱八分三厘九毫四丝七忽二微、制钱六千九百八十六串一百八十八文。

黑龙江城一年征收课制钱一百五十一串九百四十文，光绪二年旧管课银三钱，制钱五十八串五百零六文，将军衙门移来制钱三百串，共计课银三钱、制钱五百一十串四百四十六文。内扣除黑龙江地方一年公费制钱三百九十八串六百四十四文，所余制钱一百一十一串八百零二文。由部所取则例原价银十二两，动支库存课银三钱，尚缺十一两七钱银，因无库存银两，业由光绪三年所扣六分平银内动支。

墨尔根城一年征收课制钱一百三十一串九十文、光绪二年旧管课制钱八十三串八百三十五文、将军衙门移来制钱一百串，共计课制钱五百一十四串九百二十五文。内扣除墨尔根地方一年公费制钱三百六十三串三十五文，余制钱一百五十一串八百九十文，由部所取则例原价银十二两，因无库存银两，由光绪三年所扣六分平银内动支。

呼兰地方征收课银二百二十两，制钱八十八串四百四十文，光绪二年旧管课银二百一十四两五钱九分二厘八毫，共计银四百三十四两五钱九分二厘八毫、制钱八十八串四百四十文。内扣除呼兰地方一年支出公费、所征制钱全数用尽，由部所取则例原价银十二两，又照部文每两折八钱实用银两十二两一钱四分七厘二毫，移解齐齐哈尔城银二百一十四两五钱九分二厘八毫、同知厅银十二两，余银一百八十三两八钱五分二厘八毫。

呼伦贝尔地方一年征收课银二千三百两四钱八分四厘，计光绪二年旧管银一千零七十九两五钱七分五厘二毫在内，共银三千三百八十两五分九厘二毫。内扣除呼伦贝尔地方一年所有公费银两及支给鳏寡孤独银两、按部文每两折八钱实用银一千一百八十

两四钱四厘八毫、由部所取则例原价银十二两、移解齐齐哈尔银一千零七十九两五钱七分五厘二毫，余银一千一百零八两七分九厘二毫。

呼兰同知厅地方一年征收课制钱二千三百二十串九百二十四文，计光绪二年旧管课制钱一千八百五十串八百八十文、由呼兰解来银十二两在内，共制钱四千一百七十一串八百零四文、银十二两。内扣除同知厅一年各项公费制钱四百七十八串八百六十八文、移解齐齐哈尔城制钱一千八百五十串八百八十文、由部所取原价银十二两，余制钱一千八百四十二串五十六文等情，各自造具清册出具甘结前来。

又照部文扣除由呼兰城、呼兰同知厅二处移来齐齐哈尔光绪三年分征收造酒课银八千四百五十两内实用银三百六十两，余银八千九十两，已抵入光绪三年俸饷使用。

臣等复查核实无异，是以，将各地收支课税等银、制钱数目，照部文每两折八钱，分别支出银两、抵入俸饷银两数目，造具细册，照例送交户部销算。为此谨具奏闻。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译者：郭美兰

总统黑龙江马队官兵恩合为验明惠安伤情等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四年九月十七日

总统黑龙江马队官兵、墨尔根城副都统恩合，为飞速咨报事。于十五日，为呼兰城守尉惠安于到巴彦苏苏，未及派员往验其被洋人所打之伤，即自落店院井中，被人护救无事，已咨知在案矣。兹于十六日辰刻，即据该城守尉所带来之护印佐领乌尔卿额，及因调来苏之副管哲普松额前来声称，该城守尉落井获救，身体面上并未受有新伤，仅止腰痛、精神、饮食已属照常，惟在店中，令该员等前来请即派员验其伤痕，以便于急为回城。等情。本副都统当即派同知奎瑞、协领博顺前往验视。旋据协领博顺、同知奎瑞具单声称：验得呼兰城守尉惠安顶心偏左被木器打伤一处(皮未破、痈肿)、左额角被木器打伤一处（青红色)、右耳殼相连颞颊被木器打伤二处（平复，白色)、右眼胞被木器打伤一处（平复，白色）左手大指根节被木器打伤一处((平）复，白色)，余无别伤。所验是实。

惟验该尉伤时，该尉复向博顺、奎瑞声称：伊于喧闹之后如见知，不知何人将洋人讷依而然亦被绑缚等情。并同其副管哲普松额、佐领乌尔乡（卿）额及同知奎瑞、协领博顺、骁骑校富清阿，取据其亲随果什哈领催兴林。披甲七十八等同供：情因兴林、

七十八在大人门上充当果什哈差便（使），于八月十七日未、申时间，有洋人骑马，带领七人，并跟有小车一辆，内有一人骑马直到大人府仪门之前，嚇令从人，以马鞭将仪门乱为敲打；兴林、七十八等上前拦挡不住，该洋人等乱为喧嚷。大人听知，从上房下来，讯问何人行至仪门，该洋人即在马上威吓，令其从人用马鞭在大人额上乱打。大人被打，当时昏瞶在地。兴林、七十八，以及众果什哈并街上众民等，闻喧嚷之声，进院一齐上前，将该持鞭打大人之人绑缚五名，并拿住赶车一人，其中逃走二人。当经果什哈急将大人扶入上房，维时衙门众官员均皆来到，看见所绑缚人等内有教主讷依而然。当经众官员等上前将该讷依而然解绑，并他车夫放走，将他教民四人带到衙门讯问绿（缘）故。惟讷依而然面上之青红痈肿伤痕，小的亦曾于众人乱为喧嚷打闹之后，看见是有的。于乱打、乱绑之际，大人已经众果什哈扶持进屋，其讷依而然面上之伤，究属不知是谁打的；兴林兴（与）七十八亦未看见。是他自己撞碰的。至讷依而然之衣服，于众人乱绑之际，不知是谁撕的。大人之衣服三件，于众人嚷闹拉扯之间，不知怎么撕的，也并未看见一定是谁给撕的。等供是实。

该城守尉惠安，当于是日午前，即行携印起程，回呼兰去讫，并遣其果什哈领催万喜，持该尉之官衔名帖，到本副都统处告辞，言及该尉已经起程回呼、腰痛未能亲来禀辞等情。本副都统当即面讯其果什哈，系属何日随该尉来苏？据称，系于该尉出呼兰后十四日，以呼兰来者。本副都统始知，即是该尉所因其后来之送信果什哈，得知其呼兰被查之案件近日情节，遂情急投井等情。

本副都统当即同该城之副管哲普松额、佐领乌尔卿额、协领博顺、骁骑校富清阿取据其供情。据该果什哈领催万喜诉称：缘万喜充当大人门官差使，本年九月初间，有省城派来委员到呼兰查办案件，于十一日，巴彦苏苏总统大人来文调惠大人赴苏听候

查验被洋人所打伤痕之事。于十二日，惠大人未起程之时，八旗大家商议于十三、十四日约定递结，说是恒泰号自行接买之仓粮，与惠大人无涉等情；至惠大人（起）程后，于十三、十（四）等日，八旗均未肯递恒泰号自行接买仓粮之结，为是，大人太太令万喜来巴彦苏苏禀知大人，带送衣服。万喜于十四日午时由呼兰起身，于十五日已时到巴彦苏苏，面见大人，即将为仓粮一款，八旗未能递说是恒泰号自行接买之结等语，言罢，万喜即为退出；于总统大人、验伤委员未去之先，不知大人为何于未、申之时出外，自落店院井中，旋即救护等情。所供是实。

并前于九月初七日，派同知奎瑞、骁骑校富清阿，验得洋人讷依而然之伤：上下眼胞、眼眶被脚踢伤一处（微红色），左手腕有绳痕一道（横长一寸五分，宽一寸余，皮未破，红色）；又验得据伊声称‘会衣撕破二件’，余无别伤。所验是实。又验得教民王忠义左、右腮颊有踢打伤痕，左右膝盖有跪锁形迹，现已验时均已平复，并无淤色，余无别故，所验是实。其余跟役，该司铎声称‘伤已平复，均令归里去讫’，并未在堂。各等情。

据此，查此案两造，虽将其伤痕均经验实，并取有干连人等确供，本副都统自宜妥为办理。除现将该城所来之副管哲普松额、佐领乌尔卿额二员，暂为留营，一、二日听候查询其起事之始终原由外，并严饬该地方赶紧拘传在案教民到营，以备查办之处，理合备文先咨报将军衙门备核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俄人仍越界垦地等事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

光绪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丰绅，齐齐哈尔副都统、头品顶戴哈丰阿巴图鲁托克湍，为飞速咨呈事。兵户司案呈：适据黑龙江副都统依克唐阿清文咨称，本年出派巡查边界去之二品顶戴协领巴德、六品官海泰等选带年壮精兵三十名，饬令前往额尔古讷河口，除所立封堆遵照上年巡查外，接界河口与俄罗斯通商务须公平贸易，以示大国体制。等因。饬交该员等于五月初十日起程去讫。兹于七月二十日巴德等旋回呈称，奉派于五月初十日带领兵丁起程，沿途经过本属边界江之右岸一带留心严查，于六月初六日行抵雅克萨地方，与查黑河去之骁骑校倭克精阿等会晤，当同该员等查看俄罗斯人等上年在雅克萨夹心滩耕种之地仍照前耕种，巴德等当见俄酋巴尔佳古幅，令通事传说，你们俄人等上年在本界夹心滩耕种之地，原经两国王大臣议定，十年后全行退卸等语，迄今已届十年，自应全行退卸，你们今年又行耕种，实与议定章程不符，即当退卸，以取信行。该俄酋声言，本国例不计小建、闰余等日，以三百六十日作为一年，此地自耕种之年起，按本国年月计算，已至九年矣，来年秋季方满十年。等语。巴德等复向该夷酋言说，原经两国王大臣议定以十年为限，并未

分别尔国年限，总之，本年尔们不应耕种，自当退卸。该俄酋复又声言，无论贵官何说应否耕种，吾亦不能自专，以俟呈报本巴拉郭位斯成斯奇城古毕那托尔再行定夺。等语。巴德等复再四开导，该俄酋终不平毁。巴德等伏思，本年既已耕种，若强行平毁，又恐有复两国和睦、别生枝节，随向该俄酋婉言开导，尔既呈报古毕尔那托尔，我们只可守候见复再行平毁，以敦和睦。随即上往，行抵英阿喀地方，查有俄罗斯等在本界右岸耕种地五块、六晌余，又在鄂尔多河对岸耕种地六块十晌余。巴德等即唤到该种地之俄人等，令通晓俄语兵丁传说，两国原定条约内载，两国人等不准私行越界刈草、耕种，且上年尔俄罗斯有私行越界在右岸耕种者，曾经本衙门出派员弁全行平毁，有案可稽；你们本年复又越界耕种，实属不合，尔既违约而行，自应将私垦之地立即平毁，以符条约，你们若不平毁，我等旋回时亦必全行平毁。当即逐加开导、上往，于六月十五日行抵额尔古讷河口地方。二十日，与墨尔根城派出查边之副都统衔佐领、委协领博逊泰等互相会哨，随即旋回。行至鄂尔多河对岸地方，查看俄罗斯耕地六块尚未平毁，并预集许多俄人。巴德等督兵正欲平毁，该俄人一齐拥上拦阻。巴德等向该俄人等婉言辩论，我们以两国和好，故将你们人等越界耕种之地曾经预先开导，令尔自行平毁，尔竟不以善言为然，并不自行平毁，实属不合，此亦不可怨我们。我们不敢违约准你们私垦，无论如何狡执，我们亦属无法，只可全行平毁。该俄人等如无言相答。巴德等乘间带领兵丁将六块田地均行平毁。该俄人等如将庐舍自行拆拔，渡过左岸去讫。巴德等由彼回行，抵至英阿喀地方查看，见其耕地五块亦未平毁，巴德等仍如前一概平毁，俄人随各渡江而去。此外别无越界盖房、刈草情事。其江左盖房居住俄人，仍照上年安静。相应出据巡查情形呈递前来。当由本衙门派出办理夷务佐领桂连、四品官岳松额等，

令往海兰泡面见俄罗斯固毕尔那托尔，告知：你们前经借占在雅克萨相对地方之夹心滩处所耕种之地，自同治七年起，至本年止，已满十年之限，务照前经议定办过成案，全行退卸，永敦和好；及英阿喀、鄂尔多二处，本年新开田地，经本处查边去之官兵全已平毁。各节逐一申明、详细开导。等因饬交去后。兹于八月十七日据桂连等呈报，遵饬渡江面见俄国文官依万诺幅，通说我们欲见贵国古毕尔那托尔有讲说议办之事。据依万诺幅声言，本国固毕尔那托尔近日病卧不能办事，若有会办之件，贵官告我代为转达。等语。桂连等即向通事告知依万诺幅：今尔等俄人，本年又行越界，在本属右岸与雅克萨相对地方之夹心滩处所种地；查上年曾因此案，经我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你们公使互相议定，以十年为阻，以俟年限期满，即将田地退卸，永敦和睦，断不准再令越界耕种，各清疆域。等因奉咨在案。兹于本年，尔等俄人又行越界种地，实属有失两国敦睦之谊（谊）。将此情形转达贵固毕尔那托尔，务遵上年两国大臣互相议定年限；其本年在英阿喀、鄂尔多两处违约新垦之地，经本处查边去之官兵查出，均已平毁，下年断不准似此违约越界私垦。希饬尔等俄人严行禁止。等语。令其告知。彼时，该俄官依万诺幅遂别而去往见伊固毕尔那托尔，后旋回告称：所有各节，均经详告本固毕尔那托尔，现经严行札交驻守阿尔巴钦地方俄酋，下年断不准在与雅克萨相对地方之夹心滩处所越界种地，及英阿喀、鄂尔多二处，亦不准开种新地。传禁。等语。所有桂连等面见俄酋辩说缘由，具情呈报，并将俄罗斯固毕尔那托尔衙门咨行本衙门公文一角，一并附封呈送，等因呈报前来。应将查边旋回二品顶戴协领巴德等所呈俄人本年越界在于雅克萨相对地方之夹心滩处所又行种地，及英阿喀、鄂尔多两处开种地均经该协领等查出平毁情形，及派出办理夷务佐领桂连等面见俄国文官依万诺幅辩说情形，并将俄

罗斯固毕尔那托尔衙门原文一角，一并附封咨送，以备查核。等因咨报前来。

本衙门除将递到俄罗斯固毕尔那托尔衙门饬交俄人借垦夹心滩耕种之地俟来年不准开种原文一角，饬交黑龙江副都统衙门收存，以备来年届期即照其原文妥为讲论，务将前经借垦之地令其退卸外，合将据报俄人前经借占与雅克萨相对之夹心滩耕种之地俟来年退卸，暨查出英阿喀、鄂尔多二处新开之地业经派出查边官兵等按约开导、全行平毁等情，并抄录递到固毕尔那托尔衙门原文，一并呈请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谨请鉴核施行，并咨行黑龙江副都统衙门查照可也。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咨黑龙江副都统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省属各城兵丁收成事造具细册咨送户部文

光绪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为造具细册咨送事。今将光绪四年分黑龙江省所属各城收成分数，照例应交、应免暨展缓前借银粮数目，按城分晰造册咨报大部，谨请备核施行。

计　开

济济（齐齐）哈尔城：

一、八旗水师营承种公田养育兵三百二十名、水手二十名、官屯壮丁三百名，新设官屯壮丁一百一十五名，共丁七百五十五名。内：收城四分者，承种公田养育兵一百六十名、水手一十名、屯官（官屯）壮丁一百五十名、新设官屯壮丁五十七名，共丁三百七十七名，每名照例十成之内应交四成，额粮八仓石八斗，共计应交额粮三千三百一十七仓石六斗；每名免交六成，额粮十三仓石二斗，共计免交额粮四千九百七十六仓石四斗。其收成三分余，承种公田养育兵一百六十名、水手十名、官屯壮丁一百五十名、新设官屯壮丁五十八名，共丁三百七十八名，每名照例免交十成，额粮二十二仓石，共计免交额粮八千三百一十六仓石。二共免交额粮一万三千二百九十二仓石四斗。

一、光绪四年因春间青黄不接，旗营、屯、站人等借过籽种口粮二万仓石内，先请归还六千仓石外，其余一万四千仓石，拟请展缓，俟来年秋成后再行如数缴还。

黑龙江城：

一、八旗水师营承种公田养育兵二百七十名、水手十五名、官屯壮丁四百名，共丁六百八十五名。内：收成四分者，承种公田养育兵八十名、水手五名、官屯壮丁一百二十名，共丁二百零五名，每名照例十成之内应交四成，额粮八仓石八斗，共设应交额粮一千八百零四仓石；每名免交六成，额粮十三仓石二斗，共设免交额粮二千七百零六仓石。其收成三分余，承种公田养育兵一百九十名、水手十名、官屯壮丁二百八十名，共丁四百八十名，每名照例免交十成，额粮二十二仓石，共设免交额粮一万零五百六十仓石。二共免交额粮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六仓石。

一、光绪二年，接济营、屯、站人等口粮一万八千零一仓石六斗九升六合五勺，拟请展缓，俟来年秋成后再行依限缴还。

墨尔根城：

一、八旗水师营承种公田养育兵一百八十名、官屯壮丁一百五十名，共丁三百三十名。收成三分余。每名照例免交额粮二十二仓石，共计免交额粮七千二百六十仓石。

一、光绪三年，接济旗营、屯、站人等，接济银一万零六百九十三两四钱九分、仓粮三千四百零七仓石八斗九升三合。

呼兰城：

一、收成六分。旧官屯壮丁五百一十名，每名照例满交额粮二十二仓石；新设官屯壮丁一百九十名，每名照例满交额粮二十二仓石。内，遵奉部文：一半变价抵放布特哈孤寡口粮，其一半粮照例入仓。核计共交额粮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仓石。

合并声明。须至册者。

右册咨都京户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丰绅为惠安被法国教士殴伤、气愤投井、失踪等事奏折

光绪四年十月初九日

奏为呼兰城守尉因被法国教民殴伤，后调苏候验间，自落店井受惊，染患恍惚病症，寅夜出署，寻无下落，暨派员接署城守

尉关防，先行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窃于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据呼兰城守尉惠安报称：于八月十七日，有呼兰属民萧信，来署投递天主教士讷依而然名片，言称该教士即日进城，着官人迎接、备设公馆等语。惠安即饬司按照条约办理，随派官兵往迎照料，不意该官兵等所走之路两歧，未能迎遇，该教士即于是日未刻，乘马随从小车一辆、带领骑马人十余名，忽然闯入署中。门官郭什哈等阻拦不听，内有一人踢坏重门，手执马鞭直至卧房门首，其余接踵进入内院。惠安闻听吵嚷之声，急由屋内出来，见有洋人，随用好言开导。不容分说，该教士骑在马上，手持洋枪，吓令跟役、华民王忠义等，在马上即用马鞭向城守尉殴打，并有数人下马动手，将城守尉顶心偏左等处，殴打皮破、红肿多伤，并将所穿衣服滥行扯坏。惠安被打头迷眼昏，幸官兵郭什哈等救释，将洋枪、马鞭等械夺获，即将跟役、华民王忠义等四名立时拿获。该教士见势不好、于礼有曲，自行撞破脸面，意图狡赖。随按约善言究问，该教士赴呼兰之时，并无报过厅营。随婉言安抚，毫无凌辱，一面将教士并跟役白永明一名，当日安寓宏昌店，派出官兵妥为照料。随经司员等究讯王忠义等，供出呼兰属界佃民陶有德、萧信、关付才等，因被案挟嫌，投入教内，恃势殴打长官等情。讯取供招、拟文飞报间，该教士讷依而然悔悟前非，亲来城守尉署中摘帽赔罪，恳将殴打长官之民释放，甘心息事，等语再再央求。惠安因思事涉外夷，既知礼亏，姑将王忠义等释放，仍交该教士自行责惩，当以宾客相待，饷送食物，于二十一日旋回之时，仍派官兵沿途照料获（护）送回堂去讫，并将扯坏衣服一并送验前来。同日，又据署呼兰理事同知奎瑞详称，本年八月二十日，准法国教堂移开：八月十七日本堂讷神父前往呼兰城守尉衙门礼见，不意该尉不但置之不理，反辱骂不堪，向伊理论，立即喝令兵丁殴打，将讷神父缚绑，掌责不堪，

其余从人、教民六名，俱各杖责，全刑严押，声言拟以贼匪例办，后有教民二人窥探，经弁兵知觉，亦锁拿严押，幸而逃出一人回报。夫以远人梯山航海数万余程，传教兹土，奉有御单、龙票可凭，并非私行周游中华，准以租买田地、建造堂屋、各该地方官随时照料、以上宾优待、不准留难，今该尉掌责、脚踢、缚禁看管，复酷刑教民，断饮食、绝从人，上违君命，下残民生，兼派官兵百余人，阖界严拿教民，均以马贼拟办，以闭进教之门。似此八人之命，危在旦夕，蠢尉残暴，如此之甚！是以备文移付贵衙门，或详或办，立待回信。等因。复又移称：请验讷神父在呼兰被城守尉喝令殴伤，详办。等因移文在案。今勒令出供押结释放，否则断绝饮食，决不释放。讷德无奈，只得假意应允；出押开释，复派兵押解回堂，幸未殒命。但讷德以及从人伤痕过重，倘因伤致命，本司铎实碍难呈报。为此移文贵衙门，明日午正，带同刑仵来堂相验。等情。比因该刑仵已派随巡检相验外出，事关殴伤，未便久延。奎瑞即于次日，力疾前往教堂回查：讷司铎仅视面带伤痕，闲谈许久，未曾见有受伤从人，旋即回署。等因各详报前来。

奴才等查：凡有交涉中外事件，无不严饬各该地方按约妥为办理，断不准轻起事端。详核惠安、奎瑞所报情节，事属两歧，仅各词出一面。但关中外相殴要件，亟应彻底究办。当即檄令总统巴彦苏苏防兵、墨尔根城副都统恩合，就近查验该教士被殴伤痕，并派营员前往呼兰验明该城守尉被殴伤痕，务将两造起衅缘由，详细查明咨复，立时归案核办。等因先将两造相殴情形，业于九月初一日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案。

旋于九月十五日，接据副都统恩合咨称：因在营员弁，均经捕盗远出，未便拘泥来咨，致延时日，除一面飞咨呼兰城守尉赶紧来苏候验，勿稍迟延。等因。又于九月十九日咨报：业将该城

守尉，于十四日晚间调到巴彦苏苏；十五日，副都统即面见调来随员副管哲普松额佐领乌尔卿额，示知派员到城守尉寓店验伤，随派署同知奎瑞、协领博顺前往验看。该员等去不多时，同副管哲普松额等旋回，面称城守尉惠安于博顺等未及到店相验之前，惠安自落店院井中，已经救出，在屋询之，言语不甚清楚，身体寒战。当即查询副管哲普松额等，该城守尉有何情节，未俟验伤，自行落井。据该员等声称，城守尉于当日午前，由呼兰家人来信云及省员查办佐领勒尔克善被控之事；并讯据送信之郭什哈万喜诉称，本年九月初间，有省城派来委员查办案件，城守尉起程之时，八旗商议，递结说是恒泰号自行接买仓粮，与城守尉无涉；城守尉起程后，八旗未肯递说是恒泰号自行接买仓粮之结，是以城守尉妇人令万喜前来禀知。等语。随于十六日，令署同知奎瑞、协领博顺前往验视伤痕，旋据该员等具单声称，验得呼兰城守尉惠安，顶心偏左被木器打伤一处(皮未破，痈肿)、左额角被木器打伤一处(青红色)、右耳殼相连颞颊被木器打伤二处(平复，色白)，右眼胞被木器打伤一处(平复，白色)、左手大指根节被木器打伤一处(平复，白色)，余无别伤，所验是实。并派署同知奎瑞、骁骑校富清阿验得讷依而然之伤，上下眼胞、眼眶被脚踢伤一处(微红色)、右手腕有绳痕一道(横长一寸五分，宽一分余，皮未破，红色)。又据伊声称，会衣撕破二件，余无别伤。所验是实。又验得教民王忠义左右颞颊有踢打伤痕，左右膝盖有跪锁形迹，现已平复，并无润色，余无别故。所验是实。其余跟役，该司铎声称伤已平复，均令归里去讫，并未在堂。副都统恩合查此案，两造虽将伤痕均经验实，自宜妥为办理，现经严饬该地方赶紧拘传在事教民到营，以备查办。等因咨报前来。奴才等详核所报，该城守尉惠安走落井中，受惊恐难办公，该城守尉关防事务，尤关重要，随派该处副管哲普松额等，就近先为暂行看管，由省拣员赶紧前往接署。

哲普松额于未经接到札文之先，于九月二十一日，据呼兰佐领杨和等联衔呈报：呼兰城守尉惠安，于九月十七日由苏携篆回兰。据门官家人金称，城守尉于十四日抵苏，迭赴副都统恩合行辕请安未见，仅传听候吩咐。该城守尉回店，只言夷人欺官太甚，不料请见副都统不准见面，一切下情难伸。迨至次日，更见气忿，忽迷忽醒，头晕倒地；迨经苏醒，坐卧不安，出外乱走，不意走落该店井内。登时幸有董发尾随目覩，急忙呼人由井救出，形状呆痴、不能言语。杨和等惊闻之下，随即延医，调治两日之久，仍未见效。并据城守尉妇人面言，自染患恍惚病症，时发时愈，竟自胡言，视其病势，时难就痊，令赶紧代为呈报、恳请开缺、回旗安心调理。等情呈报前来。奴才等复核：该城守尉，自因被殴落井后，患病恍惚，时难就痊，恳请开缺，回旗调理。亟应将任内未结案件，暨经手租赋、银钱交代清厘，著饬该处副管哲普松额等暂行接管，查验城守尉病症，加结详报，仍令该城守尉暂在呼兰地方安心调理，派员妥为照料，听候札示在案。

旋于十月初六日，据暂行看管呼兰城守尉关防事务、副管哲普松额等呈报：于是月初三日卯刻，据派照料城守尉之门官、领催委官海明阿禀报，遵饬照料城守尉，无如城守尉不准门官等到内室省亲，仅带领郭什哈等在署之门房昼夜巡更看守，忽于是夜丑刻，城守尉妇人呼叫，言称城守尉自因落井患病之后，时发时愈，小妇时加小心，不意于子刻，小妇一时睡熟，及至醒觉，看视本夫男不在睡卧之处，心思外出，候至多时，尚未回归，呼唤门官郭什哈等速急寻找。海明阿即带领郭什哈等，在于署之内外、左近一带寻找，并无音信。随派官兵分路一体上紧寻找，如有信息，随时飞报。等因前来。

奴才等拆阅之下，不胜诧异。伏思：呼兰城守尉惠安，系三品职官，虽有与讷依而然教民相殴情事，尚未查讯明催（确），何致

意见如是愚闷，走落井中；迨经回兰调养，又因患病恍惚，出署寻无踪迹？或因气忿，落井受惊，心神恍惚，信步乱走，不知去向，存亡均难逆料。奴才等惟有严饬该处，派出官兵四处寻找，一面由省拣派记名副都统、副都统衔水师营总管托克托布星夜驰赴呼兰接署城守尉关防，到日即将惠安赶紧寻找，究属有无踪迹，迅速报省，再行具折奏闻。至案内牵涉教民，暨勒尔克善被控等事，容俟查明、另案核办外，所有奴才等据报呼兰城守尉因被法国教民殴伤后，调苏候验间，自落店井受惊、染患恍惚病症、夤夜出署、寻无下落，暨派员前往接署城守尉关防缘由，理合恭折先行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奉委查办京旗荒务委员博栋阿等为造册呈报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日

奉委查办京旗荒务委员副都统衔协领博栋阿、佐领哲尔精阿、云骑尉喜勒巴图、防御托蒙阿、骁骑校胡松阿、记名六品官静山，为造册呈报事。窃据仗地委员、佐领哲尔精阿、云骑尉喜勒巴图，骁骑校胡松阿，记名六品官静山等四起陆续移报：履勘查放京旗营屯界外承领余荒佃民一千一百三十户，计荒三万零八百七十四

晌二亩四分八厘；内照章扣除三成，实以七成计算，可垦地二万一千六百一十一晌九亩七分三厘六毫，应交押租钱四万五千三百八十五吊一百二十二文。职等随即发给条付，饬令赴省呈交。惟查昨据省司移内，已收押租钱两万六千余吊，现经各起严催，时下赴省呈交者不下万吊；续放各户应交之项，现经严催，而各该佃等纷纷恳称赶紧凑项，赴省呈交、不敢耽延等情。职等仍饬本界，乡约张逢喜等，务须按名加催，不得久稽，致干未便。至所放段内，查有沟泡较多者，亦有量为折放者，亦有未放者，请俟水泡地现时，查明照章办理，以归核实外，第查呼兰河以南，尚有洼隰余荒一段，约有四五千晌。兹届封冻，未能丈竣。现将已放余荒晌数、各佃花名、四至、互保，逐一分晰造毗连细册一本呈送备核外，职等遵札于十月二十一日起程旋省。再查，官兵照章，日需工食，并所需心红等项钱文，查明起止日期，另行造册，移会户司核销。谨此备文，一并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奉派清查流民口数委员所造清册中列胡家窝棚等屯流民数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以上小木兰达段胡家窝棚等九屯，通共流民三百九十户，男

妇二千六百一十五口。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为本年俄人越界事宜循例汇奏文

光绪四年十二月初二日

奏为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接壤卡伦处所，本年查办事宜，循例汇案，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查，乾隆二十九年间，前将军奏定：嗣后遇有俄罗斯鄂玛尔等偷越疆界行走、偷窃马匹之事，将该犯追获，随时具奏，仍将互相交递偷窃牛马踪迹事务，咨行办理俄罗斯疆界事务大臣等照例办理，至年终汇奏闻。等因历经遵办在案。奴才等伏查：自上年十月起，至本年夏秋止，曾有托克玛阔普一起俄人十二名，持照赶马入境，不听拦阻，强由库克多博卡伦越界，经布特哈属界，直到齐齐哈尔省城，欲由吉林伯都讷前赴绥芬。当经按约辩论，以理折服，始由墨尔根站道，折回海兰泡，前往绥芬去讫。嗣有雅阔普等四十四起俄人二百五十六名，前往呼伦贝尔地方贸易；又有法毕尔等三起俄人二十一名，前往巴尔虎游牧界内寿宁寺聚集贸易。俱经该管地方按约阻止不住，复经饬令，按起拨派官兵照料送回，交明俄卡玛雨尔接收，沿途均尚安静。又有依哩雅等十一起俄人六十五名，陆续赶带牛马，路经墨尔根地方前赴黑龙江，亦均派员送交海兰泡俄目。等情俱已按起咨报总理各国事务在案查照在案。此外，本年与俄国

接壤卡伦地方，并无别案事件。现届冬令，额尔古讷河封冻，各项牛马，最易蓦越，仍当加意防范。除札饬该副都统衔总管萨克慎严饬游牧人等，务将牲畜经心看守，并着坐卡官兵昼夜巡查，不准稍涉疏懈外，所有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接壤卡伦处所本年查办事宜，理合循例汇案，附驿奏闻。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俄船越界事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

光绪四年十二月十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丰绅，齐齐哈尔副都统、头品顶戴哈丰阿巴图鲁托克湍，为咨呈事。兵、户司案呈：本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据黑龙江副都统依克唐阿咨，据霍勒绰卡官、云骑尉富兴报称，九月二十日晚间，见有自下江上驶俄夷轮船三只，栓练大船十只，驶入本属右岸霍勒钦江岔地方停泊。又据水师营四品官明福报称，九月二十八、十月初四等日，又有自下江上驶俄夷轮船五只，拴练大船一只，驶入本处停泊官船江岔处所，均经阻拦，坚不听从、复据述称，时值冰牌甚涌，左岸并无守冻处所，望恳体念两国和好，暂在你们地方守冻，俟明年开

化，全行挽回。随向俄国文官依万诺幅按约理论，该俄官声称‘严饬所管俄人，下年再不准违约妄行，以敦和好’等语，当查船只载有俄人四十余名，俱系零星食物，并无器械。除饬看船、坐卡官兵妥为照料、不准闲散人等私行上船滋生事端等因咨报前来，合将据报俄人船只驶入本处江岔守冻之处，呈请核转前来。等情。据此，理合备文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谨请鉴核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解送偷开烟馆罪犯事咨户部文

光绪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为解回原籍充徒事。刑司案呈：光绪四年十二月初九日，准刑部咨开，奉天司案呈，所有前事，等因相应抄单，行文该将军可也。须至咨者。

粘　单

据黑龙江将军丰咨称：据齐齐哈尔城管理番役协领克西克扎普等拿获开设烟馆人犯张幅一案，此案张幅，籍隶直隶保定府定兴县民；曾于光绪三年正月间来到齐齐哈尔城贸易，租赁幼丁陶黑小儿平房一间，每月租价二吊；该犯于租房后偷开烟馆，至今年余，均系黑夜零星出售，并无帐簿，向未招人入馆吸食，所获

之利不记数目。本年九月十六日二更时官兵到去，正值该犯在炕吸食鸦片，被获解究，起出烟具，烟灯送案，供认不移。讯系所有购买烟膏各人，该犯均不识面，房主陶黑小儿租给该犯房屋，实系不晓该犯偷开烟馆情事，迭诘不讳。自应按例问拟：张幅合依开设烟馆照开场聚赌例，开场聚赌经旬累月者，初犯杖一百、徒三年例，拟杖一百、徒三年，俟部议复，解回原籍直隶总督衙门定地充徒；陶黑小儿租给张幅房间偷开烟馆，虽不知情，究未确查来历，亦有不合，应照不应重律拟杖八十，折责发落，其房间照例变价入官；起获烟具，案结销毁。理合咨部。核复等因前来。据此，张幅等应如所咨办理，仍令照例汇题；房主陶黑小儿既不知情，自应照例不坐，房屋亦免入官。该将军以陶黑小儿虽不知情，究未确查来历，照不应重律拟杖八十并房屋入官之处，系属错误，应毋庸议可也。等因前来。当即讯据徒人犯张幅声称，虽值隆冬，甘愿回籍徒配，请勿待俟春融。是以验明该犯年、貌、箕、斗，填注文尾，身穿赭衣，锁铐镣全，另交官兵解至伯都讷副都统衙门投交，更换锁铐，逐程解赴直隶总督衙门。希请接收指地充徒之处，一并声明咨报，大部备查施行。须至咨者。

民人张幅：年三十二岁，身中面黄，有麻无须；左手小指箕，余指俱斗，右手五指俱斗。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户部为查丈留拨京旗地亩事咨黑龙江将军文

光绪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户部为咨行事。山东司案呈：准黑龙江将军咨称，准部咨，内阁抄出黑龙江将军丰等奏“请将留拨京旗荒厂地亩量加变通，旗、民兼招代垦，俟地熟丁到，再请领款安插”一折，行文黑龙江将军遵照。查原奏内称：招拨京旗之地，设有封堆，而利之所在，有查禁不住之势。与其为民侵占，易若变通，旗、民兼招代垦。其丁民应招者，每户各准领地七十晌，以三十五晌拟俟七年后交京旗管业，以二十晌照章每晌先交官租钱六百六十文，其余十五晌作为代垦丁民恒产。倘至七年京旗不到者，将此项代垦地亩，即令归公纳租，不交押租，亦不助给牛具、房井等费。如蒙俞允，遵即委查丈此项荒厂，旗、民兼招，安设二十屯为久远计。至京旗盖房等费，应俟地熟丁到再请领款安插。等语。应令该将军赶紧查丈，将招垦丁、民应领地亩若干晌，先行造具清册，专案报部。其每年应交租钱数目，及升科年限，一并分晰注明，以凭查核。此项地亩，除留备京旗外，尚有余剩可垦若干晌，亦令委员确查，分晰造册报部核办。等因。查本省前奏拟将留备京旗荒厂一段，量加变通，兼招旗、民三百户代垦成熟，待拨京旗，以省公费而免侵占，随派委协领博栋阿等前赴留京旗荒厂，悉心勘丈。嗣据该协领等详称：遵照奏章，勘丈出代垦丁、户三百户、屯田地亩计二万一千晌，至房园、井

道、牧场，俱留备在外，均立堆，埋标记；复又查丈四围余荒，除去岁委员查丈升科地外，复查有水澈（撤）现出可垦二万余晌，等语详请核办。查前经奏明：将京旗地亩，量加变通，先择有力旗户代垦，如不足数，再招附近居民，凑足三百户，为京旗先开地亩。今奉部示，即将代垦丁、民应领地亩若干晌，并每年应交租钱数目及起租升科年限，统俟招齐，再行分别造送。至委员等现丈出四围余荒，除去岁查丈升科地亩另行造报外，复查有水澈现出可垦二万余晌，自应一体出放，亦当旗、民兼招而广租赋。惟本省官荒概收押租，又扣三成，至此项余荒非同官荒可比，拟照呼兰归公私垦地亩章程，斟酌年限，按晌，每年征收大、小租六百六十文。如此办理，不惟地无亏短，实于租赋不无裨益。至丁、民各领若干晌，大、小租钱共若干，亦俟放竣造报。所有勘丈京旗荒段及丈出余荒，一并拟请旗、民兼招，理合咨部核复。又据咨称：据本年出派清丈巴彦苏苏等段地亩委员等先后详报，自六月间，贼匪不时窜入乡村劫掠，又兼秋雨连绵、河水涨发，人民四路奔逃，更有未丈之佃，亦皆携带红照逃避，无处传唤，不能勘丈。等因。除仍饬该委员等设法赶丈以期竣事外，惟查巴彦苏苏等段民佃四逃，本年恐难丈竣，一俟明年接丈完毕，即行汇册咨报。其呼兰所属各界，于元、二两年虽经派员查丈完竣，惟地段辽阔，佃户清册，一俟（时）查造难竣。现在赶紧催办、随时专案咨报外，先将巴彦苏苏等段地亩不能勘丈情形，报部查核。又据称：自六月间，马贼不时窜入乡屯劫掠，现集兵分头剿捕正当吃紧，复兼秋雨连绵，河水涨发，丁民迁移躲避，一时查传无着，实难派员拨放。拟将代垦屯田地亩，并查出水澈（撤）现出地亩，统俟明年春融，丁民复业，再行派员赶紧招安代垦、分拨认领。仍俟事竣，分晰造报。理合报部查核。各等因前来。

查上年十二月，据黑龙江将军丰绅等，奏请“将留拨京旗荒

厂地亩量加变通、旗民兼招代垦俟地熟丁到再请领款安插”一折，当经行文该将军赶紧查丈，将招垦丁、民应领地亩若干晌，先行造具清册，专案报部，其每年应交租钱数目，及升科年限，一并分晰注明；至此项地亩，除留备京旗外，尚有余剩可垦若干晌，亦令委员确查，分晰报部。等因在案。今据该将军咨称，代垦丁民应领地亩若干晌，每晌应交租钱数目及起租升科年限，统俟招齐再行分别造送；至委员等现在丈出余荒，除去岁查丈升科地亩另行册报外，复查有可垦地二万余晌，亦当旗、民兼招，惟本省官荒概收押租，此项非同官荒可比，拟照呼兰归公地亩章程，按晌、每年征收大小租钱六百六十文，咨部核复。并据咨称，六月间马贼不时窜入乡屯，复兼河水涨发、丁民迁移，一时查传无着，实难拨放，拟将代垦地亩并查出地亩，统俟明年春融，丁民复业再行派员赶紧招垦、分拨认领，事竣造报，先行报部，各等语。查该省历年开垦地亩，均照定章，先交押租，再行升科；再查，同治四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等奏，查明呼兰归公地亩，该旗户穷苦无力，请免交押租，奏奉允准，经本部行令：嗣后续行开垦地亩，不得率行援请，以示限制。此案留拨京旗余荒地亩，请照呼兰归公地亩，免交押租之处，本部查与该省历办章程及奏明原案不符，碍难准行。应咨该将军查照定章，一律先交押租，再行升科。至听称前项出放地亩，因马贼窜挠，兼河水涨发，丁、民迁移，实难拨放，请俟明年丁、民复业再行招垦、拨放，事竣造报，并去岁查出升科地亩，另行册报各节，并令即将去岁委员查丈升科地亩实数，及应交押租各若干，及佃户花名、段落、四至，分晰造具细册，赶紧专案送部查核。其应放各地，亦令该将军转饬查明，是否全未拨放，或已放、未放各若干，及收过押租若干，随同去岁丈完升科地亩案内，一并报部，以凭核办，均毋迟延可也。须至咨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衙门户口册中所载巴彦苏苏流民户口数

光绪五年正月二十五日

以上巴彦苏苏北段中兴堡等四十八屯，通共流民一千一百三十一户，男、妇八千一百零四口。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所咨报光绪四年各行铺应纳日捐、厘捐钱文数目清册

光绪五年正月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为咨送宁古塔地方城乡各行铺户征收光绪四年分应纳日捐、厘捐钱文数目清册事。

计　开

天顺当、福恒当、福源当头等字号三家，每家按月纳日捐钱九吊九百文。自正月初一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按大、小建计二百二十二日，共应收钱二百一十九吊七百八十文。

天顺号、福恒号、福源号、元吉号、恒聚号、恒盛永二等字号六家，每家按月纳日捐钱七吊八百文。自正月初一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按大、小建计二百二十二日，共应收钱三百四十六吊三百二十文。

庆祥号三等字号一家，按月纳日捐钱六吊文。自正月初一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按大、小建计二百二十二日，共应收钱四十四吊四百文。

永懋生、祥顺成、义聚成、福合纯四等字号四家，每家按月纳日捐钱四吊五百文。自正月初一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按大、小建计二百二十二日，共应收钱一百三十三吊二百文。

宗兴斋、马料铺、万发号、永茂油房五等字号四家，每家按月纳日捐钱三吊文。自正月初一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按大、小建计二百二十二日，共应收钱八十八吊八百文。

双成德、天元号、新发号、吉顺号、德盛篓铺、福元篓铺、赵篓铺、永春吼喇铺、庆生成、三合美、兴盛永六等字号十一家，每家按月纳日捐钱一吊五百文。自正月初一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按大、小建计二百二十二日，共应收钱一百二十二吊一百文。

城西沙兰站厘捐字号：兴泰号，每月纳厘捐钱二吊文。计七个半月，共应收钱十五吊。泰发号，每月纳厘捐钱二吊文。计七个半月，共应收钱十五吊。利增号，每月纳厘捐钱一吊五百文。计七个半月，共应收钱一十一吊二百五十文。

佛讷屯厘捐字号：天元酒局，每月纳厘捐钱二吊。计七个半月，共应收钱十五吊。兴义德，每月纳厘捐钱一吊二百五十文。

计七个半月，共应收钱九吊三百七十五文。

乜河屯匣捐字号：恒美磨房，每月纳匣捐钱七百五十文。计七个半月，共应收钱五吊六百二十五文。

以上宁古塔地方城乡各行日捐、匣捐铺户头等至六等，自正月初一日起八月十五日止，按大、小建，统计共应收钱一千零二十五吊八百五十文。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

奉派清查流民口数委员、苏勒布等造具津河、长林子二牌流民户数

光绪五年三月初六日

以上二共流民一千九百六十五户，男妇、大小共一万一千四百九十二口。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奉派清查厅属流民口数委员苏勒布等所造额依浑段流民口数

光绪五年三月初六日

以上共流民四百一十户，男妇，大小共二千六百九十二口。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查明呼兰教案起因等事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

光绪五年三月二十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丰绅、齐齐哈尔副都统、头品顶戴哈丰阿巴图鲁托克湍，为遵咨查明呈覆事。兵、户司案呈：卷查去岁十月初七日，承准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开，光绪四年九月十六日，法国汉文正使德微理亚来署面交节

略，内开，黑龙江卜魁地方，八月十六日，法国教士至呼兰河，城守尉惠安该官饬人将教士擒拏、掀按倒地，向踢并持靴打，满身流血，遍体皆伤，并阻人不准与教士往来，复将奉教人扰辱，请转致该管上司，以后照约办理，免生事。等因前来。相应粘抄来往节略，咨行贵将军转饬确切查明。此次教士在呼兰河，城守尉衙门因何向殴？刻下该教士在该处能否相迅（讯）？即据实声覆，以凭核办，并严饬各该地方，嗣后务须遵照和约妥为保护，勿得再生事端，是为至要。等因前来。

当将本衙门遵次照办缘由，前已呈报在案。惟奉查法国教士在呼兰因何起衅、如何向殴一节，现奉部咨，经钦差侍郎铭、冯查办：此案起衅，系由陶有德挟乌成凝阿克留财产之嫌，怂勇教士向城守尉惠安索讨，该尉不谙和约，辄即便帽、便衣率出斗殴，致酿事端。经部议，以该城守尉降三级调用。等因在案。至奉查法国教士能否相安之处，现据付都统恩合，署同知德色勒布等报称：体察该教士现在该处，颇属相安。各等因前来。合将遵查情形，呈请核转。等情。据此，理合备文，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谨请鉴核施行。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衙门户口册所载回春岭流民户口数

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以上阿力罕山东段回春岭等十八屯，通共流民六百五十八户，男、妇三千八百三十三口。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衙门户口册所载马山埠流民户口数

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以上阿力罕山西段马山埠等十屯，通共流民九百七十一户，男、妇六千五百九十五口。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奉派清查厅属流民口数委员，苏勒布等所报尼尔吉段流民口数

光绪五年闰三月初八日

以上共流民二百四十九户，男妇、大小共一千五百二十一口。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为查照刑、兵等部议奏呼兰教案事咨镶蓝旗都统等衙门文

光绪五年闰三月十五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革职留任丰绅，齐齐哈尔副都统、头品顶戴哈丰阿巴图鲁托克湍，为咨行查照事。兵、户、刑、司会案呈，本年闰三月初二日，准署吉林将军铭案（安）

咨，准刑部咨开：

刑部等衙门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军机处交出钦差署理吉林将军、盛京刑部侍郎铭安、刑部左侍郎冯誉骥奏为遵查城守尉与法国教士先后殴伤，并因佐领被控，承审委员牵涉该尉，以致负屈气忿，出署无踪各情形，讯明分别定拟，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等于光绪四年十一月初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奉上谕："丰绅、托克湍奏《呼兰城守尉惠安被法国教士殴伤后，潜行出署，查无下落》一折，该城守尉与法国教堂所报彼此殴伤情节，事属两歧，该城守尉又有佐领勒尔克善被控牵涉之案，忽称因病恍惚，出署无踪，情节支离，殊堪诧异。铭安、冯誉骥务当确切详查，据实具奏，并将教案持平定拟，奏明办理。等因。钦此。"是月初三日，复准军机大臣字寄，十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现接法国使臣照会，请饬将呼兰城及海城县教案分别查办各折、片，著铭安、冯誉骥按照该使臣照会所开各节，详细查明，秉公核办。等因。钦此。"先后遵旨寄信前来。并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抄录原折、片及照会，一并驰递到臣。臣等因卷、证俱在呼兰，当经奏明，随带司员人等就近驻彼查办。迨抵呼兰后，遵即调齐卷宗、提集人证，除城守尉惠安，现据该省将军及各衙门报称，派员遍寻，仍无下落；法国教士讷依而然，据该教堂覆称，现往别城；教民王忠义、肖信、陶有德、关付才，跟役白永朋均各有事外出，不能到案；跟役白永顺、马汶亮脱逃未获外，余俱饬传到案。因恩城守尉惠安与教士讷依而然起衅斗殴根由，虽两造均未在案，但就当场目睹各员弁人等逐一研讯，不难得其确情。当督饬随员详加研鞫。缘：旗丁乌成宁阿，在兰属库仓沟居住，光绪三年六月间，有该村民陶有才率众强抢乌成宁阿银钱、衣物，经乌成宁阿报官，捕获陶有才，讯明正法，查起陶有才地亩

各物入官，其柴草、粮石，令乌成宁阿变价归公。四年春间，陶有才之弟陶有德外归，以乌成宁阿克留财产呈控，仅断令房地领回，余经陶有德复索未遂，后投入法国教堂。八月初间，教士讷依而然往居陶有德家传教，适教民肖信、马汶亮带同乌成宁阿往见，教士讷依而然将乌成宁（阿）跪审，向索前脏。乌成宁阿答"已入官"，讷依而然称"向官讨要，须令作证"。乌成宁阿以该教士见官，料必传讯，即先自到旗禀明。饬令听候。至八月十七日，领催常瑞、乌凌阿、兴林，甲兵常春，七十八、凌春、珠隆额等在城守尉门上值班，已刻时，教民肖信持讷依而然名片向常瑞等告称：该教士刻即亲到，作速差人迎接、预备公馆。常瑞等回明该尉，惠安传谕兵司查照条约办理，该司掌图记副管哲普松额，以"该教士并无先期到呼兰照会，不知如何办理回禀该尉。时肖信业经走去，常瑞等并未驱逐、口出不逊。未刻，讷依而然带领教民王忠义等数人闯进该尉寓所，常瑞等及该尉车夫七五闻声出向拦阻，教民王忠义用马鞭吓殴七五，未伤。该尉惠安听闻，便衣、便帽、拖著两靴，由旁门绕出查询情由。王忠义持鞭向惠安殴打，七五、常瑞等告"系城守尉大人"，王忠义怒称："打的即是大人"。惠安情急赶扑，随掉落鞋只，拾起回殴。适讷依而然奔护、惠安用鞋转向讷依而然面上殴打两下，成伤。众教民拥向惠安群殴，致伤惠安头、面等处，并将衣服撕破。惠安嚷令缚拿，旋被七五等劝护进屋。维时瞧看人众，心俱不平，与常瑞等将教民王忠义、肖信、陶有德、关付才，跟役白永明等，误连讷依而然，一并绑起，该教士会衣亦被撕坏（至说"该教士将死，不如即杀"，系属讹传）。及副管哲普松额、佐领杨和等先后闻闹趋至，见该尉面带伤血、衣服撕坏，讷依而然与教民等均绑在院，问知情由，用言婉劝。该尉出屋，始见讷依而然被缚，即令与白永明解放，将教民王忠义等交司究讯，饬派领催关成阿送该

教士至宏昌店。该店执事人张继相，因见该教士面带伤痕，恐致牵连，托词向阻。关成阿告知，系奉城守尉委派，遂安置。该教士在店居住，该尉复派八品荫监逢升布往同照料。嗣经哲普松额等将王忠义等带司责讯。据供：陶有才强抢，获案正法，所遗柴草、粮石，伊弟陶有德索讨未遂，肖信、关付才各因该案牵涉，投入教堂，藉以殴辱长官。等情。当该司集讯时，有教民往探消息，称寻教主，经该司查明，饬人送至该教士寓店。录取王忠义等供词收管，关给口分，狱官并无凌虐情弊。至十八日，讷依而然欲回苏镇教堂，逢升布婉劝该教士，意在和息。逢升布令关成阿报知，哲普松额、杨和等到店解说。该教士称，如释放教民，愿即息事。哲普松额等据情禀明该尉，允许次日讷依而然来寓与该尉惠安见面往来。该尉放回王忠义等，复馈送讷依而然米、面、羊只。二十日晚间，讷依而然与逢升布谈及：跟役白永朋求为托办王海婚姻一案，并收租人挪用租项之事，"白永朋开给字条二纸，内分曲直"。逢升布交司讯办，现尚未结。二十一日早，该尉因讷依而然欲回教堂，至店候送，叙谈许久，和好如初。并派关成阿带兵沿途照料。及讷依而然至巴彦苏苏教堂，复移请呼兰厅同知奎瑞验伤，经该厅报省，并关会该尉。惠安知事反覆，随捏以"派员往迎，路走两歧，该教士向殴，自行撞破脸面"等词，饬哲普松额照拟申报。经该将军咨令副都统恩合派员验明两造伤痕、取单附卷，其将王忠义等交司，审据供认"因案挟嫌入教、故殴长官"等语，当调到各原卷核阅，委系该教民等前均有案，尚无捏饰。至该尉投入店井，系因控案牵涉所致，应归入彼案办理。此臣等派员访查，并逐日研讯之实在情形也。

复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递到法国照会所开各节，悉心详核，如所云"乌成宁阿呈控教民勾串夷人，所办甚为危险"、"教士至彼，须有地方官命方可客留"一节，讯据乌成宁阿供称：伊被陶

有才强抢，报官捕获正法，籍没房产，并柴草、粮石令伊变价，以致陶有德挟嫌控官。嗣经该教士向索脏物，答以（已）入官，令其作证未成属实，并未告过“教民勾串夷人”，有卷可查。讯取哲普松额等结称：亦无其事。核与调到原卷无异。传讯宏昌店执事人，张继相供称：从前并无洋人投店不容居住，兹关成阿送该教士到来，因见教士面有伤痕，恐致牵连，实系藉词推阻。等语。访询各店，语亦相同。是照会所称，相属讹传。又如所云“讷教士遣人持名片通知该尉，被官役等辱言逐去”一节，讯据门官常瑞等佥称：当教民肖信持讷教士名片到寓，立即回明，该尉饬司查照条约备办，并未口出不逊。是照会所称，想亦肖信因挟前案之嫌，妄言耸听。故该教士亦未凭信。又如所云“教士亲持名片到署，久候门仍未开，突来一人，身穿便衣，向骂驱逐；教士被绑后，闻官役等云，看其将死，不如即杀，惠安自知非理，撕破衣服，称为证据”，以及“派人将教士抬往教堂”各节，虽与现在查讯情形稍有不符，惟俱无关重情，应无议。又该教堂前移同知奎瑞文开“有教民二人窥探，锁获被押，并拿教民以马贼拟办，欲闭入教之门，勒令出供，否则断绝饮食，不予释放”等情，质之哲普松额，佐领杨和，同供“当有教民窥探，并未收押，亦未令派严拿教民，及勒供、绝食各事”。访诸舆轮（论），亦属吻合。或皆教民王忠义等，因被拿责审，捏词向该教士回报，妄冀别生事端，以泄夙忿，在俗情诡秘，亦难保其必无。然语多猥屑，以讹传讹，亦可置而不论。惟城守尉惠安与教士讷依而然起衅互相，何以所报殴伤情节彼此两歧，案关中外交涉，不厌详求。臣等复亲提各证，逐层诘究，委无另有别情。应即遵旨持平定拟：

查城守尉惠安虽未向教士讷依而然驱逐詈骂，惟于该教士初次遣人持名片通知时，并不遵照条约，妥为护迎，竟据属员率称

未经办过，置之不理；且以三品大员，罔顾官常，辄即使帽、便衣，率出斗殴，致酿事端，复饰词捏报，所为诸多不合，应酌照不应重律、拟杖八十，系职官，相应请旨：将呼兰城守尉惠安先行交部议处，以示惩儆；副都统衔副管哲普松额，于该尉饬查条约，率以"未经办过"为词，并听从捏词详报，亦有不合，应请一并交部分别议处；佐领杨和讯有另案，从重拟办；在逃教民王忠义等，胆敢挟嫌殴辱长官，大干例议，仍饬各该管官严缉，获日另结；余讯无干，概行省释。教士讷依而然，本因干预讼事而来，嗣复听令教民先殴官长，其应得之咎，应由该国自行办理。嗣后洋人传教，辙迹所经，应请饬下各直省，务须遵照条约，妥为送迎，不得稍有疑阻。但小民良莠不齐，其中向善者固不乏人，而或因犯案恐被查拿，或因挟嫌妄行诬告，种种藉端生事，亦所时有。如此次教民肖信、陶有德、关付才等，均系地方有案之人，素非良善，教士远来中土，猝难周知，并请旨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各该使臣，传谕"教士于民人附教时，务须详细查明，果系安分良民，并无犯事案据，方可收受，庶免再生事端，致费调处"。臣等所拟，是否允协，或由该衙门再行核议之处，伏候圣裁。

至惠安另有佐领勒尔克善被控牵涉一案，臣等查案内所控，惟八旗出售仓谷，委员查办，故指该尉自行收买，并串嘱王凤年、刘三儿，诬报"该尉家丁抽纳官赌头钱，及杨和等代该尉报病开缺、逼索印钥"各节，必须彻底究明，方成信谳。当督饬随员提证研鞫，缘：骁骑校额勒和布（系属原告佐领托什纳屯官）、倭什洪阿，均系查办委员；佐领杨和、巴克唐阿与屯官巴彦仓，均在城守尉衙门当差；王凤年，系吉林回民；王会东（即记脸子之子）来至呼兰开设饭馆生理；刘三儿，籍隶大同，先因犯窃，拟徒脱逃，复窃，拟军改发黑龙江，于同治三年八月间到配，拨呼

兰正蓝旗安置，与在逃遣犯董四同居。额勒和布与刘三儿、董四素识。光绪四年六月间，该将军丰绅，因额勒和布捕盗诬良，札饬城守尉惠安撤去差使，勒令休致。该员前因正蓝旗领催缺出，拣放别旗，并折放钱粮各情，呈请该尉批示，求勒尔克善转递，未允被斥，心疑开缺、撤差悉由勒尔克善旁怂该尉所为，随捏以，"勒尔克善短放二、三两年团练口分、官兵俸饷各一月，及本年四月俸饷折钱给放，与留买八旗仓谷每斛发价八百文，皆较时价减少"，又以"呼兰地方开设赌局二十余处，每日每局收抽头钱二千二、三百文，月余始止"，并指"记脸子、刘三儿、董四为设赌抽头人犯"等词赴省控。经该将军札委托什纳、倭什洪阿至呼兰会同该尉查办，该委员等并不会商，径行传人讯究。嗣勒尔克善将防堵急需、暂挪口分俸饷、禀明该尉通融办理、分别补还之处，逐一指实，由委员按款查明，复换取八旗领催原递公结，捏称"仓谷系该尉自行收买"，并勒取王凤年、刘三儿捏报"该尉家丁王吉平等纵赌抽钱"各供招，一并详覆。该将军以佐领勒尔克善不应指疑筹需，摘去顶翎，仍饬额勒和布回兰供职。时因赌案未结，该尉出署无踪。该将军拟俟该尉查有下落，再行核办。此惠安被案牵涉之由来也。现已查明：仓谷确非该尉自行收买，据八旗领催乌凌阿等佥称，系卖与恒泰号范鸿振名下，共四百斛，每斛价值八百文，较时价并无减少。当堂呈出委员驳还原结一纸检阅，确有恒泰字样。质之范鸿振，供亦无异。又委员造取赌案供内，有"该尉家丁王吉平、董发，车天七五，纵令王凤年之父记脸子纠开赌局，每日抽头官钱交伊等代收，刘三儿开赌半月，经王凤年收过头钱十三千文"，及"七五闻委员查办赌案，暗付刘三儿钱文，预嘱躲藏"一节，王吉平、董发供无其事；复隔别熬审，极口呼冤，坚称"实未纵令开赌，杀得抽头钱文"。七五仅供，资助刘三儿钱五千，尚在八月间，系备制衣之费"。并究出王

凤年、刘三儿供称，伊等所认供招，皆系委员倭什洪阿嘱领催尼克通阿串令捏说，初尚畏罪不允，迨听委员云“纵赌抽头，悉令惠尉家丁承认，只办惠尉等罪名，与伊等无干”，方肯捏招。讯之尼克通阿，供词如绘。倭什洪阿始犹狡展，及经环质，尼克通阿又称“委员当堂用清语令再照前言，向王凤年开导诬认”，刘三儿亦称“尼克通阿并向许嘱，由本旗下帮给衣食，委员不办伊罪，方将七五前给作衣钱文捏说是给伊躲避川资”。等情俱各供明，倭什洪阿无可置辩，始将前在恒发号门首令尼克通阿往拿刘三儿等时串嘱教供实情承认。即现讯王凤年口供，认同铺伙戏赌竹牌，及刘三儿同董四设赌，帮抽头钱，亦诘无交纳官钱情事。此倭什洪阿藉案牵涉惠安之明证也。

八月间，该尉惠安被教民殴伤，九月十三日，赴巴彦苏苏听候查验。十四日倭什洪阿亲到尉署，嘱车夫七五回明该尉之妻惠石氏：“遣万喜赴苏传递口信，请该尉捏报疯病，伊方好审结查办之案”。该氏未理，倭什洪阿竟自令万喜前往，并嘱勿声张。十五日午后，万喜到苏，面见惠安，将倭什洪阿请捏报疯病之言禀述，并告以“委员定要八旗领催出具该尉自买仓谷甘结，方准受理”。该尉因其查办案件既不遵礼会同，又复多方刁难，一时气忿，用洋枪自戕，经王吉平拦阻，未伤；旋又投井，经救得生。十六日，恩合派员验明该尉被殴伤痕；于十七日回署，见各属员迎接，云“不料尚能在此见面”。据该尉之妻惠石氏供：该尉回署后，虽因气忿成病，语言清楚，精神并不恍惚，尚易医治，讵屯官巴彦仓预为拟就告病开缺稿底，于十九日约同佐领杨和、巴克唐阿至署呈阅。该尉未与面见。巴彦仓声称：“如不告病开缺，即宜出办公事”。逼令阅看，该尉遂令伊妻出听念稿，转向告明，该尉勉强应允。巴彦仓又索交印钥，伊妻不允，该尉谓：“如此情形，尚想在此作官？”令速交出。彼时杨和等互推不接，巴彦仓谓

"有事独自担承"，即带印钥回家。嗣后将军饬副管哲普松额等暂行接管关防事务，并令该尉在署安心调养。倭什洪阿复提传王吉平等，究问纵赌抽纳官钱情事，均因冤诬，不认被押。该尉听闻，愈加气忿，至十月初二日夜间，不知如何潜行出署。惠石氏欲赴省控诉，被各员劝阻。倭什洪阿旋将王吉平、董发、七五开释，此惠安既被巴彦仓逼令告病开缺、迫交印钥，复因倭什洪阿藉案牵涉、有心罗织，以致负屈、气忿出署之实情也。

臣等查：惠安纵系被案牵涉，既毫无弊窦，何以潜出无踪？诚恐另有别情。额勒和布被斥捏控，倭什洪阿若非意存倾陷，何以藉案搜求，并不会同该尉讯办，托什纳亦无异言？巴彦仓、杨和等捏报该尉病呈，何以与倭什洪阿意见相同？显有串谋诬陷情弊。反覆究诘，据惠石氏称：伊夫任内，并无有干参罚事件，并据额勒和布供称：具控实由被斥，赌局委系虚诬。倭什洪阿供认：教唆诬指，复逼取该家丁承招，属实。托什纳供称：不与该尉会办，一时疏忽，并无别情。巴彦仓尚欲借公遮饰。及杨和、巴克唐阿同供"不识汉文，将托词捏拟病呈、信以为真"，巴彦仓始供认不讳。王凤年偷赌、刘三儿伙赌抽头、坚称并未交纳官钱，加以刑吓，矢口不移。调查刘三儿，原案相符，亦查无在配脱逃情事。王吉平、董发、七五均坚供如前。董四弋获无期，应先拟结：将额勒和布、倭什洪阿拟流，巴彦仓拟徒，王凤年、尼克通阿、刘三儿拟以枷杖。等因具奏前来。

查律载：诬告人徒罪加诬罪三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例载：因事逼迫本管官致死、为首者比依逼迫期亲尊长致死律绞；又开场诱赌，经旬累月，聚集无赖，放头抽头者杖一百、徒三年；又赌博不分兵民，枷号两个月、杖一百；又平常发遣人犯、在配犯该徒罪者，枷号两个月、鞭一百。又律载：官吏擅离职役、因而在逃者，杖一百、罢职不叙；又不应为而为，事理重者

杖八十；又断罪无正条，援引他律比附，加减定拟。各等语。此案：

呼兰城守尉惠安，虽未向教士讷依而然驱逐詈骂，惟于该教士初次遣人持名片通知时，并不遵照条约妥为迎护，竟据属员率称“未经办过”置之不理；且以三品大员，罔顾官常，辄即便衣、便帽，出向互殴，致酿事端，后复饰词捏报，所为诸多不合，酌照不应重律、罪止杖八十、系职员，应交部议处等；该员未奉劄饬，辄行交印去任，虽由巴彦仓逼索所致，惟其潜出无踪，实与擅离在逃者无异。该署将军等将该员照官吏擅离职役、因而在逃律，请予罢职不叙，系属照例办理；惟据该署将军等查明，该员尚无踪迹，应令黑龙江将军通饬所属，一体访寻下落，奏明办理。

骁骑校额勒和布，因该将军札饬城守尉惠安勒令告休，疑系佐领勒尔克善旁怂该尉所致，捏款赴省具控勒尔克善短放口分俸饷，虽事出有因，究不干己，惟控官署纵令民间设赌抽取头钱，如讯得实，勒尔克善应拟徒，今审系虚诬，律应反坐。屯官倭什洪阿，奉该将军札委与城守尉惠安会查案件，非惟不与商办，且令捏报疯病，并以纵赌抽钱等词令领催尼克通阿串嘱案犯、诬报该尉家丁、传讯严押，以致该尉气忿出署，久无下落，实因该员逼迫所致。查年满屯官倭什洪阿系该尉旧属，即与本管官无异。屯官巴彦仓亦系该尉属员，起意与杨和等会衔，惟该尉告病开缺、逼交印钥，已属专擅妄为，且捏称该尉恍惚病症，与倭什洪阿令该尉捏报疯病之意，如出一辙，显系扶同倾轧。例无逼迫本管官走失作何治罪专条，亦应比例减等问拟。均应如该署将军等所奏：额勒和布应革去骁骑校，合依诬告人徒罪加所诬罪三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倭什洪阿应革职，比依因事逼迫本管官致死为首绞例上减一等，拟以满流，均系职

官俱发往新疆效力赎罪。该署将军等奏称“巴彦仓亦革职，于倭什洪阿满流罪上减一等，拟徒发往军台效力赎罪；王凤年戏赌竹牌，合依赌博不分兵民枷号两个月、杖一百例，拟枷号两个月、杖一百、枷满折责发落；刘三儿复窍、拟军、改发黑龙江、拨呼兰安置，不即悔过，辄听从在逃董四开场聚赌，犯已至徒，合依平常遣犯在配犯该徒罪者枷号两个月、鞭一百例，拟枷号两个月、鞭一百、枷满鞭责发落；尼克通阿听从串供诬报，虽未定拟决罪，实有不合，应革去领催、酌照不应重律，拟杖八十、鞭责、交旗管束；城守尉家丁王吉平、董发、七五，讯无不合，俱毋庸议；在逃教民王忠义等，胆敢挟嫌殴辱长官，大干例议，与遣犯董四，仍饬严拿，务获究办。再，据惠石氏吁请寻查该尉下落，并早遣回旗，查惠安自到呼兰城守尉任，以官声尚好，走失两月有余，存亡未定，其妻女孤苦无依，情殊可悯，应请照各官参革离任或告病身故、实系穷苦、不能回藉者，该督抚于存公项内酌给还乡路费之例，咨令该将军迅饬派员妥速护送回京归旗，以示体恤”等语，均应如该署将军等所奏办理。在逃教民王忠义等，及逃遣董四，应令黑龙江将军饬缉，务获究办。再该署将军等奏称“教士讷依而然，本因干预讼事而来，嗣复听令教民先殴官长，其应得之咎，应由该国自行办理。嗣后洋人传教，辙迹所经，应请饬下各直省，务须遵照条约妥为送迎，不得稍有疑阻，但小民良莠不齐，其中向善者固不乏人，而或因犯案恐被查拿，或因挟嫌妄行诬告，种种借端生事，亦所时有。如此次教民肖信、陶有德、关付才等，均系地方有案之人，素非良善，教士远来中土，猝难周知，并请旨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各该使臣，传谕教士于民人附教时，务须详细查明，果系安分良民，并无犯事案据，方可收受，庶免再生事端，致费调处”等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以上各节，已遵议奏明办理，并将各国使臣传谕

教士，于民人附教时，查明收受各等情，照会法国使臣白罗尼查照。

至该署将军等又称“副都统衔副管哲普松额，于该尉饬查条约，率以未经办过为辞，并听从捏词详报，亦有不合，应请一并交部分别议处。托什纳派与倭什洪阿同查一案，于倭什洪阿教供、诬扳、逼认各情，漫无觉察，且应会之案，并不与城守尉会办；杨和、巴克唐阿于巴彦仓列衔代该尉报病开缺，不查虚实，随同办理，实属 愦糊涂、不谙公事。托什纳、杨和、巴克唐阿，均请交部议处。佐领勒尔克善，讯无短放口分等情，惟于董四等设赌失于查禁，应交部照例议处。黑龙江将军丰绅既札令骁骑校额勒和布告休，辙于该员砌词具控，查办后复令供职，且于委员等详覆文内，始终未与惠安会办之处，毫无觉察，颇近颟顸，应请旨交部议处”等语，兵部查定例：武职各官擅离汛守者革职，私罪；又例载，官员溺职者革职；又例载，官员犯不应重律杖八十、私罪降三级调用；又例载，盛京等处驻防旗员失察赌博，如系经旬累月，不能计算次数者，罚俸六个月，公罪。各等语。此案，城守尉惠安所得杖八十及副管哲普松额先行交部议处之处已经议以降级调用外，至惠安未奉札饬辄行交印去任、潜出无踪，应请将降调，呼兰城守尉惠安再照擅离汛守革职例议以革职，私罪。佐领托什 纳派与倭什洪 阿同查一案，于教供、诬报、逼认各情，漫无觉察，且应会之案，并不与该城守尉会办，佐领杨和、巴克唐阿，于巴彦仓代该尉捏拟病呈开缺，不查虚实，随同办理，实属愦愦糊涂，不谙公事，均应照溺职例议以革职。将军丰绅既扎令骁骑校额 勒和布告休，辄于该员砌词具 控查办后，复令供职，且于委员等详覆文内，始终未与惠安会办之处，毫无觉察，颇近颟顸，均属不应，应请将黑龙江将军丰绅照官员犯不应重律杖八十、私罪、降三级调用例，议以降三级调用，毋庸查级议

抵。佐领勒尔克善讯无短放口分等情，惟于董四等设赌失于查禁，应照失察赌博、经旬累月、罚俸六个月例，议以罚俸六个月，系属公罪，例准抵销。可否准其抵销之处，恭候钦定。等因。

光绪五年三月初八日具奏，本日奉上谕：前据铭安等遵查城守尉出暑无踪各情，当交该衙门议奏。兹据会议具奏，此案降调呼兰城守尉惠安，未奉札饬，辄行交印去任、潜行无踪，实属擅离职守；佐领托什纳于教供、诬报、逼认各情，漫无觉察，且并不与该城守尉会办，佐领杨和、巴克唐阿，于巴彦仓代该尉捏拟病呈开缺，不查虚实，随同办理"实属愦愦糊涂。惠安、托什纳、杨和、巴克唐阿均著照部议即行革职。黑龙江将军丰绅，应得降三级调用处分，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佐领勒尔克善，著照部议，罚俸六个月，准其抵销。余依议。钦此钦遵恭录咨行前来。相应咨行贵都统衙门，请烦查照，并饬署呼兰城守尉、总管托克扎布查照文内事理，详细办理，即将在逃教民王忠义等，及逃遣董四，一并上紧严缉，务获究办外，仍咨行黑龙江城副都统衙门暨移传齐齐哈尔城镶黄、正蓝、镶蓝旗协领等遵照可也。

右咨镶蓝旗满洲都统衙门、黑龙江城副都统衙门。

右劄仰署呼兰城守尉、总管托克托布、右移传镶黄旗协领德常阿、正蓝旗副都统衔协领克西克扎普、镶蓝旗副都统衔协领廉忠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吉林将军衙门为惠安之子已离吉返京咨令折回呼兰认尸事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

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日

镇守吉林等处地方将军衙门为咨行事。兵司案呈，本年闰三月十九日，准黑龙江将军衙门咨开，为飞速咨请转饬前来办（辨）认事，兵、户、刑司案呈，本年闰三月十四日，据署呼兰城守尉付都统、总管托克托布详称：窃查三月间，始据前任城守尉之子札拉芬到兰投署，声称伊父恐有落水情事，至河水开化之时，面恳职饬令官兵寻觅尸躯等语。职即饬派总理理民厅、升用协领花翎、付管阿奇郭勒，掌右司图记佐领、花翎乌尔卿额，转饬理事厅领催、番役等，此时河水开化，务得在河岸寻觅尸躯。等情。于初七日，据付管阿奇郭勒、佐领乌尔卿额禀称，据番役等告称，今日早辰（晨），呼兰街口河北沿水边，忽有死尸一躯漂浮冰面，遂即由水抬出，移放河岸。查看尸躯，难办（辨）真伪。等因禀请前来。职随即率同付管阿奇郭勒、佐领乌尔卿额前旨河岸验看，视其尸躯面貌：右耳根下旧有疤痕一处；约年五十来岁；有须，无麻；身穿灰布袱褳棉袍一件（白洋布里），内穿白曲细小夹袄一件（白洋布里）、白布小汗衫一件，中穿蓝纺丝棉裤一条（系腰裤带系白洋布缝的）；足穿白袜子、洋镶撒鞋。看毕。尸躯被水冲刷胖胀，十指甲俱已脱落，碍难着准办（辨）认。虽然真伪莫定，查其所

穿衣服，仿象前任城守尉形样。是以将尸躯所穿衣服，俱已脱下更换，用棺椁盛殓浮厝，饬派兵昼夜严加小心看守。其脱下旧衣收贮，以备尸亲验看衣服认领。等情。谨此，备文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恳请转咨都京，以备尸亲前来办（辨）认是切施行。等因呈报前来。详核此案，亟应咨行京旗转饬尸亲前来辨认。惟查前据该署尉禀报，惠安之子札拉芬曾经前来呼兰，折回之时向署尉言及伊父之尸若于开河后寻觅得获，伊在吉林守候信息者，并请催令札拉芬带领伊父在日所使家丁驰赴呼兰辨认尸躯，以免久延，实为公便。等情。据此，理合备文飞咨贵将军衙门，请烦查照，饬催望速见覆可也。等因前来。

当即派差饬查，前呼兰城守尉惠安之子札拉芬，业已由吉启程回京，刻下能否抵到，无凭查知，兹准咨照，相应呈请飞速咨行盛京军督部堂、锦州山海关付都统、直隶总督部堂等衙查照，转查明回京之神机营委员札拉芬，无论行抵何处，即令折回，带领件（伊）父在日亲使家丁，驰赴呼兰辨认尸躯，并咨报都统：厢蓝旗满州都统衙门查照，各该委员札拉芬业已抵京，希为领催，赶紧前来认尸，仍布（希）先行咨本衙，以凭转咨，为相应呈请、咨行贵将军衙门查照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衙门户口册载德胜等屯流民户口数

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六日

以上甘沐林子北段德胜等二十六屯，通共流民一千二百三十六户，男妇七千七百七十三口。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东三省军政首领为三省筹备边防情形奏稿

光绪五年四月初一

奏　稿

钦命兼署盛京将军、管理兵刑两部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务、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奉天旗民地方军务、兼理粮饷、盛京户部大堂宗室岐、盛京副都统兼奉恩将军宗室清、钦加二品衔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行巡抚事、奉天府府尹恩、钦命署理吉林将军、盛京刑部大堂铭、吉林副都统玉、黑龙江将军丰、齐齐哈尔副都统托，跪奏为会议东三省筹备边防情形，恭折奏闻仰祈

圣鉴事。窃　等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光绪四年十二月初七日，奉上谕：王家璧奏请修武备以固边防一折，著该将军、副都统、府尹悉心会商妥议具奏，并此外有何善策期于防务有裨，著一并切实筹画、详悉奏陈。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等详阅府丞王家璧原奏各条，系为东三省筹备边防起见，钦奉谕旨"会商妥议"，"并以此外有何善策，一并详悉奏陈"，仰见皇太后、皇上慎重根本、思患豫防至意。等伏思：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各距千里，情形稍有不同，彼此会商，自各就地方情形详议具奏。

岐、清、恩查原奏内称"起用东三省曾经战阵立功及获咎可原大小员弁"一条，查奉省官兵，曾于咸丰年间，出师各省，数年凯旋，固不乏战阵立功之员。惟年力精壮者，现皆各有职任；年老告休者，率皆不堪起用。至获咎可原大小员弁内，等留心察看，如有谙练戎机、材堪造就者，自当随时奏请录用。又称"操演不可舍弓马而专尚枪炮"一条，我朝，东三省素以骑射擅长，至今营制挑选各缺，均试以马、步、箭，择优拔取，示崇本业，春秋演阵，亦系枪炮与弓箭兼操，不致偏废，惟有督饬认真校阅，务使各色技艺悉皆精强，一应器械期于利用。鸟枪向由本省制造，洋枪系由机器局领取，自无须外求奇巧，致布虚声。又称"操演原有之水师"一条，查奉天自省西之宁远州、至东南之金州厅，千有余里，地均滨海，口岸纷歧，惟金州，旅顺口设有水师、战船，向由金州副都统督率操演，应即咨饬勤加训练。然兵数较少、船非火轮，出哨巡洋，谨能缉拿寻常海盗，设遇意外缓急，实不足恃。其余各属口岸，既无水师，又无战舰，且处处岛屿，防不胜防。又如没沟营，系属通商口岸，驻有各国洋人，若遽议设水师，易启猜疑之衅。曾于光绪元年，前署将军崇，会议东三省海防折内声明：直隶派有轮船，不时巡缉，只须一日，即

达天津，应由北洋大臣一律控制，以归简易。自应仿照前议办理。此外究应何策，可期边防有备无患，等就奉省情形悉心核议：如该府丞所陈“内固人心，外修武备”一节，诚为正本清源之计。奉省以伏莽未靖，驻防巡缉，在在需兵，而饷项支绌，不得不劝捐、抽厘，借资民力。第所练之兵，保卫地方犹虑不敷，布置筹防外患，势更难周。现在兵不能多练，亦缘饷不可再筹，恐民力渐疲、人心更散。维今之计，惟有勤修已成之武备，力顾已有之饷源，更当选贤任能、讲求治道，总期兴廉讲让、政简刑平。旗民相安，上下一气，人心固结，内患潜消，自能腾出兵力外备不虞。再得各省应解之练饷、的饷，源源而来，则劲旅日增、军心日壮，纵有窥伺，无隙可乘，庶足为不动声色自强之计。此奉省筹备之情形也。

铭安、玉查原奏内称“起用东三省曾经战阵立功撤回及获咎可原大小员弁，因其材而用之”一节，吉省自军兴以来，将、弁、兵、丹，屡经征调，其间立功撤回或获咎可原者，实不乏人。惟军兴多年，凯撤诸将，或有受伤、残废，或已年老衰病；因事获咎之员，原参情节，轻重不一，必须随时访察，若其年力、智勇果有可取，方敢奏明起用。奴才等到任以来，曾经奏保数员，如现署阿勒楚喀副都统富和、已革协领富尔丹等，均已仰邀圣恩，弃瑕录用，地方军务，深资得力。现仍饬司，查取历年军营撤回将弁衔名，及大小废员原参底案，以备查核，随时考验，如有深通武略、材艺可用者，应即奏请录用，以资捍御。又称“操演之法，不可舍弓马而专尚枪炮”、“我朝东三省劲旅，本以弓马雄天下，今枪炮固可兼习，仍当以弓马为重”等语。查吉林马队，近来虽多用枪炮，然亦不废弓箭，良以枪炮力能致远，而弓箭可济火药之穷。照例挑补官兵各缺，以及春秋两操，尤必以中箭多寡为准，该官兵等平时学习，亦均以弓

箭为业，断不敢遽失故步。至所称“枪炮以内，地线枪、抬枪等，为能经久；而且价廉易购；洋枪，宜就我机器局现制造者，用之。切勿更求奇巧，致令虚声四溢”，所见尤为切当。吉省所用洋枪，均经奏准，由天津机器局领取。每队分拨，仍配以本地线枪，止期操演有准，并不别求奇巧。嗣后仍当严饬各队，平时操演，务令弓箭、枪炮，兼习并用，庶可弗忘本业。又称“一在操演原有之水师，而加以便利，兼募民勇益之，并由南省调拨水师宿将一、二人，令酌带船匠、水勇数十人，来东差遣，照舢板等式造船，教东人以长江水战阵法”各等语。查：康熙十三年，吉省设立管战船、管运粮船四品官二员，五品官二员，修造粮船领催人员壮丁二百五十名，木船匠四十五名；康熙二十三年，将战船及管战船四品官移往黑龙江；康熙二十五年，添设管运粮船四品官二员、五品二员、六品官二员，所有粮船三十只、桨船二十只，系为前往齐齐哈尔运粮及乌拉捕打东珠、本处采取桦皮等项差务之用，并非战船，故称水手营，并非水师营。缘松花一江，惟盛夏水涨，火轮船能达阿勒楚喀地界，平时止能驶达三姓。惟同治三年，水势极大，于七月二十日，曾有俄国火轮溯江而上，直抵省城，因江水骤退，于二十二日即行驶回。又同治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有火轮船驶至阿勒楚喀地界，因水浅滩高，不能前进，回泊呼兰，旋即驶回。又，同治八年六月十七日，有俄商倭奇、刀丁等轮船，拖带大船一只，称欲到省通商，行抵三姓一带，因上江水浅，由彼折回。又，同治十一年七月间，有轮船停泊伯都讷城外，欲行通商，正与理论，旋因天旱水浅，恐致拦阻，扳锚驶退。均经奏明有案。现以江防而论，自应在三姓地方修造战船、设立水师营、教习水战，以扼其要。惟设立水师，事属创始。造船、募兵，一切经费，所用不赀。吉省兵饷，各省欠解累累，日虞枵腹；本地所筹，亦若无多，势难筹此巨款，必须由部

拨定专款，始能兴议，乃此应俟吉省善后事宜稍为布置就绪，再由等筹议章程、奏明办理。此外吉、黑二省，皆与俄界毗连，尤多交涉事件，自宜力求善策，加意严防。现饬带兵各将弁，迅将各属马贼、金匪，妥速剿除，以期腾出兵力，专顾边防，庶可有备无患，用纾宵旰之忧。此吉林筹备之情形也。

丰绅、托克湍查，光绪三年，遵旨筹议海防，于黑龙江省，操演练兵、正兵、西丹一万名，添演鄂伦春五百名，应用弓箭、鸟枪、马匹，均经请款制齐，并请洋枪、洋炮，加意训练，希冀整顿，专固边防而备不虞。节经奏报在案。兹据该府丞所陈“起用东三省曾经战阵各员弁”，系为武备得人起见，所虑周远。乃黑龙江省，每届春、秋演练之期，概令曾历戎行员弁，照依战阵进退之法，专操训练，设遇调遣，尚可以收实效。日后留心咨访，降革人员内，如果实有材力兼优、挠畅营伍者，务当随时保奏、请旨，量材起用，总期得人，断不敢滥行荐举。并据陈“操演之法，不可舍弓马而专尚枪炮”，系顾旗兵劲旋之本，洵属尽善。绿江省：向来官兵缺分，必须考验骑射，分别优劣选用；现虽兼演枪炮，期于利用，而总以弓马为本。自等初到任之时，校阅兵丁技艺，间有稍次者，俱系由军营顶补、撤回，当经严饬加意训练、奖勤惩惰、汰弱留强，务求一兵得一兵之用，近来弓马较前娴熟，鸟枪、洋枪亦皆有准，营务颇有起色。嗣后，等尤当竭力勤加训练，以固边防。并据陈“操练原有之水师而加以便利，招募失业民人演习”，所虑防务，莫不周密。查黑龙江城现有战船三十余只，每年秋操之时训练水师、教演水战阵法，历年已久，但俄人虽占江左，尚无起疑。惟该城毗连俄界，仅隔一江，而俄人顺黑龙江左岸南北占居约计三千余里，其间安设夷屯五十余处，各距不过百、八十里，互相联络，倘若改造船只，募勇常川演练，诚恐转生嫌疑，致滋衅隙。情虽如是，尤当先事预防。应即

密令该城副都统依克唐阿，务将原有之水师、战船，不动声色，倍加勤练，严密防范，设或驾驶不能便利者，再行体察情形，随时具奏。惟奉谕旨著令期于防务有裨，一并切实筹画。等因。详查黑龙江省筹办海防所演兵丁暨添制军械、马匹，尚属齐备，足资捍御，所虑者饷项久缺、兵丁枵腹荷戈，深恐日久勇敢逊前。然黑龙江省每年所需的饷二十七万两，并演练西丹、鄂伦春粮干银八万六千两，果能年解年清，则官兵如数关领，得以士饱马腾，何患无不勇跃争先，庶于防务大有裨益。复查黑龙江省饷项，从前由京部库请领，嗣因军兴以来，致由盛京部库只领，无如各省不能依期协解，迄今拖欠二百余万两之多。值此备设海防、剿捕马贼并一切差徭转前繁剧，临事无不制肘，目击兵丁苦累不堪。现在欲求防务有裨，首以筹饷为先。果能足食、足兵，遇事自能保卫。惟有仰恳天恩，饬部将黑龙江省每年应需饷项粮干，应如何设法腾挪，赶紧筹解、年清年款，俾士马饱腾，则操防可期无虞。至东三省马贼、伏莽，系属癣疥之疾，近来呼兰、巴彦苏苏一带，均有防兵驻扎，连年剿捕殆尽，地方尚属安静，等仍行遵旨严饬带兵员弁认真缉捕、迅速歼除而安地方。又该府丞所陈"招募民勇"，虽顾失业游民，然边地民情刁悍，驾驭稍不得法，转受其累。是以上年间未敢轻举，当具情奏明在案。今该府所陈"招募勇队"，仍请照前奏缓办而节饷糈。此龙江筹备之情形也。

以上三省，情形稍异；致相同，既虑兵单、复虞饷绌。等广兹艰巨、同此隐有竭尽愚诚、力筹善策、期民心固结、边圉肃清，期仰副朝廷慎重根本、思患预防之至意。所有等会议东三省筹备边防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奉派清查流民口数委员苏勒布等造具津河段(北团林、腰林子)流民户口数

光绪五年四月十九日

以上两牌，二共流民一千六百六十户，男妇，大小共八千八百一十四口。(注)

(注)：据该委员等所造户口清册，册前贴红补正。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奉派清查流民户口委员苏勒布等所造津河段流民户口清册中所列北团林街居住商民及北团林牌流民数

光绪五年四月十九日

北团林居住商民：

一户商民福泉涌，伙计四十口；一户商民春发永，伙计十五口；一户商民桂林堂，伙计十口；一户商民福盛合，伙计七口；一户商民永兴泉，伙计十五口；一户商民聚发炉，伙计十口；一户商民成发炉，伙计三口；一户商民广顺德，伙计九口；一户商民天合号，伙计十三口；一户商民四合涌，伙计九口；一户商民三盛义，伙计二十一口；一户商民万德堂，伙计八口；一户商民玉海发，伙计三口；一户商民源发和，伙计七口；一户商民永和发，伙计十五口；一户商民复兴公，伙计十七口；一户商民同义成，伙计五口；一户商民福聚广，伙计十四口；一户商民立信园，伙计七口；一户商民顺盛德，伙计十口；一户商民广和增，伙计十七口；一户商民福顺公，伙计十二口；一户商民德源荣，伙计三口；一户商民玉成斋，伙计三口；一户商民义合发，伙计十八口；一户商民万顺兴，伙计十九口；一户商民增盛德，伙计十口；一户商民永隆号，伙计十口；一户商民德源长，伙计三十口；一户商民天增福，伙计十口；一户商民同兴隆，伙计十三口；一户商民集庆公，伙计十三口；一户商民广来号，伙计五口，一户商民兴发顺，伙计二十七口；一户商民万隆长，伙计五口；一户商民德昌永，伙计十四口；一户商民福兴成，伙计六口；一户商民双源成，伙计十四口；一户商民广来兴，伙计八口；一户商民万发瑞，伙计十口；一户商民立兴号，伙计二十四口；一户商民聚隆合，伙计十七口；一户商民永顺成，伙计四口；一户商民广聚兴，伙计九口；一户商民会发德，伙计五口；一户商民景茂堂，伙计八口；一户商民福泉海，伙计四十口；一户商民万发永，伙计二口；一户商民永太炉，伙计九口；一户商民源增北，伙计十九口；一户商民天增和，伙计四口；一户商民万发永，伙计八口；一户商民德庆隆，伙计四口；一伙商民东福兴，伙计十四口；一户商民双合成，伙计五口；一户商民锦和盛，伙计十一

口；一户商民永丰源，伙计十五口；一户商民天益长，伙计五口；一户商民广源东，伙计十二口；一户商民长兴隆，伙计四口；一户商民永盛东，伙计七口；一户商民利发德，伙计十一口；一户商民万发和，伙计三口；一户商民永发增，伙计六口；一户商民广兴炉，伙计五口；一户商民泰山长，伙计十口；一户商民同发顺，伙计五口；一户商民德昌合，伙计三口；一户商民广顺发，伙计十口；一户商民大德广，伙计三口；一户商民万益公，伙计四口；一户商民兴顺长，伙计七口；一户商民德源涌，伙计二十口；一户商民万泰永，伙计三口；一户商民德源隆，伙计四口；一户商民永发锡，伙计十四口；一户商民三合成，伙计八口；一户商民立顺发，伙计四口；一户商民复兴隆，伙计六口；一户商民德聚园，伙计二口；一户商民新发永，伙计三口；一户商民福顺和，伙计三口；一户商民复生堂，伙计六口；一户商民长兴顺，伙计四口；一户商民裕祥德，伙计十口；一户商民三合广，伙计十二口；一户商民义顺祥，伙计五口；一户商民福聚兴，伙计八口；一户商民泰顺成，伙计五口；一户商民吉升号，伙计二口；一户商民李家床，伙计二口；一户商民仁术堂，伙计三口；一户商民大生堂，伙计五口；一户商民新立堂，伙计五口；一户商民同裕号，伙计三口；一户商民彩顺号，伙计三口；一户商民长春永，伙计六口；一口商民增顺和，伙计五口；一户商民三合永，伙计七口；一户商民兴德成，伙计六口；一户商民会隆合，伙计五口；一户商民福聚永，伙计六口；一户商民万春庆，伙计六口；一户商民永源成，伙计四口；一户商民福成德，伙计五口；一户商民天增兴，伙计四口；一户商民福顺兴，伙计二十一口；一户商民义发永，伙计五口；一户商民德盛合，伙计三口；一户商民永德成，伙计三口；一户商民三合永，伙计四口；一户商民海源涌，伙计三口；一户商民利发德，伙计五口；一户商民

永隆号，伙计六口；一户商民四合成，伙计六口；一户商民裕祥合，伙计九口；一户商民玉升堂，伙计九口。

北团林街商民一百一十七户，共贸易人一千零四十六口。

北团林牌流民共一千二百七十一户，男妇、大小共六千一百四十四口。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奉派清查红佃户口委员佛尔果春等所造清册中列巴彦中兴镇红佃等户口数

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一户大发涌，执事商民李成德，伙计十口；一户义和长，执事商民陈树滋，伙计十五口；一户和成义，执事商民郭元发，伙计六十二口；一户万盛兴，执事商民胡兆恩，伙计二十口；一户永发兴，执事商民李林峰，伙计六十口；一户永聚德，执事商民张茂才，伙计四十口；一户隆泉成，执事商民张德极，伙计十五口；一户和合盛，执事商民沈吉福，伙计五十口；一户同发祥，执事商民李志聪，伙计十三口；一户陈家磨房，执事商民陈茵，伙计二口；一户万增泰，执事商民李均恒，伙计五十七口；一户成祥德，执事商民韩福元，伙计二十五口；一户德元昌，执事商民周振公，伙计四十口；一户增源利，执事商民刘廷柱，伙计三

口；一户白家面铺，执事商民白连，伙计三口；一户同　广，执事商民郭济堂，伙计三十五口；一户永源隆，执事商民张吕谦，伙计三十五口。

以上巴彦苏苏中兴镇街内，通共红佃一百三十四户，男妇一千二百八十二口。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奉派清查流民户口数委员佛尔果春等所造户口清册中列各地流民数

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以上巴彦苏苏中兴镇街内，通共流民六百七十三户，男妇二千五百六十六口。

以上大荒沟段何家窝棚等五十二屯，通共流民一千零三十四户，男妇六千六百三十口。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丰绅为拟将屯官春喜革职事咨吏部文

光绪五年五月初一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头品顶戴、革职留任丰绅，齐齐哈尔副都统、头品顶戴哈丰阿巴图鲁托克湍，为飞速咨报事。兵、户司案呈，照得本衙门于光绪五年五月初一日，恭折由驿具奏，拟将任性袒庇、刑求无辜、实难称职之屯官春喜，请旨即行革职，以肃功令而儆官常等因一折，除俟奉到谕旨，另行恭录咨报外，合先抄稿，呈请核转前来。等情。据此，理合抄粘折稿，备文飞速咨报大部，谨请查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都京吏部。

计粘抄奉稿一件

奉为拟将任性袒庇、刑求无辜、实难称职之屯官，请旨即行革职，以肃功令而儆官常，恭折驰奉，仰祈圣鉴事。窃奴才等，据所属彭马氏呈控该管七品屯官春喜，镣锁伊子、闲丁彭士杰，短价赎地，含冤伸诉一案，当饬户、兵两司，提集两造人证质讯。旋据该司讯取供认，详呈：缘白达街屯闲丁赵锅有，无钱度日，将自己熟地十一套，意欲出售，彼时遍问族户，无人承买，始请中正，卖与本屯彭士杰为业。该彭士杰知赵族人繁，恐有反覆，推卸不买。赵锅有复请族兄赵强从中作证，保无赎取翻易之举，于是彭士杰始允承买，议定地价三百三十吊，三月间书立文契，钱地两负。已经彭士杰将地亩播种过半，实有赵锅有族姪赵吉

魁，恃当该管屯官春喜外郎，只出钱二百七十吊硬要赎回。逐（遂）串通屯官，捏呈控词。经屯官饬领催富永昌、外郎赵吉魁传集两造人证，到官房讯问，彭士杰呈验文契、卖主族保，备诉原委，众口一词。该屯官云："文契不真，地价不实"，两造人证各责三十大板，不准供原价三百三十吊，逼供二百七十吊，断令赵吉魁抽赎。该彭士杰不允，立将彭士杰镣锁官房，提比数咨，每审五板一问。适以彭士杰之母彭马氏负屈情急，奔号呈诉。经司讯取众供，确凿真陈不讳各情前来。

奴才等详核各供，究无异词，伏查赵锅有售地时，曾问及族户，该赵吉魁当买不买，迫彭士杰买定、过耕，始欲短价捎买，所谓不应为，由奴才等革去差使，从严惩办；其该管屯官春喜，身为职官，信听赵吉魁唆使，擅用锁镣，刑逼无辜，实属任性妄为，相应请旨，将管理官庄七品屯官春喜即行革职。除咨吏部外，所有奴才等拟将任性袒庇、刑求无辜、实难称职之屯官请即行革职缘由，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奉请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光绪五年布特哈比丁数：（满文）

光绪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以上，八旗现有户三千二百零六，旧达斡尔五千七百二十六，索伦一千四百二十一，骑马鄂伦春一百一十七；另立

档册达斡尔十九，索伦二，汉人三；无源流汉人十；赎出之达斡尔二；旧残疾达斡尔四百三十八，索伦七十一，骑马鄂伦春二，另立档册达斡尔三；新残疾达斡尔六，索伦三；新投达斡尔五百一十二，索伦一百六十三，骑马鄂伦春十三。另，驻京城旧达斡尔一，销除旗档旧达斡尔八，索伦一，骑马鄂伦春一，旧残疾达斡尔一；被发遣之旧达斡尔一；索伦一；在逃之旧达斡尔一，骑马鄂伦春一；已被正法旧达斡尔一，已故旧达斡尔三百九十六，索伦一百二十，骑马鄂伦春十二，另立档册达斡尔三；赎出达斡尔一，旧残疾达斡尔一百六十三，索伦二十五，骑马鄂伦春一。为此呈报。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译者：孟宪振

黑龙江将军衙门呈送户部清册中所列呼兰六界旗营屯站祖遗地亩数

光绪五年六月二十日

以上稻、梁、菽、麦、忝、稷等六界，原有旗、营、屯、站官、兵、闲散二千九百七十四户，祖遗自垦熟地七万一千零二十晌零一亩、荒地二万七千四百二十三晌五亩、牧场地七千二百四十五晌六亩一分一厘，三共地一十万零五千六百八十九晌二亩一分一

厘。为此造册，合并登明。须至册者。

右册咨都京户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光绪五年布特哈鄂伦春户口数（满文）

光绪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以上，五路鄂伦春比拉尔等，现有户九百六十七，男丁五百八十五，闲散四百六十三，西丹八百零七，男童六百零一，妇一千三百零二，女童六百四十九。共有大小丁口四千四百零七。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译者：孟宪振

兵部为呼兰改设副都统并加添官兵事咨黑龙江将军文

光绪五年七月十九日

兵部为咨行事。武选司案呈：近经本部会议黑龙江将军丰绅奏《呼兰城守尉改设副都统，并加添官兵》一折，光绪五年七月初一日具奏，本日奉旨：依议，钦此。相应抄录原奏粘单，由马递行文黑龙江将军遵照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

计单壹纸：

兵部等部谨奏为遵旨会议具奏事。内阁抄出黑龙江将军丰绅等奏：呼兰、巴彦苏苏、北团林子三处地方，各相隔二百余里，毗连吉林之三姓、阿勒楚喀等城，西北距省一千余里，该处地面，幅员辽阔，佃户日渐稠密，除暴安良，城非易易。呼兰城额设兵四百八十余名，除派巡防、截剿、住卡、催科、捕盗一切差徭外，又兼稻字等界归公地亩均须按段派员分查，官兵实不敷用。曾经前署将军德英奏准，由墨尔根等城，分添巴彦苏苏武营职官九员，委为协领、佐骁等官，安设甲兵二百余名、副甲一百名。嗣因该处境地辽阔，请由此项官兵内，分驻北团林子一半，以资巡防。近因佃民日增，地广兵单，加以吉省之三姓等处山深林密、盗贼出没靡常，该处距省千有余里，每遇造急，兵到贼已远扬，即或追剿，亦难尽数殄除。巴彦苏苏厅营及北团林子营汛被匪焚扰，实缘兵力单弱、缺少大员统率之故。奴才等于上年秋间，奏派墨

尔根城副都统恩合带兵前往巴彦苏苏一带防剿，驻守年余，地方虽觉安静，诚恐官兵一撤，窜匪复来。若令官兵常川驻守，不惟日久疲乏，则每年所需口食、马干等项，约需动用租钱六万余吊。劳师靡饷，终非久远之计。当此整顿营伍、预备边方(防)之际，呼兰兵虽较少，而各城营伍均关紧要，断不敢稍行移拨。自应因时变通，于该处添设官兵，将防兵撤队归伍，不惟就近防剿得宜，而缓急亦觉可恃。撤防官兵口食、马干归于新添官兵支领，核其数目，所增无几。惟既请添设官兵，而呼兰城守尉职衔，似觉太微，遇事不足弹压。拟请将呼兰城守尉员缺，请改为副都统一员；该处原有付管二缺，改作正任协领；加添佐领四员、骁骑校四员、笔帖式三员、领催十六名、前锋二十四名、甲兵一百六十一名(内添设委笔帖式六员、委官七员、均由此项领催、前锋、甲兵内挑选，不开底缺，仍食原饷)，合并旧有额兵四百八十名，共为六百八十余名，分旗拨添，勤加演练，遇有紧急，足资遣用。又查巴彦苏苏、北团林子两营，稽查捕盗，更属紧要，亦应添设官兵，拟请将巴彦苏苏武营现有官兵全行移驻北团林子，合并该营原有官兵，共为二百七十七员名，归委协领管束，在北路梭巡捕盗；巴彦苏苏武营，请添协领一员、佐领四员、骁骑校四员、笔帖式员、领催十六名、甲兵一百八十四名(内添设委笔帖式四员，委官四员，均不开底缺，仍食原饷)，并将旧有副甲一百名，均请改为正兵，共合为三百十一员名，归协领管束，在南路稽查捕盗。该南北两营暨同知厅，均请就近统归呼兰副都统节制，以期总摄。如此变通撤防添兵，实于地方公务大有裨益。如蒙俞允，其城守尉改设副都统员缺，即请简放，以专责成。等因一折，光绪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军机大臣奉旨：该部议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

臣等查：黑龙江墨尔根城副都统属下，额设协领四员、佐领

十六员、防御四员、骁骑校十六员；黑龙江城副都统属下，额设协领四员、防御八员、骁骑校二十六员。今黑龙江将军丰绅等奏称“呼兰所属地面，幅员辽阔，佃户日渐稠密，原设官兵较少，虽曾经奏派副都统恩合带兵驻守，地方稍觉安静，究非经久之计，当此整顿营伍预备边防之际，自应因时变通，请于该处添设官兵，将防兵撤队归伍，缓急亦觉可恃”等语，自系为整顿地方起见，且所请改添各官兵，核与墨尔根等城副都统属下额设官缺尚未加多。应如所请：将呼兰城守尉一缺，改设副都统；该处原有副管二缺，改为正任协领；并请加添佐领四员、骁骑校四员，俾资防剿。惟查现任呼兰城守尉惠安，业经因案降三级调用，其缺尚未拣放，令请改设副都统员缺，如蒙俞允，应请迅赐简放，以重职守。至巴彦苏苏地方，前因招佃开垦，事务纷繁，于同治八年间，经黑江龙将军奏请，该处移添佐领一员、防御四员、骁骑校四员、领催马甲二百十六名；现据奏称，巴彦苏苏、北团林子两营，稽查捕盗，均属紧要，拟将前经移设巴彦苏苏官兵，全行移紧(扎)北团林子，并请于巴彦苏苏添设协领一员、佐领四员、骁骑校四员，亦应如所请。准其添设，分为南北两路，稽查捕盗，就近归新设呼兰副都统节制。惟查呼兰城，旧设副管二员、佐领八员、骁骑校八员，今将副管二员，改为正任协领，并添设佐领四员、骁骑校四员，统计该处共设协领二缺、佐领十二缺、骁骑校十二缺。至副管改设协领，暨新设佐领、骁骑校各四缺，巴彦苏苏新设协领一缺，佐领、骁骑校各四缺，将来由何项人员拣选补放，应令该将军拟定章程，分晰奏明办理。至呼兰城添设领催、前锋、甲兵共二百名，巴彦苏苏武营添设领催、甲兵共二百名，并将旧有副甲一百名改为正兵，查系为境地辽阔、豫备边防起见，自应准如所请：于呼兰地方添设领催十六名、前锋二十四名、甲兵一百六十名；巴彦苏苏现在官兵，准其移扎北团林子，并准其添设领

催十六名、甲兵一百八十四名，并旧有副甲一百名，一并改为正兵，仍令该将军务须拣选精壮，不得以老弱充数，庶足以实营伍。俟挑补足数，即行造具清册，送部，以备查核。呼兰城添设笔帖式三员，由领催、甲兵内添挑委笔帖式六员、委官七员；巴彦苏苏武营添设笔帖式二员，由领催、甲兵内添挑委笔帖式四员、委官四员；暨同知厅归呼兰副都统节制。吏部查定例：吉林、黑龙江打牲乌拉等处笔帖式员缺，由该将军、副都统挑取本处应用人员，坐名补授，咨明吏部注册。其由领催等项兵丁挑补者，仍食原钱粮；由闲散等项人内挑取者，给与无品级笔帖式钱粮；由监生出身者，照各部院衙门笔帖式之例，给与品级食俸，不准与在京笔帖式一体升转。等语。今黑龙江将军丰绅等，奏请：呼兰城添设笔帖式三员，再由领催、前锋、甲兵内添挑委笔帖式六员、委官七员，均不开底缺，仍食原饷；巴彦苏苏武营添设笔帖式二员，再由领催、甲兵内添挑委笔帖式四员，均不开底缺，仍食原饷，均如所请，准其添设。其补放，即照打牲乌拉等处补放笔帖式之例办理。

至该将军原奏内称“同知厅归呼兰副都统节制”，系为慎重地方起见，应如该将军所请。呼兰理事同知，准其归呼兰改设副都统专辖。将军有管理全省之责，该理事同知应归将军兼辖，以期总摄而符体制。至“驻守官兵支领口食、马干，核于新添官兵支领数目所增无几”，户部查：黑龙江副都统，岁支俸银一百五十五两、养廉银五百二十两、人役工食银一百八十两；协领岁支俸银一百三十两；佐领岁支俸银一百零五两；骁骑校岁支俸银六十两；八品笔帖式岁支俸银四十两、俸米二十石；九品笔帖式岁支俸银三十三两一钱一分四厘、俸米十六石五斗五升七合；各城领催月支饷银二两至三两不等；前锋月支饷银三两；甲兵月支饷银二百（两）；其由领催、前锋、甲兵内挑委笔帖式委官，仍食原饷，不

开底缺。今黑龙江将军丰绅，奏请“变通营制，拟将呼兰城守尉一缺改为副都统，原有副管二缺改为正任协领，并加添佐领四员、骁骑校四员、笔帖式三员、领催十六名、前锋二十四名、甲兵一百六十名（内挑委笔帖式六员、委官七员）；巴彦苏苏添协领一员、佐领四员、骁骑校四员、笔帖式二员、领催十□□、甲兵一百八十四名（内挑委笔帖式四员、委官四员，不开底缺，仍食原饷）；并将该二处防兵撤回归伍，节省防兵口食、马干钱六万余吊，归于新添官兵支领，核其数目，所增无几”等语，查呼兰等城改设副都统，并添设协领、佐领、骁骑校、笔帖式等官，及增设弁兵，既据吏部、兵部核议，准其添设，所有该官兵等应领俸饷等项银两，应俟该将军拣选挑补足额，核明每岁应支确数，分晰造具官兵花名细册，专案送部到日，再行核办。至原奏内称“该处添设官兵，将撤队归伍防兵口食、马干，归于新添官兵支领，核计所增无几”，应令将防兵口食、马干岁需实数及所增数目，一并随案分晰声叙，仍将防兵用过口食、马干钱文，既撤防截止日期，赶紧造具细册，专案送部核销，以清用款，均勿迟延。其铸造印信、安设营制、修造营房一切未尽事宜，应俟添设各官奉旨允准后，即由臣部行文该将军，再行妥议，分别奏咨办理。所有臣等遵议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训示遵行。再，此折系兵部主稿，合并声明。谨奏请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呼兰改设副都统、一切事件统归节制事咨呼兰副都统衙门文

光绪五年九月初二日

将军衙门为咨照事。户司案呈：查前因呼兰等处，民杂事繁，拟将城守尉改为副都统，厅营统归副都统节制各缘由具奏，业奉部议，悉照所请办理在案。嗣后，厅营所有应行事件，亟宜早为饬遵，以符奏案而免误公。应请咨饬厅营各官遵照。嗣后各该处，凡有户婚、田产、租课、钱粮以及地亩、词讼一切事件，均著行呈报呼兰副都统衙门核夺，不得滥行详省，以致漫无体制。等情呈请咨饬前来。据此，合应咨照贵副都统衙门查核外，相应札饬巴彦苏苏署同知德色勒布、新放武营协领阿奇郭勒、移驻北团林子委协领盖哈苏，一体遵照奉行，勿违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呼兰副都统衙门。

右咨署同知德色勒布、新放武营协领阿奇郭勒、移驻北团林子委协领盖哈苏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奉派办理垦局事务依兴阿等为征收租赋数目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五年九月十三日

奉派办理开垦行局事务骁骑校依兴阿、云骑尉松山，为遵劄呈报征收租赋数目事。适于本月十九日，承准将军衙门劄开，户司案呈：查节届冬初，所有本年应收现征、带征赋课，饬交厅局会收入库，十日会详，若收有成数，随时解运，并由省出派两起催租委员，前赴征催去讫；其催征陈租两起委员，仍令照旧催收，不得新、陈辏辖，致滋不清。仍著该局员等迅将各段佃户花名、租赋数目，开造细册，移交委员照册催收。并饬核明本年应征、带征租赋实数，开单专文呈报，以凭查核。等因。

蒙此，职等溯查，前局曾于去岁正月二十七日核清报过：历年出放荒地，计至光绪三年止，征租实地三十万零四千五百二十八晌三亩二分三厘零九丝外，有光绪二年清丈亏短、已经届限七成并原多地一百一十八晌九亩八分零四毫，册内曾已裁撤。嗣奉札示不准亏短，仍遵节年原报之数照征。再，光绪元年查出刘张氏盗卖地亩内，浮多地十九晌二亩八分五厘三毫五丝，亦宜续入加收。计除缓征巴彦苏苏、大小木兰达、格木克等四段于光绪三年被炎实地八万零二百四十二晌零九分八厘五毫外，核计：实应征租地二十二万四千四百二十四晌四亩九分零三毫五丝（内加同治十二年出放

毛荒、去岁届限七成地一万九千九百六十七晌九亩九分七厘)；缓租地内，除格木克段佃民张成功省控著准拨出另佃之光绪二年滋垦地八十五晌外，实缓租地八万零一百五十七晌零九分八厘五毫。通盘核算，统计去岁应征租实地三十二万四千五百四十九晌五亩八分五厘八毫四丝，计征租钱二十一万四千二百零二吊七百二十八文，又带征被灾巴彦苏苏等四段一年租钱二万五千六百五十七吊七百二十文。二共租钱二十三万九千八百六十吊零四百四十八文。已经前起局员等，于去岁十一月十三日呈报备核在案。今复加职等查造同治十三年分出放毛荒、本年新届限七成地一万四千四百八十九晌五亩一分，核与去岁报省征租实地，统计：光绪五年分应征租地三十三万九千零三十九晌零九分五厘八毫四丝，计征现租钱二十二万三千七百六十五吊八百零四文；带征光绪三年分被灾租钱二万五千六百五十七吊七百二十文。二共本年厅局应会收现租钱二十四万九千四百二十三吊五百二十四文。职等遵札昼夜详细核清，并将本年劈过阿力罕等八段应征佃户花名、地数，业经另造细册八本，又本年届限细册一本，已于九月二十五日移厅照征，去讫；复造巴彦苏苏等十二段细册十二本，以俟该两起催租委员抵局详细移交，催令克期各段照册挨户催收，务令各该委员等酌核省札，竭力赶催，以限扫数征齐，而免职等督催不力之究。等情。合并具文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所报拉林地方街市村屯开设铺户商民籍贯姓名清册

光绪五年十月初五日

开设当铺生理人覃宝通，系山西太原府交城县民；伙计郭其倬系山西太原府交城县民，雇工朱庆山系山西太原府交城县民、郭钟璋系山西太原府交城县民。共计伙计二名、雇工二名。

开设当铺生理人张殿元，系山西太原府徐沟县民；伙计杨绍贤系山西太原府徐沟县民，雇工王允珍系山西太原府徐沟县民、吴锡玉系山西太原府徐沟县民。共计伙计二名、雇工二名。

开设当铺生理人李瑞山，系山西太原府汶水县民；伙计贾殿一系山西太原府徐沟县民，雇工吴德富系山西太原府徐沟县民、李富系山西太原府徐沟县民。共计伙计二名、雇工二名。

开设店房生理人张德胜，系山西太原府太谷县民；伙计刘廷汉系山西太原府交城县民，雇工郭杨印系山西太原府交城县民、贾仁隆系山西太原府交城县民。共伙计二名、雇工二名。

开设杂货铺生理人史锡麟，系山西太原府交城县民；伙计贾文魁系山西太原府交城县民，雇工刘廷章系山西太原府交城县民。共计伙计二名、雇工一名。

开设碾房生理人张太和，系山西太原府徐沟县民；伙计刘惠系山西太原府徐沟县民，雇工杜永福系山西省太原府徐沟县民、

白应岐系山西太原府徐沟县民。共计伙计二名、雇工二名。

开设碾房生理人郭来善，系山西太原府太谷县民；伙计王新泰系山西太原府太谷县民，雇工罗俊系山西太原府交城县民、范谟系吉林永吉州民。共计伙计二名、雇工二名。

开设碾房生理人李万年，系山西太原府徐沟县民；伙计张守正系山西太原府徐沟县民，雇工杨逢山系山西太原府太谷县民、刘天喜系山西太原府太谷县民。共计伙计二名、雇工二名。

开设药铺生理人孙连成，系吉林永吉州民；伙计唐金升系伯都讷民。共计伙计二名。

开设黄酒铺生理人杨文彩，系山西太原府太谷县民；雇工梁禄系山西太原府太谷县民。共计伙计一名、雇工一名。

开设锡匠铺生理人赵扬，系直隶永平府临榆县民；伙计李明系吉林永吉州民。共计伙计二名。

开设饭铺生理人史占一，系顺凝社二甲民；雇工王维系伯都讷民。共计伙计一名、雇工一名。

开设杂货铺生理人吴尚忠，系伯都讷民；伙计杨廷玺系伯都讷民，雇工桂明远系顺凝社二甲民、洪斌系顺凝社二甲民。共计伙计二名、雇工二名。

开设染房生理人杜文芳，系山西太原府太谷县民；雇工李文斌系山西太原府太谷县民，赵钧系山西太原府太谷县民。共计伙计一名，雇工二名。

开设染房生理人阎仁，系山西太原府清原县民；雇工吴起凤系吉林永吉州民、陈廷喜系吉林永吉州民。共计伙计一名、雇工二名。

开设杂货铺生理人胡德远，系山西太原府交城县民；伙计张有朋系吉林永吉州民，雇工张士春系顺凝社二甲民、程大兴系吉

林永吉州民。共计伙计二名、雇工二名。

开设杂货铺生理人赵永宽，系直隶永平府临榆县民；伙计吴锡服系直隶永平府临榆县民，雇工阎榆德系山西太原府徐沟县民、李毓太系直隶永平府临榆县民。共计伙计二名、雇工二名。

开设吼喇铺生理人郑钧思，系直隶永平府临榆县民；雇工王国祥系直隶永平府临榆县民。共计伙计一名、雇工一名。

开设黄酒铺生理人王建明，系山西太原府太原县民；伙计胡青德系山西太原府交城县民，雇工宋良谟系山西太原府太谷县民。共计伙计二名、雇工二名。

开设杂货铺生理人郭殿英，系伯都讷民；雇工牛全业系山西太原府交城县民、罗祥系顺凝社二甲民。共计伙计二名、雇工二名。

开设银匠铺生理人徐文信，系山东兖州府宁阳县民；雇工魏德全系山东登州府黄县民。共计伙计一名雇工一名。

开设铜匠铺生理人许文祥，系直隶顺天府宝坻县民。共计伙计一名。

开设铁匠铺生理人贾明亮，系直隶顺天府宝坻县民；伙计罗廷华系山西太原府清原县民，雇工张文系顺凝社二甲民。共计伙计二名、雇工一名。

开设木匠铺生理人王花印，系山西太原府汶水县民；雇工孙永增系吉林永吉州民。共计伙计一名、雇工一名。

开设木匠铺生理人牛祥，系直隶永平府抚凝县民；雇工王俊系吉林永吉州民。共计伙计一名、雇工一名。

开设吼喇铺生理人任贵珍，系顺凝社二甲民；伙计赵永安系伯都讷民，雇工刘士宏系吉林永吉州民。共计伙计二名、雇工二名。

开设白皮铺生理人金成美，系伯都讷民。共计伙计一名，

开设剃头铺生理人刘升，系伯都讷民；雇工车连仲系伯都讷民。共计伙计一名、雇工一名。

背阴河地方开设当铺生理人张景，系山西太原府孟县民；伙计白文志系山西太原府徐沟县民，雇工曹杰系伯都讷民。共计伙计二名、雇工一名。

开设当铺生理人郭秉枢，系伯都讷民；雇工吕存惠系吉林永吉州民。共计伙计一名、雇工一名。

大沟地方开设饭铺生理人裴海，系山东登州府海阳县民。共计伙计一名。

新甸地方开设饭铺生理人姚恒，系吉林永吉州民。共计伙计一名。

开设当铺生理人张安义，系山西太原府汶水县民；雇工郭明信系山西太原府交城县民。共计伙计一名、雇工一名。

罗金地方网户王尚德，系山西太原府太谷县民。共计伙计一名。

烟敦方网户孙尚礼，系伯都讷民。共计伙计一名。

双城地方开设饭铺生理人赵九如，系伯都讷民。共计伙计一名。

八家子地方开设当铺生理人郭生林，系山西太原府交城县民；雇工庞元戍系山西太原府徐沟县民；乔天锡系山西太原府祁县民。共计伙计一名、雇工二名。

开设杂货铺生理人王明士，系山西太原府交城县民；伙计李信系伯都讷民，雇工赵敬元系伯都讷民。共计伙计二名、雇工一名。

韩家店地方开设杂货铺生理人张德，系顺凝社二甲民；雇工李光照系山西太原府寿阳县民、岳永文系山西太原府榆次县民。共计伙计一名、雇工二名。

哈尔滨地方开设当铺生理人姜全仁，系山西太原府孟县民；伙计郭逢禄系山西太原府交城县民，雇工郭树荆系山西太原府交城县民。共计伙计二名、雇工一名。

薛家屯地方开设当铺生理人马丰，系吉林永吉州民；雇工蒋元信系吉林永吉州民。共计伙计一名、雇工一名。

花园地方开设碾房生理人王永年，系伯都讷民；伙计梁财系伯都讷民，雇工高生亮系山西太原府太原县民、高士友系山西太原府交城县民。共计伙计二名、雇工二名。

（选自《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

光绪五年黑龙江地区各驿大小丁口数（满文）

光绪五年十月初十日

黑龙江驿：

……，该驿现有户二十九，男丁一百一十五，妻八十九，共有大小丁口二①百。谨此咨呈。

额裕尔驿：

……，该驿现共有户六十五，委领催一，额丁二十六，闲散一百零七，妇一百零五，男童八十五，女童九十五，共有大小丁口四百一十九。

库穆尔驿

……，该驿现有户七十七，笔帖式一，委领催一，额丁二十六，闲散一百九十二，妻一百六十三，男童一百四十八，女童一百九十六，共有大小丁口七十②。

喀尔他尔吉驿

……，该驿现有户一百七十八，笔帖式一，委领催三，额丁二十七，监生五，闲散三百七十九，妇三百五十七，男童三百七十八，女童三百三十，已故二，共有大小丁口一千四百七十八。

科洛尔驿

……，该驿现有户二百四十二，笔帖式一，委领催一，额丁二十六，披甲一，七品顶戴者四，监生二，闲散六百二十七，妇五百零六，男童三百九十五，女童四百三十七，共有大小丁口二千。

墨尔根驿

……，该驿现有户四十九，委领催二，监生一，披甲一，额丁二十六，闲散一百一十二，其中有逃犯一；妇一百零九，男童八十八、女童八十四，共有大小丁口四百二十。

伊拉喀驿：

……，该驿现有户四十二，委领催一，额丁二十六，闲散六十二，妇六十，男童五十六，女童四十四，共有大小丁口二百四十九。

喀穆尼喀驿

……，该驿现有户八十八，委领催一，额丁二十六，闲散一

百九十二，妇一百六十一，男童一百三十一，女童一百三十一，共有大小丁口六百二十二。

博尔多驿

……，该驿现有户二百七十九，委领催一，额丁二十六，七品官三，闲散五百零五，妇四百一十七，男童三百零二，女童二百九十五，共有大小丁口一千五百四十九。

讷穆尔河渡口

……，该驿现有户七十六，七品官三，水手八，闲散一百三十三，妇一百零九，男童十八，女童十二，共有大小丁口四百三十。

拉哈驿

……，该驿现有户三百七十七，委领催一，额丁二十六，闲散七百九十六，妇六百四十八，男童四百六十一，女童五百三十五，共有大小丁口二千四百六十七。

以上各驿共有户一千四百六十三，笔帖式五，委领催十一，官丁二百六十，闲散二千一百九十六，监生八，七品顶戴者十，妇二千六百三十五，男童二千一百七十七，女童二千二百二十八，披甲二，逃丁一，水手八，已故丁二，共有大小丁口九千五百四十三。

茂兴驿

……，该驿现有户一百零五，男丁九百二十九，妇七百六十八，男童四百五十七，女童三百九十五，共有大小丁口二千五百四十九。

乌兰诺尔驿

……，该驿现有户九十九，男丁五百零七，妇四百四十六，男童二百一十，女童二百二十六，共有大小丁口一千一百八十九。

古鲁驿

……，该驿现有户一百一十五，男丁五百二十，妇四百一十四，男童一百九十三，女童一百七十九，共有大小丁口一千三百三十六。

他拉哈驿

……，该驿现有户一百一十五，男丁五百三十四，妇四百七十五，男童一百四十九，女童一百六十四。以上共有大小丁口一千三百二十二。

多乃驿

……，该驿现有户七十五，男丁三百九十一，妇三百零三、男童一百，女童九十二，共有大小丁口八百八十六。

温托混驿

……，该驿现有户一百零七，男丁三百七十九，妇二百九十，男童一百一十一，女童九十四。以上共有大小丁口八百八十三。

特穆德黑驿

……，该驿现有户一百一十八，男丁三百三十六，妇二百六

十一，男童八十，女童八十，共有大小丁口七百七十七。

卜奎驿

……，该驿现有户四十六，男丁一百二十，妇九十四，男童二十，女童二十二，共有大小丁口二百五十六。

塔哈尔驿

……，该驿现有户七十六，男丁五百八十六，妇五百零五，男童二百零五，女童二百一十八。以上共有大小丁口一千五百一十四。

宁年驿

……，该驿现有户二百三十六，男丁六百六十二，妇五百九十八，男童二百九十七，女童二百九十，共有大小丁口一千八百四十七。

博尔吉哈驿

……，该驿现有户一百二十二，男丁四百八十四，妇四百零八，男童一百一十二，女童八十八。以上共有大小丁口一千零九十二。

查布沁驿

……，该驿现有户三十九，男丁一百七十八，妇一百八十九，男童六十八，女童六十三，共有大小丁口四百九十八。

布拉克驿

……，该驿现有户一百零四，男丁三百零五，妇二百二十

六，男童一百二十，女童一百零五。以上，共有大小丁口七百五十六。

鄂多尔图驿

……，该驿现有户五十九，男丁二百六十八，妇二百二十，男童七十四，女童六十二，共有大小丁口六百二十四。

扎喀和硕驿

……，该驿现有户四十五，男丁二百零七，妇一百五十七，男童一百，女童九十三。以上，共有大小丁口五百五十七。

呼兰驿

……，该驿现有户五十二，男丁一百七十八，妇一百八十八，男童八十，女童六十。以上共有大小丁口五百零六。

新安驿

……，该驿现有户十六，男丁三十六，妇二十五，男童十三，女童十三。以上共有大小丁口八十七。

以上十七台站现共有户一千六百二十九，男丁六千六百二十，妇五千五百六十七，男童二千三百八十九，女童二千二百四十四，共有大小丁口一万六千八百二十。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注：①②原文有误。

——译者：孟宪振

墨尔根城副都统为已将隐姓之积年"盗首""枭办"事速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五年十月十一日

总统黑龙江马队官兵、墨尔根城副都统恩合，为将拿获积年滋扰地面之隐姓改名重要各盗首已经枭办、速行咨报事。照得本营前为拿获连年滋扰地方之首要盗犯坎夺（改名郜万才，又名陈林。）者，已将其诡秘、狡猾、凶恶情形，咨知在案矣。兹于出咨后，连日不分昼夜，几为详细研询，与其现获之众伙匪隔别质询、面证，毫无异词，均经供认：其在北林镇一带率众倡乱滋扰、造意纠窜、到处焚掠、杀伤人命之盗首，实系即此坎夺改名郜万才者。且前在北林子街滋扰之时，并因有与其该众匪素日同行赌要相识之孙春数人等，当日在街中代为说和，许与钱财，免为焚烧等情，此时现传来营，当堂质认，真实系当日在北林子街时黄旗队长改名之郜万才，即是与素日相识之真名坎夺也。并有该匪同伙之白旗队长杨得山即绰号白脸杨者，原经本营拿获到案多日，未经询出该犯系属当日之白旗队长，及与坎夺并未获之乔桐，造意勾结，同为首盗之实情。确供仅认其在北林子街时系属从犯，及于同治四、五年间、在王七、马傻子数千人队内，该犯系在队率领管带数百名人之首匪。等供。今因坎夺到案证质，始行证出：杨得山亦即系当日各盗首造意商定抢劫北林镇各地面、扰乱北荒

一带之白旗队长、盗首。并当日在街之说事人孙春等，亦为供系与杨得山多年相为认识不讳，且有现获之众盗犯王义、杨得青、赵连富等素日相好，及在北林子街时，初为相识。当堂面质，相认者十六名犯各面证，其坎夺伏首无词，历畅认其供不讳。遂当于初二日夜间，即令署同知德色勒布及委营总胜德并营员等，当面取据其供词、指押、定案；乃于初六日临出之时宣读供招，亦无异词。及至点名传绑，则该犯坎夺，仍然呈其凶恶，强为穷遁之词，并硬行牵扯良民，意图暂为迟缓时日、苟延残喘。当将与其同为盗首之杨得山，并与其同伙之众盗，及与其亲近豢养之盗犯等，跪列盈堂，齐为唱诺其诚系率众滋扰北林镇之造意勾结盗首坎夺，即改名郜万才者，到处焚掠是实不曲等情，该犯亦即伏首无词。遂传令将该犯翻拖，将其上、下严为责打十棍，牵出绑缚及至登车绑赴法场，该犯则竟致高唱而出街市，其凶矫情状，诚属可恶之极。惟查该犯，即以其供，系命案之逃凶，一经拿获，即应加等治罪；且豢养群贼，时而抢、时而偷，到处窜扰，其凶盗之滋扰地方，亦可谓之极矣。况据现获之从盗董金、王英等四名犯及各犯供称：现在于九月初一、二日，在青、黑二山边界滋扰，因官兵追捕情急，未经拿获复行入山避匿之首盗名乔桐者，即系乔果玉，当日与坎夺、杨得山等造意滋扰北林子一带之红旗队长，到北林子改名薛仁者也。……（略）该盗尤属狡猾异常。现在山内，尚未知其如何形迹下落。此所以急将该[illegible]等于初六日正法消除。为此将审办积年之各首盗情形，除将其十名从犯之质供不抄外，仅抄录其各首要供词七分，附咨速行咨报将军衙门。查知并可否先行陈奏之处，仰候将军衙门裁夺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为报该地区额设官员配甲等情形事咨兵部文（满文）

光绪五年十月十九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咨行兵部：为造报清册事。兵司案呈：查齐齐哈尔城八旗额设协领八，每官各配盔甲一套，弓各二，撒袋、腰刀、海螺蛳壳、帐房、锅各一，迓针箭各二百五十支；

额设佐领四十，其中出兵二佐领除外，现有头品顶戴佐领一，佐领三十七，每官各配盔甲一套，弓各二，撒袋、腰刀、纛、海螺蛳壳、帐房、锅各一，头品顶戴佐领，配迓针箭二百五十支，佐领，各配迓针箭二百支；

额设防御八，其中出兵一防御除外，现有防御七，每官各配盔甲一套，弓各二，撒袋、腰刀、帐房、锅各一，迓针箭各一百五十支；

额设骁骑校四十，其中出兵一骁骑校除外，现有骁骑校三十九，每官各配盔甲一套，弓各二，撒袋、腰刀、纛、帐房、锅各一，迓针箭各一百支；

额设火器参营领一，配盔甲一套，弓二，撒袋、腰刀、海螺蛳壳、帐房、锅各一，迓针箭二百五十支；

额设水师营总管一，配盔甲一套，弓二，撒袋、腰刀、海螺

蛹壳、帐房，锅各一，迓针箭二百五十支；

额设水师营四品官三，其中出兵一四品官除外，现有四品官二，每官各配盔甲一套，弓各二，撒袋、腰刀、帐房、锅各一，迓针箭各二百支；

额设水师营五品官一，配盔甲一套，弓二，撒袋、腰刀、帐房、锅各一，迓针箭一百五十支；

额设水师营六品官三，每官各配盔甲一套，弓各二，撒袋、腰刀、账房、锅各一，迓针箭各一百支；

额外一品世职男一，配盔甲一套，弓二，撒袋、腰刀、帐房、锅各一，迓针箭四百支；

骑都尉十八，每官各配盔甲一套，弓各二，撒袋、腰刀、账房、锅各一，迓针箭各二百支；

云骑尉一百六十五，每官各配盔甲一套，弓各二，撒袋、腰刀、帐房、锅各一，迓针箭各一百五十支；

六品荫生十五，每官各配盔甲一套，弓各二，撒袋、腰刀、账房、锅各一，迓针箭各一百支；

恩骑尉十一，每官各配盔甲一套，弓各二，撒袋、腰刀、帐房、锅各一，迓针箭各一百支；

八品监生一百一十六、每官各配盔甲一套，弓各二，撒袋、腰刀、帐房、锅各一，迓针箭各一百支。

以上，各官共配盔甲四百二十六套，弓八百五十二，撒袋四百二十六，腰刀四百二十六，帐房四百二十六，锅四百二十六，纛七十七，海螺蛹壳四十八，迓针箭五万八千九百支。

附①：署理黑龙江城副都统印务副都统衔协领富庆呈文内开：

八旗额设协领四，……；

额设佐领二十六，……；

额设防御八，……；

额设骁骑校二十六，……；

额设水师营四品官一，……；

额设水师营五品官二，……；

额设水师营六品官二，……；

额外世袭骑都尉四，……

云骑尉三十三，……；

六品荫生四，……；

恩骑尉三……；

八品监生九，……。

以上各官共配盔甲一百一十二套，弓二百二十四，撒袋一百一十二，腰刀一百一十二，帐房一百一十二，锅一百一十二，纛四十五，海螺蛳壳二十七，逛针箭一万六千六百支。为此咨呈。

附②：署理墨尔根城副都统印务副都统衔协领讷孙达赖呈文内开：

额设协领四，……；

额设佐领十六，……；

额设防御四，……；

额设骁骑校十六，……；

额外世袭一品顶戴一，……；

云骑尉三十八，……；

恩骑尉一，……；

八品监生二十八，……。

以上，各官共配盔甲九十九套，弓一百九十八，撒袋九十九，腰刀九十九，帐房九十九，锅九十九，纛二十五，海螺蛳壳十五，逛针箭一万三千七百五十支等情咨呈。

附③署理呼兰副都统事务副都统衔总管托克托布呈文内开：

额设副总管二，……；

额设佐领八，……；

额设骁骑校八，……；

额外世袭骑都尉一，……；

云骑尉十六，……；

恩骑尉四，……；

八品监生七，……。

以上各官共配盔甲四十五套，弓九十，撒袋四十五，腰刀四十五，帐房四十五，锅四十五，熹十四，海螺蛳壳七，迓针箭六千一百支等情咨呈。

附④布特哈副都统衔总管诺门德尔赫尔等呈文内开：

额设满洲副都统衔总管一，……；

额设副总管八，……；

以上各官共配盔甲八套，弓十六，撒袋八，腰刀八，帐房八，锅八，海螺蛳壳八，迓针箭一千六百五十支等情咨呈。

附⑤呼伦贝尔地方副都统衔总管萨克欣呈文内开：

额设副都统衔总管一，……；

额设总管五，……；

额设佐领五十，……；

额设骁骑校五十二，护军校二，……。

以上各官共配盔甲一百五十套，弓二百一十，撒袋一百零五，腰刀一百零五，帐房一百零五，锅一百零五，海螺蛳壳五十五，迓针箭一万六千三百支。另，索伦副总管、佐领、骁骑校等，由部配给绵甲五十二；索伦新巴尔虎官吏等，由部配给马兵熹一百等情咨呈。

附⑥移驻巴彦苏苏地方总管军务委协领盖哈苏呈文内开：

新营委协领一，……；

新营防御委佐领四，……；

新营骁骑校四，……。

以上各官共配盔甲八套，弓十六，撒袋八，腰刀八，帐房八，锅八，海螺蛳壳一，纛五，迓针箭一千零五十支等情咨呈。为此造册咨文等情呈报。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译者：孟宪振

黑龙江将军为齐齐哈尔地区八旗兵丁配甲情形事咨兵部文（满文）

光绪五年十月十九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咨行兵部：为造送清册事。兵司案呈：查原齐齐哈尔城八旗四十牛录二千四百一十三名兵丁，每丁所配之一套盔甲，乾隆二十九年，将军富僧阿奏请将其中破损者造价，拣选八百八十套完整无损者，以备亮兵所用等情奏入。对此，军机大臣议奏后，以一千五百三十三绵马褂，补入破损盔甲额内。三十六年，将军增海奏请于呼伦贝尔地方增设五百兵丁，五十八年，将军明亮奏请，将其中八十名领催之盔甲、弓箭均已造价，其余军器，皆发给呼伦贝尔地方新增兵丁。嘉庆九年，本衙门奏请增设三百二十名养育兵，为耕作官田，特裁减额设披甲一百六十，并收回官发腰刀、迓针箭、枪矛，俱存入库；

另，嘉庆十八年被河南兵丁损坏之腰刀三十四，尚未补来。同治四年奏清，为于呼兰新设台站增派领催，裁减额设卡伦披甲一，并收回其军器，存入官库。同治九年奏请，为于呼兰、巴彦苏苏移驻兵丁，特裁减额设披甲四十八，除将该裁减之披甲之枪矛存库外，其腰刀、逐针箭，均被前调派兵丁携往，故未能入库。计咸丰九年增设披甲二百五十，现实有额设领催一百六十，先锋八十，披甲二千一百三十四，每兵各发弓一，撒袋一，腰刀一，领催各发小旗一，领催、先锋各发逐针箭七十，披甲各发逐针箭五十。又，新增设之二百五十名披甲，未曾发枪矛、帐房、锅等，仍对原设之领催、先锋披甲二千一百二十四名，每二名合发枪矛一，每四名合发帐房、锅各一。其中，乾隆三十八年被金川军营损坏绵马褂八百七十三，五十六年被廓尔喀军营损坏之，绵马褂四百一十，以及乾隆五十八年被军机大臣损坏之绵马褂等。将此查奏后，由黑龙江所属各城现有二千三百八十八套绵马褂子中，仅补足六百一十二套，共有三千套。嘉庆二年、五年，被出兵至四川官兵损坏之三千绵马褂，由部补发后取来，分存于齐齐哈尔八百套绵马褂。嘉庆十八年，被河南兵、道光六年，被喀什噶尔兵损坏绵马褂、腰刀、逐针箭，已于嘉庆二十二年、道光十二年，由部一次补足全数。河南兵损坏之腰刀五尚未补发，已于咸丰二年河南省防备使用。

齐齐哈尔地方额设总管一，佐领三，防御四，六品官一，骁骑校二，六品廪生一，兵六百；布特哈地方额设总管二，副总管二，其中满缺一，佐领七，骁骑校五，兵八百。对以上官兵，发给齐齐哈尔库存绵马褂八百。另，由黑龙江城取来绵马褂一百四十三，由墨尔根取来绵马褂四十三，由呼兰取来绵马褂四十七，由呼伦贝尔取来绵马褂三百九十五；发给齐齐哈尔兵丁逐针箭三万支，腰刀六百。再除将齐齐哈尔城库存之于被裁披甲人处收回之

迓针箭八千支、腰刀一百二十六发给布特哈地方官兵外，其余不足之腰刀、迓针箭，由齐齐哈尔地方兵丁官迓针箭三万四千六百支，腰刀六百八十九内发给之。又，本黑龙江省以备遣往军营，并派往兵部带领引见之齐齐哈尔城协领二，佐领一，布特哈地方佐领一，骁骑校三，以上各官，应得所有军器，均由部发给。……。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兰、布特哈五处地方一千零二十五官兵应得之绵马褂，均由粮厅发给。……。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译者：孟宪振

总统黑龙江马队官兵恩合为将斩枭‘盗犯’供册详省，原供存厅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总统黑龙江马队官兵墨尔根城副都统恩合，为咨报事。照得本营自光绪三年秋注到防以来，所有先后拿获、斩枭盗犯共计二百五十五名，均于法办后随时报省在案。兹将取具该犯等供词二百五十五分，录册附封详省。其原供饬厅存案之处，相应咨报将军衙门查核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注：到防时间为七月见同卷宗十二月十二日恩合咨缴关防事文。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供词（供者光绪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正法”）

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于得水又供：于同治元年[注]五月二十间，有金匪张十洛六、张十洛七、孔广才等，欲攻巴彦苏苏文武衙署。预先六、七天时，张十洛六与孔广才等暗行来街，到小的家，向小的商量攻城之计，设法勒逼商财，小的向其应允。及伙匪们改进街来，骚扰各商，小的就到公议会上，给他们作为调说。及到和合号内，小的向匪首张十洛六等撇一眼色，他们就将和合家掌柜的杨洛首绑缚，拉往西集厂去。小的明是向其说道，却是暗地随其得财。至大队已经出巴彦苏苏街、西集厂街，张洛七回头勒马，给小的要钱。小的又得巴彦苏苏钱四百吊、西集钱一百吊，于小的车马房产等物，俱是历年帮同胡匪抢夺，并从中巧取来的。今蒙覆审，所供是实。

于得水又供。右手大指斗。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六供词册）

注：应为“光绪元年”。

总统黑龙江马队官兵恩合为咨缴关防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总统黑龙江马队官兵、墨尔根城副都统恩合，为咨缴关防事。照得本副都统前于光绪三年七月间奉派抚苏时，曾经将军衙门颁发总统黑龙江马队官兵墨尔根城副都统关防一棵，查今既经撤队回任，应将前发总统关防一棵饬交骁骑校富清阿持缴将军衙门兵司接销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革职留任前黑龙江将军为俄商越界事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

光绪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新调绥远城将军、前黑龙江将军、革职留任丰绅，为咨呈

事。兵、户司案呈：卷查，本年夏、冬，曾有俄商雅西奇、批图隆奇、依里雅温、吞泥阔哩、乌拉察、喀勒嘎诺幅、敏伦、泰品、依万、依里雅鄂、里克、三达尔、飘多里等十三起，不听拦阻，先后持照闯越库克多博边卡伦道，前往阿穆尔省夷城赶送马牛，等情曾经卷呈在案。兹据署黑龙江副都统富庆呈称：该俄商雅西奇等十三起，陆续行抵黑龙江城，随将该俄商等，均经按起，拨派官兵，先后送交海兰泡俄目，当据该俄官声称，多劳贵处派员护送。等情呈报前来。合将据报雅西奇等十三起俄商均已派员送交海兰泡去讫等情，呈请核转前来。据此，理合备文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谨请鉴核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光绪五年齐齐哈尔下五旗比丁数（满文）

……，以上，八旗现有户三千七百六十九，佛满洲五千八百一十八，蒙古五百三十一，达斡尔八千零九十四，索伦三十二，巴尔虎三百二十三，塔奔一百四十二，吉尔吉斯十，锡伯十七，汉人六千六百三十一；收养子——汉人三；另立档册满洲一百二十九，蒙古二十五，达斡尔六十七，巴尔虎五，汉人八十；新投满洲五百五十二，蒙古六十二，达斡尔七百二十四，索伦四，巴尔

虎二十三，塔奔二十，锡伯一，汉人五百九十；另立档册满洲十六，蒙古二，达斡尔十七，汉人八。另，迁回原籍佛满洲二，已故佛满洲四百一十四，蒙古三十五，达斡尔四百九十七，索伦三，巴尔虎十七，塔奔九，吉尔吉斯一，汉人一百八十七；另立档册满洲十四，蒙古三，达斡尔十三，汉人二。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译者：孟宪振

光绪五年黑龙江地区水师营及各驿新旧汉人户口册（满文）

齐齐哈尔水师营：

……，以上现有户三百零三，旧蒙古一，旧汉人一千五百五十八，新投汉人一百三十六。另，已故旧汉人一百二十四。以上，由署理四品官事务五品官胡切布等保呈。……。

茂兴驿：

……，该驿现有户四十七，旧汉人二百五十五，新投汉人十八。另有遣返原籍旧汉人一，已故旧汉人十五。以上，由笔帖式铨水、委领催陈明卫保呈。

古鲁驿：

……，该驿现有户三十七，旧汉人二百六十八，新投汉人十一。另，已故旧汉人六。以上，由笔帖式舒林，委领催尚喜保呈。

塔拉哈驿：

……，该驿现有户三十一，旧汉人一百七十五，新投汉人十二。已故旧汉人六。以上，由笔帖式宋禄、委领催林青原保呈。

多乃驿：

……，该驿现有户二十九，旧汉人一百九十五，新投汉人十。另有遣返原籍旧汉人一，已故旧汉人十二。以上，由笔帖式塔克新布、委领催罗济忠保呈。

温托浑驿：

……，该驿现有户三十四，旧汉人一百四十一，新投汉人九。另，已故旧汉人八。以上，由代理笔帖式塔克新布、委领催李保泰保呈。

特穆德黑驿：

……，该驿现有户三十二，旧汉人一百八十八，新投汉人十一。另，已故旧汉人八。以上，由笔帖式春兴、委领催白本业保呈。

卜奎驿：

……，该驿现有户十九，旧汉人八十三，新投汉人十三。另

有被发遣旧汉人一，已故旧汉人五。以上，由笔帖式吴尔衮布、委领催楚天辉保呈。

塔哈尔驿：

……，该驿现有户二十八，旧汉人一百七十一，新投汉人九。此外，已故旧人汉十七。以上，由署理笔帖式阿尔滨仓、委催刘金库保呈。

宁年驿：

……，该驿现有户三十九，旧汉人二百五十八，新投汉人二十一。此外，已故旧汉人二十。以上，由笔帖式永春、委领催杨群满保呈。

博文青哈驿：

……，该驿现有户二十六，旧汉人二百一一九，新投汉人十二。此外，已故旧汉人五。以上，由委领催杨小岩保呈。

查布沁驿：

……，该驿现有户十一，旧汉人一百一十九，新投汉人八。另，已故旧汉人十。以上，由委领催尚伦保呈。

鄂多尔图驿：

……，该驿现有户二十二，旧汉人一百四十六，新投汉人七。另，已故旧汉人四。以上，由委领催唐殿景保呈。

布拉克驿：

……，该驿现有户三十七，旧汉人二百四十九，新投汉人十

二。另，已故旧汉人十一。以上，由委领催凤金保呈。

札喀和硕驿：

……，该驿现有户二十一，旧汉人一百六十六，新投汉人六。另，已故旧汉人六。以上，由委领催杨茂林保呈。

呼兰驿：

……，该驿现有户十九，旧汉人一百二十六，新投汉人十九。另，已故旧汉人十六。以上，由委领催郭兆金保呈。

新安驿：

……，该驿现有户十五，旧汉人二十二，新投汉人八。另，已故旧汉人二。以上，由委领催秦德荣保呈。

塔哈尔河渡口：

……，该渡口现有水手十户，旧汉人八十八，新投汉人六。另，已故汉人九。以上，由署理笔帖式阿尔滨仓、委领催刘金库保呈。

以上，茂兴等驿，计塔哈尔河渡口水手，现共有户五百零四，旧汉人三千一百七十六，新投汉人二百零五。另，遣返原籍旧汉人二，被发遣旧汉人一，已故旧汉人一百七十二。

黑龙江驿：

……，该驿现有户二十四，旧汉人六十五，新投汉人七。另，已故旧汉人十八。以上，由笔帖式郭兴阿、委领催陈友金保呈。

额裕尔驿：

……，该驿现有户二十四，旧汉人一百三十三，新投汉人十四。另，已故旧汉人八。以上，由笔帖式、阿克都木巴雅尔、委领催李志忠保呈。

库穆尔驿：

……，该驿现有户三十八，旧汉人二百一十六，新投汉人二十。另，已故旧汉人十一。以上，由笔帖式穆特额、委领催孙喜保呈。

喀尔他尔济驿：

……，该驿现有户五十，旧汉人三百六十七、蒙古四十三，新投汉人五十七、蒙古五。另、已故旧汉人二十九、蒙古九。以上，由笔帖式吉增、委领催刘全富保呈。

霍洛尔驿：

……，该驿现有户九十九，旧汉人五百五十三，新投汉人五十九。另，已故旧汉人六十六。以上，由笔帖式奎春，委领催孙福全保呈。

墨尔根驿：

……，该驿现有户三十一，旧汉人一百二十四，新投汉人十二。另有编入旗务档旧汉人四，已故旧汉人二十四。以上，由笔帖式米尔松阿、委领催刘守保呈。

伊拉喀驿：

……，该驿现有户二十七，旧汉人八十六，新投汉人十

一。另，已故旧汉人七。以上，由笔帖式讷依博图、委领催刘喜保呈。

喀穆尼喀驿：

……，该驿现有户五十六，旧汉人二百一十三，新投汉人十三。另，已故旧汉人十九。以上，由笔帖式常林、委领催魏全荣保呈。

博尔多驿：

……，该驿现有户九十九，旧汉人四百八十九，蒙古三十五，新投汉人三十八、蒙古二。另，已故旧汉人三十七，蒙古二。以上，由笔帖式额特布、委领催宝永保呈。

讷穆尔河渡口：

……，该渡口现有户三十，旧汉人一百四十三，新投汉人十。另，已故旧汉人十三。以上，由笔帖式额特布、委领催宝永保呈。

拉哈驿：

……，该驿现有户一百，旧汉人七百四十一，新投汉人七十七。另，已故旧汉人四十八。以上，由署理笔帖式苏忠额、委领催张吉水保呈。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译者：孟宪振

奉派催征新租委员双兴等，为查明、呈报濛河南北租户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六年二月初六

奉派催征新租委员佐领双兴、常明，防御依兴阿、托克吞保，为查明具实报事。职等蒙将军衙门委派催征到苏邑之时，由总办开恳局移过册内，濛河以南巴彦苏苏等六大段，应征租之户五千九百余户。内除巴彦苏苏北牌、甘木林子、阿力罕等三段去岁被除户外，应征租之佃三千六百余户内，现今已经交过二千六百余户、未交之户一千余户。濛河北拉三太等六大段，应征租之户六千二百余户，现今交过三千二百余户，未交之户二千八百余户。同盘合计：濛河南、北十数段，应征租之户九千八百余户。内中：交过之户五千七百余，未交之户四千余。职等查明已交、未交佃户大概之数，先行备文呈报将军衙门鉴核可也。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管理茂兴等站站官西凌阿，为断办旗丁、站丁债务事恳祈将军衙门讯办施行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管理茂兴等站站官西凌阿，为声明呈请讯办事。兹据卜魁站笔帖式八十一、领催委官褚天惠报称，据镶蓝旗闲丁狼狗控告：本站退丁郝多庆，指房借伊名下京钱五百吊整，言明二分行息，如到三年，本利不能归还，将此房产归与狼狗管业。计今五年，本利并无偿还，核计本利钱一千六十吊。设若无钱，即将房院按契断归抵还。等语。当经传唤郝多庆，诉称：原是小的嫡母至亲张永庆，伊于光绪元年六月间，原指小的房院暂借到镶蓝旗骑都尉双福之侄狼狗名下京钱五百吊，按月二分行息。次年未能归本，照数还息。双老爷言称：即不能还本，息亦暂且不收，一俟还本时再为一并归还。缓至今年，核计本、利钱一千六十吊。双老爷令伊侄狼狗控要，不等张永庆回来。惟小的自己借债不计外，尚有本院典住房价钱二百六十吊，仍有指房向杨家窑上借过钱三百四十吊。房既出售，伊等岂能容让！虽去岁经官判断，给限今年二月，无钱腾房；且此项肯（恳）容张永庆归补，小的实系无钱，难以清还，恳请展限。等语。再查，张永庆系塔哈尔站之人，难以传调办结，据情呈请查办前来。

职随即传令塔哈尔站，将张永庆送省备讯。已据该站详覆：

张永庆前已呈报逃脱；虽令伊胞兄寻找，迄未回归。各等情详报前来。职当核文约，内载：此项借款委系郝多庆一人出名承借，连郝多庆原房底契一纸，均在狼狗名下收执；而张永庆仅止作保，并无有该丁借钱字据。查其如是，未便任由郝多庆推诿，故又研讯，该退丁始行供认：所欠镶蓝旗闲丁狼狗本利钱一千六十余吊，又有已指房外借以及本院典契等钱六百余吊，统计钱一千六、七百吊，目下无钱归还。职酌中将房估价折给狼狗，令狼狗再找给郝多庆钱文完案。又有郝多庆之嫡、庶二母不让，若将此钱断季归还，而狼狗亦不允服。惟狼狗系恃旗丁，职虽再四开导，岂奈坚执不允。但关旗、站交涉，钱债过重，丙相争执，各不相下，自未便草率完结，致滋偏枯。合将退丁郝多庆一名，具文声明，呈送将军衙门，恳祈饬司讯办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将齐、呼两处光绪四、五年货物三分正税钱文数目册报户部文

光绪六年四月十六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为造送清册事。谨将齐齐哈尔城、呼兰两处，光绪四、五两年征收烟、蓛、油、酒等项货物三

分正税钱文数目，按款分晰造具四柱清册，咨送大部，谨请备核施行。

计　开

齐齐哈尔城

旧　管

税课京钱四千四百二十三吊一百五十八文。

新　收

光绪四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止：一、买卖烟十一万五千八百八十斤，价钱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吊；一、买卖酒四十六万四千六百三十斤，价钱一万三千七百六十六吊五百文；一、买卖油三十四万六千八百一十斤，价钱一万五千六百九十一吊；一、买卖蔴一十一万九千四百零五斤，价钱一万四千九百五十九吊；一、买卖木耳七万八千六百七十五斤，价钱八千三百四十七吊二百文；一、买卖蘑菇五万二千一百九十五斤，价钱七千一百八十八吊五百文；一、买卖鱼骨六百七十五斤，价钱五百二十三吊八百文；一、买卖鹿茸三十一付，价钱一千零九十九吊八百文；一、买卖各色皮张五万一千八百六十五张，价钱三万八千九百零二吊三百文；一、买卖榛子五百五十六石八斗，价钱一千八百五十吊。

此一年，共计各货：原价京钱一十万零四千一百八十吊零一百文，每吊按三十文征收，税课京钱三千一百三十五吊四百零二文。

又，光绪五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二十九日（连闰月）：一、买卖烟一万六千九百六十斤，价钱一万二千九百七十二吊；一、买卖酒四十六万五千七百九十斤，价钱一万四千六百八十三吊五百文；一、买卖油三十四万七千九百二十斤，价钱一万六千九百九十八吊；一、买卖蔴十一万九千五百一十五斤，价钱一万四千

九百七十四吊；一、买卖木耳七万七千九百三十五斤，价钱八千八百九十八吊二百文；一、买卖蘑菇五万二千九百九十斤，价钱七千八百八十七吊六百文；一、买卖鱼骨六百七十九斤，价钱五百四十四吊八百文；一、买卖鹿茸二十八付，价钱一千五百八十七吊六百文；一、买卖各色皮张五万四千九百八十六张，价钱二万九千零六十六吊一百文；一、买卖榛子五百八十六石八斗，价钱一千九百七十二吊。

此一年，共计各货：原价京钱一十万零九千五百八十三吊八百文，每吊按三十文征收，税课京钱三千二百八十七吊五百一十四文。

……

呼兰城

旧　管

税课京钱三千四百三十六吊一百一十六文。

新　收

光绪四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止：一、买卖烟十四万五千八百斤，价钱一万七千七百五十吊；一、买卖酒十四万五千八百斤，价钱二万五千八百七十五吊；一、买卖油二十九万四千五百斤，价钱一万六千八百三十八吊三百文；一、买卖蔴十九万八千五百八十斤，价钱一万一千六百七十一吊；一、买卖木耳一万七千六百五十斤，价钱二千一百六十一吊七百文；一、买卖蘑菇一万一千四百二十斤，价钱一千四百六十五吊一百文；一、买卖鱼骨四百九十七斤，价钱七百二十三吊五百文；一、买卖鹿茸一十三付，价钱五百二十二吊三百一十六文；一、买卖各色皮张二万三千七百四十张，价钱二千六百七十九吊五百文；一、买卖榛子二百五十三石六斗，价钱六百八十六吊四百八十四文。

此一年，共计各货：原价京钱八万零三百七十二吊九百文，每

吊按三十文征收，税课京钱二万四百一十一吊一百八十六文。

又：光绪五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止（连闰月）：一、买卖烟十四万六千九百斤，价钱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吊；一、买卖酒四十三万零八百斤，价钱二万七千九百七十五吊；一、买卖油三十万零五千五百斤，价钱一万七千八百三十八吊三百文；一、买卖蔴十九万八千八百八十斤，价钱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一吊；一、买卖木耳一万五千九百五十斤，价钱一千九百六十一吊七百文；一、买卖蘑菇一万一千五百四十斤，价钱一千六百六十五吊一百文；一、买卖鱼骨四百五十五斤，价钱六百三十五吊五百文；一、买卖鹿茸一十一付，价钱五百零三吊三百一十六文；一、买卖各色皮张二万三千七百四十张，价钱二千七百九十四吊五百文；一、买卖榛子二百六十五吊七斗，价钱六百七十八吊四百八十四文。

此一年，共计各货：原价钱八万五千一百七十二吊九百文，每吊按三十文征收，税课京钱二千五百五十五吊一百八十六文。

以上旧管、新收税课京钱八千四百零二吊四百八十八文。……合并声明。须至册者。

右册咨都京户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城副都统为报知俄罗斯换防情形事咨将军衙门文（满文）

光绪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黑龙江城副都统衙门咨行将军衙门，为火速咨报事。

兵司案呈，本年四月初十日、二十一日等日，大黑屯坐卡副总管希林巴图处呈文报称，希林巴图我率领催、兵丁，渡江前去暗查俄罗斯等，四月初三日，自江上游顺流而下俄罗斯火轮船一只，拴系大船一只，俄罗斯男女少幼四百余名。是日傍晚，自江上游顺流而下俄罗斯火轮船一只，拴系大船一只，俄罗斯男女少幼三百余名。又是月十九日，自江上游顺流而下俄罗斯火轮船一只，拴系大船四只，俄罗斯男女少幼六百余名。船内皆载有干粮等物。希林巴图我再三询问俄罗斯等，据俄罗斯等言称，此三次自江上游顺流而去之火轮船三只，拴系大船六只之所载俄罗斯男女少幼，皆系遣往更换江上游驻防年久、年迈残疾兵丁者等语，为此呈陈情由，等因前后呈文前来。

是以，将俄罗斯火轮船三只，拴系大船六只，载俄罗斯男女少幼共一千三百余人，相继往江下游顺流而下情形，火速陈明咨报将军衙门外，仍咨文知照吉林马拉将军衙门、三姓、宁古塔副都统衙门，等因呈文。

为此，副都统加一级随带加二级记录十七次军功花翎文绪

咨行。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译者：郭美兰

呼兰副都统依，为呼兰旗、营、屯站丁户自垦祖遗生、熟地亩无力交纳额粮等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呼兰副都统、加二级随带加二级纪录二次法什尚阿巴图鲁依，为具情咨复事。左司案呈，光绪六年四月十四日准将军衙门咨开，户司案呈，准户部咨称，山东司案呈，准黑龙江将军咨开：查前据呼兰城守尉、委员等先后册报，光绪元、二两年查出该处稻、粱、菽、麦、稷，六界内，旗、营、屯、站丁户名下祖遗自垦生、熟地共十万零五千六百八十九晌余，合将该处造报清册一本咨部，等因前来。查例载：黑龙江所属各城公田，齐齐哈尔桃拔壮丁三百二十名、水师营水手二十名开垦耕种，每名岁交额粮二十二石。其新垦公田各丁，开垦伊始，当年减半输粮；次年按额交纳。又载：奉天旗民垦种余地，于限二年令自首报地方官，登入册档，于秋未春初查丈确实，造具城界地段亩数花名册籍，先行送部，即自查办之年为始每亩征租三分；二年限满不自首报者，准地邻首发，虽所垦系私产旁地，亦即撤出入官招佃。各等

语。今据黑龙江将军咨报，其查出呼兰属内旗、营、屯、站丁户自垦生、熟地共十万零五千六百八十九晌二亩一分一厘，造册送部，并未应应交押租及起征大、小租钱各数原文册内均未声注；而该旗、营、屯、站丁户应找追私开花利银两曾否照数完交，文册亦未声叙。本部无凭核办。应咨黑龙江将军，限文到一月内，即将本部指查各节，分晰造具征租细册，专案送部，以凭核办。事关征租抵俯要款，毋稍迟延。等因前来。查部咨追查各款紧要，且期限急迫，应请飞咨呼兰副都统衙门，奉文之次，务须详译部文事理，予限二十日内，即将此项旗、营、屯、站丁户名下垦种生、熟地亩究否能照咨纳租，或另有情形，迅速依限咨复。等因前来。

窃查黑龙江一省地处东北偏僻之隅，自国初开辟以来，迄今二百余年之久，向系养兵之地，所有额设旗、营、屯、站丁户分扎六城驻防，渥蒙我列祖列宗厚泽深仁，垂悯我旗族官兵及该营、屯、站丁户人等穷荒苦戍、枵腹荷戈，所得钱粮往往不敷养命，向准各城兵丁、屯站人等，每年于春操秋猎之暇，听其就地务农，以资糊口。虽有按额纳粮之例，从来并未办过征租，且未蒙明降谕旨饬部照例追查。今若照部文所指各节，援照本省开垦公田及奉天旗民耕种余地按亩征租三分各例，一体追求征租，且又追找私开花利银两，不特呼兰查出属内旗、营、屯、站丁户无力交纳，即本省各城旗族、营屯站丁人等，亦皆大失所依。况呼兰现已改设专城，加增官兵缺额，差役较前殷繁奚啻十倍！所有该旗、营、屯、站丁户名下祖遗自垦生、熟地亩，虽共十万零五千六百余晌，除各家祖坟、屋基、园圃、牧厂之外，其可种者不过十分之三。其有力之家，丰年自耕，仅敷数月之食；其贫苦之户，亦皆有名无实。若必照例苦为征敛，则该旗、营、屯、站丁户人等，虽倾家破产、卖妻鬻子，尚不能交足一切额粮、押租、花

利银两齐全。夫征租抵晌，原为养兵，而藉饷苦征，实增兵害，恐非朝廷豢养犬马之初意也。所有呼兰旗、营、屯，站丁户自垦祖遗生、熟地亩，无力遵照部咨交纳额粮并押租钱文、大、小租钱及一切花利银两各缘由，理合呈请咨复将军衙门据咨报部，以符国初定制，并请免照奉天之例征租，以示体恤。等情前来。相应咨复。为此，合咨将军衙门，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将军衙门为恭录、咨会三姓设厂造船寄谕事，咨黑龙江副都统等文

光绪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将军衙门为知照事。工司案呈，于本年五月初五日，接准钦差大臣、直隶总督李，为恭录咨行事，为照本大臣于光绪六年四月初七日，在天津行馆由驿具奏遵筹吉林选将造船、调取军火各事复陈一摺，当经抄稿咨行在案；兹于四月初十日，准兵部火票递回原摺，后开：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并奉四月初九日寄谕一道，相应恭录、咨会，为此合咨贵将军，请烦查照钦遵施行可也。等因前来。相应咨行黑龙江、墨尔根、呼兰副都统衙门，并劄饬呼伦贝尔、布特哈等处知照可也。须至劄咨者。

右咨黑龙江、墨尔根、呼兰副都统衙门。

右劄仰呼伦贝尔副都统衔总管萨克申、布特哈副都统衔总管诺们德勒和尔等惟此。

计恭录寄谕一道

军机大臣字寄：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吉林将军铭，两广总督张，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裕，传谕粤海关监督俊启光绪六年四月初九日奉上谕：李鸿章奏，遵筹吉林选将造船等事宜暨调员赴吉差委各摺片，据称，总兵唐仁廉，现统所部驻防海口，且有承办要务，未能派赴吉林；副将郭长云，堪以派往。该员晓畅戎机，若令募练数营战守，当可得力。俟该处情形熟悉，再酌委总统。等语。郭长云，著李鸿章饬令前往吉林交铭安差遣委用。至造船一节，混同、松花等江，轮船均可驶行；若制造舢板、长龙各船，不足以资守御。李鸿章所奏：宜在三姓附近水深溜大之处，设厂筹造小轮船，如粤东仿造蚊子船等式，上可驶行伯都讷省城一带，下可驶巡黑河口、转入黑龙江，洵为目前切要之图。即著照所议办理。道员温子绍，在广东制器有年，颇有心得，现在吉林创始，需才较粤省防务尤为紧要。著张树声、裕宽饬令该员，酌带造船得力工匠，并将俊启上年代购神机营设厂之机器选择合用者，由海道运至奉天营口，再由陆路运至吉林，以资创设船厂之需。温子绍暨随带工匠、机器赴吉川资，著该督、抚监督设法筹给。所有开厂造船各事，著李鸿安会同铭安妥为筹办，督饬温子绍悉心研究，务求实济。吉林所需军火，经李鸿章酌量拨给，著该将军即派员赴津领回应用。道员顾肇熙、知府李金镛、知州员启章、知县查宗仁，均著发往吉林，交铭安酌量差委。直隶州知州戴宗骞，著李鸿章饬令暂行随同吴大征赴吉由铭安等商酌委用。余均照所议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李鸿章、铭

安、张树声、裕宽，并传谕俊启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右司为阿勒楚喀货厘钱文事造册咨报吉林将军衙门文

光绪六年六月二十日

右司案呈，为造册咨报事。于光绪六年六月十七日，准将军衙门户司移文内开：案查吉林所属各处原有应纳日捐改抽货厘，本衙门于三月初八日曾经咨催各处造报在案。兹查各外城除宁古塔、三姓、珲春、拉林、五常堡、伊通、额穆赫、索罗、长春厅、孤榆树等处，业已自改抽货厘之日起至去岁年底止全数造报不计外，惟查阿勒楚喀、双城堡等处所报册内，均无去岁冬、腊两个月抽收厘捐数目；其伯都讷应报去岁十、冬、腊三个月，乌拉应报腊月一个月捐册，迄今亦未得。现当核办报销之际，亟应催令各该处，务即按月分晰铺号、钱数造具清册飞速补报，以凭汇办。至各该处所征光绪五年分一年捐钱，务敷原定额数，不准稍有亏短。倘于额外收有盈余，即行尽数造报解省，以昭核查。相应备文移付。为此飞咨贵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右司查照，务于文到之日，刻即造报来司，以便汇办勿迟可也。等因移催前来。

据此，案查：本街铺商等按年包纳日捐、厘捐，共钱四千九百五十吊；现已遵文改为货厘，钱一万一千吊，均由买主名下抽收。等因照办。自光绪四年冬月初一日起，至五年十月底止，货

厘册籍业已造报在案。兹奉移催，本衙门遵即补造：自光绪五年十一月初一日起，截至十二月底止，共收得货厘钱一千八百三十三吊三百三十六文。如数存库备解外，据此，合将该商等各行生理、字号、并抽收钱文各数目，按月分晰造具印、白册各一本，附封备文咨报。等情据此。为此，咨报将军衙门查核可也。

右咨将军衙门。

值班章京玉林封

笔帖式哲克棕额写

册　底

谨将阿勒楚喀拉林等处副都统衙门，为造送阿勒楚喀遵奉省文自光绪五年冬月初一日起截至十二月底止所属地方买卖、栈店布桓各行字号由买卖主名下每吊按七厘捐收货厘钱文数目清册事，计开：

源发号捐收货厘钱四十二吊六百五十文，会昌号捐收货厘钱六十八吊七百二十文，和泰号捐收货厘钱二十六吊九百五十文，桓吉号捐收货厘钱五十二吊五百六十文，天盛福捐收货厘钱四十六吊六百九十文，全川号捐收货厘钱三十八吊二百七十文，丰升泰捐收货厘钱四十九吊五百六十文，和顺号捐收货厘钱二十五吊六百五十文，泰昌店捐收货厘钱四十五吊七百五十文，义兴永捐收货厘钱二十二吊六百七十文，永发店捐收货厘钱五十九吊五百五十文，万盛德捐收货厘钱四十三吊八百七十文，义利勇捐收货厘钱四十二吊六百九十文，义发店捐收货厘钱四十二吊九百五十文，合兴永捐收货厘钱二十九吊五百五十文，义盛德捐收货厘钱二十九吊五百七十文，世昌永捐收货厘钱六十八吊九百五十文，恒兴号捐收货厘钱二十三吊六百九十文，复兴广捐收货厘钱四十五吊九百五十文，广义恒捐收货厘钱二十八吊六百八十文，全盛号捐收货厘钱二十一吊五百五十文。

以上自五年十一月初一日起至月底止，每吊按七厘，共收货厘钱八百五十六吊四百七十文。

丰升泰捐收货厘钱六十二吊五百五十文，天盛号捐收货厘钱四十三吊二百六十文，泰昌店捐收货厘钱二十九吊五百九十文，会昌号捐收货厘钱三十九吊五百六十文，源发号捐收货厘钱四十二吊五百七十文，和泰号捐收货厘钱二十九吊八百七十文，恒吉号捐收货厘钱五十二吊四百五十文，全川号捐收货厘钱六十五吊二百五十文，和顺号捐收货厘钱三十三吊九百六十文，义兴永捐收货厘钱四十八吊五百九十文，永发店捐收货厘钱七十二吊五百六十文，合兴永捐收货厘钱四十五吊二百五十文，万盛德捐收货厘钱三十一吊八百九十文，世昌永捐收货厘钱五十六吊二百五十文，义利湧捐收货厘钱四十九吊八百五十文，义发店捐收货厘钱三十八吊八百一十六文，义盛德捐收货厘钱二十二吊五百五十文，恒兴号捐收货厘钱四十五吊六百九十文，复兴广捐收货厘钱二十五吊八百五十文，广义恒捐收货厘钱六十八吊九百五十文，全盛号捐收货厘钱七十一吊五百六十文。

以上自十二月初一日起至月底止，共收货厘钱九百七十六吊八百六十六文。

以上自光绪五年冬月初一日起至腊月底止，计二个月，每吊按七厘抽收，共捐收货厘钱一千八百三十三吊三百三十六文。理合登明。

（选自《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

将军衙门为严禁丧葬火化事饬各属一体遵照文

光绪六年六月二十日

将军衙门为咨札所属各城一体严禁事。刑司案呈：查丧葬之事，无论穷富，宜遵礼制而行，庶免违法。近闻江省所属各城旗、民、营、站、官屯人等，每遇尊卑物故，棺殓后抬至郊外，辄用巨柴烈火焚化，捡拾残坏骨殖几块，装在坛内葬埋；其余碎烂骨灰，弃置于野，任其暴露。习久成风，不晓例禁，以致上干天和，下伤伦理。应照例严禁，以维风化。查例载：旗、民丧葬，概不许火化。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归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有犯，照违制律治罪。族长及佐领等隐匿不报，照律分别鞭责、议处。等语。此事既关例禁，自当遵例办理。等情。据此，相应咨行瑷珲、墨尔根、呼兰副都统衙门，并嘉行布特哈总管等，转饬所属文武，上紧查禁，有犯必惩。仍嘉令水师营总管、八旗协领、茂兴站站官、官屯、街道厅等，务即转传各属之人一体遵照，如敢故违，立为送官治罪可也。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将军衙门为万增福利滚民人田产，偷捏假契事咨呼兰副都统衙门就近核实判断文

光绪六年七月初十

将军衙门为咨复判结详报事。户司案呈：适据呼兰民人萧成在省迭次呈控万增福执事人董洛占等，以利滚田产、偷捏假契一案，当经提司讯。据供称：伊共欠万增福钱五百二十一吊三百六十文，讵意息上加利、重叠盘剥，累积三千余吊。董洛占向小的草房三间、熟地三十七晌逼勒文契，又交伊钱一百八十吊，以完欠项，而季文美偷捏假契，万增福执契追钱，又贿买讼棍赵姓，与小的同堂对质。街道厅不容理办（辨），严行逼勒。草房三间、青苗熟地九十三晌，每间、每晌均作价钱十吊，逼立文契。又交伊钱六百四十吊，而吉庆东谋串分肥，将地接买。小的被刑不堪，伪允逃出，恳恩提案。等因供诉（诉）前来。

查该民所诉（诉）情节，核与原呈大略相同。详核此案：因欠债利滚田产、偷捏假契，均关例禁。若不将万增福账目彻底盘查，难得水落石出。惟被告系在兰城，未便纷纷调省，致滋往返拖累驿站，应请咨复呼兰副都衙门就近将被告万增福及案内一千人证，传齐到案，与其环质明确。并调该铺账簿，按项逐一详查，核算妥实，秉公判断，专文详报，以凭查核，勿致该民负屈赴省复控，干究不便。兹令该民自行回兰投案候质，仍将原呈二纸钞粘文

尾，以凭照办。等情。据此，相应咨行呼兰副都统衙门查照判结详复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呼兰副都统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将军衙门为赶紧勘清、依限呈报呼兰、巴彦苏苏垦荒地亩事咨呼兰副都统衙门文

光绪六年七月十六日

将军衙门为赶紧勘清、依限呈报事。户司案呈，准户部咨开：山东司案呈，本部具奏，请饬清查东三省开垦地亩已、未升科各数目，缮单恭呈御览，并令各该将军派员详细查明，据实复奏一摺，于光绪六年五月十四日具奏。本日奉旨：依议。钦此。相应恭录谕旨，钞粘原奏，飞咨黑龙江将军遵照办理可也。计原奏，内开：咸丰七年，据黑龙江将军奕，奏请开垦呼兰河迤东蒙古尔山荒地一百二十万三千余晌，大半在卡伦以内，相距蒙古尔山远近不一，地属荒原，非深山密林可也，应请开垦，勿庸封禁。当经臣部议令：每年约可征课若干，据实开报，再行妥立章程，复奏办理。咸丰十一年，据黑龙江将军特复奏，仿照吉林放荒章程：各自领地日起，予限五年，至第六年起租，除去房园、井道、沟甸三成，以七成计算，按晌交现租市钱六百六十文；呈领时，

每晌先交押租钱二吊一百文。亦经臣部议准，奏令：将所放荒地，造具段落四至，暨佃户花名及按收支细数，清册送部，并查明未放各地内，如系实属无碍间荒，应即广为招垦。等因行知遵照各在案。嗣据该省将征收荒地租钱按年造册咨报，查：自咸丰七年起，截至光绪五年底止，统计仅报过已升科地四十八万余晌、未升科尚有七十一万余晌；其历年应收地租钱文，起征之始尚能年清年款，迨光绪二、三年节，据该将军册报，各有拖欠现租、押租钱一、二万余吊。曾经臣部咨令：赶紧勒限催交，不准蒂欠，倘届限不完及完不足数，应即撤地，另招佃户，仍将该佃从严惩治。等因亦在案。查：田赋所入，为国家自然之利。从古生财之道，首在无游民、无旷土。东三省根本重地，紧逼邻国，兵少则坐镇无资，增兵则供支难继。欲图万全，窃以为非仿古屯田之制不可。国初，东三省地多封禁，故田少而租课亦少，一省收款不足敷一省用款，按年取给于部库；迨咸丰年间军兴，部库无款可筹，由臣部议，于各省地丁、盐关项下拨给，各省按年协解，已属竭立支持。近年东三省添练兵丹、变通营制，请加协饷，为数尤多。嗣后若再有增添，臣部实无从筹拨，惟有此屯田一法，辟地利以实军储。应请旨严饬该将军遴选妥干委员，分段确实已垦成熟曾经呈报升科地计若干数，核实丈量，造具各佃花名，地亩四至清册，赶紧专案送部，以凭考核；其未报升科各地，有无游民私占，及占垦地数若干，亦即赶紧清釐查明占垦游民户口若干，应如何设法安置，或酌量迁移，或找追花利、押租钱文，将所占地亩给照准予耕种为业，不准稍有含糊、隐匿，亦不得任令胥役勒索滋扰。如已垦地亩内，查有关碍风水，围厂处所，仍应照例封禁，以符定制。其从前拖欠租钱，应如何立限严追，以充军实。各等情。行查前来卷：省属呼兰旗丁，于上年间，私将界内间荒，招民垦种，收租肥己，同治元年始行归公，升科编为

六界，输租充饷，乃该管各官，仍复未能约禁，历年复有加开。于是光绪元、二年间，由省派员三起赴段履勘，据报：节年经民认垦输租，统计生，熟地二十九万四千余晌。巴彦苏苏，于咸丰十年奏请招垦，原约九段，有可垦地一百二十万余晌，续又查出大荒沟等三段可垦荒地二十万晌，共应有可垦荒地一百四十万晌。除留作围厂通肯段六十万晌外，净赢应行招垦征租荒地八十万晌。令自咸丰十一年起，至光绪五年止，共出放巴彦苏苏等十二段毛荒四十一万五千余晌，又届限勘报浮多地四万三千余晌。光绪二、三、四、五等年，省员十六起，查出滋垦地四万六千余晌。三共荒地五十万余晌外，尚有未放荒地三十万晌，务当挨次招放，以裕赋课为是，无如奸民随便隐占其间。虽经派员节年清查，而民佃维利是图，临时巧设营谋，以致该员等有被其朦胧者。此比年来东南荒原招放未能尽收地利之大概情形也。至兰厅两处应征押租、现租钱文，自光绪二年起，按年皆有逋欠。年复一年，何期了局！

兹奉户部严令：遴员细勘，追收清楚，奏报。自应由省拣派大员，前赴该处，履亩细勘，认真催征，清结呈报，复核具奏，自未便任延。是以开单呈堂：拣派副都统衔协领廉忠，随带云骑尉佛尔果春、布尔都、戍员陈九如、委笔帖式棉长、富凌阿，带领帖书、领催、兵役，催令于七月十六日由省启程，星驰该处。一俟抵兰，即由呼兰副都统衙门出派妥干职官二员，巴彦苏苏开垦行局著派职官一员，暨指派同知厅巡检白宪章等，随同赴段听候差委。即著廉忠查照部示事理，督令各员，分段详细，认真兴绳勘丈，万不得仍前轻率。既不可任民隐占，亦不可过事苛查，总期与国课、民力两无关碍，方为妥善。即将某段已承领升科交租地若干，已承领届限逃户、地若干，尚未届限地若干，民佃隐占地计若干，内开熟者若干，尚未开垦者若干，无人侵占闲荒若

干，并查明各段有无游民占垦及逃户旷地若干，并游民、逃户花名，按段、分晰年限查丈明确，造具细总清册；仍将巴彦苏苏各段，四至边旷及六界形势，分清绘图，务于八月内，一准呈报到省，现待奏报，勿稍迟延。仍一面督令兰、苏两处，迅将历年尾欠租钱，悉数追收齐楚。仍著廉忠拣择拖欠课则民佃几名，亲为传讯：应交租钱，是否实欠在民；抑系奸民、大户、蠹役代收侵吞，仍报拖欠，及指逃作欠等弊。如果差吏肥己并捏报脱逃，务须督令该左司并署同知，查明封产变抵押追。其民欠者，亦即设法追收，均予限八月内一律清结报省。务须认真，不得瞻徇。其该署副都统、同知、局员亦不得以专员查办，置身事外，致延时日，干咎不便。并著各该衙门，先事预传各段界官、乡地，各在各界守候，委员备厅驱策。仍将奉到劄示，由各该衙门抄录告示多张，颁发各段，咸使周知。兹由省先行发给该委员等十日经费钱一百一十吊、心红钱十吊，计共钱一百二十吊，以资盘川外，俟抵段后，由各该衙门再行接支口分。等因。应请咨饬。据此，合亟咨行呼兰副都统衙门转饬一体遵照，仍劄饬该委员副都统衔协领廉忠禀遵勿违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呼兰副都统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吉林将军衙门为遵照部奏查明垦地、荒地事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

光绪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镇守吉林等处将军衙门，为咨行遵照事。户司案呈：于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准盛京将军衙门咨开，左户司案呈，光绪六年六月初二日准户部为钦奉事，山东司案呈，本部具奏，请饬清查东三省开垦地亩已、未升科各数，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并令各该将军派员详细查明，据实复奏一摺，光绪六年五月十四日具奏，本日奉旨：依议。钦此。相应恭录谕旨，抄录原奏，清单飞咨盛京将军遵照办理可也。须至咨者。等因。准此，除咨行盛京户部、奉天抚尹堂会办外，相应照抄原奏、粘单咨会。为此，合资贵将军查照可也。

计原摺内开：户部谨奏，为请旨饬下东三省各将军清查开荒地亩、以裕课饷，恭摺仰祈圣鉴事。窃维策边防者，事莫先于筹饷；而筹边饷者，计莫善于屯田。本年正月，臣部具奏预筹饷需事宜十条，第一条：严催各省垦荒，诚以有土、有财、丁漕为入款大宗，在内地既宜及时整顿，况以东三省边疆要地，若不早谋备豫之，方为久远自强之策，将何以善其后乎！近年以来，各该将军每遇军务要需，非请增拨协饷，即请由部库垫发巨款。国家度支有常，在协拨各省分，早已力难为继。而部库所储四成洋

税，西饷借之于先，账务又拨之于后，近复筹济边防，库存日见其少。设一旦缓急需用，更将何特而无恐！户部总理财赋臣等，夙夜持筹，实深焦灼。本年二月十三日准军机处交出，本日奉上谕：铭奏筹备边防大概情形一折，所请拨饷之处，俟将添练马步队若干名酌定具奏，再行饬部拨给。至经费一层，该省如有可筹之处，亦应实力筹办，勿徒恃各省协解。等因。钦此。伏读之下，仰见庙谟深远、洞悉时艰，不胜钦佩。臣等督饬司员，检集东三省从前开垦荒地案卷，逐细详查，兹查得：奉天省自道光二十六年前任将军奏开，已查清荒地二十四万亩；续又据奏报，未查荒地尚有七十余万亩。两共九十万亩有奇。截至光绪五年年底止，业经陆续报过已升科地仅二十五万九千余亩，计尚未升科地约有六十八万余亩。迨同治二年，复据该省奏请开垦广宁、盘蛇驵、马厂余地一百万亩；旋据报明已成熟地五十余万亩。此后自同治六年至光绪三年，历据咨报，'前项余地内碱荫、抛荒共四十二万余亩。节经臣部以所报不勘（堪）耕种地亩为数太多，咨令该将军遴委妥员，会同该界官据实复勘、明确报部，乃迄余余年，并未声复。吉林省自咸丰四年奏开夹信沟、凉水泉荒地二十五万晌；十年又奏开省西围场荒地八万晌，蜚克图站边荒地八万晌，双城堡及恒产夹界荒地四万晌，土门子荒地十万晌；同治六、七两年又奏开桦皮甸子等处及伯都讷之蒿梨场、阿勒楚喀之柳树河等处余荒，其各该处新开荒地晌数，未据随文声叙。节经咨查，亦未声复。七年又据奏报续开省西围荒地二万晌。以上吉林省除同治六、七年所开荒地未据报明数目外，其于先后报开荒地共五十七万晌。陆续据报已升科地三十万余晌，尚未升科地计二十六万余晌，未报晌数各地不在其内。黑龙江省自咸丰七年奏开蒙古尔山荒地一百二十万晌，截至光绪三年止，已报升科地仅四十八万余晌，未升科地计尚有七十一万余晌。查田赋所入，为

国家自然之利。从古生财之道，首在无游民、无旷土。东三省根本重地，紧逼邻国，兵少则坐镇无资，增兵则供支难继。欲图万全，窃以为非仿古屯田之制不可。国初，东三省地多封禁，故田少而租课亦少，一省收款不足敷一省用款，由是按年取给于部库。迨咸丰年间军兴，部库无款可等，复由臣部议于各省地丁、盐关项下拨给。惟是常年俸饷，在各省按岁协解已属竭力支持，近年东三省添练兵丹、变通营制，请加协饷，为数尤多，嗣后若再有增添，臣部实无从筹拨给。惟有屯田一法，辟地利以实军储，课兵务农而即寓兵于农。盖自道光年间议准东三省招佃开荒以来，邻省无业游民，久已趋之若鹜。现在已准开垦而未报升科各地亩，未必尽属闲田，特为豪强、游匪偷占，而该管官或茫然不或知之而不敢过问，自业其固有之利，良为可惜。臣等公同商酌，仅将查出东三省未放荒地各饷数、亩数，及应行饬查各事宜，分省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并请旨严饬各该将军，遴选妥干委员，分段确查已垦成熟曾经呈报升科地计若干数，核实丈量，造具各佃户花名、地亩四至清册，赶紧专案送部，以凭考该。其未报升科各地，有无游民私占，及占垦地数若干，亦即赶紧清厘查明占垦游民户口若干，应如何设法安置，或量与迁移，或找追花利、压租钱文，将所占地亩给照，准予耕种为业之处，均宜办理清楚。应请宽其该管官以前失查之咎，饬令迅即核实开报，不准稍有含糊隐蔽，亦不得任令胥役勒索滋扰。如已垦地亩内，查有关碍风水，围场处所，仍应照例封禁，以符定制。其实系从前奏准可以开垦，未经出放，亦并无游民占佃各地亩，即令分晰丈量，或若干亩，或若干晌，注明坐落地方及晌亩确数，造册报部，俾重租课而裕饷需。臣等为请查荒地、筹备边糈起见，理合恭折具陈。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请旨。等因前来。合将原单抄粘文尾，相应呈请咨札遵照。等

情。据此，拟合咨行黑龙江将军衙门查照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衙门。

粘　单

一、吉林省：自咸丰四年，前任将军景纶奏开夹信沟、凉水泉开荒二十五万晌；十年，又请开省四围场、蜚克图站闲荒各八万晌，双城堡恒产夹界共四万晌，舒兰、土门子共十万晌，同治十年，前任将军富明阿又奏开桦皮甸子、漂河、木齐河、乌林沟、肚带河暨伯都讷属之葱梨场、隆科城、珠尔山、阿勒楚喀之柳树河等处余荒并续开围荒二万晌有奇。经臣部先后议准，奏令升科征租、抵充俸饷，造册选部。同治十年，臣部查：以该省荒地，自景纶奏准开垦约计五十五万晌。东三省，以地十亩为一晌。果能全数放出，合算应得熟地五百五十万余亩，升科裕赋，为利甚宏。乃溯自报垦，迄今三十年，除双城堡、恒产夹界未升科地六千八百余晌，经前署将军阜保咨明，实系不堪耕种，照旧封禁，并该省陆续奏报已升科地三十三万余晌外，实未升科地尚有二十一万余晌，与富明阿所请续（续）开各荒增否，统行招佃认领，及土门子揽头王永祥欠交荒价为数甚巨，经阜保奏饬追缴，届限曾否清完，均未据造报有案。奏令详查造册声复，并令将未升科各地赶紧设法放竣，一并专安（案）报部。至今又将十年，该省仍未查复。（下略……）

一、查黑龙江省：旧在呼兰城设官屯五十一处，每屯设壮丁十名，每名交粮二十二仓石。道光十七年，又添设十九屯，共合七十屯。咸丰元年，复于呼兰河东岸新设官屯十九处，由齐齐哈尔城迁拨官兵前往耕种，藉以调剂旗人生计。迨咸丰七年，据前任将军奕山奏请开垦蒙古尔山荒地，钦奉御旨：著吉林将军景纶会同奕山，各派妥员，按照可垦地方，再行详细查勘，悉心妥议，据实复奏。等因。钦此。旋据奕山会同景纶奏报：复勘荒

地，自蒙古尔山南坡下起，南至松花江北岸，东至布雅蜜河西岸，西至绰罗河东岸，又迤北至包包山，约有十四万四千七百余晌；又自蒙古尔山北坡下起，北至小彦山以南，东至大木南河西岸，西至绰罗河东岸，约有七万七千七百余晌；又有弩敏卡伦起，东至拉富克河西岸，北至呼兰河南岸，南至濛河北岸，约有六万八千二百余晌；又自通肯河以东起，东至额依浑河西岸，南至呼兰河北岸，北至绥楞、额阿特嘎尔、特克托各山止，约有九十万二千四百余晌。以上约计共荒地一百二十万三千余晌，大半在卡伦以内，相据蒙古尔山远近不一，地属荒原，非深山蜜林可比，应请开垦，毋庸封禁。等情。当经臣部议：请饬令各该将军详加筹画，从长计议。如开垦确有把握，不致别滋弊端，应将每年约可征课若干，据实开报，再行妥立章程，复奏办理。至咸丰十一年，又据前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复奏，仿照吉林放荒章程，各自领地日起，予限五年，至第六年起租，除去房园、井道、沟甸三成，以七成计算，按晌交现租市钱六百六十文；呈领时，每晌先交押租钱二吊一百文。亦经臣部议准，奏令将所放荒地，造具段落四至暨佃户花名，及按收支细数，清册送部，并查明未放各地内，系实属无碍闲荒，应即广为招垦。等因。行知遵照各在案。嗣据该省将征收荒地租钱按年照册咨报。查自咸丰七年起，截至光绪五年年底止，统计仅报过已升科地四十八万余晌，未升科尚有七十一万余晌；其历年应收地租钱文，起征之始，尚能年清年款，迨光绪二、三两年节，据该将军册报，各有拖欠现租、押租钱一、二万余吊，复经臣部以地租系抵晌正款，岂容藉口拖延，应另赶紧严饬，勒限补交，不准丝毫蒂欠，倘届限不完，及完不足数，应即撤地另招佃户，仍将该佃从严惩治；并查取催征不力各员职名送部议处。等因。于上年七月间行知遵照，迄今未据追完报部。际此饷需紧迫，正当力图开阐，以广利源，若地既

荒而不治，租赋欠而不完，殊非慎重课款之道。应请旨饬下黑龙江将军：迅委妥员驰业（蒙）古尔山一带，周行履勘已成熟地究有若干晌，毋任佃多报少、以熟报荒，务令按晌征租，勿稍隐漏；除已垦外，尚余可垦地若干晌，并令勘丈明确，一律招佃认领，及早催耕，培民气以壮边威。即兴地利、充军实，今日筹防急务，自当以此为第一要著，慎勿任前玩泄，仍令课悬无著，是为至要。其从前拖欠租钱，应如何立限严追，及曾否照数追完若干、尚未完若干之处，亦应转饬查照臣部前咨，专案登复，以资考核。至此后招垦各地，或照向章，先收押租，届限按晌开科；或仿呼兰河官屯成法，兴举屯务，应由该将军督同各属，参酌时宜，通盘筹画，拟定规条，专折奏明，以凭核办。以上东三省并计已准开垦尚未升科地亩数目，总在一百十数万晌以上。果能全数开垦，有裨课饷，实非浅鲜。应令各该将军认真饬属，上紧招佃，一律垦熟，以尽地利。抑臣等更有请者，边地土瘠、利微、所招无非无业游民，不得已而藉图生活，流离困苦，情形殊堪悯恻。是以同治五年间，钦差大臣延煦、奕榕会奏：查办奉省东边事宜，有边地征租宜薄毋厚之议，现在臣等所筹屯田一策，匪且借资民力，尤须固结民心。务令各佃民皆知为乐土可归，从此耕鎛相安、守望相助，感激报效，出自真忱，人人可备干城之选。即有强邻逼处，亦当望风欵迹矣！应请饬令东三省将军：各就开荒处所，察看土地肥硗，分别酌量升科；赋税务从轻减，总使各佃户身家养赡有余，少分其什一之利，藉佐边饷应用；断不可概从厚敛，致来者闻而裹是（足）。此即大学理财、切戒、外本、内末之意也。至各边地广招开垦，生聚必将日益蕃滋，一切抚字、催科，均须责成地方官认真经管。其间督征租赋、绥靖流亡，尤须明定各员弁惩劝章程，藉资助理。应并令该三省将军会同集议，酌核定章，专折奏明，请旨办理。仍一面咨报吏、户、兵各部立案，俾垂久远

而肃考成。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定等为请旨饬催措解各省久欠官兵整装银两事咨户部文

光绪六年八月初一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斐凌阿巴图鲁定，齐齐哈尔副都统禄，六年八月初一日，本衙门恭折由驿具奏为历年各省欠解官兵整装银两，半挪俸饷、半借铺商，请旨饬催措解，以清库款而纾商力一折，除俟奉到谕旨再行咨报外，相应先行抄录原奏、清单，呈请核转前来。据此，合亟备文咨报大部查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都京户部。

奏为历年各省欠解官兵整装银两，半挪俸饷、半借铺商，请旨饬催措解，以清库款而纾商力，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窃奴才等查接管卷内，自同治四年至光绪五年，十二次奉调征兵，请领整装银十万五千四百八十四两八钱四厘，俱经随时奏奉谕旨措省专款拨解在案，当因此款不能即时解到，暂由铺商借垫，俾资无误军行。迨后愈垫愈多，商力竭蹶，哀恳归还。经前任将军德奏明，暂由解到俸饷挪还银五万两。本年二月间，前任将军丰又

由解到俸饷挪还齐齐哈尔城铺商前垫整装银一万五千九百六十四两八钱六分二厘，当已咨报户部在案。通盘核计先后由俸饷筹还商垫银六万五千九百六十四两八钱六分二厘外，仍欠铺商银三万九千五百一十九两九钱四分二厘。查各省应拨整装银十万五千四百八十四两八钱四厘，除河南从前报解整装银一千八百两五钱三分八厘途次被劫，又山东报解整装银六千 五百 两奉 省截留 此两项，奴才等另行奏请饬催拨解外，目下各省实欠解整装银九万七千一百八十四两二钱六分六厘，系应归俸饷及待还铺商之专款。惟查黑龙江通省俸饷久缺，官兵困苦万分，而该商贸易边塞，均非殷实之家。官兵既缺俸饷，生意无从得利，此系实在情形。若不历历陈明，不特前挪俸饷日久虚悬，且恐日后偶有急需，不能设法周转，更必为难。奴才等四筹思，惟有叩恳天恩，俯念边地重要，饬下直隶、山东、河南各督、抚，严饬藩司即将欠解整装银两迅速筹解，以清库款而纾商力。谨将各省欠解整装银两，另缮清单，恭呈御览。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请旨。于光绪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接到迴批，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据约与俄人划定段山子屯界址事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

光绪六年八月初一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斐凌阿巴图鲁定安，齐齐哈尔副都统禄彭，为飞速咨呈事。兵、户司案呈，兹据黑龙江副都统文绪咨称：四月二十八日，接准俄国固毕尔那托尔照会，内称上年贵衙门委员佐领挂恒，会同俄国委员勘查段山子地址，未经分明，请派员复查。等因前来。查去岁五月十四日，准该国照会：我们人在大山屯沟外与你们种地远处空地埋桩，经你们人将我们立桩拔出，请派员与我们委员分明界址。等因。当经派委佐领荏恒前往勘查：该处人等，以牧猎之地，聚众拼力不容；俄官见人多势众，即行回去，以后并无照复。今又复商会查，其为有心侵占已可概见。查条约既经载明：凡有中国人住之处，渔猎之地，不准俄国人等侵占，随即点叙条约，以该处系中国人牧猎之地，自应照约办理。遂于二十九日照复，交佐领挂廉过江投递。五月初一日，据段山子屯达报称：二十九日，有俄国人八、九名前往携犁强垦，报经该管佐领巴德转禀前来。当经谕令：段山子人等不准滋事，一面派通事、笔贴式庆立前往，饬传卡官挂廉赶即过江理问。嗣据该员禀报：遵饬同庆立过江投文，于初五日面见俄官，向其理论，俄官明知非理。曲为俄人开脱，总以空旷之地狡

辩。挂廉以段山子本系中国人牧猎之区，若经相强，咱们均有不善之咎。俄官沉思良久，无词可辩，始允即行换（唤）回、不准侵占，于十一日拆卸窝棚、车载犁器回去。等情先后禀经本衙门。当查：此次既经议定不准侵占，若不趁此会同设立封堆，恐后狡展。随即扎派副管西林巴图前往勘明界址、挖堆永禁，并照会该酋：以两国办事，商而后行，方属合宜。今俄人强行，应如何惩办，应由自行办理，以昭儆戒；并派员会同设立界堆，以免日后争端。旋该国复称：已派农官路新前往；俟会办竣事，请令与委员互换字据存案。等因。并饬西林巴图遵照在案。兹据禀称：遵即会同俄官路新，于五月二十五日带同该村耆老人等，同至牧猎地方详加勘查。该处原有旧瑷珲河一道，由后段山子村南，斜向东南到牧猎窝棚处，曲折东北八里许。查俄人现开之地，距段山子村约二十余里。当同俄官、耆老商明，酌量划定限制：南至瑷珲河分岔处偏东丈量南北长十三里中，设封堆四十四个，东归俄人，西归段山子村。有此周围四十余里牧猎地方，足敷应用。自经定立之后，两国人等，如有擅动，照约惩办。界外山场地方，亦准该处人等砍柴、刈草，以免争势。等情。合将互换字据并绘图一纸呈报前来。查该处仅有此段牧场间隔，俄人垂涎平坦，连年争占，似有相逼之渐。段山子村人等，舍此别无牧猎之地。生计攸关，不能不拼力相争，亦系实在情形。今既委员会同勘明，酌定限制、挖立堆记，核计周围地方，既足段山子人等牧猎之用，且免俄人逼近拘事之虞，庶期永息争端。等因。绘图咨报前来。除将图卷存案备查外，相应据情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谨请鉴核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为发给卖马人等印票事咨吉林将军文（满文）

光绪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咨行吉林乌拉将军衙门，为咨行事。

户司案呈，本年八月十九日据本衙门税务司移文内开，准衙门饬谕，为恐有外部人等找寻内部奸诈商民为之买马等可疑情形，严加防范事。兹照嗣后邻近省分前来买马民人等到本城后，由大店铺具保，于捕役处报名，再准采买。该民人等返回时，发给户司印票，注明马匹数目、民人籍贯，每月上报等情。查得，光绪六年七月初一日至三十日，前往吉林等地卖马时，注明发给印票旗人、商民、回民等之籍贯、名姓、具保店铺、所买马匹数目，已相继起程。是以，具明前往买马旗人、商民、回民等之籍贯、名姓、具保店铺、所买马匹数目，附以粘单一并移咨前来。故将由我黑龙江省城买马前往吉林等处出售人等籍贯、名姓及所买马匹数目，照录原单粘附，一并咨行贵衙门，请转饬所辖各地，以备一体查验核实等因咨文。等因呈文。为此咨行。

长春厅商民项福顺所买各色马九十四匹，由福顺柜具保，于七月初二日领取印票。是日，起启前往原籍出售。

伯都讷地方商民陈万金所买各色马二十匹，由万发店具保，于七月初二日领取印票。是日，启程前往原籍出售。

齐齐哈尔城旗民王光善所买各色马九匹，由祥盛馆具保，于七月初二日领取印票，是日，启程前往吉林等地出售。

长春厅商民高冠恩所买各色马二十匹，由双兴保具保，于七月初二日领取印票。是日，启程前往吉林等地出售。

长春厅商民郑茹志所购各色马六十三匹，由通顺永具保，于七月初三日领取印票。是日，启程前往原籍出售。

长春厅商民永一棠所买各色马六十四匹，由公和店具保，于七月初四日领取印票。是日，启程前往原籍出售。

伯都讷地方商民刘成所买各色马十五匹，由增盛店具保，于七月初七日领取印票。是日，启程前往吉林等地出售。

盛京旗人张希珍所买各色马二十匹，由添成店具保，于七月十一日领取印票。是日，启程前往原籍出售。

阿勒楚喀商民东盛堂所买各色马一百零六匹，由增盛店具保，于七月十九日领取印票。是日，启程前往原籍出售。

阿勒楚喀商民董盛棠所买各色马二十二匹，由增盛殿具保，于七月二十日领取印票。是日，启程前往原籍出售。

齐齐哈尔城商民巩发元所买各色马九十匹，由春和堂具保，于七月二十四日领取印票。是日，启程前往吉林等地出售。

吉林乌拉商民德矩兴所买各色马一百零一匹，由通来宫具保，于七月三十日领取印票。是日，启程前往长春厅等地出售。

吉林乌拉商民永吉棠所买各色马七十匹，由通来宫具保，于七月三十日领取印票。是日，启程前往长春厅等地出售。

以上齐齐哈尔城商民一人、回民一人，吉林商民二人，阿勒楚喀商民二人，伯都讷地方商民二人，长春厅商民四人，盛京旗

人一名。彼等所购各色马六百九十四匹，发给印票十三张。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译者：郭美兰

户部为咨令转饬呼兰烧商出具连保、遵章纳课事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

光绪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户部为咨行事。山东司案呈，准黑龙江将军咨称：据署呼兰理事同知奎端详报，本城烧商万顺庆执事人杨芳春，请添设烧锅一筒；又据拉三太西段德源昶商民周成、弩敏段德兴泉商民张福、巴彦苏苏南牌聚发永商民杨亮等呈称，竟欲开设烧锅各一筒；又据暂署呼兰城守尉哲普松额详报，该处梁字北界佃民王凯，请在该界设立隆兴合烧锅一筒。将各商民呈报字号、筒数并开荒日期开单具文先后呈报前来。详核所报，开设烧锅，税课有关抵饷要款，除豁饬即照开烧之月起，按月照章征收课税，不准拖欠外，相应将该两处现报商民开设烧锅日期、字号、筒数一并粘单咨报，俟将光绪四年分课银一年统征齐妥，年终再行汇总、分别咨报，理合咨部请核。等因前来。

查前据黑龙江将军咨，据呼兰同知详报，大荒沟各界兴隆全等八家商民，请开设烧锅各一筒，照章纳课。经本部查：东三省开设烧锅，无论何时报开，均系完纳一年课银。咨令转饬照章按

年完纳，并令取具各该商互结及该同知印结送部核办。等因行知在案。今据咨报：呼兰城烧商万顺庆执事人杨芳春请添设烧锅一筒，拉三太段德源昶商民周成、驾敏段德兴泉商民张福、巴彦苏苏聚发永商民杨亮等请开设烧锅各一筒，又呼兰佃民王凯请开设隆兴合烧锅一筒，遵照纳课。等情咨部查核等语、仍未取具各该商等互结及该地方官印结，核与定章不符。除咨令转饬该商民杨芳春等将应纳课银遵照旧章按年完纳外，仍取具各该商互相连保（如有拖欠课银，即在互保各商名下追缴甘结。），及该同知等加具切实印结；并将前请开设烧锅之兴隆泉等八家印、甘各结，一并专案送部，以凭核办，勿任迟延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将违禁偷开烟馆人犯枷号、杖责、押回原籍事咨江苏巡抚部院文

光绪六年十月二十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为查明开设烟馆人犯，照例递籍管束事。刑司案呈：光绪六年十月十八日，据齐齐哈尔城管理街道厅事务总管衔佐领海昌访获违禁偷开鸦片烟馆人犯刘汶治、萧玉林等二名，并起得洋烟三十两、烟具一分，一并送案请

办前来。当即提犯研鞫，据刘汶治供：小的现年二十岁，系江苏扬州府江都县民人。于光绪三年春间，小的义父、已革总兵刘福兴缘事拟发黑龙江，小的跟随来配侍养；后来义父病故，他的亲侄搬柩回籍归葬，小的素不务正业，学吸鸦片，因而流落在北，未能归乡。今年八月间，小的合废员萧诚之义子萧玉林看守大悲寺。至十月间，小的因穷迫无聊，和萧玉林由吉林省买来洋烟土五十余两，熬成烟膏，在庙内廊房偷开烟馆，黑夜出售，即于是月十五日开馆，陆续卖给不识姓名之人烟膏二两。旋于十八日二更时分被查街番役访悉，将小的们拿获，连洋烟、烟具一并送案的。今蒙审讯，所供是实。萧玉林供：小的今年二十七岁，系江苏徐州府民人。于光绪三年，小的义父、已革副将萧诚缘事拟发黑龙江，小的跟随来配侍养。小的嗜懒、吸烟、叠被义父教管，不知悔过。今年春间，义父免罪释回，小的背父私逃避匿，待父还乡去讫，小的合已故废员刘福兴之义子刘汶治伙看大悲寺。余与刘汶治供同。等供。附加究诘，各供如初，矢口不移，似无遁饰。卷查刘福兴、萧诚释回及病故年、月，与该犯等所供亦相符合。又查，咸丰九年间刑部通行章程内开：河南道御史王宪成奏请，将历年烟案人犯均照新章一律查办，经刑部先后奏准章程，所有官员、兵丁、太监兴贩、收买、吸食洋药，存留烟灰，仍照定例办理。如系民人，聚集吸食人数至五名以上者，按赌博问拟开馆售卖，照开场诱赌例，分别是否经旬累月问拟，房屋入官。等因在案。查例载：偶然会聚，开场窝赌，抽头无多者，枷号三个月、杖一百。各等语。此案刘汶治，萧玉林在黑龙江逗留，胆敢违禁牟利，实属不安本分，自应按例问拟。刘汶治、萧玉林等，均合一偶然会聚、开场窝赌，抽头无多者枷号三个月、杖一百例，各拟枷号三个月、杖一百。应将该犯刘汶治、萧玉林二名追解回籍，由本籍衙门折落发落。再，刘汶治等系在官廨偷

开烟馆，并无房主，邻佑应免查究；起获洋烟及烟具，按结焚毁。相应验明该二犯年貌、箕、斗，填注文尾，饬交官兵解至伯都讷副都统衙门投交，逐程解赴江苏巡抚部院，希请接收、饬交该二犯原籍衙门折责发落。等因。本将军等复核无异，理合备文咨行江苏巡抚部院查照并咨行刑部，请烦备查施行。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水师营现有赏奴、人犯名册（满文）

光绪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水师营现有赏为奴、应差罪犯人等名姓排列如下：

应差罪官邹蹈音，本年五十二岁，原为江西凤城县人，已革捐判。因纠集十人以上，携带兵器，私自贩盐，拟流黑龙江应差等因，经两广总督衙门处承办，同治十年十二月流配前来。

释罪效力罪官李右英，本年四十三岁，已革县亟。

陈鸠如，本年五十三岁，已革吏幕。皆因叫李朝川之言，与贼张贵为伍，往来供给粮食，且令董三贵开设小店铺，窝藏伙贼财物，拟流黑龙江释罪效力等因，经陕甘总督衙门承办，同治十一年五月流配前来。

释罪效力罪官周卫训，本年三十七岁，原籍四川资州知州，已革知县。

应差释罪罪官李卫通，本年三十七岁，原籍丽江府丽江县，

已革都司。彼等均因驻守唐峪等城失职，拟以流罪释罪效力等因，经云南巡抚承办，于光绪四年三月流配前来。

应差罪官孟学士即孟振林，本年五十五岁，原籍河南灵宝县，候补经历。逢贼抢掠，恐失法纪，给贼以银两等物。是以，拟流黑龙江应差等因，经河南巡抚承办，同治十三年八月流配前来。

应差罪官廖静森，本年三十五岁，原籍贵州独山州，已革知县，曾为候补官员。因私令其妾廖隆氏出阵肇事，拟流黑龙江应差等因，经广西巡抚承办，光绪二年十二月流配前来。

（汉文原注：五年改拨呼兰）

应若差罪官黄左邦，本年四十三岁，原籍江西富田县，因挑唆诉讼诈取钱财，拟流黑龙江应苦差等因，经福建巡抚承办，光绪二年十月流配前来。

应差罪官黄齐祥，本年四十三岁，原籍安徽霍山县，已革游击。

应差罪官丁齐发，本年三十八岁，原籍江苏六合县，已革副将。彼等皆因拦路抢劫商民郭靖远等之银两，拟流黑龙江应差等因，经陕西巡抚承办，光绪三年十二月流配前来。

严加管束罪官陈国锐，本年四十四岁，原为已革都司，湖北应城县人，因与擅离原籍殴打胡什礼致死案有关，拟流黑龙江严加管束等因，经江苏巡抚承办，光绪二年十月流配前来。

应苦差罪官赵殿汉，本年五十岁，原籍山东滋阳县，已革都司，因勒捐赌钱人等财物，发配后又捏编讦告，拟流黑龙江应苦差等因，经直隶总督承办，于光绪四年十二月流配前来。

应苦差罪官张聪明，本年四十九岁，原籍镇江府丹徒县，已革把总。因私自贩卖鸦片，偷税不交，拟流黑龙江应苦差等因，经江苏巡抚承办，于光绪六年六月流配前来。

释罪效力罪官王兴存，本年三十七岁，原籍河南光山县，已革署理荣河县同知，因乘捐纳接济麦子之机，向王丕贤勒索银两，拟流黑龙江释罪效力等因，经山亚巡抚承办，于光绪十月流配前来。

安置罪犯杨善，本年六十四岁，原籍山东章丘县，因连续偷窃八次，拟流黑龙江安置等因，经陕西巡抚承办，于同治五年十一月流配前来。

安置罪犯陈泰，本年五十三岁，原为广宁县回子，听信民人承差李君邦之言，捉拿良民，肆意行刑拷打，胁迫为贼，且枪击王峰致死，私自割取首级请赏，拟流黑龙江安置等因，经直隶总督承办，于同治七年八月流配前来。

安置罪犯周万春即华周，本年六十一岁，原籍顺天府万平县，因平时有嫌，犹接连肇事，拟流黑龙江安置等因，经刑部山东司承办，于咸丰四年七月流配前来。彼携带家眷右氏一人。

安置罪官王恩普，本年五十二岁，原籍直隶天津县，已革千总，因殴打民人侯玖，伤势过重而死，拟流黑龙江安置等因，经直隶总督衙门承办，于光绪四年七月流配前来。

奴杨兴魁，本年五十七岁，原籍贵州安顺府，因听从贼赵八子四之言，抢掠事主苟期丰家，拟免死罪流黑龙江为奴等因，经贵州巡抚承办，于咸丰五年十二月流配前来。拨给原水手杨鲁为奴。

奴张小二，本年四十四岁，原籍贵州遵义县。因听从贼项老二之言，抢掠事主夏添恩家财物，拟免死罪流黑龙江为奴等因，经贵州巡抚承办，于咸丰六年十二月流配前来。拨给副都统衔总管托克托布为奴。

奴梁汉，本年四十四岁，原籍山东荷泽县。因听从无赖陶三香之言，邀众屡次抢劫，伤官官员，拟免死罪流黑龙江为奴等因，

经山东巡抚承办，于咸丰六年十二月流配前来。拨给原水手王德希为奴。

获罪为奴太监周增寿，本年三十五岁，原籍大兴县，因不守本分，与官勾结，营私舞弊，拟流黑龙江为奴等因，经内务府承办，于光绪元年三月流配前来。拨给副都统衔总管托克托布为奴。

以上本营现有释罪效力罪官五员，应差罪官八员、严加管束罪官一员，安置罪官一员、罪犯三名、获罪为奴太监一名、罪犯三名。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译者：郭美兰

兵部为通行各省将现有兵丁额数及各营所辖各讯造册送部事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

光绪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兵部为咨行事。武库司案呈：所有前事一片，相应咨行各该省遵照办理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

计单壹件、册壹本

再：前经臣部于同治十三年通行各省，将现在实存兵丁数目

造册送部，以备纂修则例；复于光绪二年按照例定兵额、款式，造册咨行各省，并迭次咨催各案，现在送到册籍，除湖北、四川、安徽、广东等省与例载定式相符可凭办理外，其余各省或将各营兵数笼统开报，或并未分晰所辖营讯，且有至今并未咨复者，碍难核办。现拟将各省营制，再行造册，通行各省。应请饬卜（下）各督抚、将军、大臣，即将现在额设兵丁数目及各营所辖各汛，于原册内分晰注明，统限文到三月内送部，以凭纂办。理合附片陈明。谨奏。光绪六年八月二十日奏，奉旨：依议。钦此。

黑龙江城：领催一百四名，前锋四十名，披甲一千二百九名（咸丰九年间添设一百五十名，现在共计披甲一千三百五十九名），鸟枪匠二名，铁匠二十四名，弓匠十六名，鞍匠二名，养育兵二百七十名，水手领催八名，水手四百一十九名，催粮领催四名。

齐齐哈尔城：领催一百六十名，前锋八十名，披甲一千九百三十三名（咸丰九年添设二百五十名，同治四年裁撤一名，改为新安台领催；又，九年裁撤四十八名，移拨巴彦苏苏。现在共计披甲二千一百三十四名），鸟枪匠三名，铁匠三十二名，弓匠二十四名，鞍匠二名，养育兵三百二十名，水手领催十五名，水手五百六十八名，催粮领催三名（咸丰二年间因拨丁种地添设一名，现在共计催粮领催四名），台站领催二十八名（同治四年，因设同知所署距呼兰中间添设一台、领催一名，现在共计台、站领催二十九名）。

墨尔根城：领催六十八名，前锋四十名，披甲七百六十八名（咸丰九年间添设一百名，同治九年裁撤五十二名移拨巴彦苏苏，现在共计披甲八百一十六名），鸟枪匠一名，铁匠十五名，弓匠十五名，养育兵一百八十名，水手领催一名，水手四十三名，

催粮领催一名。

呼兰城：领催三十二名（光绪五年间添设十六名，现在共计领催四十八名），前锋二十四名（系光绪五年添设），披甲四百五十二名（光绪五年间添设一百六十名，现在共计披甲六百一十二名），铁匠八名，弓匠八名，水手领催一名，水手三十九名，催粮领催五名（道光十八年间因增添屯丁添设二名，现在共计催粮领催七名）。

呼伦贝尔：领催二百四名，前锋二十六名，披甲二千二百六十六名（咸丰九年间添设二百名，现在共计披甲二千四百六十六名）。

布特哈：领催一百八十四名，披甲一千八百名（咸丰九年间添设三百名；同治十一年，因捕貂无饷牲丁充差实属困苦，以五百名牲丁改为披甲五百名。现在共计披甲二千六百名）。

巴彦苏苏：领催八名（光绪五年间，将此领催八名移驻北团林子；是年在巴彦苏苏添设领催十六名），披甲一百名（光绪五年间，将此甲兵全数移北团林子。是年在巴彦苏苏添设甲兵一百八十四名、副甲改为正甲一百名。现在共计披甲二百八十四名），副甲五十名（光绪五年全数裁撤，改为正甲，现在并无副甲）。

北团林子：领催八名（光绪五年间由巴彦苏苏移拨八名，现在共计领催十六名），披甲一百名（光绪五年间由巴彦苏苏移拨一百名，现在共计披甲二百名），副甲五十名（光绪五年间全数裁撤，改为正甲五十名，移拨巴彦苏苏。现在并无副甲）。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奉派办理开垦行局事务佐领富尔逊布为征收租赋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奉派办理开垦行局事务、花翎佐领富尔逊布，为呈报征收租赋事。职局检查：本年应征上年租赋，实地三十三万九千二百二十一晌四亩六分零四毫九丝，计征大、小租钱二十二万三千八百八十六吊一百六十四文。再查：光绪元年出放荒地本年届限七成实地二千九百三十四晌零八厘，计征大、小租钱一千九百三十六吊四百四十六文，又带征小木兰达段光绪三年分被灾租钱一千五百八十八吊二百四十六文，统计光绪六年应征大、小租钱二十二万七千四百一十吊零八百五十六文。职等援案已将本年新届限佃户花地数，造册移送该所照征外，理合备文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右司为造送宁古塔地方雇工民人姓名籍贯清册事呈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文（满文）

光绪六年十月

右司案呈，为造册咨送将军衙门事。

查得，乾隆五十年四月间准将军衙门咨文内开，为奉旨议奏事。据署理事同知爱兴阿呈称，乾隆五十年四月初四日准将军衙门交付户部咨文内开，山东司案呈，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陕西司移呈陕西按察使王昌所奏将编设社甲稽察一事，交付各州县，令各将本属甲民所雇各项人等姓名，列于众甲民名下一摺。经复议，于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奏入。是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知会江南省等司，咨文各该总督、巡抚照办外，仍照抄原案，咨行山东巡抚、吉林乌拉将军、奉天府正卿衙门一体照办，等因前来。业经交付同知衙门。是以，明示晓谕，出示布告，饬令吉林所属嘎善达、甲长等，造具民人户口清册，视其所报，颁给印票，以备查核。为令诚心竭力照办，请照抄奏案粘附于各案之后，咨行各副都统衙门，一体照办。等因呈文。是以，将此咨行宁古塔副都统，令查造汉文民人姓名户口清册，于九月间送至，俟年终汇奏。为此咨行。等因前来在案。

是以，令将宁古塔地方完纳钱粮民人雇工、伙民籍贯、姓名，列于各户名下，造具汉文清册呈送。等因交付去后，兹据嘎

善达、甲长等呈称，凡完纳钱粮民人雇工籍贯、姓名，列于各户名下，并无伙民之处造具清册送往咨文等语。

粘单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为咨送宁古塔地方泰社社十甲民雇工名姓籍贯数目清册。

计开：

泰宁社一甲民

一户，丁福。雇工杨富荣，系青州府民；马有，系本地民。

一户，泰广义。雇工刘才，系本地民；陶永安，系莱州府民；王明亮，系济南府民。

二甲民

一户，陈自俊。雇工李成，系登州府民；何德山，系保定府民；郝仁，系东昌府民。

一户，王洪均。雇工田大全，系青州府民；王惠恩，系莱州府民；张殿元，系永平府民。

三甲民

一户，魏永泰。雇工常玉文，系登州府民；夏景昌，系本地民。

一户，林悦有。雇工杜喜荣，系太安府民；申文喜，系太原府民；刘喜，系本地民。

四甲民

一户，吴永利。雇工洪仁，系登州府民；牛光明，系莱州府民。

五甲民

一户，李有。雇工姜万才，系泰原府民；朱福，系登州府民。

六甲民

一户，胡永富。雇工周文清，系保定府民；宁石柱，系本地民；徐福，系青州府民。

七甲民

一户，杨士贵。雇工黄凤明，系登州府民；吕安，系莱州府民。

八甲民

一户，朱珍。雇工林起才，系本地民；金洪，系莱州府民；郭万才，系青州府民。

九甲民

一户，姚才。雇工唐〔原文缺〕旦，系本地民；高起，系莱州府民。

一户，刘荣，雇工赵明禄，系登州府民；江文义，系太原府民。

十甲民

一户，李金有。雇工于德福，系永平府民；柳文青，系本地民；陈文显，系登州府民。

（译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

译者：郭美兰

黑龙江将军定安为请添鄂伦春管官奏稿及所拟"抚驭"五路鄂伦春章程

光绪六年十一月初八日

奏为酌拟请添鄂伦春佐领、骁骑校、委官，用资钤束，以重防维，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窃查布特哈所属五路鄂伦春牲丁，向皆散居山野，捕猎为生，朝东暮西，行止靡定。咸丰十年间，经前任将军特普钦奏明收罗，于内兴安岭一带择要安插，藉资防范，并遴派妥员稽察管束，以备缓急、征调。嗣于光绪元年间，前任将军丰绅等筹办海防，复经奏准：挑练五百名，每年自三月初一日起，聚集内兴安岭附近旺山一带，酌给口粮、铅药，饬令布特哈总管等官，前往教演排枪队伍四十日；练毕仍令照常打牲为业。等因各在案。奴才定安于本年四月间履任后，先将边防练军一切事宜次第举办，惟鄂伦春一项，知关圣廑，本拟传调一千名聚集近省地方常川操演，以免俄夷笼诱，随檄饬布特哈总管诺们、德勒和尔等详查情形。据报，查雅法罕鄂伦春久居山野、赋性粗愚、畏热喜寒，向来星餐露宿自不为苦，若令其居住房屋，一受温暖非出痘即生灾，多有损伤，非其不愿出山，揆之情形不敢出山。平日留心查访，亦无被俄夷笼去之人。今若遽令迁移近省地方，不独与伊等生计有碍，且恐接界山场倘被俄人乘隙越占，别生枝节，殊费周章。等情。据此，奴才等复加咨访，此项鄂伦春喜寒畏暖，

不敢出山，系属实在情形。现在已获之犯，解送到省，因痘斑而废命者甚多。自未便强抑其性，转致瘦毙。但伊等生长草野，鲜知礼义，当此筹备边防之时，亟宜设法抚驭，导引向化，以收实效。且山场隘要地方，倘被俄人越占，关系匪轻，自应先事预防，免贻后患。查五路雅法罕鄂伦春内，惟库玛尔一路设有佐领三员、骁骑校二员、委官三名，毕喇尔一路设佐领二员、骁骑校二员、委官二名管束。是以该两路窃盗案件尚属较少。其多普库尔河、阿哩河、托河三路，未经设立佐、骁，仅有委官九名，向归正红、厢白正蓝三旗墨凌阿鄂伦春佐、骁兼管，相距窎远，管辖难周，不但遇事不易传唤，且该牲丁等时滋事端，若不设法抚驭，诚恐有碍将来。奴才等熟筹再四，若将此三路鄂伦春一体添设佐骁等官，饬令平时各就附近游牧地方，妥为钤束，似可化导顽梗，则管辖既有专责，遇事传唤可期无误。再，该牲丁枪技素有准头，勿须常川操练，徒糜饷糈。拟由五路鄂伦春派定壮丁一千名，于每年二月底派员查收进贡貂皮之后，即由省派委协领一员，携带布一千疋，会同布特哈总管，前往指定齐集地方查看枪操一次，按名犒赏布疋，藉以点验并晓谕年年如此阅操，使其知所观感；练毕，即令各归各游牧地方，相安捕猎为生。如果抚驭得法，断不致为俄人笼络。如此变通办理，每年所增饷银、赏项、布疋，较之每年春间操练四十日尚可节省银五、六百两。现拟五路鄂伦春仍令依旧在内兴安岭一带各就各隘要地方环居游猎，不准远离，如遇缓急调遣，可以立集成军。奴才等率属详筹，核其利弊，拟请添官钤束、变通办理，既可节省饷项，又可用收实效，庶与边防不无裨益，谨就愚昧之见、酌拟抚驭各条，另缮清单，绘图贴说，恭呈御览，如蒙俞允，奴才等恭候命下之日钦遵办理。所有酌拟添设鄂伦春佐、骁等官，用资钤束，以重防维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于本年十二月初一

日由驿递到批迴，原折军机大臣奉旨：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单并发。钦此。

谨将酌拟抚驭五路鄂伦春章程缮单恭呈御览：

一、雅法罕鄂伦春分五路：毕喇尔一路，距库玛尔四百五十里，距总管衙门一千一百余里；库玛尔一路，距多普库尔河一百八十里，距总管衙门一千二百余里；多普库尔河一路，距阿哩河六十里，距总管衙门七百六十里；阿哩河一路，距托河一百六十五里，距总管衙门八百里；托河一路，距总管衙门八百余里。五路鄂伦春俱在内兴安岭一带要隘环居游猎，拟请仍令照旧安居，以免纷纷迁徙（徙）。

一、毕喇尔一路：共有大、小男丁四百九十五名，原设佐领二员、骁骑校二员、委官二名。拟请补添委官二名，再分为每佐下各一名，以期差遣而备选用。本部落骁骑校之缺不致乏人。其余，仍请照旧管理，以示限制。

一、库玛尔一路：共有大、小男丁一千三百七十四名，原设佐领三员、骁骑校二员、委官三名。查此路人丁，生齿较繁，拟请补添骁骑校一员、委官九名，再分为每佐下委官各三名，以资管辖。

一、多普库尔河、阿哩河、托河三路：原未设立佐、骁，仅有委官九名，向归布特哈正红、厢白、正蓝三旗墨凌阿鄂伦春佐、骑（骁）兼管，然该佐骁相距各游牧山场较远，管辖难周，时形鞭长莫及。查多普库尔河一路，共有大、小男丁七十二名；阿哩河一路，共有大、小男丁一百四十六名。此两路相距较近，拟请添设佐领一员、骁骑校一员，原有委官五名，共编为一牛录管辖此两路。其托河一路，共有大、小男丁三百六十九名，拟请添设佐领一员、骁骑校一员，原有委官四名，编为一牛录管辖，以专责成。

一、库玛尔一路，仍归厢黄旗兼辖；毕喇尔一路，仍归正白

旗兼辖；多普库尔河，阿哩河、托河三路，均归正黄旗兼辖。缘五路鄂伦春，各有各路接济米粮之索伦、达呼尔谙达，皆系此三旗之人，是以归其管辖易于稽察。其五路鄂伦春，皆归布特哈副都统衔总管统辖，以期整肃。

一、雅法罕鄂伦春原有佐领骁骑校，均食半分之半俸银；今拟请与新添佐、骁各员一律，均改食饷：佐领每员每月拟给饷银三两，骁骑校每员每月拟给饷银二两，委官每名每月拟给饷银一两。查五路鄂伦春原有委官十四名内，每一路仅有食饷委官各一名，其余九名均无饷银；今拟请新添委官十一名，共二十五名，均请月给饷银。以上五路佐、骁、委官应领饷银，均拟请由地租项下照章按两季核发，仍由布特哈总管衙门另行造册请领，以昭核实。

一、五路雅法罕鄂伦春佐、骁等官，向居山野，衣虎豹之鞯、食麅鹿之肉，衣冠皆无，其进京引见，既畏内地之温暖，又乏长途之川资，现就地方情形筹议，此项官缺，今议改为食饷，拟请勿庸送部引见，以示体恤。

一、新添鄂伦春佐领二员，并旧有佐领五员，均无图记，拟请由将军衙门刊给木质图记各一颗，以昭信守。

一、新添佐、骁员缺，拟请作为雅法罕鄂伦春部落公中之缺，各归各路，俾得各有升阶，以鼓其向上之心。佐、骁缺分，统归将军衙门拣选。其委官缺分，仍照向章，归该副都统衔总管衙门拣选、升用，以符体制。

一、五路鄂伦春，拟挑壮丁一千名按年操演，即照此数，如有老年、患病者，由五路佐领挑选更换，呈报三旗副管转报布特哈总管，每年年终造册呈报将军衙门备查。

一、拟令布特哈总管，每年按季出派佐、骁等官，分路轮流稽查五路鄂伦春，有无逃窜为匪情事，随时加结报省查核；并

将索伦、达呼尔谙达，五路每路各有若干名，饬令各该旗报明该总管，按年汇册报省，严饬该谙达等照旧届期驮运口粮，前往各该路妥为接济，公平易换各色皮张，不准贪图厚利、藉端抑勒，致干重咎。其五路鄂伦春，务令各在指定地方游猎，不准远离，每年均以二月间定为信期，各在指定处所，齐集交纳贡皮，违者从重惩治，以儆效尤。

一、每年三月间，拟令五路鄂伦春均在旺山迤西平坦处所齐集，由省拣派协领一员前往该处，会同布特哈总管，发给火药、铅丸，操演排枪，认真按名点验，赏给布疋，晓以大义，使其知有恩威观感，思奋以期将来踊跃用命。查阅完毕，即令散归各游牧，勿庸发给口食。遇有缓急调遣，即在本处要隘防守，再行奏明，请照营制派委营，总等官管带照章发给口食、药、铅、俾资得力。现拟犒赏布一千匹，每年需银一千两，拟请由本省征收税课项下发给，咨部核销。其前任将军丰绅等奏明：每年春间演练鄂伦春排枪四十日，所需口食银二千两，向由河南藩库拨解，相应请旨饬部停止，以节经费。

一、鄂伦春一项（向）性喜麴蘖，每入醉乡，遑凶滋事，亟应严禁。索伦，达呼尔谙达，嗣后只准接济伊等米、面、布疋，不准携酒入山售卖；并禁止游民私进山场，藉拾野菜为名，携酒私换鄂伦春皮张，希图渔利，以致该丁饮酒滋事，畏避远出，该管各官稽查难周，遇事传唤不易。倘误事机，关系匪轻。此后本省如有旗丁入山采拾蘑菇、木耳，或有伐木烧炭者，拟由该管佐领发给印票，注明车马、人数并载运何项口粮若干件，查验明晰，始准领照前赴山场，以便经过地方查照放行。亦不准携酒入山。该佐领按月造册呈报该管协领稽察，该协领按季呈报将军衙门查核。倘有不领印票私行进山携酒换货者，查出即照违禁例治罪，以示儆戒。

一、查鄂伦春近来命盗案件层见叠出，今拟添设佐、骁各官专司钤束，若不宽以处分，诚恐将来有讳盗为窃、避重就轻情弊。应严饬各管佐，骁各官，严禁此项猎户，不准远离，务使平日各在指定山场安分捕猎，如敢怙恶不悛，仍前为匪，即将该犯按名戈获、据实呈送，不准掩饰迴护，其该管各官应得处分拟请宽免，倘敢径行释放、隐匿不报，一经查出，定行照例治罪。至从前畏罪潜逃鄂伦春人等，已严饬上紧设法查拿。除其所犯重罪仍行照例讯办外，其有犯笞杖轻罪者，相应请旨咸予豁免，概置不究，务使感恩向化、悔过自新，以免逃窜而重防维。

以上所拟各条，是否允协，伏候圣裁。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将军衙门为教民与外教人家婚姻事咨呼兰副都统与法国管理教务司铎文

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九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为照会见复事。户、兵司案呈，适准贵司铎开：本堂教民刘永泰，于去岁九月间被于丰赖婚，控刘永泰悔婚，将女另聘教民张仁治之子为婚。等情于案。经前厅德堂讯并未传到张仁治之媒证，擅将张仁治原立之婚书奉批消毁，令于丰给张仁治退还彩礼，将此女断归于丰。而刘永泰

因知圣教会严命奉教女不能聘于教外，是以未便遵断，以致于丰倚恃德厅批判，擅敢行险，复又赴兰上控。复据该厅达，遵照呼兰劄饬，移文本堂，内开，此案已经前厅断明，将此女仍归于丰，令其择日完婚，不准以隔教不便结亲为词。等语前来。于是本堂将此案情弊原由，逐层证明，移文于呼兰。旋准副都统咨开，所有确情，末据教民声诉；于丰上控，仅是一面之词。著该署丞达，赶紧传齐两造媒证，彻底根究，务期水落石出，究系何人先聘，确有媒妁为证，立有婚书可凭，即将此女断归原聘；将刁赖之徒照例惩办。等语前来。本堂遵照，当将原媒柴幅全、王义等，由江西长春厅地面传来，送厅以凭讯质（质）。该厅达，任意偏枯，坚不秉公折判，一任奸民于丰捏词刁赖、一味狡展、鸮口空谈、毁谤圣教，殊属可恶之极。本月切一日，堂谕备文请示语。查此案非寻常交涉之件者，此乃大关条约之件也，中华国既准传天主圣教，依圣教会规程：奉教女决不能聘于外教之家。倘贵将军不便以司铎之言为是，务须先行详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指示，再为核夺，万毋将此女遵照前断擅归于丰，致伤条约，有失和睦之谊。再，于丰捏赖情形，已竟确实，迄今堂讯数次，于丰之媒证并未到案，只是该厅达不体公务、任意留难，不给秉公速结。为此，合行移知贵将军，请烦查照或详或办之处，速赐见复可也。等因前来。

查本衙门历办婚姻之案，皆遵定例，以媒证、财礼、婚书为凭，聘定先后为断。此案刘永泰之女，于丰、张仁治聘定孰先孰后；婚书、媒证，孰确孰否，兰厅两处讯办情形，均未详省。今据贵司铎移称：于丰捏赖婚姻，应由本衙门刻即咨行呼兰副都统衙门作速饬查，该厅即将先后所办原委，并两造聘定先后及于丰如何赖婚、各情，详报到日，再行按例核办。现在贵司铎文内声叙，教女决不能聘于外教人家，本衙门查之条约，既无明晰专

载，未便悬拟核办。揆之两国和好敦睦多年，如刘永泰、于丰、张仁治同属中华之民，投教之先或许互相许亲，而投教之后即不结亲，与情与理均有未协。未识刘永泰、张仁治于何年、月、日入教，于何年、月、日结亲，俱应查明办理，方昭平允。贵司铎若以教规已定，教民之女不能聘与外教人家，而中华民女，未悉应否许字教民之处，即由贵司铎查明，迅即见复，以便酌核咨办。为此照会贵司铎查照外，并咨行呼兰副都统衙门查照，速饬该厅即将于丰如何捏控，刘永泰毁婚另许张仁治之子，各该衙门先后所办详细情形，务须明白迅速声报，以凭核办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呼兰副都统衙门、钦命大法国管理教务司铎李讷。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奉委接办呼兰垦务委员萨英额等为呈报呼兰咸丰十一年、同治元年地亩事报将军衙门文

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奉委接办呼兰开垦事务委员、五品官萨英额，年满屯官奇祥，为呈报事。谨将咸丰十一年、同治元年分出放毛荒并本年拨放毛荒，经各起丈地委员等清丈，咸丰十一年各段佃户原领毛荒五万八千四百三十晌零五亩七分、现丈熟地五万八千六百七十九

晌四亩四分九厘内：除升科熟地四万零九百零一晌三亩九分九厘、又除就地升科熟地一千六百七十晌零九亩一分外，浮多熟地一万六千一百零七晌一亩四分，应找交大租钱九千六百六十四吊二百八十四文、小租钱九百六十六吊四百二十八文，余荒五千五百六十五晌六亩二分，大租钱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一吊二百四十文、小租钱五百五十六吊五百六十二文，共生荒、熟地六万四千二百四十五晌零六分九厘，大、小租钱二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吊五百一十四文。又，同治元年各段佃户原领毛荒五万一千二百三十六晌三亩，现丈熟地五万七千一百九十晌零二亩二分五厘内：除升科熟地三万五千八百六十五晌四亩一分，又除就地升科熟地一百二十六晌五亩外，浮多熟地二万一千一百九十八晌三亩一分五厘，余荒二千七百二十二晌九亩八分五厘，共生荒、熟地五万九千九百一十三晌二亩一分；拨放毛荒四千六百零一晌七亩三分。通共已丈生荒、熟地十二万八千七百六十晌零九厘外，仍有未丈同治元年分濠河北段佃户原领毛荒一万四千七百五十一晌零八分，按段分晰开明各数粘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计开

咸丰十一年

阿力罕山段：佃户原领毛荒四千一百六十六晌八亩，现丈熟地四千二百三十七晌三亩八分内：除升科熟地二千九百一十六晌七亩六分外，浮多熟地一千三百二十晌零六亩二分，余荒一千一百五十二晌八亩。

大荒沟段：佃户原领毛荒二万一千六百一十九晌一亩七分，现丈熟地二万二千八百四十晌零九分四厘内：除升科熟地一万五千一百三十三晌四亩一分九厘，又除就地升科熟地一千六百七十晌零九亩一分外，浮多熟地六千零三十五晌七亩六分五厘，余荒

一千四百六十晌零四亩四分。

拉三泰段：佃户原领毛荒一万六千零六十晌零八亩，现丈熟地一万五千九百七十八晌九亩六分五厘内：除升科熟地一万一千二百四十二晌五亩六分外，浮多熟地四千七百三六晌四亩零五厘，余荒五百二十九晌零五分。

甘沐林子段：佃户原领毛荒七千九百七十四晌八亩，现丈熟地八千三百零五晌七亩一分内：除升科熟地五千五百八十二晌三亩六分外，浮多熟地二千七百二十三晌三亩五分，余荒八百五十晌零八亩七分。

大木兰达段：佃户原领毛荒五千五百四十晌，现丈熟地四千六百六十七晌五亩八分内：除升科熟地三千八百七十八晌外，浮多熟地七百八十九晌五亩八分，余荒八百五十四晌三亩九分。

小木兰达段：佃户原领毛荒三千零六十九晌，现丈熟地二千六百四十九晌七亩二分内：除升科熟地二千一百四十八晌三亩外，浮多熟地五百零一晌四亩二分，余荒七百一十八晌零七分。

同治元年

阿力罕山段：佃户原领毛荒六千六百九十晌零五亩，现丈熟地六千三百九十一晌二亩六分内：除升科熟地四千六百八十三晌三亩五分外，浮多熟地一千七百零七晌九亩一分，余荒二百七十六晌五亩八分。

大荒沟段：佃户原领毛荒五百六十晌零六亩，现丈熟地五百二十七晌三亩七分内：除升科熟地三百九十二晌四亩二分外，浮多熟地一百三十四晌九亩五分，余荒九十二晌二亩八分。

巴彦苏苏段：佃户原领毛荒一百三十五晌，现丈熟地一百四十三晌六亩五分内：除升科熟地九十四晌五亩外，浮多熟地四十九晌一亩五分，余荒四晌七亩二分。

拉三泰段：佃户原领毛荒四千七百一十七晌九亩，现丈熟地五千三百八十九晌五亩一分内：除升科熟地三千三百零二晌五亩三分外，浮多熟地二千零八十六晌九亩八分，余荒六百八十九晌八亩七分。

甘沐林子段：佃户原领毛荒二千四百九十六晌九亩，现丈熟地二千九百六三晌二亩一分内：除升科熟地一千七百四十七晌八亩三分外，浮多熟地一千二百一十五晌三亩八分，余荒二百三十三晌八亩。

大木兰达段：佃户原领毛荒七百六十二晌，现丈熟地七百六十七晌零三分内：除升科熟地五百三十三晌四亩外，浮多熟地二百三十三晌六亩三分，余荒七十二晌二亩六分。

小木兰达段：佃户原领毛荒一千零五晌，现丈升科熟地七百零三晌五亩外，浮多余荒四百四十晌零五亩八分。

格木克河段：佃户原领毛荒二千二百七十二晌五亩，现丈熟地二千六百八十四晌七亩内：除升科熟地一千五百九十晌零七亩五分外，浮多熟地一千零九十三晌九亩五分。

濠河北段：佃户原领毛荒三万二千五百九十五晌九亩，现丈熟地三万七千六百一十九晌九亩九分五厘内：除升科熟地二万二千八百一十七晌一亩三分、又除就地升科熟地一百二十六晌五亩外，浮多熟地一万四千六百七十六晌三亩六分五厘，余荒九百二十二晌八亩九分五厘。同治六年注拨放 毛荒四千六百零一晌七亩三分。

注应为同治元年。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定安等为马队成军、起练事咨兵部、户部文

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斐凌阿巴图鲁定安，齐齐哈尔城副都统禄彭，为飞速咨行事。兵、户司案呈：窃照本衙门于光绪六年十一月□日恭折具奏马队现已成军，于十一月初一日起练、已重操防等因一折，除奉候到谕旨另行恭录咨行外，合先抄稿呈请核转。等情。据此，理合抄粘折稿备文咨行兵、户部，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者。（计粘抄奏稿一件）

右咨都京兵、户部。

奏为马队现已成军，逐日训练，已重操防，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窃奴才等，于本年八月初二日准户部咨开：拟将黑龙江边防、兵饷按年拨银三十万两，作为黑龙江一年练军之费，并令就饷练兵，另行核定人数。等因。当经奴才等悉心筹酌，此项兵、丹，若核减人数，诚恐遇事传巢，不能立即成军，转于防务有碍，亦于目下军威似较减色，当于核饷之中，略寓变通之意。拟将马队一千名常川训练；其步队九千名，作为两班分起演练，每班以四千五百人轮换。周而复始，以操为防，责晌项即（既）可节省，兵力亦归实用。惟马队兵丹一千名，未经给马之先，仍演步队，均于九月初一日起练。等因具奏，奉旨：户部知道，钦此

钦遵在案。奴才等当将马队兵、丹一千名，于买马未齐之先，亦照步队章程减半演练五百名，量为撙节。查：头班步队初演时，西丹枪箭生疎，训练两月始见长进；二班西丹枪箭亦属生疎。奴才等商酌：拟将头班枪箭稍熟之西丹留省演练马队，其应行轮演之二班步队少留；两起必须西丹先演两月，步队枪箭稍为熟习，再演马队。如此遞相轮演，庶马上技艺精强、步队阵式娴熟，设遇征调，一经筹给马匹，均可立成马队，勿庸另事训练。此项军马一千匹，于十月二十五日全数买齐，每匹价银十二两，派员逐一验收，均属膘壮口青，当即烙记官印，分给头、二、三、四起兵丹。马队业已成军，于十一月初一日起练矣。除严饬管带各官，实力稽查各起兵丹、妥为喂养马匹、勤加演练外，并将该官兵西丹花名，分班造具清册，咨报户部、兵部备核。奴才等仍不时亲加校阅、奖勤惩惰，总期精益求精，用收实效，以重操防。所有马队现已成军起练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于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由驿递到批迴：原折，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吉林将军衙门左司为出示晓谕兵丁、旗民、商贾事札各营统领营官与各嘎山达文

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七

左司呈为剀切出示晓谕旗民商贾人等一体遵行事。照得现值办理防务，各路大兵云集，凡在街市铺商、旅店以及肩担贸易等处购买、沽卖一切衣食等项，总以公买公卖，不准籍端扰累；尔开户之家，亦不得高抬时价、巧取渔图，所以治民情而惩恶暴矣。详维巩卫、靖边各营，所招旗民丁勇人数巨多，本街城里、城外四乡大、小旅店，亦复不少。投宿虽不能得其宽阔，亦不致拥挤无处栖身。近闻有不晓营制丁勇，倚恃军威，勿论铺商，旗民人家，有户公然即入强行住居，殊属目无法纪。此等不肖之徒，若不严行查拿，致令被欺之家，将有扔抛离散冻馁之虞，实与阖郡闾阎大有关系。除分札各路统兵营哨各官，如若统带起多、人众拥住不开，先行知会本衙门，以凭出派妥役挨处寻觅寓所，择其闲旷者占居，断不准任令擅行投居，有干并究外，为此，合亟出示阖属商贾旗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凡旗民丁勇人等如有不遵、硬行强进投宿者，无论官弁丁勇，许尔等扭送本都护辕前，加倍以军法重惩。尔开店之家，亦不得任意多索、尅留，总期公买公卖，断不准任意高抬。倘有不遵者，如被查出，定行治罪。本副都统言出法随，勿谓言之不早、劝之不预。各宜禀遵勿违。特示

外，相应呈请，扎仰巩卫各营统领营官，及札饬沙兰站、东京城、玛连河、乜河各嘎山达等遵照张帖晓谕外，照录告示八纸，张贴通衢、巷口、各集镇宣示可也。须至札者。

值班章京春庆封，值班笔帖式明林写。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定安等为请呼伦贝尔改设副都统事咨兵部户部文

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九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斐凌阿巴图定安，齐齐哈尔城副都统禄彭，为飞速咨行事。兵司案呈：窃照本衙门于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九日恭折由驿具奏呼伦贝尔副都统衔总管员缺，拟请改设副都统，以资防维治理等因一折，除俟奉到谕旨另行恭录咨行外，合先抄稿呈请核转。等情。据此，理合抄粘折稿，备文咨行兵、户部，请烦查照。再，本衙门现有咨行捷报处公文一角，附入封筒，咨送兵部，希为查转施行。须至咨者。（计粘抄奏稿一件）

右咨都京兵、户部。

奏为呼伦贝尔地方与俄夷接壤，该处副都统衔总管员缺，拟请改设副都统，以资防维治理，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窃奴才等

查：所属呼伦贝尔，距省将及千里，在西北极边。东至吉勒奇克山三百六十里与布特哈接界，西至音陈卡伦暨墨尔根哈玛尔山六百四十里，南至索约勒济山五百八十里，此两面均与喀尔喀蒙古接界，沿边设有卡所一十九处，按月拨派官兵轮流坐守、常川巡防。北至额尔固诺河一带二百九十里，处处与俄夷接壤，沿边内、外安设卡伦二十四处，按季出派官兵更替巡守。奴才等伏思：该处副都统衔总管所辖地面，不但辽阔，而三面与藩夷接界，实属繁要之区。非品级较崇、通晓政体大员，遇事恐难镇慑。又兼近日夷情狡诈，时常越界，诸多要求，必须坚持条约善言理论，始免滋起衅端。再，呼伦贝尔所属五十牛录、额兵二千六百余名、旗丁四千五百余户，向来星居野处、游牧为生，所有操防、镇抚，一切在在均关紧要。该处设有索伦总管二员、巴尔虎总管二员，厄鲁特总管一员，各管各部落；凡有事件，归副都统衔总管综理。核其实任，品秩相当，似无表率之分，诚恐遇有疑难事件，碍于宪纲，不免因循废弛。溯查乾隆元年间，呼伦贝尔曾经由京简派副都统来此镇慑，每届三年调换，嗣于乾隆八年间，奉旨改为副都统衔总管之缺。然而今非昔比。近来地方公务，日益增剧，兼有中外交涉事件络绎不休，凡事皆须临时开导，权宜办理。奴才等时有鞭长莫及之虞。若如副都统衔总管未敢擅专，必须禀请将军衙门然后办理，不惟耽延时日，且亦落夷人讥诮。现在筹备边防、整顿营伍之际，事事皆当详慎。奴才等曷敢稍存缄默，自应因时制宜，力求长治之策，以期仰付朝廷轸念边陲、整饬地方之至意。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呼伦贝尔副都统衔总管一缺改为实任副都统。虽归奴才衙门节制，究于总管不同，遇事可期权宜办理，稍资把握，实与操防、抚绥大有裨益。如蒙俞允副都统衔总管改为副都统员缺，即行奏请简于以重职守而专责成。其余应办一切未尽事宜，再行随时妥为筹议奏明办理。奴才等为边疆重要，

拟请改设大员，以资防维治理起见，是否有当，理合恭折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请旨。于光绪七年正月初二日接到批回：原折，军机大臣奉旨：该部议奏。钦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为造送兵丁、器匠数目册事咨兵部文（满文）

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咨行兵部，为送册事。

兵司案呈：齐齐哈尔城，康熙三十年本额设兵丁、器匠二千一百零一名，内满洲领催九十六名、披甲四百八十四名、铁匠十三名、弓匠十三名、鞍匠一名，索伦、达斡尔领催九十六名、披甲九百零四名、铁匠十六名、弓匠十一名、鞍匠一名，巴尔虎领催二十四名、披甲二百一十六名、铁匠二名、修枪匠一名，汉军领催二十四名、披甲一百九十六名、修枪匠二名、铁匠一名。雍正元年增设满洲披甲三百八十名。是年，拣选额设兵丁设前锋八十名，内满洲前锋三十二名、索伦达斡尔前锋三十二名、巴尔虎前锋八名、汉军前锋八名。雍正十三年，拣选驿丁增设驿站哨兵五十三名。嘉庆九年，增设满洲养育兵一百二十八名、索伦达斡尔养育兵一百二十八名、巴尔虎养育兵三十二名、汉军养育兵三

十二名。咸丰九年，增设满洲披甲九十名、索伦达斡尔披甲八十名、巴尔虎披甲二十名、汉军披甲六十名。

共增设披甲六百八十三名、养育兵三百二十名。

雍正五年，裁汰索伦达斡尔披甲四十名、汉军披甲二十名。乾隆三十六年裁汰满洲领催三十二名、索伦达斡尔领催三十二名、巴尔虎领催八名、汉军领催八名。嘉庆九年，裁汰满洲披甲六十四名、索伦达斡尔披甲六十四名、巴尔虎披甲十六名、汉军披甲十六名。同治四年，裁汰哨兵一名，九年，裁汰巴尔虎披甲四十八名。

共裁汰领催八十名、披甲二百六十九名。

兹实有兵丁、器匠、养育兵共计二千七百五十五名，内满洲领催六十四名、前锋三十二名、披甲八百五十八名、铁匠十三名、弓匠十三名、鞍匠一名、养育兵一百二十八名，索伦达斡尔领催六十四名、前锋三十二名、披甲八百四十八名、铁匠十六名、弓匠十一名、鞍匠一名、养育兵一百二十八名，巴尔虎领催十六名、前锋八名、披甲一百六十四名、铁匠二名、修枪匠一名、养育兵三十二名，汉军领催十六名、前锋八名、披甲二百一十二名、修枪匠二名、铁匠一名、养育兵三十二名、驿站哨兵五十二名。

原先额设水师营领催七名、水手二百六十八名、未曾增裁（此等水手均系康熙年间初征俄罗斯时，由吉林乌拉携船而来之众，因年代已久，裁籍不全，未能查出原设年代）。

雍正八年，吉林乌拉地方始驻黑龙江所属地方造船伐木领催八名、水手三百名，并无增裁之处。

茂兴、黑尔根等二十驿，康熙二十五年额设领催二十名、随驿站官关防领催二名。乾隆三十一年，呼兰等六驿增设领催六名。同治四年，呼兰新设新安台，增设领催一名。

兹实有领催二十九名。

官庄原先额设催粮领催二名（因其所设年代已久，载籍不全，未能查出原设年代）。乾隆四十四年，增设催粮领催一名。咸丰二年，增设催粮领催一名。

兹实有催粮领催四名。

黑龙江，康熙二十三年本设额兵、器匠一千二百四十四名，内满洲领催九十六名、披甲四百八十四名、弓匠十名、铁匠十六名，索伦达斡尔领催四十八名、披甲四百五十二名、弓匠六名、铁匠八名、鞍匠二名、汉军领催十二名、披甲一百零八名、修枪匠二名。雍正元年，拣选额兵设前锋四十名，内满洲前锋二十三名、索伦达斡尔前锋十五名、汉军前锋二名。是年，增设满洲披甲三百八十名。嘉庆九年，增设满洲养育兵一百六十名、索伦达斡尔养育兵八十名、汉军养育兵三十名。咸丰九年，增设满洲披甲八十名、索伦达斡尔披甲四十名、汉军披甲三十名。

共增设披甲五百三十名，养育兵二百六十名。

雍正五年，裁汰达斡尔披甲二十名、汉军披甲二十名。乾隆三十六年裁汰满洲领催三十二名、索伦达斡尔领催十六名、汉军领催四名。嘉庆九年，裁汰满洲披甲八十名、索伦达斡尔披甲四十名、汉军披甲十五名。

共裁汰领催五十二名、披甲一百七十五名。

兹实有兵丁、器匠、养育兵一千八百一十七名，内满洲领催六十四名、前锋二十三名、披甲八百四十一名、弓匠十名、铁匠十六名、养育兵一百六十名，索伦巴尔虎领催三十二名、前锋十五名、披甲四百一十七名、弓匠六名、铁匠八名、鞍匠二名、养育兵八十名，汉军领催八名、前锋二名、披甲一百零一名、修枪匠二名、养育兵三十名。

原先额设水师营领催八名、水手四百一十九名，并无增裁之处

（此等水手均系康熙年间初征俄罗斯时，自吉林携船而来之众，因年代已久，载籍不全，未能查出原设年代）。

官庄原先额设催粮领催二名（因其所设年代已久，载籍不全，未能查出原设年代）。雍正十年，增设催粮领催一名，乾隆四十四年，增设催粮领催一名。

兹实有催粮领催四名。

墨尔根城，康熙二十七年本设额兵、器匠九百三十一名，内索伦达斡尔领催九十名，披甲八百一十名、修枪匠一名、铁匠十五名、弓匠十五名。雍正元年，拣选额设兵丁设索伦达斡尔前锋三十六名。雍正五年，增设汉军兵丁一百名，内领催十二名、前锋兵四名、披甲八十四名。嘉庆九年，增设索伦达斡尔养育兵一百六十四名、汉军养育兵十六名。咸丰九年，增设索伦达斡尔披甲七十二名、汉军披甲二十八名。

共增设领催十二名、前锋四名、披甲一百八十四名、养育兵一百八十名。乾隆三十六年，裁汰索伦达斡尔领催三十名、汉军领催四名。嘉庆九年，裁汰索伦达斡尔披甲八十二名、汉军披甲八名。同治九年，裁汰索伦披甲五十二名。

共裁汰领催三十四名、披甲一百四十二名。

兹实有兵丁、器匠、养育兵一千一百三十五名，内索伦达斡尔领催六十名、前锋三十六名、披甲七百一十二名、铁匠十五名、弓匠十四名、养育兵一百六十四名，汉军领催八名、前锋四名、披甲一百零四名、修枪匠一名、弓匠一名、养育兵十六名。

雍正五年，本额设水师营领催一名、水手四十三名，并无增裁之处。

官庄原先额设催粮领催一名、并无增裁之处（因其所设年代已久，载籍不全，未能查出原设年代）。

呼兰地方，雍正十二年合编满洲、卦尔察、索伦、达斡尔、巴

尔虎、汉军为八牛录，原先额设兵丁、器匠五百一十六名，内领催四十八名、披甲四百五十二名、弓匠八名、铁匠八名。同治元年，增设副甲二百名。光绪五年，增编四牛录时，增设兵丁二百名，内前锋二十四名、领催十六名、披甲一百六十名。乾隆三十六年，裁汰领催十六名，内满洲领催八名、汉军领催三名、卦尔察领催四名、达斡尔领催一名。同治九年，裁汰副甲二百名。

兹实有兵丁、器匠共七百名，内满洲领催十四名、披甲一百六十三名、弓匠三名、铁匠三名，汉军领催四名、披甲九十二名、铁匠五名，卦尔察领催八名、披甲一百零二名、弓匠五名，达斡尔领催六名、披甲八十三名，巴尔虎披甲六名，索伦披甲六名，不分部落之前锋二十四名、领催十六名、披甲一百六十名。

乾隆元年本额设水手四十名，三十年，由该四十名水手内拣放领催一名，并无增裁之处。

乾隆元年官庄本额设催粮领催二名，三年，增设二名，九年，增设一名，道光十八年，增设二名。

兹实有催粮领催七名。

巴彦苏苏地方，同治九年合编满洲、卦尔察、索伦、达斡尔、巴尔虎、汉军为四牛录，原设额兵二百一十六名，内领催一十六名、披甲二百名。同治十二年，增设副甲一百名，光绪五年，新增兵丁三百名，内领催十六名、披甲二百八十四名。是年，移驻北林子地方领催十六名、披甲二百名、裁汰副甲一百名。

兹实有兵丁二百名，内领催十六名、披甲二百六十四名。

呼兰所属北团林子地方，光绪五年合编各部落为四牛录，由巴彦苏苏移驻领催十六名、披甲二百名。

呼伦贝尔，雍正十年本设额兵三千一百名，内索伦、陈巴尔虎领催二百名、披甲二千八百名、厄鲁特领催八名、前锋二十六名、披甲六十六名。十二年，增设兵丁二千四百名，内新巴尔虎

领催一百六十名、披甲二千二百四十名。乾隆七年，裁汰兵丁一千五百六十名，内索伦、陈巴尔虎领催一百零四名、披甲一千四百五十六名。八年，裁汰兵丁一千九百四十名，内索伦、陈巴尔虎披甲四百八十名，新巴尔虎领催六十四名、披甲一千三百六十六名，厄鲁特披甲二十名。三十六年，增设兵丁五百名，内索伦、陈巴尔虎披甲二百四十名、新巴尔虎披甲二百四十名，厄鲁特披甲二十名。五十五年，裁汰兵丁四十八名，内索伦、陈巴尔虎披甲二十四名，新巴尔虎披甲二十四名。是年，增设新厄鲁特领催四名、披甲四十名。咸丰九年，增设兵丁二百名，内索伦、陈巴尔虎披甲九十六名，新巴尔虎披甲九十六名，厄鲁特披甲八名。

共裁汰领催一百六十八名、披甲三千三百三十六名。共增设领催、报甲七百四十四名。

兹实有兵丁二千六百九十六名，内索伦、陈巴尔虎领催九十六名、披甲一千一百七十六名，新巴尔虎领催九十六名、披甲一千一百七十六名，厄鲁特领催十二名、前锋二十六名、披甲一百一十四名。

布特哈地方，乾隆二十五年本额设索伦、达斡尔兵二千名，内领催二百名、披甲一千八百名。乾隆三十六年，裁汰领催十六名。咸丰九年，增设索伦、达斡尔披甲三百名。同治十二年，增设索伦、达斡尔披甲五百名。

兹实有索伦、达斡尔兵二千七百八十四名，内领催一百八十四名、披甲二千六百名等情造册咨送。等因呈报前来。

为此，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法灵阿巴图鲁定安、副都统禄彭咨行。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译者：郭美兰

吉林将军铭安为奏请添设宾州、五常二厅等处民官、兴建学校事咨黑龙江将军文

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钦命镇守吉林等处地方将军、兼理打牲乌拉拣选官员等事铭安，为咨行事。案照本将军会同奉天学政于光绪六年十二月初八日恭折具奏请添设民官、兴建学校，以资治理等因一折，除俟奉到谕旨再行恭录、分别咨行外，相应照抄原折备文咨行。为此，合咨贵将军，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

计粘抄壹纸

奏为遵旨添设民官、以资治理而裨地方，恭折沥陈、仰祈圣鉴事。窃奴才自抵任以来，叠奉谕旨，谆谆以吉林地方积弊甚深，亟应力图整顿、量为变通。当查吉省，马贼肆扰皆由地阔官稀，非有地方亲民之官，不足以讲吏治而清盗源。业于光绪四年九月间，将变通官制，增设州县大概章程，另缮清单，恭折沥陈，并声明创葺城垣，建修衙署、仓库、监狱等项，需费浩繁，拟以斗税、荒价二款作为添官一切用度，须俟款项筹有端倪方能陆续添设。一二年内，恐难设齐，均经奏明，仰邀圣鉴在案。嗣经部议复奏：吉林添设各缺，自系因时制宜、整顿吏治起见，应请旨饬令该将军体察情形，通筹全局，详细分别奏明

办理。等因。奉旨：依议。钦此钦遵恭录知照前来。奴才闻命之下，钦感难名。伏思法贵因时，庶足补偏而救弊。事由创始，尤宜虑远而思深。除遴委妥员分赴各城查办荒地、抽收斗税以筹设官、建署经费外，查吉省属界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亦二千余里，惟省城西北一隅，设有三厅办理地方之事。至宁古塔、三姓、阿勒楚喀等处，命、盗、户、婚，则就理于协、佐衙门；而协、佐等官，但习骑射，不谙吏治。是以民怨沸腾，挺而走险。奴才详查情形、通盘筹画，吉省应设民官处甚多，第筹款维艰，势难一齐举办。惟先择其紧要之区。如阿勒楚喀、五常堡、阿克敦城三处，放荒已著成效，生聚日繁，商贾辐辏，亟应添设民官，委员试办。

奴才前奏原单内开拟设各官，均系略举大概，并未派员履勘。今当创立之初，必须相度形势，体察舆情，斟酌不厌其详，历久可期无弊。查阿勒楚喀地方，距省五百里，距三姓六百余里，为东北最要咽喉。奴才札派知府衔升用同知、候选通判王绍元前往查勘，何处可以修城、建署，饬令绘图禀复，去后，旋据该通判王绍元禀称：遵查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城，地在全境西南一隅，西南管界仅四十余里，东南、东北管界则三、四百里不等。缘早年安设旗屯俱在蜚克图站迤西，距城皆不出六十里外。其蜚克图河东，原系围场、禁山与闲旷边荒，南北二百余里，东西三百余里，渺无人烟，无须治理。咸丰十一年奏准开放蜚克图河东等处荒地，远近民人领种谋生，日聚日众。二十年来，生齿蕃盛，商贾渐繁，命、盗词（讼），愈增愈多，俨有既庶且富景象。查有苇子沟地方，西距与拉林接界之古城店一百七十里，东距与三姓接界之玛延河二百四十里，南距与五常堡接界之帽儿山二百里，北距与黑龙江属呼兰接界之松花江六十里，实为全境适中之地，且系东北赴三姓，东南赴甫子沟，玛延河三路通衢。蜚克图

与色勒佛特库两站正中腰站，原设东西大街一道，计长三里，街南、北有开设大、中铺户二十余座，小铺户七十余座，土著居民三百余家，人烟稠密、商贩殷繁。于此设立同知衙署，监狱暨巡检捕衙，实足以资治理。周围环绕土冈，可以建城垣。形势壮阔，城中多留隙地，以备分设祠庙、学署，仓厂、武廨等用。至玛延河地方，既已就地安民，亦应统归此缺同知管辖。第该处东、西长二百余里，南北长一百五、六十里，界面辽阔，城恐同知兼顾难周。应请仿照奉天昌图前改同知时于八家镇添设分防经历一员，今拟在玛延河适中之烧锅甸子，可否添设经历一员，抑或添设照磨一员，以辅其治。均祈查核。等语。并绘具地图禀复前来。

奴才等请在阿勒楚喀属界添设抚民同知一员、巡检兼司狱事一员。复核通判王绍元查勘情形，既称苇子沟系何境适中之所，拟仿照伯都讷同知驻孤榆树屯之例，即请在苇子沟仿照原设立抚民同知一员，名曰宾州厅。另设巡检兼司狱事一员管理监狱，教谕一员振兴学校。玛延河之烧锅甸子分设巡检一员，即归宾州厅统属者。苇子沟、玛延河拟设正印教佐各官之情形也。

又查五常堡地方，距省五百里，为东南冲要之地。奴才札派四品衔委用通判陈治，同知衔委用知县毓斌前往查勘何处可以修城、建署，饬令绘图禀复，去后，旋即该通判陈治等禀称：遵札驰赴五常堡城，勘得该处原筑四方土垣，中立井字街协领衙署，苫中规模狭隘，人烟稀少，户不满百，铺店十余家，生意萧索。缘该城地处北隅，不当冲要，皮、木、山料、油、靛、烟、蔴诸货，非贩运必经之途。故开荒垂二十年，尚无起色。勘验毕，即赴堡城迤南三十里之欢喜岭地方，勘得该处有东西大街一道，长七里、宽三里，商贾萃集，人烟较密，东、西门各一，贸易四季繁盛，为五常堡、山河屯适中之区。今欲建立郡县、城池。该

处西北地势高阔，可以设立衙署、仓库、监狱；外建城垣，东西长可八里，南北宽可四里，祠宇（宇）、学署均可择地修举。相度毕，遂至欢喜岭迤南六十里之山河屯地方，勘得该处商贾富厚，有东、西大街一道，长四里、宽三里，四围环以长沟，东、西、南、北门各一，贸易冬季为最盛，余三季平平。人烟尚多，城为丰盈之地。如建立城池，东西长须五里，南北宽须四里。官廨、祠宇，仓库，监狱、考棚、公所均可择地建立。该处西方偏北，地颇旷朗，堪以建造有司衙署。勘验毕综复：仅界东西宽百余里，南北长二百余里，东南隅长及四五百里，地方寥远，现在莠民虽震于兵威不敢公然出犯，而深山密林、潜踪伏藿，伺间劫掠仍所不免。地方官吏诚有鞭长及莫之势。目下拔在欢喜岭、山河屯二处设立正、佐各官，兰彩桥、小山子二处亦当冲要，宜分设讯官，长年巡缉、演练各队，仍须驻扎，以资镇抚。等语并绘具地图禀复前来。

奴才等请在五常堡设立州治，仿照热河章程，以同知管辖知州事一员、巡检管吏目事一员。详复该通判陈治等查勘情形，既称欢喜岭系堡界适中之所，该堡原有协领一员，自无庸再在该处设立民官，亦无庸改作州治，即请在欢喜岭设立抚民同知一员，名曰五常厅。另添巡检兼司狱事一员管理监狱，教谕一员振兴学校。山河屯分设经历一员，即归五常厅统属。至称兰彩桥、小山子二处地当冲要，宜分设讯官一节，查：兰彩桥在小山子西南，相距二十里，由兰彩桥至五常堡九十余里，询系扼要之区，自应添官驻守，以资镇抚。惟吉省向无讯官，碍难设立。兹拟在兰彩桥地方设立巡检一员，亦归五常厅统属。小山子既距兰彩桥二十里，即无庸添设分防。此欢喜岭、山河屯、兰彩桥拟设正印教佐各官之情形也。……（略）

此次拟设正印、教佐各官，如蒙俞允，应请旨饬部铸造关防

印信、钤记印记，迅即颁发，以昭信守。其定缺分、筹俸廉、修城垣、建衙署、兴学校、设弁兵，应行详议章程，谨另缮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饬下部臣复议施行，实于地方大有裨益，一俟奉到部文，再由奴才遴选妥员奏明分别试办。除绘具各该处地图贴税（说）咨呈军机处备查外，至如将军应否加兼文衔、省城应否添设巡道，及吉林厅改府治、长春厅改为同知，一切尽事宜，奴才当再随时体察情形悉心筹画、妥议具奏，恭候圣裁。所有遵旨添设民官各缘由，是否有当，理合会同奉天学臣潘斯濂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计跟单壹纸

谨将吉林拟设厅县教佐等官缺分、廉俸，并建立城垣、衙署，以及酌设学额、增添弁兵，均仿照奉天新设民官章程酌复详议，胪列各款，恭呈御览：……（略）

一、振兴学校以维风化也：查吉林为我朝发祥重地，二百余年涵濡教育，士气振兴、人文渐盛。向来吉林厅原定文学额六名、伯都讷四名，长春厅三名；武学额，三厅共八名。今新设二厅一县，地处偏隅，民间垦种，结庐历有年所，必须教养兼施，方能顽梗渐化。拟请宾州厅、五常厅两学，每学各定文学额三名、武学额二名；……。

一、增设弁兵以缉盗贼也：查新设各厅、县，地广民顽、盗风未息，且外来流民耕种，良莠不齐，难免无械斗、命盗等事。若专事该厅县皂役人等搜捕、梭巡，硒访未周，难期得力。必须于每厅、县设立弁兵，非特可以认真缉捕，并可以镇压地方。第奉天前设捕盗营，马兵分拨调遣，为数太多；吉省经费不敷，碍难照办。拟在新设宾州厅、五常厅、敦化县，每处拣派外委一员，募练步勇五十名，均由该厅官、知县，自行管带。应发给饷干，……均在压荒斗税项下动支；应用火药仍照吉省军营向章，由工

司请领发给、复实报销。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右司为查收荒地租钱事咨吉林将军衙门文

光绪七年正月初十日

右司案呈，为呈报事。于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据承催本年分蜚克图等处荒地租赋委员、委佐领金成，五品顶戴，八品荫监永寿等呈称：窃职等遵奉札派催征。本年分蜚克图迤东暨三清宫甬（道）子沟等处荒地租赋务依定限、扫数催完，等情遵此，职等带领兵役分路竭立催征。现查承催、八品荫监永寿等，收得八万二千垧晾网等处荒地租钱二万四千吊；承催、委佐领金成，收得三清宫、二道河、柳树河、甬子沟等处荒地大租钱六千吊，又收得三、二两年分带征租钱五百吊，共收得大租钱二万一千二百吊，共交钱三万零五百吊。据此一并先行呈交外，余欠租赋赶紧分路催征之处，理合缮禀陈明宪鉴台前查核施行。等情禀递前来。

据此详查该员等共交三项租钱三万零五百吊内，有帖钱二万一千二百吊现在本衙殷实铺户记存外，下剩钱九千三百吊，当即札付银库如数查收外，其下欠应征租钱，除严札该催租员弁等赶

紧催交之处，理合备文咨报。等情据此，为此咨报将军衙门查核可也。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

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右司为覆核大小租钱事咨吉林将军衙门文

光绪七年正月十九日

右司案呈，为咨报事。于光绪七年正月初五日，据署拉林协领关防事务、吉林佐领兼云骑尉松年呈称：于本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据承催圈荒租赋五品蓝翎笔帖式委章京明升呈称，窃职奉派征收圈荒地一万七千七百一十晌零四亩三分，每晌地照依六百六十文征收，共应征大、小租钱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八吊八百九十文，现已如数呈交完竣。等情。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据承催东山板子房租赋、花翎防御兼云骑尉和俊呈称，窃职奉派征收东山板子房地二千五百五十九晌六亩二分，每晌地照依六百六十文征收，共应征收大小租钱一千六百八十九吊三百四十九文，均已如数呈交完竣。各等情前来。据此覆查无异，理合备文呈报副都统衙门，伏祈核转施行。等情呈报前来。据此，本衙门覆核无异，理合转咨将军衙门查核可也。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右司为发给斗行执照事呈吉林将军文

光绪七年二月十五日

右司案呈，为发给斗行执照事。案查：前于乾隆二十九年间宁古塔地方奉文制造官斗二十四面，按年每斗交纳税银一两，归入杂税案内报销。曾于嘉庆二十三年间发给印帖执照，历办在案。嗣于光绪六年间，准奉省咨，内开案照：吉林饷需支绌，筹措维艰，当因各省出产，向以粮食为大宗。各处集镇，虽设有官斗，而每年所纳之课为数甚微，不足以供军用。着仿照奉天办法，酌抽捐项：粗粮每斗一十文，细粮每斗二十文，小麦三十文。酌度地方情形，妥为筹办。等因前来。遵查粮行铺户帐簿，自五年正月起查，至十二月底止核查，实销粗、细粮石数目照依新章，约计一年抽收斗税钱一千吊。自六年八月起收。令该值年斗头粮行按年轮流经理，于二、八月初十日赴司呈交，不准亏欠。等情示谕商人遵办在案。兹据经理官斗祥太常等二十一家请将前发斗帖如数缴回，恳请更换新照。等情据此。合将经理官斗祥太常等二十一家，自八月起发给应纳斗税执照一纸，按年应纳税钱[illegible]限收齐、

如数交纳，不准亏欠。倘有不肖商贩抗违税课者，从重治罪。该商在于境内，务须公平抽收，不准藉端勒索多抽，致干咎戾外，合将经理官斗铺户字号粘连文尾，理合备稿呈堂查核、发给执照可也。

值班章京恩祥对，值班笔帖式恭讷初科写。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

副都统衙门，为发给斗行执照事。兹准将军衙门咨示案照吉林饷需支绌，筹措维艰，当因咨省出产，向以粮食为大宗。虽有官斗，所纳之课，为数甚微，不足以供军用。着仿照奉天办法酌抽斗税、捐项：粗粮每斗一十文，细粮每斗二十文，小麦三十文。妥为筹办。等因。核查：塔城粮行铺户实销粗、细粮石数月，照依新章，约计一年抽收斗税钱一千吊，自光绪六年八月初一日起收，作为春、秋二季交纳。等情示谕商人遵办在案。今将官斗二十四面，着交该值年斗头祥太常等二十一家按年轮流经理，二、八月初十日赴司如数呈交，不准亏欠，倘有不肖商贩抗违税课者，定必究治。该商在于境内务须公平抽收，不准藉端勒索致干咎戾可也。须至帖者。

福恒磨房、马料铺成号、福兴明、李磨房、三合利、天发永、元利油房、赵篓铺、新成油房、协和园、通盛和、永茂油房、福盛号、恒吉利、庆裕昌、祥泰常、三合果、丰源成、永泰店、兴盛成。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

署呼兰副都统成庆为覆讯伤死雇主之工人王幅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七年二月二十日

署理呼兰城副都统印务、副都统衔花翎参领成庆，为覆讯招解核转请示事。右司案呈，于二月初八日，据署呼兰理事同知达崇阿详称，光绪六年九月十六日，蒙副都统衙门札开，右司案呈：兹于八月二十一日，据总理民务所事务佐领穆克德布等呈，据菽字界界官巴克唐阿禀称，据佃民秦美弼报称，伊所招镑青地户戴有详于七月十六日早晨赴地荡地，嘱令工人王幅携带镰刀同去割草，王幅在地因向戴有详索讨工钱起衅，彼此口角，戴有详执持鞭杆扑殴，王幅一时情急顺用镰刀将戴有详迭砍，致伤额门、脊背等处，倒地、移时身死。据报前来。往查验：已死戴有详，头颅、脖顶、脊背等处，均受砍伤属实。即将凶犯王幅并凶器镰刀一并呈递，并请官仵相验。等因前来。当将凶犯王幅羁禁，照章由本衙门遴派右司行走、骁骑校乌力善，带同刑仵前往诣验，业将已死戴有详尸伤验讫，当场填注伤单，并取具仵作不致遗漏甘结，一并呈递前来。据此，除将原勘伤单备核外，惟查此案系属单民案件，亟应札交该署所审拟解勘，以符定章。等情。据此，相应呈请备文照抄原验伤单粘连文尾，连凶犯王幅一名，锁铐镣全，并凶器镰刀一把，一并饬交六品军功德仓带兵押解，送交该署所

收审讯办。惟斯案应讯隣佑尸亲人证，一俟署所详请提调，再行解交归案审办可也。须至札者。等因。计抄伤单一纸，内开奉派右司行走、骁骑校乌力善为呈递验明尸伤事。职遵即带同司催寿明阿、仵作常安等前诣濠河北距城一百一十里菽字界兴隆堡屯查勘。该屯西北三里许南北垄豆地内，见有土堆一处，据乡约蔡福兴指称，即系已死戴有详尸身在此培埋，傍放灰洋褡裢卧伦袋一件、兰布单裤一条。眼同尸亲人等刨去浮土，内有苇蓆碱盐包裹戴有详尸身一躯。……委系因伤身死。报毕，仵作常安呈具押结前来。职复加亲验无异，饬取凶器镰刀，比对尸伤相符，当场填图取结；尸令报殓，饬交尸妻陈氏具领外，所有仵作甘结、尸亲领状，一并呈送鉴核施行。等因蒙此。卑职遵将该犯王幅，同凶器镰刀分别禁、存，正在备文详提尸亲人证质讯间，复蒙饬派披甲、六品顶戴增福带兵将尸妻戴陈氏、地主秦江，房东佟澧等押解前来。卑职复提犯当堂隔别研鞫。讯据：秦江供，小的是已死戴有详的地主，合他毗隣居住；佟澧供，小的是正红旗满禄佐领下旗人，这已死戴有详是小的房户，合凶犯王幅素好没嫌。又据同供，光绪六年七月十六日晌午时分，小的们都是在家戴有详的女人戴陈氏赶去向小的们告说是日早晨，他男人赴地，叫工人王幅携带镰刀同去割草，以后王幅急忙赶回，声称，在地因向男人讨要寄存钱文，彼此口角争殴，王幅用镰刀把他男人砍伤倒地；邀同小的们赴地瞎看的话。小的们连忙合戴陈氏、王幅一同到地，见戴有详受伤仰卧地上，还能言语。小的们当向他查问前情，属实。不想戴有详伤重，停了一会就因伤身死了。小的们就把王幅拴住，通知乡约到去问明情由、查起凶器镰刀，一并送到呼兰衙门报蒙委员验明尸伤，将凶犯王幅同凶器转解到案下审办来了。今蒙审讯，凶犯王幅实因在地向戴有详讨要寄存钱文，彼此口角、争殴，王幅用镰刀将戴有详搂砍，致伤倒地、移时身死

的，并没别故，所供是实。据戴陈氏供，小妇人是呼兰菽字界杨家阿都屯民人，年三十六岁；翁父已故；婆母王氏年七十六岁，只生已死戴有详一子；（戴有详）是小妇人男人。小妇人生有两个儿子，年都幼小，别无亲人。男人租种秦江家地亩度日，合这王幅素好没嫌。光绪六年六月不记日子，男人雇得王幅庸工，他身带市钱五吊没处存放，当交男人收存。以后，小妇人家没钱使用，就把王幅存钱花用。到七月十五日，王幅因工价过贱，当即辞工，合男人算明工帐，该欠他工钱九吊五百文。男人仍因没钱，留王幅再做几天，一并凑还。王幅应允，小妇人是知道的。到第二日早晨，男人赴地荡地，叫王幅携带镰刀同往割草。到晌午时候，王幅慌张走回，向小妇人告说他因天气寒冷，在地向男人央恳，先把寄存钱文给还，好做衣服花用，男人嗔他讨钱过紧，当相忖斥，彼此口角、争殴，他用镰刀把男人砍伤倒地的话。小妇人合婆母当向不依，随即邀同地主秦江们赴地瞎看，见男人爱伤躺卧在地，那时男人还能言语，小妇人当向男人查问前情属实。不想男人伤重，停了一会就因伤身死了。经秦江们就把王幅拴住，通知乡约到去，问明情由，查起凶器镰刀，一并送到呼兰衙门报蒙委员验明尸伤，将凶犯王幅同凶器转解到案下审办来了。今蒙审讯，已死男人实因在地嗔雇工王幅索讨钱文，口角起衅，被王幅用镰刀搂砍致伤倒地移时身死的，并没别故，只求究抵是实。据王幅供，小的原籍是奉天昌图府民，去年由家单身来到呼兰菽字界一带庸工度日。年二十八岁。父母已故，母亲陈氏。并没弟兄。娶妻任氏，没生子女。别无亲人。小的务农为业。合已死戴有详素好没嫌。光绪六年六月初上，小的雇给戴有详家镑地工作，随身带去积蓄帖钱五吊，没处存放，给交戴有详收存。到七月十五日，小的因工价过贱，当向辞工，合戴有详算清工帐，该小的工钱九吊五百，连前寄存共欠钱十四吊五百文。

戴有详当因钱不凑手，嘱小的再做几天，一并给还，小的应允。到十六日早晨，戴有详赶着犁杖赴地荡地，叫小的携带镰刀同去割草。到地工作一会，坐歇，小的因时寒冷，向戴有详央恳先把寄存钱文给还，好做衣服花用，其余工钱从缓再给。戴有详嗔小的讨钱过紧，嚷称非等到秋后不能偿还。小的向他理论，戴有详不服，张口混骂。小的回骂，戴有详就用鞭杆向小的殴打。小的就用镰刀格砍致伤他左肩甲胛肘。戴有详又用鞭杆打来，小的闪避未中，顺用镰刀向他头后搂砍两下，致把戴有详脑后项颈砍伤。戴有详复行赴殴，小的旁闪顺用势砍伤他脊背、右胎膊。戴有详猛用鞭杆赴殴，小的情急，忙用镰刀抵格还砍，伤其额门咽喉。戴有详喊跌倒地，小的赶忙歇手，害怕，跑回向戴有详的女人陈氏告诉。戴陈氏合他婆母当向不依，喊同地主秦江们赶去睄看，向戴有详问明情由，不想戴有详伤重，移时身死。经秦江们就把小的拾（拴）住，通知乡约到去查明，起获凶器镰刀，一并送到呼兰衙门，报蒙委员验明尸伤，又把小的同凶器转解到案下审办来了。今蒙传同尸亲们质讯，小的实因在地向戴有详讨要寄存钱文，彼此口角、争殴，用镰刀砍伤戴有详脑后、额门等处，倒地移时身死，并没别故。小的也没有心致死、合在场帮殴的人是实。各等供。据此，当将该犯还禁，人证保释，录供，报蒙批饬覆审拟解。等因。遵复提传犯证到案，并提该犯王幅覆加研鞫，各供如初，矢口不移，案无遁饰。查律载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全刃、并绞。等语。此案王幅，因向戴有详索讨寄存钱文，戴有详嗔该犯讨钱过紧，当向忖斥，彼此口角、争殴，辄用镰刀将戴有详搂砍、伤脑后等处，倒地、移时身死，自应按律问拟。王幅应请合依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戴有详欠钱不偿，反行首先詈殴，本干律拟，业已因伤身死，应毋庸议，所欠王幅寄存工钱，身死勿征。

余讯无干，概行释省，尸棺业已由兰伤属领埋，凶器镰刀随招解验，发回存库备照。所有卑职审拟缘由，是否允协，理合具文，连犯同凶器详解副都统衙门鉴核覆讯核转施行。等因前来。随提该犯王幅严加覆讯，所供与该署所原详供招无异，所拟罪名亦属与律相符。据此，将凶犯王幅锁铐镣全，并凶器镰刀一把，一并饬交委骁骑校成忠带兵七名协同所役邱广玉等押解送省去讫。所有覆讯核转是否允协之处，理合呈请备文呈报将军衙门鉴核。示覆到日，再行札覆署所遵照可也。须至呈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水师营总管托克托布为将添充役卒水手改拨归营事禀黑龙江将军文

光绪七年三月十日

水师营总管托克托布，为出具情形禀明恳恩事。据署四品官霍启业布等禀称，惟省垣狱卒一项，向由八旗水师营拨出甲兵、水手各十名，早年在狱轮流值班；迨自军兴以来，旗兵出征者多，八旗甲兵不敷差遣，遂又加拨水手十名，后因征兵未撤，陆续加添水手四名，共充狱卒水手二十四名。查齐齐哈尔原设水手共二百六十七名，内除种公由（田）养育兵二十名，又占役、副催、外郎、舵工、木艌、绳匠头目等役一百二十名，五司充当笔

帖式帖写者十二名、番役十四名、仵作一名，所剩水手一百名轮流看库、看船、看档子房、摆渡、查界以及进京领料、赴呼兰运粮等项差徭，本年拟修停船河套、打造棕绳，在在皆需营兵之力。年前造船，虽经兵司暂行更换旗兵十二名，本年仍令补换水手、营兵，本营实不敷差用，是以具情声请核办前来。职公同再四熟筹，营兵不敷差用尚属实在情形。伏查现时出征旗兵，近年陆续抽撤归伍者十有八、九，此间尚在军营者概亦无多。合无仰恳宪恩俯垂体邮，饬司查核情形，可否将后添充当狱卒差使水手十四名改拨归营，以复旧章而资应役之处，恩典出自上裁，谨此据情叩恳恩宪将军大人仁施格外。职托克托布具禀。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署呼兰理事同知达崇阿为呼兰烧商课银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七年四月初九日

篮翎四品顶戴、候补同知、署呼兰理事同知达崇阿为遵饬部示严追烧商空课，取具互相保结，恳请酌中定额咨部核覆事。案蒙军宪札饬转准户部咨：查呼兰、巴彦苏苏二处征收烧锅课银，自同治十二年起，止光绪四年，比较十一年分，历年短征共银五千余两之多，年复一年，任意短绌，实属不成事体。再查同治四

年，经前将军咨请呼兰安设烧锅，每筒令其按年纳课银二百两，谕令佃民将粮石售与烧商，裨财货流通、租赋有益，当经核准试办，三年核其家数多寡酌量加增，再行报部定额；迄今十余年之久，征收课银仍见短绌，若不及早酌中定额，势必有名无实。事关充饷课款，不得任听该商时开时闭，将应纳课款任意拖欠。应咨严饬呼兰城守尉、同知等，查明历年短征课银，勒限追赔完报。仍将经征不力职名，及现开烧锅实在数目，征收课银确数，一并开单，专案送部核办，勿再迟延。等情前来。相应札饬同知遵照部文，赶紧严追，并查取经征不力职名，送部核办。等因蒙此。

卑职遵查厅属烧商，前奉迭札严催，节次传案比追，反覆开导，至于舌敝唇焦，而众烧商忽遵忽抗，始终狡执。卑职恐耽迟延之咎，是以将众烧商解兰送省，据情详请追办在案。维时未蒙发回，无从传追。溯查该烧商等坚抗不遵者，似乎有因。皆缘同治四年间，厅属洪荒初辟，市廛未成，商贾裹足不前，民间积粮太多，无从消售，以致银钱拮据，征租为难。当经前军宪设法奏请招商，安设烧锅，以冀粮石易销，征收起色，实与国计民生有裨益。惟恐商贾仍视畏途，故酌减章程，谕令商民，无论何人呈报开烧者，准其开火之日起课，每筒按年纳课银一百两，试办三年再行酌量加征。定额原不过轻其课以从民便，寓意以广招徕。讵不知本地乡民，因连岁年成丰稔，各户均有粮石积蓄，易于呈报开烧，希图渔利，转致有粮则烧，无粮则止，抑或春耕报止，秋粮又烧，甚至杂货小铺，收帐粮石，亦即顰效。虽有烧锅之名，究无资本之实。如此烧锅，岂能久常。迨至十一年间，厅属烧锅陆续开至三十余家之多。自十二年以后，连年迭遭马贼滋扰，商民房屋，大都焚毁；伤财毙命，殊多歇业。又因连年荒歉，粮石空虚，当经前署厅奎丞诚恐民间饥因，曾出示严禁、停烧。由此

关闭省尤多，以致课税日形短绌。并非商民拖欠，亦非历任经征不力之实在情形也。该烧商佥称：伊等遵照向章纳课，年清年款，并无蒂欠。兹奉部示。追征从前开止满年空课，未免突如其来，藉此狡执。卑职逐加开导，而该商等总称无力完缴，报至押追一年之久，仍复忽遵忽抗。推其众意，若定未来章程，尚可允遵；如追已往之课，实系无力完缴。卑职承追至此，无可如何，不得已详由兰宪解省追办主原委也。嗣于本年正月间，复蒙兰宪转准军宪咨将烧商驳回，仍饬遵照部咨，迅速追征，不得久延。再，互相保结一层，前据副都统衙门咨称，以该商等恳求非蒙酌减数家，则不敢允该商等是何情形，酌减者究系几家、又属某号，有何窒碍之处，应即详细查明声覆以凭核办。等情咨行转饬遵照等因蒙此。嗣后万顺庆执事人王雨等投案前来，卑职连日仍照部示宪谕，婉言开异，切实严追。而现开万顺庆等家，始行陆续呈缴空课银一千三百九十九两零，追找入库。其余公兴隆等家，押追至今，实系无力完缴，并差传同治十二、三等年之家，俱系房屋被贼烧毁，东伙星散，无从觅追。除单开另文详请外，至于取具互相保结、酌中定额一层，所为难者，其中新开、旧设有、无本钱十余家，前因杂粮霉烂，原报小薰就此开烧，倘遇歉岁立即荒闭，所以众商未肯具结承保。如欲准其开烧，似与部文未协；若是勒令关闭，又不欠课，尤觉施之太骤。即此一端，竟又耽延多日。卑职展转筹思，不能因其无力之家，使公事久为悬虚。且部催极严，又不敢稍迟时日。惟有连日与众商集议。据该商等声称：若已现在定额而论，实在有力者不过万顺庆等十一家；次之，聚隆恒等七家，虽系银本不足，而其主人，家道尚称丰裕，恃有房地，尚可经久。其余之家，不独无本，抑且亏空。所谓有粮则止，开闭毫无准定，是不敢滥保互结，诚恐将来赔累伊于无底。等语。卑职目睹情形，事属实在，复加斟酌，察得永盛

泉等五家，系与万顺庆等有力者素系葭莩亲戚，亦即饬令具保，共凑二十三家，联名取具互结，谕令勒限集议妥章以便详请定额。去后。兹据众商陈万善等联名呈恳，为据情诉明恳免包补、酌中定额。详请咨部以便永远遵行事。窃自同治四年军兴奏请开设烧锅，藉此消粮易钱，以裕国课而便租赋，当奉部咨，谕示：商农如有开烧之家，开火之日起课，每筒按年交课银一百两，试办三年后，再行报部酌中定额。等谕。嗣因荒熟岁丰，治下佃民与杂货铺商等，收积变色粮石过多，无处消售，因而多家凑合一处，报开烧锅各一筒，有粮则烧，无粮则止，惟冀变钱交租，并非实有资本，经久常烧也。其应纳课银概遵四年定章，悉依开止之期完纳为定，年清年款，向无蒂欠。惟于十一年前，连年丰收，因而添开多家，顿觉额征起色；至十二、三年后，屡遭年凶粮歉，又加马贼时常滋扰，毁房掠财，甚至商民毙命，以此相继关闭、东伙离散者，指不胜屈。故近年间岁征课银，较比十一年分所征额数屡见短绌，皆因先前关闭之多，诚非商等现开之家不按满年交课而有短欠之弊也。嗣于光绪五年间，军宪奉到部咨，饬厅著商无论何年、月、日开烧，概纳满年课银，并取联名互保。等因。商等理宜遵行勿违，但以岁征之亏，实由关闭者多，其东伙等早已逃亡，房坍院芜，实系无可追找耳。商等自顾不暇，乌能代为包补，迄今累案二载，苦无休日。是以历陈原情，恳祈据情转详咨请大部宽免追征、包铺，以舒商困。请自奉到部文之年起，嗣有添开、报闭之家，商等甘愿遵照新章，按年交足额款。再，部示联名互保一节，商等惟因现下开烧之家，查其血本较多不过万顺庆等十一家，可以经久开设；又其次者，永盛泉等十二家，俱系治下佃民开设，究其血本无多，尚有房产家俱可恃。合计以上共二十三家，商等仅依部示联名押结。除此之外，如汇隆泉等十家，俱系流商聚积，货人几所房间，究其血本，了了无

几。惟遇年丰赊粮易换，暂行开烧求利，否则立止，另理别业。商等碍难一体保结。盖此数家，开止无常，必致商等包赔，永世受累，无时底止，亦将同归颓坏矣！商等公同酌议，惟宜遵照部示，酌中定额章程具情陈明恳请府尊据情转详咨请大部核稽可否，查计商等家数，体恤有力无力情形，无论治下烧商历年开止家数多寡，只著商等二十三家轮流值年承办，照依同治四年奏请每家一百两定章，酌量加增，会总定额，包纳归款，商等永世遵行；其流商等家如有关闭者，商等按现开家数均摊包出，以足额款，其亏欠课银多寡，俱经值年等家管理追收，以专责成。而归商等包赔之项，倘有不遵约束者、坚抗不交者，准值年等家据情禀请府尊究办偿还，历年值年等家，准于八月到署厅遵额照数交纳。如此则国课无虚悬之虞，即商等包纳，有遵循之规，实公私两有裨益焉。是以不揣冒昧，具情呈明，并将先后实在开烧家数、字号、商人名姓以及各家有力、无力，愿否保结，逐一详细注明、粘连呈尾，为此叩乞恩准，据情转详，咨请大部以便鉴核可否定额，则商等感德无极矣。等情据此，并该烧商联名投具互保押结清单前来。卑职详核该烧商所呈情节，亦系实在情形。无奈厅属，洪荒初辟，流民杂聚，又兼山林交错，姓属接壤，实谓盗贼出没之处，商贾裹足不前，以致民间粮石无处消售，则租赋无从征收，是以前军宪酌减章程，安设烧锅，每筒令其按年纳课银一百两，呈报开火之日起课，试办三年，查明家数多寡，报部定额。迨至试办期满之年，地方官理应遵照定章，取具互结，详请定额，奈缘期满之年，厅属仍无正经殷实铺商开设，所有烧锅亦不过本地农民积粮霉烂随时报开，粮尽则止，如此情形，焉能查一报定额！故历前任，因地使然，莫不遵循旧式，从权征课册报，并无遗漏短征情弊。及至十二年以后，厅境贼匪滋扰，又兼连年荒歉，以致商民星散，粮石空虚，殊多歇业，所以征收课银

比较十一年分似觉短征，并非历任经征不力之故也。至于近年以来，年成稍有丰稔，从前关闭之家，多有另换东伙，整理新开。所有征收，略见起色。况现奉大部指示，若不及早酌中定额，课程势必有名无实。并蒙军宪札饬，赶紧追征，并该烧商呈请酌减数家。酌减者究系几家，有何窒碍之处，应即详细查明声覆。等因。卑职不致稍有违误，了草塞责。兹查厅属烧锅旧设二十九家，计三十筒。自从卑职去正到任之时，经前署厅德丞移交鸿兴厚等四家，呈报开设小薰，尚未详报，卑职当即详请兰宪核准鸿兴厚、顺发涌两家，惟汇隆泉、德成广因无保结，饬令止火在案。维时奈因该四家春季课银已交，无从退还，是以未曾勒令止火。现在旧设新开，共有三十三家，计三十四筒。若凭真有银本殷实者，仅止万顺庆等十一家。其次德源昌等十二家论其血本，虽系有限，不过取其家道殷实、尚有房地，足可支持久远，所以众商情愿联名互保、出具甘结，嗣后倘有关闭，所欠课银，该商等情愿摊赔包补。其余汇隆泉等十家，询据众商佥称：该铺等开设本处偏僻村屯，均因前、今两年丰稔，其外来流商等合伙凑粮开烧，与众商素不同列公会，亦无来往交易。先前各纳各课，并不知其底细；近因饬令互相保结，干系匪轻，故不得不确切导听，据实声明。缘该铺等实系赁人房屋，伙开小薰，原无设筒，家具尚且不备，何况资本。该铺等全仗年成丰稔，转向亲友赊买朽粮，开票约期归还，甚至东挪西贷，免强支持，以致亏空甚钜。所谓有粮则烧、无粮则止、开闭无常者，皆系此等之户也。况商等生意微薄，烧酒以出境为禁，全靠本地消场，甚属微细，俱各自顾不暇，岂可再受包赔之累，实系不敢保结。等语。卑职察核众商情形，亦属实在，断难勒令保结。若以二十三家为定额，未免国课有亏。其农户所开，均系艰窘无力者，已有十家之多，而殷实铺户因其开闭无常，恐受包赔之累，不敢互保出结。讯其无

力之家，自知无本，谅难取信于众，亦不仰攀众保，惟求准其开烧，俟关闭之日，情愿仍照旧章，按月核计交纳课程，不致拖欠。卑职伏思：无力之家，应无保结，准其各任各课开烧，不惟与部文未协，且恐具结者效尤，若因无结，勒令止火，未免施之太骤，亦觉不忍，且与舆情有乖，非所以培养民生也。卑职筹思至再，别无良法，惟有因时制宜，遵照部示以酌中二字定拟，方能与课、与民两无掣肘。查该烧商等共有三十三家，其中因无力者十家，折半酌减五家，以二十八家为定额，无如众商不允。卑职复又再三开导，而众商声称：伊等实系生意微薄，是以各家均设一筒，出息有限，一经额多课重，诚恐关闭之家尤多，独力难支，将来总归歇业而已。又复再三开导，伊等佥称：今若再以现在殷实之家请定常年课额，诚恐往返驳诘，势必无济于事；因此从权商酌，无论有力、无力家数多寡，恳祈汇总定额，庶可免强遵行；嗣后按年，总以五千两呈缴，作为永远定额。卑职细核，与往年所征课银约略相等，准如众商所请。每年八月向众商值年家征收。嗣后无论历年开闭多寡，总以交纳课银五千两。如其所交课税不足额数者，即令二十三家具结，众商均摊赔补足额，不致丝毫短欠。如此办理，不独国课有一定之额，不致较前紊乱，而众商亦不致偏苦，似觉两有裨益。是否有当，除烧商送到互结、加具印结并各铺清单各一件详送兰宪核转外，所有送到互结、加具印结，粘连成套，并各铺分晰有力无力清单，一并详送将军大人察核，赐恩格外，速拟酌中定额，并请咨部核拟备案，实为德便。再，所送印甘各结，恐有定额更改之处，驳换有需时日，是以额定银数处，留空尚未填实，合并声明。为此备由具呈，伏乞照详施行，须至详者。

右详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定安等为省属各城银价事咨户部文

光绪七年四月十五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斐凌阿巴图鲁定，齐齐哈尔副都统禄，为咨报银价事。户司案呈：查黑龙江省属各城，光绪七年三月分街市银价，据各该副都统衙门查明咨报前来，本衙门覆核无异。据此，开单汇咨户部备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都京户部。

计　开

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兰等四城，光绪七年三月分街市银价，每两易换京钱三吊四百五十文。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署理呼兰副都统印务参领成庆为官庄庄丁交粮钱文事呈将军衙门文（满文）

光绪七年四月二十日

署理呼兰城副都统印务副都统衔花翎参领成庆咨呈将军衙门：为呈报将官庄庄丁所交粮谷作价钱文数目事。

左司案呈，查得，本处新增十九官庄额丁一百九十人光绪六年交齐粮仓之四千一百八十石内，一半交仓，余半照十月时价，按每仓石二百钱计，售价为四百八十串钱文。除呈报将军衙门外，仍将此项价钱，嗣后派员解送时，另行造案呈报将军衙门，等因呈文。

为此咨呈。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译者：郭美兰

署理呼兰副都统印务参领成庆为销算光绪六年课银事呈将军衙门文（满文）

光绪七年四月二十日

署理呼兰城副都统印务副都统衔花翎参领成庆咨呈将军衙门：为年终呈册销算课银事。

左司案呈，据派出收课佐领乌尔青格、笔帖式赛木布等呈称，自光绪六年正月初一日始，至十二月三十日止，此一年内，共收课银三百一十四两四分等因，将买卖马牛骡驴羊猪等畜人之籍贯、旗佐、名姓、按售价银征收课银，分晰造具细册呈送前来。经逐项一一稽查乌尔青格等所呈之册，尽皆相符，并无多收少报之项属实。是以，造具按买卖马牛等畜银征收之课银细册一本，旧管、新收、开除、实在银两四柱清、汉文合璧册一本，并将光绪六年一年征收课银并无多收少报之处，出具印结二张，一并呈报将军衙门外，仍将同知负责征收六年份网子课银一百六十两，几经催促，尚未解来之处，一并呈报将军衙门，等因呈文。

为此咨呈。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译者：郭美兰

署理呼兰副都统成庆为呈报烧商课银数目、册籍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七年四月二十日

署理呼兰副都统印务、副都统衔花翎参领成庆，为呈报烧商课银册籍事。左司案呈：于光绪五年十二月间，查清呈报本处实存课银一千三百三十五两六钱四分六厘，及应追关闭烧商兴隆泉欠交五年分一年课银二百两，共计应存五年分课银一千五百三十五两六钱四分六厘，新收六年分烧商课银三千二百两，统计旧管、新收课银四千七百三十五两六钱四分六厘。内除遵照省文，出放本处光绪五年春闱一个月兵丁饷银九百一十八两八钱，又垫放黑龙江城运粮官兵水手等由兰支领借银四百九十一两，巳(已)于去岁七月初一日、八月初五日两次呈报各在案；又遵文借垫依副护调起吉林出征去之官兵等支借川资银一百九十五两零四分，已于本年二月初六日呈报在案；又遵文出放依副护五年秋、六年春两季津帖银三百两，并兰、苏、林三处官兵应支六年春季津帖银二千一百五十七两一钱，计出放银四千零六十一两九千四分。实应存烧商课银六百七十三两七钱零六厘。内除关闭烧商兴隆泉欠交五年分一年课银二百两，虽经屡次追比，至今尚未交纳，兹将该铺执事人朱焕章严押勒限追比，容俟赶紧追齐再行另文呈报外，现在实存烧商课银四百七十三两七钱零六厘。谨将烧商课银数目分晰造具四注

清册一本，呈请详报前来。据此，亟应将清册一并附封呈报，希请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定安等，为银价事咨户部文

光绪七年五月十九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斐凌阿巴图鲁定，齐齐哈尔副都统禄，为咨报银价事。户司案呈：查黑龙江省属各城，光绪七年四月分街市银价，据各该副都统衙门查明咨报前来，本衙门覆核无异。据此，开单汇咨户部备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都京户部。

计　开

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兰等四城，光绪七年四月分街市银价，每两易换京钱三吊五百文。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定安等，为银价事咨户部文

光绪七年六月十五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斐凌阿巴图鲁定，齐齐哈尔副都统禄，为咨报银价事。户司案呈：查黑龙江省属各城，光绪七年五月分街市银价，据各该副都统衙门查明咨报前来，本衙门覆核无异。据此，开单汇咨户部备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都京户部。

计　开

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兰等四城，光绪七年五月分街市银价，每两易换京钱三吊五百五十文。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盛京将军岐元等为黑龙江演练兵丹所需枪支给车拉运事咨黑龙江将军文

光绪七年七月初十日

镇守盛京等处将军、管理兵刑两部、兼管奉天府尹事务、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奉天旗民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宗室岐元，盛京副都统托勒台巴图鲁富升，为咨行事。右兵司案呈：兹据黑龙江委员云骑尉乌勒兴额禀称，为禀请发给车辆事。窃职遵奉敝省札开，遵旨筹备海防，演练兵丹万名。所需鸟枪，为数甚钜。前令匠役赴盛京制造鸟枪二千杆以资应用，现在尚未解到，除札派云骑尉乌勒兴额赴沈督同赶紧制造外，理合备文咨行贵将军总督部堂，请烦查照，一俟该员督催如数造齐，希请饬属转傅车辆迅速运回，以备操防。等因。即于三月十八日赶到奉省投文催造鸟枪间，又于三月二十一日复准敝省札开，由神机营请拨黑龙江攒竹枪一千桿，计程四、五月间足可解至奉省，札饬前派制造鸟枪去之云骑尉乌勒兴额在彼守候，就近迎提，免致贻误，除咨行盛京将军、兵部照章发给车辆，拨派官兵，协同护解外，相应札饬承差委员遵照。等因各在案。伏查督造鸟枪二千杆，业于四月二十日间造竣，仅待攒竹枪到日，一同解运。候至七月初一日，始行解运至奉。当查：攒竹枪一千杆，并包裹计重四千三百余斤；鸟枪二千杆，并包裹计重一万三千七百余斤，共重一万八千余斤。遵

此具禀，恳请发给车辆，并请拨派官兵协同护送，俾资速以解运，庶免贻误要需。等情。据此，查该委员领取攒竹枪应需车辆前准神机营来咨已行各处备办在案。今据禀称鸟枪二千杆制造完竣，并包裹计重一万三千七百余斤等语。应照每六百斤给车一辆，核给大车二十三两，以资拉运。除札沿途遵照外，相应咨行贵将军，请烦查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将军衙文为悬赏捉拿“盗匪”事咨呼兰副都统衙门文

光绪七年闰七月十五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购觅眼线上紧踩缉事。刑司案呈：卷查近年呼兰副都统衙门咨报，拿获盗匪前后多案均称逸犯乔克玉、徐万仓、许五等为首，纠结党羽，骑马持械，抢掠伤人，奸淫妇女，实为闾阎腹心之患，并有同恶相济之伙匪高永、薛万幅、列珍东、列发和、王贵、姜恒林、列洛疙疸、郃洛五、赵姓、郑姓、杨发、李汶美、列子发、唐洛三、马傻子等十五名，不时鸟合抢劫。各等因有案。查该匪等时聚时散，未甚鸱张，若不即早翦除，诚恐将来大肆猖獗，贻害地方，尤非浅鲜。应请咨行呼兰副都统衙门，

并札行署同知巴彦茉茉协领、北团林子委协领等，出派弁兵妥役，购觅眼线，务将以上在逃首、伙各匪按名捡获，并出示晓谕：不论军民人等，但能按照单开，拿获首匪一名，赏银五十两；拿获伙匪一名，赏银二十两。如能将乔克玉拿获，赏银一百两。若斯悬赏购缉，匪等必无容身之地，不难立投罗网，闾阎可望安堵矣。合将首伙各匪开单粘连文尾，呈请咨札行巴彦茉茉协领、北团林子委协领同知所遵照严缉外，相应咨行呼兰副都统衙门查照办理，并转饬官弁并营所一体遵照可也。须至咨者。

计　开

盗首乔玉克、徐万仓、许五；伙匪高永、薛万幅、列珍东、列发和、王贵、姜倜林、列洛疙疸、郎洛五、赵姓、郑姓、杨发、李汶美、列子发、唐洛三、马傻子。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呼兰副都统博，为接收禁押违例私招民户之站丁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七年八月初五日

呼兰城副都统博，为接收禁押人犯咨报事。兵、户司案呈：于闰七月初四日，接准将军衙门咨开，兵、户司案呈，前据省派协领穆克德布等会同蒙员已将呼兰与鄂尔罗斯接壤界址分清，据报，界

外尚有遗留民一百余户、地四千余晌，多系五台站丁违例私招。亟应咨行呼兰副都统衙门就近即行拣派妥员前赴五台迤西，即将界外所遗民户，按户详查：各原写地若干，开垦成熟地若干，现有荒地若干，各该原招地主名目使过押契若干，比户分清，赶紧造册咨报。该原招地主、站丁，除札饬站官严拿送该衙门收禁外，其界之内外旗丁原招者，应由该副都统饬旗收禁。等因前来。准此，当派佐领乌善，协同笔帖式前往该迫迤西，比户清查，造册回报、严饬，去讫。继据站笔帖式松山送到站丁李明、段玉岑、杨茂伦、杨茂珠、张成贵、张云海、姜保、段兆成、张云头、姜才、杨茂善、姜付举等十二名；又据该台领催段兆忠送到站丁杨茂万一名，均经接收、羁禁。至原招旗丁正红旗闲散海凌阿经身故，正黄旗杨五八、赵周氏等饬传该旗分别禁押。等情呈请先行咨报前来。合行咨报。为此，合咨将军衙门，谨请鉴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管理茂兴等站站官西凌阿，为查报五台站内外私招民户及垦地数目等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七年八月十四日

管理茂兴等站站官西凌阿，为声明呈覆事。窃职前奉札开著

派站务笔帖式一员前赴五台，率同该站领催等，将界之内外历年私招民户，按户查清每户原写地若干，已开未开各若干，并该原招各地主名目，交过押契钱文逐细核实查明、赶紧分晰造报，立待奏办。除原招地主、旗丁，由呼兰衙门查拿外，其站丁应著该笔帖式等，临段先行按名拿获，即送呼兰副都统衙门收禁。等因蒙此，职当即禀派十魁站笔帖式八十一、领催委官褚天惠等，速赴五台，率同该站领催查力。去后，嗣据该笔帖式详报，将招民之站丁捕获十余名解兰收禁，已经详省在案。今又据该笔帖式八十一等呈称，查得五台界内：旗丁、站丁等私招民户挨次对契斟核，至旗丁杨凤山等五名、站丁李天增等四十一名共招民人一百五十五户；又经此民户内转招民人九十二户；原契写熟地七十一晌、荒地一万六千四百四十晌零八亩；原契写押租钱三万二千五百六十七吊三百文，内现核已实过付钱三万零五百三十四吊三百文；历年已开熟地五千五百七十八晌五亩，现未开荒地一万零八百六十二晌三亩，内展占界外生熟地八十五晌；共盖草房、平房一百一十八所，马架房四百零四处。再，查界外：在于蒙古界内旗丁杨凤山一名、站丁杨茂万等二十四名，共招民人六十四户；又经此民户内转招民人六十七户；原契写熟地四晌、荒地五千七百五十三晌五亩；押契钱一万四千二百一十七吊七百五十文，内现核已实过付钱一万三千七百三十九吊；历年已开熟地一千零九十五晌五亩，现未开荒地四千六百五十八晌；共盖草房二十三所，马架九十七处。再，查界内有民人岳成文等四户，据称伊等均给呼兰旗妇赵周氏自力熟地，与其伙青。又查在于蒙古界内，有民人李文美、赵永昌等二名，搭盖房间、开设旅店，询据声称：伊等原系蒙古人等所招、取租。等情。所有遵查五台界之内、外，旗、站丁户招来民垦，已开、未开地数，使过钱数，搭盖房间，按项分晰造具界之内、外细册二本，呈报前来。职按册核算，各数目尚属符合。谨将原报细册二本，理合备文呈递，伏

乞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将军衙门为饬差赍送新颁呼兰图记事咨呼兰副都统衙门文

光绪七年九月十五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事。兵司案呈：本年九月初一日，准礼部咨开，仪制司案呈，准黑龙江将军咨称，据防御福庆赍到新颁呼兰副都统印一颗，巴彦苏苏协领图记一颗，北团林子委协领图记一颗，前已收领开用咨报在案。兹将原颁呼兰城守尉关防一颗，左、右两司图记二颗，左、右两翼副总管图记二颗，镌刻“缴”字送部销毁；并有未经颁发之佐领图记八颗，委佐领图记四颗，希即如数发交防御福庆只领回省。等因前来。除缴到旧图记共五颗查销外，所有呼兰佐领图记四颗，北团林子防御委佐领图记四颗，巴彦苏苏佐领图记四颗，本部于光绪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照例粘贴印花、发交派来防御福庆领讫，相应行文黑龙江将军，俟接到新印时，即行转发开用，并将收到、开用各日期报部查核可也。等因前来。除将领到图记十二颗仍饬原差防御福庆赍送外，相应咨行呼兰副都统衙门查照验收、转发开用，并将接收、开用各日期详细报省，以凭咨部

查核勿延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呼兰副都统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将军衙门为严缉"匪犯"事咨覆呼兰副都统衙门文

光绪七年九月二十日

将军衙门为咨覆照办事。刑司案呈：光绪七年八月十一日，准呼兰副都统衙门咨开，六品蓝翎前锋托克托布带兵购线拿获盗首徐五即许五一名，提案研鞫，缘：徐五即许五，系吉林民人，投入匪首李遥幅股内，共伙三十余人，乘马持械，强抢利顺增烧锅财物，又投入匪首丛万金、陈起湜、陈起发、乔克玉股内，聚伙七十余人，强抢木什河街当、商各铺，又抢公发泉烧锅、同顺当等铺银数，又与官兵打仗；又投入匪首潘洛五、潘洛六股内，结伙二十余人，强抢张洛九家、协廉堂等铺钱财；又投入李竣等股内，结伙十四人，强抢林奎家财物，又抢周成窝棚银匠铺钱财，又抢福合永财物；又随同匪首乔玉克等，共伙九人，抢劫张士饱家财物；又该匪纠邀赵长条子等十四人抢劫永福兴烧锅财物，又投入乔克玉股内，强抢日新明等铺财物，又与乔克玉共伙六十余人抢劫顺发涌烧锅财物，焚烧房屋，又到民人曹富春家复仇，烧毁房屋、分赃各散，旋被捕盗委官托克托布购线拿获解案。等供复诘不移。业已循案照向马强盗例就地正法，并将眼线潘升赏银五十两。其

即补骁骑校托克托布前次访获盗匪冯汰，此次又购线拿获盗首徐五，实属出力异常，拟请送部引见，以示奖励。等因前来。查该匪徐五即许五，屡在吉林、黑龙江两省管界纠结大股，抢劫多次，并伤人放火，抗拒官兵，殊属凶暴众著、法无可贷之犯，准咨业将该犯循案就地正法，系因恐其羁疏虞起见，办理尚为妥协。惟据该犯供出首、伙各犯多人，应分饬各路官兵，按名严缉务获，仍照章给赏，以示鼓励。至前锋即补骁骑校托克托布，准其照拟办理。等情据此，覆核无异，相应咨覆呼兰副都统衙门照办可也。须至咨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将军衙门为将倚势诈财之乡约梁文广锁拿到案事咨呼兰副都统衙门文

光绪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讯明拟结见覆事。刑司案呈：光绪七年九月二十日，据所属佃民宋华呈控乡约会总梁文广等谋产拐妻，恳请提究等情一案，当即提讯。据民人宋华供：小的今年五十一岁，系巴彦苏苏所属津河段佃民。小的女人姜氏，生有三子、一女，长子名唤常存，次子名唤盘锁，三子唤三儿，别无亲人。小的素习木

匠手艺。情因去年十一月间，有小的同屯民人任青山、王福升等，捏称小的女人与本乡民人于有通奸，就在本段乡约梁文广会上控告。梁文广遣人把小的传案，将小的酷刑拷打，逼令小的招认卖奸之事，小的始终未允，他们又向小的言说，若花京钱一百六十吊即行完事。小的无钱，任青山等硬将小的房地作价，卖与恒兴长铺内，作京钱四百一十二吊，除梁文广等扣钱一百六十吊外，他们俱各分肥，另分与小的些须，将小的释放。小的就把所得钱项亦均都花用无存。小的因前受责伤甚重，不能动履，又无房屋居住，是以令女人并长子常存、次子盘锁母子三人赶驾爬犁，前赴林窝铺寻找房屋，去后永没归里。嗣后，于有之子向小的三子言说"汝母亲被我父亲拐去"的话。小的闻知妻被拐去急投府所呈控，于有路劫妻子情形，当经刑房韩先生逼令花钱了事。府所传讯，小的因无钱不能到案；后来无可奈何，又到呼兰衙控诉，仍将小的驳回本所讯断。小的恐怕勒索，讯断不公，因此弃来省控诉的。今蒙审讯，所供是实。等供与原呈大略相同。查宋华所控各节，是否属实，系出一面之词，碍难凭信；若将被告率行提省审讯，难免长途拖累。除饬原告宋华自行回兰投案候讯外，应将原呈抄粘文尾，咨兰就近提集原、被两造，彻底根究，秉公断结，迅速见覆备核。再，查光绪五年十月二十日，据佃民王英省控：会总梁文广，因孙庭玉家被窃，报经梁文广，藉端搜赃诈索京钱六百四十余吊；屡经咨提，据报该犯在逃未获，随于去年六月三十日先行拟结，咨令梁文广获日另结。各在案。迄今年余，未据咨报续获。今据宋华呈控，该犯去年十一月间仍充社差，该犯梁文广犯事有案，胆敢倚势诈财，未必尽属虚诬。何以该所界各官等无稽察，任听恃差扰民？请将梁文广一犯咨令呼兰先行查明革去乡约锁拿到案。查照所有被控各案件审办，不得任听胥役人等从中包庇，致令为害地方。等情据此，相应咨行呼兰副都统衙门

照办可也。须至咨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将军衙门为严质林营官兵有无扰民情形事咨呼兰副都统衙门文

光绪七年十一月初一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详查究办事。户、兵司案呈：适据兰额依珲牌内佃民于汇川等联名赴省呈控，林营骁骑校额尔果春带兵在该佃民界内剿捕贼匪，不但与贼从未接仗，反任意需索、滋扰，众佃民致遭贼害、兵扰两相逼迫，实无生路，情愿缴照退佃。等情呈控前来。详覈该佃民等所控各节，虽则词出一面，然哄传省城久闻其事，未必尽属无因。惟案关官兵滋扰，有碍租赋，若不据实查办，何以肃军令而卫民生。应请咨行呼兰副都统衙门，一面派员认真查访，一面饬令林营该管协领据实禀报，速将该骁骑校额尔果春调兰审讯，并札饬丈地协领廉忠到兰，会同副都统按佃民等所控及各员查报情形，严加质讯该骁骑校有无搔扰情事，务期水落石出，照例拟办，以为不违军法者戒。至退佃一层，原系挟制，未便任其刁难，即令该佃民缴照。倘办结稍涉遍私，其中有不实、不尽、再行复控者，必为该副都统、协领是问，并将查报各员一律参处。兹将佃民于汇川等七名，派员押送该衙门候讯，照录原

控呈词，粘连文尾备查。仍将办结情形，逐层详报，以凭覈办。据此，相应飞咨呼兰副都统衙门，并飞札丈地协领廉忠遵照迅速办理可也。须至咨者。（计粘抄原呈一纸）

右咨呼兰副都统衙门。

并札仰丈地协领廉忠准此。

具恳呈于汇川等，年岁不一，均系额依浑河牌内佃民为已死逃生、舍死直陈、恳思札饬苏厅、以便小民缴照退佃事。窃自光绪三年间至今，五载屡被贼扰，未得安静。每年贼来一、二次者，不过数日之害，小民等犹得强行支持，以期安谧于将来；讵于今年六月二十间，突出马贼二十余人，在牌抢掠，旋被乡勇击散，人心尚未安稳，忽于七月十三日又有马贼百数名，由山林窜至各乡、各牌，杀死人命，奸淫妇女、抢掠牛马、焚烧房间，甚至掳人作当、逼勒财物，种种荼毒，不可胜数。虽蒙官兵数次往剿，将及三月，并未与贼接杖一次。惟有林营额大老爷，较别队官兵扰民尤甚，所到之［处］，必先饬令民间预备公馆，杀猪、宰鸡、备办草料，若无草料，将马撒在田内牧放、违则鞭棒交加，不堪疼楚。小民等指为捕贼，望为有救，遂不惜猪、鸡、草料之费，供养不休；孰意坐食而不动，空探消息，贼远则进剿，贼近则撤队。三月之久，而贼与兵盘踞于斯牌之间，扰不胜扰、害不胜害，甚至官兵临行之时，复将民间鄙陋之衣服、什物，公然掠为己有，使被害之民，敢怒而不敢言。是贼害之于先，而兵扰之于后，小民何辜，而遭此荼毒之苦，惨也何极！此乃林营额大老爷带兵扰民实在真情形也。小民等伏思，所以养兵者何？原所以护民也！小民所以仰望官兵者何？原所以捕贼也、岂知兵不与贼敌，贼不与兵交，惟将小民摄乎兵、贼之间，抑将事贼乎？抑将事兵乎？非受贼害，即受兵扰！展转思维，实无一线之生路，只得携妻负子，远徙他乡，以保全性命而已。更可恶者，此次马贼不过百数名，

而官兵竟有数百之多，来往盘踞，并未接杖、擒贼一名；偶得贼弃之残马，居然冒功邀长，希图上进，虽干（干）参处之条，小民等更不敢干预，不过声诉苦绪而上闻。然似此兵、贼两不相伤，商、佃一律畏惧，于九月中旬该牌各佃正在慌慌奔逃之际，适蒙小民府尊来牌抚恤令民仍安旧业。等谕。小民等因被贼害、兵扰，心胆碎裂，各将领地执照呈交未接旋蒙据情转详兰城前项情事在案，于十月初一日兰城大人驾往林街，又各带执照迎舆缴销，又未准接致令小民等欲居不能，欲去不得，进退维难，不得不来省叩恳将军大人麾下俯顺舆情，恩准札饬苏厅准接民照。小民等得能退佃觅食于他方，免受追租之累，则感鸿慈于无极矣！光绪七年十月日，具恳呈人：于汇川（现在）郭宝（现在）、马振魁（现在）仇庆福（现在）孙景泉（现在）、潘文发（现在）、李秀（现在）、于俊、邱明芳、焦克俭、宋文福、朱德发、王德有、邵正均、邓广仁、孙幅、传显花、姚发盛、赵文泰、吴兆、李广、林任发、张殿荣、霍连枝、张明海、盖喜、郭荣、李保东、李殿荣、张万春、王魁、刘臣、冯俊龄、杨起富、李发、徐会、许克亮、刘坤、焦才、徐景明、高殿魁、郭永良、郝太、韩忠、张忠恕、刘忠魁、吕福、李成林、周凤海、王桓林、车明孔、徐占起、单永兴、马祥、陈礼义、王俊、王振东、冯海、张荣、黄福林、张恩亮、卢连才、王永珍、郑仁、刘兴、魏廷良、白玉广、董作彬、赵林、范林、李敦吉、王凌海、甘广君、宋文利、张珍、宋义、孙成有、张国林、姜海、赵文营、李凤举、张发、李文有、刘玉玺、高发、于魁、谢文、万青山、张有升、周成海、吴广发、王有林、仇庆云、李成凤、张文德。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总管托克托布为呈报八旗、水师营耕地收获情形事呈将军衙门文（满文）

光绪七年十一月初五日（发文）

署理黑龙江副都统印务副都统衔总管托克托布咨呈将军衙门：为呈报事。

工司案呈，本年我处八旗、水师营养育兵、水手等所耕地亩一百亩内，七十亩种纡麻，获一千一百斤，二十五亩种菁麻，获四百斤。请将照数收取存库之处，呈报将军衙门，等因呈文。

为此咨呈。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译者：郭美兰

黑龙江将军为估价出售旧木事咨工部文（满文）

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咨行工部：为造具出售旧木所得银两细册咨行事。

据墨尔根副都统倭和册开，据佐领干透呈称，衙门交付窃职作价出售公仓门楼各一处，各一间，周围栏墙共长二百三十九丈六尺七寸。扣除粗六尺业已糟朽入土根部三寸，长八尺之煖木糟朽簷柱四根、顶梁柱二根，按每根二分七厘一毫三丝二忽计，售价银为一钱六分二厘七毫九丝二忽；粗七寸、长一丈四尺之朽梁二根，按每根六分四厘六毫四丝四忽计，售价银为一钱二分九厘二毫八丝八忽；粗六寸、长二尺六寸糟朽短柱二根，按每根八厘八毫二丝计，售价银一分七厘六毫四丝；粗六寸、长一丈四尺之糟朽正梁三根，按每根四分七厘四毫九丝六忽，售价银一钱四分二厘四毫八丝八忽；粗四寸、长一丈一尺糟朽细木三根，按每根一分六厘五毫八丝四忽计，售价银为四分九厘七毫五丝二忽；厚二寸五分、宽五寸、长一丈一尺糟朽门西边梃一根，售价银一分六厘五毫；厚二寸五分、宽五寸、长七尺五寸糟朽大门、房门两侧边框二根，油彩边框二根，按每根一分一厘二毫五丝计，售价银四分五厘；厚二寸五分、宽五寸、长一尺二寸糟朽房门两侧着彩横框六根，按每根一厘八毫计，售价银一分八毫；厚一寸、宽一尺、长二尺六寸糟朽左下油彩板子四块，按每块三厘一毫二丝计，

售价银一分二厘四毫八丝；厚一寸、宽一尺、长一尺三寸糟朽中油彩板子二块，售价银三厘一毫二丝；厚一尺、宽一尺二寸糟朽叉棱二根，售价银五厘七毫六丝；高七尺、宽三尺五寸糟朽漆旁门一副，售价银一钱四厘一丝；厚二寸五分、宽三寸五分、长八尺糟朽之麻沙①，售价银八厘四毫；厚一寸五分、宽一尺二寸、长七尺二寸糟朽门闸板子一块，售价银一分五厘五毫五丝二忽。该仓门楼一间之旧木，售价银七钱二分三厘五毫八丝二忽。

该公仓门楼二处二间之旧木，售价银一两四钱四分七厘一毫六丝四忽。

又估价出售公仓围栅，扣除粗五寸入土糟朽根部三尺，长七尺之糟朽劈开栅木四千七百九十四根，按每根八厘二毫四丝四忽计，售价银三十九两五钱二分一厘七毫三丝六忽；粗四寸、长一丈二尺夹栅劈开糟朽横木四百根，按每根九厘四丝二忽计，售价银三两六钱一分六厘八毫。

出售公仓糟朽旧栅，价银四十三两一钱三分八厘五毫三丝六忽。

以上出售公仓门楼栅栏旧木，价银共四十四两五钱八分六厘，等因前来。等因呈文。

为此，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法灵阿巴图鲁定安，副都统禄彭咨行。

注①：音译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译者：郭美兰

署布特哈总管富勒庆阿等为呈请五路鄂伦春、毕拉尔人等齐集演练适中地事

光绪七年十一月廿五日

署理布特哈索伦达呼尔副都统衔总管关防事务、副都统衔总管额尔奇木巴图富勒庆阿，副都统衔总管文成，为呈请指示遵办事。左、右司案呈：本年十月二十三日承准将军衙门札文，内开，四月二十二日奏准五路鄂伦春、毕拉尔人等，上年在旺山地方齐集演练，该鄂伦春、毕拉尔等，往返奔驰，必须两、三个月之久，以致捕猎生计有碍。随时变通办理，即将毕拉尔一路定于二月初九日，库玛尔一路定于二月十九日，多普、库尔，托阿哩三路定于二月二十九日。其各路人等，究在何处齐集之处，著该副都统衔总管采择适中之地，仍派协领带同司员、铅药、布匹抵至各该游牧处所，查阅枪操，犒赏布匹，不失鄂伦春人等生计，而与各项均有裨益。即将五路鄂伦春人等按照指定日期，在于何处齐集，此齐集之处，适中在于何名目地方，省城放赏官员抵至犒赏布疋、铅药之处，着该处预行妥为酌定，绘图贴说，务于十二月初一日以前报省，以凭查核。等因札行前来。当即饬传管理鄂伦春毕拉尔厢黄、正黄、正白等旗去后，兹据厢黄旗副管花尚阿、正黄旗副管托隆阿、正白旗副管胡克精额等呈称：花尚阿旗所指库玛尔一路，喀罗尔地方与该鄂伦春游牧处所适中；托隆阿

旗所指阿哩托、多普、库哩三路，奎勒奇肯地方与该鄂伦春游牧处所适中；胡克精额旗所指毕拉尔一路，砟尔地方与该毕拉尔等游牧地方适中。又，毕拉尔等，原在黑龙江左岸牛满吞等远处捕貂，实难撤回赶到，不及拟请，可否于三月初间齐集？等因各据情呈报前来。详核鄂伦春毕拉尔人等，如不令远道奔驰，不失生计，变通办理，人人踊跃遵服，实与防务、捕打貂皮各项事宜永远有裨。查本处五路鄂伦春、毕拉尔人等，原系每年入秋后在各游牧处所寻找出上色之貂地方：库玛尔人等系在东北兴安岭地方，阿哩托、多普、库哩三路系在北边他哈地方，毕拉尔路系至黑龙江东、西，牛满吞等处，远近不一，前往捕貂。春季雪化，先后于二月底，始行到齐。核与各路收貂齐集地方形势，办理有年。今阿哩托、多普、库尔三路捕貂之地他哈地方较近，核其早回，拟先将阿哩托、多普、库哩三路奎勒奇肯齐集处所于二月初九；库玛尔喀罗洛一路会集地方订于十九；车勒一路会集地方订于二十九。如此变通定拟，捕貂牲丁均能依限齐集，与演练枪操、犒赏布疋毫无贻误。是以现拟阿哩托、多普、库尔验收贡貂头目等于正月二十五日，库玛尔收貂头目等二月初五，毕拉尔收貂头目等于本月十五等日起程前往。请将由省派委协领等官，务于头目起身之前赶到，进山至鄂伦春游牧地方并无尖宿处所扎野行走，应将犒赏之物预筹便利之计，在五路鄂伦春、毕拉尔等适中之奎勒奇肯、喀罗洛、车勒三处订为每年聚集信地，以备赏布、演操，等情绘图贴说呈请咨报外，惟查正白毕拉尔车勒一路会集地方，相距该衙门一千二百余里，并无车辆可通之路；由车勒至镶黄旗库玛尔喀罗洛会集地方一千三百余里；由喀罗洛会集地方至正黄旗阿里托、多普、库尔三路会集地方至奎勒其肯会集地方亦数千里；奎勒其肯会集地方至该衙门五百余里，均系相距窎远，山重水复，由彼径行，绕至各聚集地方，限内实难赶到。

且由省委派协领、司员等，分为三路前往，时值春令，倘遇大雨片雪，并无站台乘骑，底马如果疲乏，订期不到，以致违误放赏、阅操，关系重要。况比初办之案，自应期有裨益，或将此项应赏布疋、铅药，责成该路头目等带往，并每路指派妥干之员，务于订期赶赴原定聚集信地，各将各路鄂伦春、毕拉尔等拣派一同阅操、按名放赏，不准迟延时日，即行传散，并将委员鄂伦春、毕拉尔等衔名造具册结，呈报到日再由本衙门复行认真查核转报。如此办理，可否之处应请一并情呈报将军衙门鉴夺，作速札交，以便责成管理鄂伦春副管头目官员等遵照办理可也。须至呈者。

说　单

阿哩托、多普、库尔三路应练牲丁二百五十名。其所指定聚集之奎勒奇肯河口，与原定交纳貂皮之地，正为适中，距该衙门五百余里。此聚集之地，虽车辆可通，然沿途并无尖宿房间，必须扎野而行。

库玛尔一路应练牲丁五百名。其所指定聚集之喀罗洛河，与该路原定交纳貂皮之地及库玛尔鄂伦春等游牧之地正为适中，距该衙门一千余里。由墨尔根城取道至喀罗洛河，沿途并无尖宿房间，虽车辆可通，必须扎野而行。

毕拉尔一路应练牲丁二百五十名。其所指定聚集之车勒地方，与该路原定交纳貂皮之地及毕拉尔游牧之地正为适中，距该衙门一千二百余里。由正白旗接界地方取道至车勒地方，山水重复，道路崎岖，车马难行，沿途亦无尖宿房间，必须单马驮载、扎野而行。

放赏去之省城协领等官，如不分路差往，遵照指定章程，由三处集地径行曲弯差往，而山重水复单马驮载而行，道路远险，

依照定限，难以赶到，情形合并声明。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宁古塔属沙兰站北沟纳钱粮民曹文福为遵断事出具遵允文

光绪七年十一月

具遵允呈人系本地纳钱粮民曹文福，为情甘遵断事。情因小的先人曹立志，曾于乾隆年间来至塔属，就在沙兰站北沟落户，耕地为业。后与陈忠霞结为亲戚，陈姓拨给小的先人地亩六十二晌为纳粮官地，彼时租与永泰烧锅耕种，按年纳租六石、房银二十五两，有随地钱粮银十八两。均系小的先人经理。迨后亦是小的经理多年，迄今烧锅生意荒闭。小的委因家道贫寒，钱粮措办维艰，恐有累公之虞，维思地亩原系陈姓之地，小的欲将地亩钱粮归与陈才名下，商议未允，因此互相争论，陈舆呈控，今蒙大司太爷案下判断：著将地亩并地丁钱粮仍归小的名下按年交纳，永不与陈才相干。小的情甘遵断，只求不治小的累公之罪，就是恩典。为此，出具遵允是实。

曹文福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

将军衙门为造报练军满汉细册事咨黑龙江等城

光绪七年十二月十日

将军衙门为飞咨赶紧造报事。兵司案呈：本年十二月初六日，准户部咨开，山东司案呈，准黑龙江将军咨称，查黑龙江自六年九月初一日起练兵丹，业将齐齐哈尔等六城头班两个月演练步队兵丹四千五百名，并马队未经给马之先减半演练步队兵丹五百名，共计五千名，暨管带各官花名分别造具清册，分送备核在案。兹将齐齐哈尔省城自十一月初一日起，演练马队兵丹一千名，并管带各官花名，照章另造清册二本；其各城二班演练步队兵丹四千五百名，暨管带各官花名亦由本衙门汇造清册二本，一并分送兵部、户部备核。至嗣后马、步各队均按两个月汇造清册分送，如有患病事故之官兵西丹，均立时选补，即由册内裁添，并于各该官兵西丹名下注明更换。并据该将军咨报，自七年正月起至六月底止，演练马队一千名，管带各官花名，并各城演练步队四千五百名管带各官花名，各按两个月造册送部。各等因前来。查东三省额设官兵及奏添演练马、步官兵等，应需俸薪饷乾等银，向章造具各官兵等汉字官衔花名细册，如有升迁事故，即于册内各名下详细声注，随时开单，并造册专案送部，于核销饷项时，藉凭稽核，历经办理在案。今据黑龙江将军叠次咨报，黑龙江省自六年九月起至七年六月底止，奏添演练马队官兵一千名、兵队兵丹四千五百名，按两个月一次造具花名清册送部。等语。查核(该)

将军历次咨送演练马、步队官兵花名，仅具清字册送部，本部核与向章不符。应咨黑龙江将军，限文到日，严饬管理粮饷各员，速将该省演练马、步队兵丹及管带营总各该衔名旗佐，并挑补入营起支饷乾各日期，及有升迁调转充补等事故，务于各名下详细声注，造具汉字文册，专案送部稽核，以符向章，勿稍迟延遗漏可也。等因前来。应请飞咨黑龙江呼兰副都统衙门，并札驻扎呼兰马队统领成福、省城马队统领博尔托善、步队统领博迪全福，遵照部咨，即将各该起自本年十二月初一日起至明年正月二十九日止常川演练马、步各队官兵、西丹旗佐花名，迅速造具满、汉细册各一分，限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以前专案送省；并该官兵西丹等如有事故更换，务于各该名下详细注明，毋得遗漏。其各城现在停演步队兵丹暨管带各官旗佐花名，应于明春开操后，即照部咨，一律分造满、汉细册送省，以凭咨部核办勿延为要。等情。据此，相应咨行黑龙江等五城，并札驻呼兰马队统领成福、省城马步队统领博尔托善、博迪全福等一体遵照造报勿误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墨尔根、呼兰、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

并札仰署布特哈满洲总管凌善、驻扎呼兰马队统领成福、博尔托善、省城练军马步队统领博迪、全福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户部为索伦等进贡貂皮虽足壮丁之数，但不及等第事原题

光绪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户部为遵旨等事。贵州司案呈：户科抄出本部具题索伦等进贡貂皮虽足壮丁之数，但不及等第，自应照历次成案停其赏赐，免其处分一案，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题，十二月十三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于十五日抄出到部，相应抄录原题，移咨黑龙江将军遵照可也。须至咨者。(计单一纸)

右咨黑龙江将军。

户部谨题为循例具题事。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准理藩院咨称：准黑龙江将军咨，光绪五年分应进貂皮之索伦、达呼尔、食钱粮鄂伦春旧壮丁三千四百二十八名，内开除七百零八名、新收壮丁五百二十九名，现在壮丁三千二百四十九名，应进貂皮三千二百四十九张；不食钱粮鄂伦春、毕喇尔壮丁六百三十七名，应进貂皮六百三十七张，共进貂皮三千八百八十六张。等因经内务府会同臣部拣选分别等第将貂皮储库在案。该臣等查得：本年索伦、达呼尔进到貂皮三千一百二十四张，食钱粮鄂伦春进到貂皮一百二十五张，二共貂皮三千二百四十九张。内验到三等貂皮六张、四等貂皮一百八十二张、五等貂皮十七张、黄貂皮三千零四十四张。不食钱粮鄂伦春、毕喇尔进到貂皮六百三十七张。内验到三

等貂皮六张、四等貂皮四百零五张、五等貂皮十三张、黄貂皮二百十三张。查定例。索伦等每年进贡貂皮，每壮丁一名应纳貂皮一张，内应交头等貂皮五百张、二等貂皮一千张，其余俱作为三等收纳，如足数目及等第者，将送来之人赏赐；如足数目不及等第者，将送来之人及未来之人一并交理藩院议处。其不食钱粮鄂伦春、毕喇尔所进貂皮、拣选等第、给价收纳；二等者作为头等，每张给价银四两；三等者作为二等，每张给价银三两五钱；四等五等均作三等，每张给价银三两；其余黄貂皮不给价收纳。应给价银，由户部核明银数，札付银库给发。等语。再，嘉庆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奉旨：向来索伦等进贡貂皮，挑验及等第者，照例赏赐；其有不及等第者，念其既已足数，酌量减半赏赐。近年来所进貂皮，俱不及等第，闻该索伦等将上等貂皮带至京师私售，既多获价值，仍得减半赏项，殊不足以昭劝惩。此次貂皮足数，著免其处分；不及等第，毋庸给赏。此皆将军特依顺保办理不善，现已调任、著新任将军松筠到任后，严行查察，如有前项私行私售卖，以下等皮张充数情弊，立即严参治罪，毋稍宽纵。钦此钦遵办理在案。查历年所进貂皮虽足壮丁之数，亦不及等第，应免其处分，停其赏赐。臣部具题奉旨依议，钦此钦遵亦在案。今光绪五年分索伦、达呼尔进到貂皮三千一百二十张，食钱粮鄂伦春进到貂皮一百二十五张，内验得三等、四等、五等者，照例毋庸给价收纳。所有不食钱粮鄂伦春、毕喇尔进到貂皮六百三十七张，内验得三等貂皮六张，照例作为二等给价；四等貂皮四百零五张，五等貂皮十三张，照例均作为三等给价；黄貂皮二百十三张，例不给价收纳。其三等貂皮六张，应给价银二十一两；四等、五等貂皮共四百十八张，应给价银一千二百五十四两；共银一千二百七十五两，应给发八折实银一千零二十两，俟命下之日，臣部札付银库给发。至索伦等所进貂皮三千八百八十六张，虽足壮丁之数，但

不及等第，自应照历次成案免其处分、停其赏赐。是否有当，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户部为呼兰查出自垦祖遗地亩碍难免征租赋事咨黑龙江将军文

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户部为咨行事。山东司案呈：准黑龙江将军咨称，准部咨，准黑龙江将军咨称，查前据呼兰城守尉委员等先后册报，光绪元、二两年查出该处稻、梁、菽、麦、黍、稷六界内，旗、营、屯、站丁户名下，祖遗自垦生、熟地共十万零五千六百八十九晌二亩一分一厘，分晰造册咨部，等因前来。查例载：黑龙江所属各城公田，每名岁交额粮二十二石；其新垦公田，各丁开垦伊始，当年减半输粮，次年按额交纳。又载：奉天旗民耕种余地，予限二年令自首报，地方官登入册档，于秋末春初查丈确实造具城界地段亩数花名册籍，先行送部。即自查办之年为始，每亩征租三分；二年限满不自首报者，准地邻首发，虽所垦系私产旁地，亦即撤出入官招佃。等语。惟查该省历年出放荒、熟地亩，及委员查出旗民私垦荒、熟地亩，均按晌先交押租钱二吊一百文，分别起租，每晌岁交钱六百六十文，并找追私垦花利银两，

分晰造册送部，以备饷项。今呼兰城守尉委员，于光绪元、二两年查出该处旗、营、屯、站丁户垦种荒、熟地亩应交押租及起征大、小租钱并找追私开花利银两曾否照数完交，文册亦未声叙，本部无凭核办。应咨黑龙江将军，限文到一月内，即将本部指查各节，分晰造具征租细册专案送部，以凭核办。等因。当即遵咨转行呼兰副都统，查照部文，予限二十日，即将旗、营、屯、站丁户垦种生、熟地亩，照咨纳租，迅速咨覆。去后。兹据该副都统咨称，黑龙江省地，自开辟以来，向系养兵之地。所有额设旗、营、屯、站丁户，分扎六城驻防，穷荒苦戍，所得钱粮不敷养命，向准各城兵丁、屯站人等，于春操秋猎之暇，听其就地务农，以资糊口，虽有按额纳粮之例，从未办过征租，且未蒙明降谕旨饬部照例追查。今若援照本省开垦公田及奉天旗民耕种余地按亩征租三分各例一体追租，又追找私开花利银两，不特呼兰旗、营、屯、站丁户无力交纳，即各城旗、营、屯、站人等亦皆大失所依。况呼兰现已改设专城，加增官兵缺额，差役较前殷繁，该旗、营、屯、站丁户名下自垦生、熟地十万零五千六百余晌，除各家祖坟、屋基、园圃、牧厂之外，其可种者不过十分之三，其丰年自耕仅敷数月之食，若必照例征敛，则该旗、营、屯、站丁户人等，虽倾家破产，尚不能交足一切额粮、押租、花利银两。所有呼兰旗、营、屯、站丁户自垦祖遗生、熟地亩，无力交纳额粮并押租大、小租钱及花利银两各缘由，理合呈请咨部。等情。查该副都统所具情形，委属确实。再查前任将军丰、将该处旗、营、屯、站丁户名下祖遗自垦生、熟地亩晌数，及丁户旗佐花名，分晰造册咨部。况黑龙江省除呼兰一处地土堪耕种，旗、营、屯、站丁户自垦地外，现俱招民开垦输租，其余各城，非系地土硗薄，即系牧、围场之区。呼伦贝尔、布特哈二处，素皆游猎为业；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三城，田地非山

即河、往往江河漫涨，禾稼俱受水患。至旗营、官屯兵、壮等，向随秋成分数应纳额粮，所余地亩全赖自耕，籍补当差度日。现今俸饷久缺，若再责令交纳租赋，所虑兵受拮据，势必致于流离。请免照奉省交租，仍归旧制。相应咨部查核。等因前来。

查前据黑龙江将军咨称，呼兰城守尉委员等，光绪元、二两年查出该处稻、梁、菽、麦、黍、稷六界内，旗、营、屯、站丁户人等祖遗自垦熟地七万一千零二十晌一亩，坐荒地二万七千四百二十三晌五亩，牧场地七千二百四十五晌六亩零，造册咨部，当经查例载各条咨行黑龙江将军，限文到一月内，即将本部指查各节分晰造册送部核解。等因在案。今据黑龙江将军咨称：遵咨转行呼兰副都统，查照部文将旗、营、屯、站丁户垦种地亩照咨纳租。去后。今据该副都统咨称，前因查同治二年三月间，据黑龙江将军咨覆，查出呼兰旗、屯、营、站、官庄界内私垦熟地一万八千八百余晌，内有旗户等自开成熟地四千五百余晌，请按晌交大、小租钱六百六十文，免交押租。当查前项，各地隐种有年，应收押租一项，系属该省历办垦地应支正款，行令遵照奏案追补押租报部在案。兹查前项地亩十万五千六百八十九晌二亩一分一厘，每晌每年所交租赋为数无多，不难呈交，即地土硗薄，尚可从轻科征，遇水、旱之年亦有减缓之条。该将军所称免征租赋之处，本部碍难核准。应咨黑龙江将军，再行查照部咨，斟酌地方情形，妥拟科则报部，以重租赋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户部为催征呼兰及巴彦苏苏烧锅课银事咨黑龙江将军文

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户部为咨行事。山东司案呈：准黑龙江将军咨称，据呼兰副都统依克唐阿将所属呼兰及巴彦苏苏同知厅两处旧有，新开烧锅遵章输纳光绪五年分课银数目造册咨送前来，除奉部示勿论何年、月、日开闭烧筒，概令追找满年课税，所有应找追银两，遵照部咨复催该处赶紧征收，一俟齐楚，详报到日另行造册专文送部查核外，今核计：呼兰河应征五年分烧课银二千二百两，巴彦苏苏应征五年分烧课银六千两，二共银八千二百两。照案全数抵充本省光绪五年分官兵俸饷，俟核销该年俸饷时，列入收款项下，仍将所征课银附入光绪五年分牛、马、烟、酒等项杂税案内，核销造册咨部查核。等因前来。查同治十三年九月黑龙江将军咨报，征收同治十一年分烧锅课银八千九百三十三两零，照数抵充俸饷，经本部行令实令征收。至十二年比较十一年短征课银二百余两，十三年短征课银八百五十余两，光绪元年短征课银一千一百六十余两，二年短征课银二百三十余两，三年短征课银四百八十三两零，节经行令该将军，严饬呼兰守尉，同知等员，将历年短银两勒限照数补足，专案报部充饷，仍将该二处经征不力各职名，赶紧查取，先行专案送部，以凭查议。嗣于上年，据该将军

将光绪二、三两年并历年短征烧锅课银行查各款，声覆报部，已饬将短征光绪三年分课银，限文到三个月补征齐楚，并二年及历年短征课银，限文到六个月内悉数完缴，俟限满能否补足，再行咨报。后经本部查，现已届限，曾否补交课银，照数收库，赶紧查明声覆，并将经征不力职名开单送部核办。又该将军咨报，光绪四年分呼兰河征收烧锅课银二千八十三两三钱三分四厘，巴彦苏苏征收课银四千八百三十三两三钱二分九厘六毫。当查该二处征收烧锅课银，自同治十二年起至光绪三年止，历年短征课银，曾否照数完缴，未据声叙，今咨报四年分核计短征银二千零十七两零，似此年复一年任意短绌，实属不成事体。并查同治四年，据前将军咨请呼兰安设烧锅，每筒令其按年纳课银一百两，谕令佃民准将粮石售与烧商，俾财货流通、租赋有益。当经核准：俟试办三年，核其家数多寡，酌量加增，再行报部定额。迄今十余年之久，征收课银仍见短绌，若不及早酌中定额，势必有名无实。随咨行该将军，严饬呼兰副都统、同知等，查明历年短征课银，前经勒限追补者，现在曾否照数完缴，并四年分短征课银，限文到一月内赶紧追赔完报，仍将经征不力职名及现开烧锅实在数目征收课银确数，一并开单专案送部核办。至报闭烧锅，如有拖欠课银，及应交满年课银，并饬分别勒限追缴，不准稍有延欠。等因行知各在案。今据该将军咨报：光绪五年分，呼兰河征收课银二千二百两，巴彦苏苏征收课银六千两，照数抵充五年官兵俸饷。其找追满年课税应完银两，复催该二处赶紧征收，俟详报到日，另行造册送部。等语。查：呼兰河、巴彦苏苏二处征收烧锅课银，自同治十二年起至光绪三年止历年短征课银，并四年分短征课银二千十七两零，均未随案声覆；经征不力职名，亦未开送。今咨报五年分复又短征银七百三十三两零，难免经征各员征多报少情弊。应仍咨行黑龙江将军，

查照本部前咨，即呼兰、巴彦苏苏二处应征烧锅课银，赶紧酌量报部定额，以示限制，俾资考核。其历年短征银两，前经勒限追缴若干；经征不力职名，因何延弁不开送；至报闭烧锅究属有无拖欠课银，及找交满年课银，并应取各商互相保结，仍严饬追四、五两年短征课银。统限文到一月内，分别造册、加结，专案送部，以凭核办，毋再迟延含混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